
武侠世界
$2.00
804

◀編　後　話▶

如果你對於緊張而刺激的賽車發生興趣的話，今期的「鐵拐」故事「挑戰死神」，當會令你閱讀後拍案叫絕不已。「三俠」爲了一位賽車名將意外死亡，決心介入圈裏偵查，與外圍賭博集團份子周旋，展開一連串的明爭暗鬥，還有，阿生爲深入調查，親自參加賽事，可看到他英姿凜凜馳騁跑道好不驚人，你以爲他會掄元嗎？請看本文。

***　　***　　***

「不歸河」今期已告結束了，下期朱羽君將會繼續爲本刊推出新作：「生死門」。該故事也是以民初作背景，充滿仗義俠情，哀艷傳奇。朱羽君的作品，素以保持寫作水準嚴謹見稱，毋庸編者特別介紹，一看便知。

***　　***　　***

編者不能不介紹下期的佳作，原因是太豐富了，有曹若冰的巨型故事「銀劍衛道」，倪匡的「大寶藏」……還有，本刊在八〇七期起，將會把內容全面革新，屆時可看到古龍的「驚魂六記」，慕美容的「龍虎殺手」、臥龍生的「無形劍」、蕭逸的「火雷破山海」、諸葛青雲的「無私鱗鰈」、「鐵拐故事」………佳作如林、謹此預告。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0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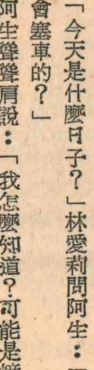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挑戰死神



賽車名將　車場遇襲

「今天是什麼日子？」林愛莉問阿生：「怎麼會塞車的？」

阿生聳聳肩說：「我怎麼知道？可能是撞車吧？」

當時三俠是坐在呂偉良的汽車裏，他們剛由一位朋友家中出來。車子由呂偉良親自駕駛，正沿住一條狹窄的街道前進！

前面可能是眞的撞車了，否則爲什麼寸步難行？

林愛莉性子急，阿生也坐得極不耐煩，他們都想下車步行到前面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呂偉良却對他們說：「不要看了，不會是前面撞車的。」

阿生怔了一怔：「師父，你怎麼知道？」

呂偉良道：「是交通部由今天起又有了新措施！」

林愛莉側過頭問：「什麼新措施？」

「半山道由今天起開闢巴士專用行車綫！」呂偉良笑了笑，「你們二位也是駕車人仕，怎麼會連這種新德政也不知道？」

阿生睜大了雙眼問：「什麼？半山道只可以容納二列汽車行走，竟然也分一列給巴士專用，到底有沒有攪錯啊？」

「一點也沒有攪錯，等會兒轉入半山道你自會明白了。」呂偉良說。

前面的汽車如蟻行，後面的駕駛人焦灼地按響了號角。

好不容易他們才由橫街轉入半山道，那兒果然有半邊馬路是空置的，間中才有一輛巴士由身旁一掠而過；相反，靠近馬路中心的汽車則擠得水洩不通！

這條半山道本來就狹窄得可憐，難得當局竟然有胆爲獲得專利權的巴士公司設想得如此周到，也難怪當地的交通攪來攪去攪不好，而且越弄越糟！

阿生苦笑搖頭：「交通科長一定是剛由外國考察歸來，否則又怎麼會有樣學樣？只可惜當局沒有問問他：外國馬路有多闊？本市的馬路又有多闊？嘿！眞的是東施效顰！」

林愛莉看見汽車寸步難行，也氣得呱呱叫道：「眞的是越來越不像話，其實凡是公共事業就採用專利方式已經落伍非常，服務這麼差勁的巴士公司，不取銷它的專利權還要爲它設想得這麼周到，簡直就是荒謬之至！」

「聽說政府就快要成爲巴士公司的當然股東之一，現在開始籌備也差不多了！」呂偉良笑道。

阿生恍然大悟道：「怪不得首先趕絕私家車，然後制死小巴，最近又趕絕的士，看來不久將來，巴士是本市唯一的交通工具，那時每個市民想不乘搭巴士也不可以了。問題是：目前的巴士不但舊得可憐，也少得可憐，十分八分鐘才有架車已是常見的事。至於服務水準更不要談了，每部車由司機、司閘、收銀、售票，全部只有一個人，於是每個站停上幾分鐘，加上爲了乘客有沒有入角子的問題時常發生爭執，時間的失準就令人時常爲之啼笑皆非！」

林愛莉道：「你還說漏了一樣：本市的巴士是全世界最陳舊的，大部份是××市面行走過數年以上的舊巴士，也虧交通科長竟然批准他們拿這種舊車行走市面，怪不得頻頻失事撞死人了！」

呂偉良笑道：「據說英國貨價廉物美之外還十分耐用，他們不過想證明一下罷了！」

「價廉是有可能的，因爲是舊車嘛！」林愛莉道，「講到物美，簡直談不上！有些巴士買回來竟然不翻新，就原庄開到市面去行走，座位上往往還可以找到××市木虱呢！」

阿生道：「如果耐用，根本就不會車掣一再失靈，前一陣子不是有一輛巴士在斜坡道上失事，撞死兩個路人麼？我說他們簡直把人命當作兒戲！」

呂偉良道：「那又未必吧，據我所知，我們的市長起碼就十分的珍惜生命，眞的是做到了愛民如子的程度。你沒有看見麼？被法庭判處了死刑的刼殺犯人，最近無不紛紛獲得赦免，這不是德政又是什麼？」

「我說他簡直不知所謂！」林愛莉說，「他們根本不了解本市的環境，居然做本市的父母官，不烏龍百出者幾稀矣！」

阿生道：「照我的意見却認爲：市長是存心攪好本市一切存在着的問題，只是上有他的契娘左右了他的意志，下有不長進的下屬陽奉陰違，所以才把局面越弄越僵！坦白說，有時我也十分同情他，覺得他非常可憐！」

這時候，車子已一步一移動的，爬行了半條街位左右，又再停下來。

阿生說：「如果讓我開車，我寧願甘冒罰欵，也要開到沒有車行走的巴士專用綫去！這樣子眞的是太不像樣了！」

落到山脚，已將近化去了一小時光景！

落山時突然聽到一陣十分刺耳的馬達聲，那是一輛飛馳而來的跑車！

跑車的速度已超過了市區行車的時速限制，但並未看見後面交通警員駕車追來！

跑車是開篷的，車上坐着一名年青人，阿生一眼就認出他是賽車好手布家成。報紙雜誌上經常有刋登他的照片，甚至電視台也訪問過他。

當三俠的車子開到山脚一處交通崗哨的時候，終於看見布家成和他的簇新跑車被一名交通警員截停在那裏。

但是，他們看來十分友善，交通警員似乎無意抄他的車牌。當截停了他的跑車之後，發覺車中人是布家成，反而有講有笑！

法律不外乎人情，也許這位交通警員也是布氏的崇拜者亦未可料。

呂偉良說：「法律一直控制在執法者的手上，這就是本市的一大特色。看見剛才的溫和場面，使我想起最近發生的一件糾紛，有個交通警員截停一輛小巴要抄牌，但小巴司機自問未有犯例，結果與警員發生口角。警員不知怎的，突然把他座駕的電單車翻倒地上，硬指司機故意把他的電單車撞倒，當時立即引起坐在小巴內的乘客反感，紛紛當面指斥警員存心不良，差㗎兒引起一場騷動。從這件事可以看得出，受過訓練的警員道德水準之差，可稱世界之冠。」

「既是受過訓練，他們爲什麼會訓練出這種人才？」林愛莉說，「相信在訓練營之內，教官只教他們如何抄車牌拉小販，此外就是一些旁門左道的東西和防暴操等等；至於他們是市民公僕，應好好地維持治安等等，則必然一字不提。」

呂偉良這時已將汽車開入美國酒店的停車場。他們約好了朋友在酒店下面的咖啡座喝咖啡！

三俠進入咖啡座時，一名中年男子已在那邊向他們招手！

呂偉良走過去道歉說：「對不起，我們被交通科剝奪了四十分鐘；由半山來到這裏，根本無須十分鐘，現在却將近一小時。」

那中年人笑道：「我也只不過到了一會兒而已，何必客氣？請坐請坐！」

三俠坐下之後，林愛莉首先就以半開玩笑的口吻說道：「希望你不是爲了推銷新車而約我們來此，看見本市的交通措施，我連原有的汽車也想賣掉！」

原來這一位是一間汽車公司的老闆，他的車行代理好幾個世界著名的牌子汽車。此人叫阮大平，年約半百，跟三俠是早年認識的。

阮大平笑道：「林小姐，放心吧，我們是老朋友，喝杯咖啡聚聚舊，不一定有什麼企圖的。不錯，我公司最近來了不少新車，我如果想做你的生意，只要打個電話問問你們有沒有興趣就行，何必約三位茶叙？」

阿生道：「聽說貴公司代理的新跑車，將參加即將舉行的大賽，是嗎？」

阮大平道：「對了，敝號代理的飛龍牌跑車準在本年度的春季大賽車中大出風頭，我知道三位都是好手，不知你們有沒有興趣？」

阿生也知道許多汽車公司爲了宣傳，往往徵求好手參加賽車，但想不到阮大平看來眞的存心要求他們。

呂偉良笑道：「希望你不是開玩笑，我這跛子只可以開自己開慣的汽車；愛莉是個女流，阿生未經上司批准，也不方便替人工作。」

阮大平道：「今年春季大賽，不但有女子組，也有男女混合組。」

「酬勞如果夠吸引，我倒想考慮一下！」阿生半開玩笑說。

阮大平道：「每場基本酬金五千元，大會頒發的奬金自然亦歸你所有。如果獲冠軍，我們車行另有奬金。此外我們還會替你購下意外保險等等。」

林愛莉道：「這報酬頗吸引，怪不得賽車英雄這麼威風！令人羨慕！」

阮大平說：「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資格的，我約會三位之前，也經過審愼的考慮！」

呂偉良道：「據我所知，本市就有不少職業賽車手，爲什麼你不去請他們？」

林愛莉也說道：「是的，剛才我們就看見了……」

她本來想說「剛才我們就看見一位職業賽車高手」，但是，話猶未完，那邊卻有人走進咖啡座來，各人視綫所及，正是「一講曹操，曹操就到」！來者正是著名的飛車手布家成！

不過，布家成並非走向他們這邊來，另一角有人招呼他！

林愛莉示意道：「他是一位相當出色的高手，爲什麼你不請他？」

阮大平苦笑搖頭：「你不會明白的。你也許說得不錯，他們是職業賽車手，無論在經驗以及技術方面，俱是勝人一籌，但是……嗯……總之，我對他們就不感興趣，否則我也不會找着三位幫忙！」

呂偉良等三俠看見阮大平囁嚅着，也感到事不尋常。

阿生試探地，低聲問道：「他們可能被人控制，是不？」

阮大平四下裏張望了一下，才說：「不妨對三位直說，凡是有外圍公司插手其間的，都會變得不大正常。」

「你的意思是：有人操縱他們？」呂偉良問道。

阮大平道：「我不敢肯定，但是，誘惑是勢所難免的。」

林愛莉恍然道：「原來有人從中作怪，也怪不得賽車頻頻爆出冷門了！」

「沒有辦法的，所謂十賭九騙，除非就純粹屬於體育活動，否則，凡是涉及賭博，就不可能正常！」阮大平慨然長嘆道：「可惜我們政府只講稅收，其他一概不管！」

呂偉良道：「這也沒有辦法，要不是有豐厚的稅收，政府又怎麼會批准賭博合法化？」

林愛莉道：「別的不說，就以賽馬爲例，每次的大贏家是誰？馬會以及政府！」

阿生沉默了片刻之後，忽然又問：「阮老闆，剛才所講的，可是眞話？」

由於阿生問得太過突然，阮大平卻愕然，他反問道：「你指什麼？」

「我指你打算請我參加賽車的事！」阿生說道。

阮大平想不到阿生突然有此一着，他本來就以爲他拒絕了，想不到看來他又有改變主意的傾向！

阮大平很高興地說：「我是誠意地聘請，只怕你們不肯屈就！」

阿生道：「你的新車有希望嗎？」

「廠家當然極力讚許是難得的設計，我們做代理的自然也希望生意滔滔。」阮大平道，「不過，根據我們試車師父說：新出的飛龍牌S220 型跑車，性能確不錯！」

阿生道：「如果你認爲有希望，我倒想試它一試再說！」

阮大平大喜過望，說道：「那就好極了！老實說，如果我認爲它絕對沒有希望，根本也不會找着你們三位來了！」

呂偉良知道阿生的上司——特警處長任如重，並不喜歡阿生分心去做其他事情，所以他提醒阿生。但阿生說：「放心好了，師父，我會設法講服老頭兒的！」

阮大平高興得伸出手來跟阿生握了一下！

他的目標本來就是阿生，因爲他知道阿生是個開快車的高手！但是在禮貌上他卻要對呂林二人有點表示，所以他又順口問道：「二位可有興趣？」

呂偉良苦笑聳肩道：「我老了，這些玩意應該留給年青年人去玩！」

阮大平卻笑道：「四十歲未到怎算老？林小姐，你說是嗎？」

林愛莉笑了笑：「他說得對，賽車須要反應敏捷，頭腦冷靜，我們三個人之中，只有阿生比較適合你的要求！」

「你們太客氣了，其實，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我一樣歡迎的！」阮大平圓滑地說，「我們就這樣決定好嗎？明天用電話連絡好之後，我們就開始試車！」

阿生道：「好吧！我向我的上司請示過之後，再與你連絡。」

呂偉良曉得阿生怎麼想，年青人好勝心很強，希望在車賽中奪標是英雄主義作祟，但相信阿生除此之外，便是爲了偵查外圍賭博集團控制賽車手的內幕。要不是憑了這點理由，呂偉良實在想不通，阿生用什麼藉口去要求任如重批准他出賽！

那一邊，著名的賽車手布家成正與幾名西裝筆挺的男子在喁喁細語。

三俠曾向阮大平查問一些關於這位賽車好手的事，但是，阮大平顯得十分審愼。他本來就是個老實商人，顯然不想牽涉到別人的道德問題。因此當三俠向他查問時，他總是顧左右而言他！

阮大平在獲得阿生答允爲他出賽之後，總算鬆了一口氣！

數分鐘之後，阮大平要走了。三俠以時間尚早，叫阮大平先走，他們卻留下來談天！

阮大平走後，呂偉良發覺布家成在那邊跟幾個男子似乎談得並不投契，他三番四次要推座而起，也給人勉強留下！

這種情形林愛莉和阿生也看見了！

林愛莉道：「猜猜這是什麼談判好嗎？」

阿生道：「布家成擁有不少車迷擁護，相信他不會受人利用吧？」

「但看情形，他顯然有點爲難！」林愛莉呷了口鮮橙汁。「照我估計，他顯然拒絕了別人的誘惑！然則，這班人會不會有點來頭？」

「很合邏輯的推測！」阿生道：「如果這班是外圍公司的人，那麼，他們一定是正在用金錢利誘他上釣。但看來布家成爲前途計而加以拒絕！」

「但照我看，並非如此。」林愛莉說，「如果他是個正派的賽車手，這時候他大可以推得一乾二淨，又何必拉拉扯扯？」

阿生道：「你是說，他們可能在討價還價麼？」

「嗯！大有可能！」林愛莉說，「金錢的利誘最易令人墮落！」

阿生這時又看見一名男子離座去打電話。

呂偉良一直沒有表示意見，他只是一邊看，一邊沉思着！

呂偉良想什麼，阿生和林愛莉並不知道，總之不久之後布家成終於走了！

呂偉良也揮手招呼侍者結賬！

阿生本來還想看看那幾個男子有些什麼舉動，但是呂偉良既然要走，他也沒有辦法！

林愛莉喃喃自語：「他們的談判可能決裂了，布家成看來很不開心呢！」

三俠結賬離開了咖啡座，正要走到停車場去取車之際，突然聽到那邊傳來喊殺連天，三人不由得爲之大吃一驚！

他們三人走到停車場一角，只看見數名大漢正手持刀棒，向一名男子追殺！

他們再看清楚，那名被人追殺的男子並非別人，正是比他們先走一步離開咖啡座的布家成！

三俠心裏立刻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迅速一齊行動起來！

手持木棒利刀的大漢約莫四五人之多，個個來勢洶洶，怪不得布家成不敢頑抗，掉頭便走！但是，看來他只有坐在跑車之上才顯得威風十足，這時卻有若喪家之犬！

布家成走得並不快，眼看四五名大漢就要追及他了；只要任何一人追到他，他的處境就十分危險！

就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吆喝一聲，驀地閃出，攔住五名大漢的去勢！

有如驚弓之鳥的布家成，眼看這一回非死即傷，想不到救星從天而降！

布家成驚魂甫定，回頭一看，只見各人已混戰成一團，他立即奪上跑車，但是不知怎麼的，車子卻無法可以打得着引擎！

那一邊，呂偉良等三俠面對五個如狼似虎的大漢，正殺得難解難分！

呂偉良還有一支鐵拐杖在手，可以用作武器，但阿生和林愛莉二人一時之間卻找不到武器，只好被迫以赤手空拳上陣！

不過，三俠都是江湖上甚有名氣的人，他們的武功底子好，作戰經驗豐富，所以即使赤手空拳，也十分有點默契。

只見呂偉良運杖如飛，轉眼之間一名大漢首當其衝，被鐵拐狠狠地攔腰一擊，登時痛得淚水直冒，手中木棒飛出，還未墮到地上，已被呂偉良鐵杖撩繞，自地面上飛起！

木棒斜裏飛出，已被阿生接去！

師徒二人合作得天衣無縫，五名大漢看見了已覺心寒，何況加上一個迷你女賊又是能征慣戰的；她即使手無寸鐵，無奈身手敏捷，東奔西竄，對方的刀棒一再撲空！

這是停車場，場內自然停放着不少大小汽車，因此林愛莉在奔竄中閃進了汽車夾縫中去，令到對方以爲她不敵，苦苦追殺而去！

豈料林愛莉在汽車背上翻騰跳躍，簡直有如馬戲女郎一般，那名不知死活的傢伙左追右逐，氣喘加牛，手中利刀東砍西劈，竟然無法可以削中林愛莉一刀，不由得焦灼異常！

在一次劈空之後，那大漢正感驚愕之際，林愛莉一條腿自汽車頂飛蹴而至，那大漢昏了一陣，腦袋中了一脚！

大漢失去了重心，幌了幾幌，身子還未站定，林愛莉已是粉拳如雷，閃電連環出擊，手中利刀亦輕易被奪去！

呂偉良正担心林愛莉的安危，回頭卻看見她奪得利刀在手後，自那邊飛奔而至！

五名大漢雖然兇狠，到底事情來得太過突然，不知三俠是什麼來頭，但苦頭卻吃到了，各人不禁暗自心驚！

一名像是首領的大漢倏然吹起了一聲口哨，一輛汽車由那邊如飛衝至！

三俠紛紛逃避之際，五條人影也先後搶上一輛大型房車之上，車門還未完全關好，汽車已閃電開走了！

阿生奮不顧身，企圖持木棒衝前攔截，但給呂偉良一手拉住！

呂偉良對阿生說：「算了，窮寇莫追，讓他們走吧！」

林愛莉這時已跑到布家成的汽車邊：「你沒有受傷吧？」

布家成尷尬地苦笑一下，道：「還好三位來得及時，總算沒有死掉！」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由那邊走過來，問道：「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嗎？」

布家成說：「我不知道，也從來未見過這幾個人。」

「遇上這種情形，你應該報警的。」阿生說。

但是布家成急忙說道：「不，反正我沒有受傷，何必多此一舉？」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林愛莉說：「報警怎麼會是多此一舉？你今天死不掉，但難保他們明天不再來！」

「算了，這一類流氓只是嚇嚇我而已！」布家成聳肩苦笑，「相信報了警也未必有用，徒惹麻煩而已，那又何必？」

「這本來是你的事情，我們無權干預！」呂偉良說，「但是，我們卻有件事想問問你，剛才在咖啡座那幾個人，會不會與這次的襲擊有關？」

「他們？」布家成呆了一呆，隨即又是一聲苦笑，「噢！不！不！絕對與他們無關，他們只是一般朋友，又不是仇家，怎麼會叫人襲擊我？」

「你看來眞不怕死！」林愛莉笑道，「爲什麼你還不走？」

布家成聳聳肩：「汽車死了火！」

阿生提醒他：「小心引擎裝上炸彈！」

布家成面上那一絲笑容也消失了！他下意識地一躍下了車！

呂偉良也吃驚起來，因爲剛才他們並未知道他的跑車死了火！

林愛莉的反應非常敏捷，看見布家成伏向一輛汽車後面，也隨即蹲了下來！彷彿一枚炸彈立刻就要爆炸一樣！

呂偉良不禁問布家成：「你發覺有些什麼不對？」

「我只是打不着火，並未發覺得有什麼不對。」布家成說。

阿生跑過去，揭開車頭蓋，左看右看，上下檢驗了一遍！

阿生到底是一名國際特警，他不但有胆有色，也有經驗；他對各人說道：「只是被人存心破壞，這裏不見有炸藥！」

布家成舒了一口氣！

他走過來俯視一番，只見引擎上面一些綫

路被人拔斷，難怪剛才失靈！

阿生道：「他們可能妨碍你逃走，所以先破壞你的汽車，再動手痛毆你一頓！」

「也許是的。」布家成深深地嘆了口氣！

呂偉良向他說道：「你現在還堅持不報警麼？」

布家成道：「警察不是萬能的，他們只有循例備案，根本不會有結果！」

林愛莉笑了笑：「你似乎有難言之隱！既然你這麼說，我們也沒有辦法！」

阿生道：「如果你要找證人，我們都願意助你一臂之力！」

「謝謝三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布家成說，「但是，我以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吧，算我倒霉，總之以後我自己會小心。」

三俠無可奈何，只有苦笑一下，便回到自己的汽車裏去！

阿生不禁怔怔地說：「會不會是外國公司的報復手段？」

林愛莉道：「他們根本未反臉，那有人向他報復呢？」

「但是，你沒有看見咖啡座內談判的時候，有個人一度跑開打電話麼？可能就是通知埋伏在外面的爪牙採取行動。」阿生道。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說：「有此可能性的，也許經此教訓之後，他打算屈服下來，所以堅持不去報警。」

阿生本來還想到咖啡座去，看看那幾個男子是否還在着，但呂偉良已把車子開走了！

× ×

阿生終於說服了任如重，讓他參加當地的春季大賽車活動。

當地每年都有好幾次賽車，每次一賽就是好幾天，包括了大車小車以及電單車等等，賽車場固然熱鬧非凡，政府的稅收也十分可觀！

當地人士的賭性極重，所以任何有比賽性質的活動都有人用以賭博。例如足球比賽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球員打假波的新聞時有所聞。

而賽車這種活動，本來每年只有一次，但是自從政府宣佈賭博合法化之後，已經變爲常年性的娛樂性節目之一。

汽車商人固然可以乘機大做宣傳，就是一切與汽車有關的東西，諸如輪胎，零件以及汽油等，每年亦因此做了不少生意。

至於響應世界性的號召——節省汽油云云，只不過宣傳而已！政府但求有稅可收，那管得了明天以後的事呢？

例如跑夜馬，誰都曉得跑道的泛光燈用電量極其驚人，但政府這邊叫市民大量樽節原油，那邊卻每周跑一晚夜馬，虛耗大量電力，到底爲什麼？一句說穿了，又是爲了跑馬可以增加政府的稅收。

據說當地政府爲了澈底消滅各種罪惡，已將外圍賭博趕絕，另一方面則爲了「滿足市民的要求」，把賭博合法化。

到頭來是否眞的如此？外圍賭檔不但沒有趕絕，更因爲政府提倡賭博而「生意興隆」，識者自然不值一哂。

人們既然明白了政府的政策，因此這個都市也就自然而然的，成爲冒險家的樂園！君不見外國財團公然進軍股票市場作「合法的刼掠」麼？

至於財務公司，期貨公司等等的公然行騙，政府也視若無睹，這也難怪天下大亂了！

現在阿生在呂林二人的陪伴下，依約到達大平汽車公司。

老闆阮大平老早已在恭候。

他親自帶同三俠到下面車房去，一些技師已在那兒爲阿生準備好一切試車的步驟。

一輛簇新的跑車，據說是最新的出品，由於市場競爭激烈，代理商希望阿生能勇奪錦標，令到這隻牌子一鳴驚人。

但是，阿生的想法卻並不如此，他甘心爲人利用，無非只是借個名目混入賽車圈，尤其是經過昨天停車場的事件之後，三俠覺得其中有不少內幕太過黑暗，非揭發不可。

阮大平介紹那種飛龍牌新產品時說：「這是配備有防撞器的改良新產品，設計十分先進，車身是用玻璃纖維製成的！」

林愛莉看看它的外型，忍不住笑道：「要不是你介紹，我還以爲，它是一具鯊魚的模型呢！」

是的，這車子的外型的確很像一條鯊魚，尤其是車頭部份，更加令人有這種感覺。

林愛莉有過一個時期也很喜歡玩跑車，所以對於跑車一切性能，她也很了解。

她問阮大平：「阮老闆，這架跑車有多少汽缸？」

「六個。」阮大平說道，「總容量達一百五十二立方吋，相當於二千四百九十八個CC，汽缸壓縮比率爲八點五比一，最高掣動馬力爲一百〇四四，德式計算的。引擎每分鐘五千轉！」

一名技工把一些衣服和鋼盔搬過來，請阿生試一試是否合身。

阿生穿上了之後，有點像美國的太空人，好不威風。

呂偉良知道他這個門生喜歡刺激，但對於一切罪惡活動更急公好義務求把它消滅爲止！

阮大平不知道三俠內心另有想法，但是，對於阿生卻充滿了信心。

阮大平本人是「飛鏢俱樂部」會員，他跟三俠的認識也在那裏。因此，他對三俠的爲人十分的清楚。至於阿生的駕車技術，卻是由於一次意外事件的發生，令他留下印象。

那次是十分偶然的。

當天他開着自己的房車離開俱樂部，正準備駛返市區。

阮大平突然發現前面有一輛開篷汽車走着「之」字型路綫，搖搖擺擺的前進。

飛鏢俱樂部位於郊區，那條公路很僻靜，但有一段路十分陡斜。

身爲汽車行老闆的阮大平，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前面那個開車的人是個不懂駕駛技術的人，再看清楚，果然是個十餘歲的小童。

車子可能是偷來的，小頑童的好奇心理不難了解。

當阮大平想起前面不遠處就是這條公路最傾斜的地方時，他立刻想像到一種可怕的後果。這種可怕的後果幾乎任何人也不難可以想像得到。

只要車子駛到斜路，憑這個小鬼的一知半解，根本不可能有倖僥的機會，到頭來一定是車毀人亡。

阮大平一時之間，也想不到應該怎樣去做才好。

左思右想，他只能按號示警。

事實上他也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想，前面那輛開篷汽車距離他還有十丈過外，而那兒已是傾斜路面的開端，只不過還未到十分傾斜的程度而已。

看情形，那十二三歲左右的童子，根本無法控制那車子。因此，車子在傾斜的路面便越開越快！

阮大平響號的目的，是希望他在趕上前面那輛汽車之前，令小童盡可能制止汽車前進。否則，只要汽車到了傾斜角度更大的路面，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但是，那小童可能根本無能爲力，他根本也沒有理會阮大平的警告。

阮大平正在焦灼萬分之際，後面有另一輛開篷跑車開來。

[illegible]回頭一看，發覺是鐵拐俠盜呂偉良和他[illegible]阿生二人。

[illegible]的是阿生。

阿[illegible]把車子加速趕上，與阮大平的汽車併[illegible]沒有停下來，只是稍爲緩慢了一[illegible]。

阿[illegible]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阮大平因爲早已在俱樂部中認識師徒二人，所[illegible]答道：「我也不大清楚是什麼事，但[illegible]能是那小頑童偷了人家的汽車，你看見[illegible]他並不懂得開車，前面就是斜路，他的處境十分的危險……」

阿生當時也不等他講完，已示意他身旁的呂偉良代他駕駛。

呂偉良也意會到阿生想怎麼樣做。

阿生一邊開快車，希望爭取時間，能在小童未將汽車衝落斜路之前趕到，另一方面又得把駕駛汽車的控制權交到他師父呂偉良手中。

由於汽車是開篷的，時間又在日間，所以，阮大平當時看得非常清楚。

他看見師徒二人簡直有如飛車特技人員正表演驚人絕技一樣。

的確，把一輛跑車開得這麼快並不困難，只要懂得開車的人都可以。但是，一邊開快車，一邊離開原來的駕駛座，而由另一人接手操縱，這就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師徒二人合作無間，簡直達到了天衣無縫的境界。

操縱汽車之權交到呂偉良手中之後，車子速度並未減慢。依然風馳電掣地，節節衝前。

呂偉良雖然殘廢，但是阿生這跑車也是半自動式的，他也駕駛過了，因此十分了解它的性能。

跑車越迫越近小頑童的汽車。

但是，由小頑童駕駛的開篷汽車已進入更傾斜的路面，因此速度也突然之間加速，簡直是俯衝而下。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大吃一驚，雖然這種情形並非他們所能控制，但是，可怕的後果，任誰也不難可以想像得到。

剛才他們所以說話也不多講半句，就是爲了爭取[illegible]一秒的時間，他們也像阮大平一樣，只要常常到飛鏢俱樂部去玩的人，都習慣了使用這一段公路，了解它有一段路面非常之傾斜。只要進入那段路面，那個偷駕汽車的小頑童差不多就等於宣判死刑。因爲當時的情形誰都不難看得出，這小鬼根本也在手忙腳亂。

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合作慣了，一向十分有默契，因此剛才他們亦無須多講，變方都知道應該怎樣做。

儘管他們的默契沒有浪費到半秒時間，但是看來還是遲了一步。

阮大平的汽車雖然沒有開得他們那樣快，但也緊躡其後，所以一切過程，他都可以在後面看得清清楚楚。

尤其是當前面二輛開篷汽車在斜路上如飛衝下之際，阮大平當時如果有心臟病，相信一定立即昏倒過去。

二輛開篷汽車，一輛由那不知名的小頑童駕駛，另一輛則由呂偉良控制。他們不但不依慣常的行車路綫，還遠遠超過了法定的速度限制。

這時候，只要前面有汽車出現，不論它是上斜路或者正在開下斜路，相信也勢難倖免會被撞得粉碎。

因爲二輛正下斜路的開篷汽車，一左一右，幾乎佔去了整條公路的路面。

呂偉良所控制的汽車雖然越過了火位，但他仍在不斷的加速。

那小頑童這時已嚇至面無人色，由於汽車節節向前衝下去，原來的「之」字形路綫反而因此變得畢直。

這情形是不難想像得到的，就像用一枚硬幣在一本傾斜的書本上滾動一樣，同樣是一發不可收拾，硬幣也會像目前那輛失去了控制的汽車一樣，越滾越急。

呂偉良所以要不斷地加速，是希望在適當時間讓阿生試一試，是否可以躍過那小頑童的汽車，設法把車子掣停。

要不然，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呂偉良並不認識那小頑童，他可能是個小偷，也可能是個村童。

總之，師徒二人向來就是俠義爲懷，只要他們認爲值得做的事，就不妨做，至於後果問題，有時他們反而拋諸於腦後。

就像現在一樣，假如師徒二人多爲自己的本身安全去想一想，他們就不可能奮不顧身的做出這種事情來。

但是，當時師徒二人只想到一個問題：[illegible]是如何搶救那個孩子？

這種義無反顧的俠義行爲，在過去他們師徒二人也不知做了幾許，只是如此緊張驚險的，實屬罕見。

且說當時呂偉良在斜路上追上了頑童的汽車，阿生則半蹲着，彎着腰扶在他的開篷汽車上，一直在等待時機，師徒二人心裏都明白，最好的時機就是當二車最爲接近的時候。

因此，呂偉良不但要把速度加快，以便可以與頑童的汽車併肩前進，同時也要避免太過靠貼，以免發生意外。

因爲當時那頑童所在的汽車，已失去了控制，既然正俯衝而下，自然越衝越勁的，如果二車靠得太貼，便會發生磨擦，任何一車被撞離路面，都勢必有人死亡！

故此阿生的做法固然危險而困難，呂偉良控制着這輛勢如奔雷的汽車，也非打醒十二分精神不可！否則，未救別人，他們便首先粉身碎骨！

呂偉良無法估計當時的速度，總之在他本人的記憶中，從未開過這麼快的汽車。

一般駕駛人仕都會明白，落斜路無須加油的，但當時呂偉良爲了追及對方，竟然還要在節節衝前時加油！

當二車併肩前進時，呂偉良又得担心阿生，他必須讓兩車之間的空罅減到最少！因爲當時的速度這麼快，只要稍一不慎而失手，根本就沒有再生存的可能！

阿生看準了機會，飛身離開了他自己的開篷汽車，凌空飛撲，躍過正在急急下衝的另一輛開篷汽車之中。

小頑童根本就無法可以控制那一輛有如脫韁野馬似的汽車！

當時他也差點嚇昏了。起初只是貪玩，偷駕了這輛開篷汽車駛到公路上來，但想不到他根本就不懂開車，而只是一知半解！

如果他完全不懂，倒還好些，因爲他完全不懂，根本就不會開動這車子；糟就糟在他一知半解，結果易放難收！

車子正有如怒馬狂奔似的，沿住斜路俯衝而下之際，頑童突然在萬二分驚惶中，發覺有人從天而降，落在他的身旁！

然而當時他也沒有時間多想，正如阿生根本沒有時間向他解釋一樣。

阿生一方面要令到車子不致滑出路面，那就必須令到車子直綫前進！

另一方面也得設法令到汽車的速度減慢下來，因爲當時之速度超過了百里以上，要一下

子煞停在斜路之上，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那就必須減慢速度，順勢而下，希望在斜路之後的平衡路面上煞停下來！

但是，阿生還未能把這輛失去了控制的汽車減慢之際，前面卻出現了一團黑影！

那是一輛正在迎面而來的汽車，依着正常的路綫開上斜坡來！

當阿生發覺那是一輛車子時，彼此的距離只有十數丈！

十數丈的距離，如果要逐步行，當然要行上好幾秒！

但是，當時那車子的速度超過了時速一百里以上，俯衝而下之勢，這十數丈的距離只須百分之幾秒便到達！

阿生當時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駕駛盤扭動，讓車子閃開，避免與迎面而來的汽車相撞！

因爲當時那頑童自始至終坐在開篷汽車的司機座位上，在當時的情況下，頑童固然不可能讓位給阿生，阿生也只能坐在一旁，側着身子去控制着一切！

那自然是倍感吃力的事，但阿生頭腦冷靜，反應敏捷，簡直就好像正在表演特技一樣。然而他卻明白到這不是表演，而是現實的生活，只要稍一不愼，就會粉身碎骨，與頑童和那汽車一齊同歸於盡！

「呼」地一聲，一團黑影，自身旁一掠而過！

阿生明知那是一輛汽車——剛才迎面而來的，駛上斜坡的汽車！

但是，當時他根本不可能看得淸楚，因爲剛剛閃避過迎面的衝撞之後，立即又得修正前進的角度，否則就會把這車子駛離了路面，撞向了山同樣是不堪設想的事！

其實，同樣處於驚心動魄情況底下的，還有呂偉良和阮大平他們！

呂偉良自從控制着阿生的汽車，讓阿生躍過另一輛開篷車之後，他已把車子的速度減慢了；阿生那輛開篷跑車一直受到呂偉良的操縱，所以並不成問題！

但是，當那輛上斜坡，迎面而來的汽車的司機發覺剛才的驚險情形之後，登時呆了一陣，以至車子也在張惶失措中一度失去了控制！

那車子越過了火位，是由於司機在避過阿生和那頑童的汽車之後，回頭張望之故！

因此，以至令到呂偉良所駕駛的汽車，差點又與這車子相撞！

還好阮大平跟得較後，响號示警，那司機才急忙修正方向前進！

且說阿生憑着一身是胆的勇氣，和滿腦子鬼靈精的機械常識，終於在汽車衝下斜坡之前，把那輛開篷汽車加以控制！

一聲又長又沉重的煞車聲，跟住在柏油的路面上留下一條長長的車輪痕跡！

車子終於停在路旁！

阿生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那頑童卻整個兒呆住了！

他動也不動，獃在阿生身上，嚇得張大了咀巴，眼神中仍然充滿了驚惶！

呂偉良和阮大平二人先後把車子開到路旁附近停下來！

三個人正在盤問着張惶失措的頑童時，後面又有另外一些車子儎着一些人趕來！其中有一對夫婦就是車主！

他們由俱樂部出來，發覺不見了他們的開篷汽車，而另一對夫婦則不見了他們那十二歲的兒子，雙方都不由得大吃一驚！

有個過路人把情形轉告他們，他們才乘着頑童父母的房車匆匆趕來；想不到一場驚險均意外地成爲過去！

相信這是無法可以預料得到的事，任何人在這種情形底下，都打定了輸數——頑童與車勢必難以倖免！

但是，奇跡終於出現了！而且令人難以置信人車平安！

經此一役之後，有兩個家庭視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爲救命恩人，就是那開篷車的車主，和頑童這一家人！

萬一那次不是呂偉良和阿生奮不顧身地搶救得手，頑童固然死了會令他的父母一輩子感到難過，就是開篷車車主夫婦，也同樣一生一世感到內疚！

因爲如果車主不是忘記鎖好油門，頑童又怎麼可以把車子開走？

因此，他們這兩個家庭，對鐵拐俠盜呂偉良和阿生都衷心敬佩！

但是，自始至終，目睹他們師徒二人合作無間，眼看阿生大演身手的阮大平，更加爲之佩服得五體投地，口服心服！

這也就是促使阮大平這位車行老板要找阿生做賽車手的主要原因之一。

當然，另一個原因便是由於阮大平不相信那些著名的職業賽車手。

自從政府宣佈賭博合法化之後，賽車風行一時，當地也就先後出現了不少職業賽車手；許多汽車代理商爲了參加賽車，都非常須要這一類人才。越是有名氣的，越多人爭聘！

就像賽馬一樣的道理，馬主爲了名騎爭得一場勝利，不惜重金禮聘名騎師助陣！車行老板就像馬主的身份差不多了！

但是，不知甚麼緣故，阮大平卻信不過那一輩職業好手。

不過，從他昨天的口氣可以聽得出，他顯然担心職業賽車手容易被外圍賭博公司的人，加以幕後操縱！

另一方面，當然就是由於他澈底佩服了阿生的技術！

現在一行人等，浩浩蕩蕩開着數輛大小汽車到郊外去！

郊外有許多大小試車場，專供參加賽車的人在出賽之前試車的！

有些試車場很偏僻，是一些私營農場改建而成的。

阮大平率領着各人前往試車的地方，就十分的荒僻！

大平汽車行本來有一處停放汽車的空曠場所，可供試車之用，但是，阮大平卻拉大隊到了較遠的郊外去！

他沒有告訴大家爲甚麼捨近圖遠，但是他的助手們都知道他是爲了避免暴露實力，以期臨時把對手擊倒！

而三俠卻以爲他到郊外去，無非想多一些地方讓阿生表演一下身手！

事實上阿生也是個喜歡這種運動的人，有人肯請他，既可滿足自己，又可以滿足別人，那當然最好不過了！

到了秘密試車場，幾乎跟來的每個人，都爲阿生服務！

有技師檢查機件，有技工演習爭取時間趕換輪胎！

有加油員表演加油，也有計分員爲阿生計算速度時間！

一切彷彿就在賽車場上參加一次正式賽事一樣！

唯一不同的，就是觀衆只得呂林等寥寥數人，以及跑道之上只得阿生一位賽車手和一輛跑車在急急奔馳！

阮大平非常重視這件事，否則他不會出動這麼多人到這兒來，協助阿生進行試車。

秘密試車場是個被人廢棄的農場，那小石

屋之內有人居住，是個鄉下人，他的生活是由阮大平獨力支持的。

他的工作只是看管這兒，料理一切設備。

看情形，阮大平是志在必得的！

三俠也明白到：如果阿生這次奪得冠軍，阮大平代理的「飛龍牌」跑車固然聲威大震，就是車行的生意也一定好起來！

如果他也賭博，那麼，他的收穫更大了！

事實上，當地許多車行也都像他一樣，網羅好手，期望在商業競爭方面，也獲得好處！

阿生一再試驗那輛跑車的性能，發覺有不少地方未符理想！

儘管阮大平極力讚揚汽車的性能如何好，但是阿生是眞正去開動那車子的人，加上他是個鬼靈精，對機械性能的認識，許多專家也未必及得上他。那是因爲他平時肯學，加入經驗和興趣，也就儼然是一位專家！

技師們在做記錄，記下阿生的意見，那兒要加甚麼，那兒要改一些甚麼！

雖然車子是原廠出品，但是一個賽車手爲了獲致美滿成績，往往都會把原廠的出品加以改良，這就是引起許多車迷最感迷惑的事。

許多車迷會問：爲甚麼某名手所駕的跑車性能如此超卓？爲甚麼他們駕駛的是同一牌子，同一年度，同一類式的跑車，結果卻難以獲得同樣良好性能，爲甚麼？

其實一切秘密就在於：賽車手的車子都經專家加以改良過！

眼前阿生所開動的「飛龍Ｓ二二〇型」跑車，也經技師改良過了，只是阿生仍然認爲不如理想，於是技師只好記下他的意見，準備回去再加以修改！

那一天，他們連午飯也在農莊裏吃，直試到黃昏才告一段落！

大致上來說，這種性能頗佳的跑車總算不錯，只是在阿生的心目中，距離理想還遠！

阿生並非懂得彈不懂得唱那一類人，呂偉良那一部德國名廠汽車，裏面不少特殊設計，就是由阿生加添上去的。

阿生自小沒有父母，多得呂偉良把他撫養成人。只可惜一直以來就缺乏一個女性在家中照料，以致阿生也形成一個頗爲特殊的性格。

結果他只讀了幾年書，就沒有進學校去。

呂偉良過去在外奔奔跑跑，也只留下阿生一個人在家中。

有不少知識就是在那段日子裏，由阿生在家中自修得來的。甚至可以說，除了武功和修養之外，大部份是他自學成功的。

阿生不愧是個鬼靈精，他的頭腦靈活，懂得變通。因此人家學一樣，他可能也學一樣，但卻因此而悟出了數樣之多。

就像汽車吧，他自小喜歡機械，呂偉良看見他不喜歡獃在學校裏，便鼓勵他進工藝技術學校進修。

他除了一部份基本原理得自書本之外，大部份是靠「拆爛車」得來的。

說到「拆爛車」，也只有呂偉良做得到。他看見阿生喜歡汽車，但自己當時那部特製汽車價值昇貴，於是他買一部舊車給阿生修理。

說是「修理」，其實在當時那個階段，他只是在「玩」而已！

姑勿論怎樣，總之阿生對於汽車自小就瞭若指掌！

等到阿生長大了，他也先後駕駛過不少名廠汽車，所以對於許多車子的性能，他都十分清楚了解。

呂偉良有時也不能不佩服自己這個徒弟，有許多地方阿生的確可以說得上是「靑出於藍而勝藍」，就是汽車方面他就不得阿生了解。

經過那天試車之後，阿生發覺「飛龍Ｓ二二〇型」跑車有不少地方須要修改。因此，一兩天之內不可能再試車。

他估計最快也要第三天以後才可以再試一次，但距離大賽之期只有十天左右而已！

阮大平担心時間上有問題，他極須要阿生熟習汽車的性能，因此，他把另外一部「飛龍Ｓ二二〇型」跑車，讓阿生開在街上走！

另一方面大平車行的技師們，日以繼夜的，加工改良，依照阿生的意見，把那車子改裝，添置了不少機件。希望一擊即中。

風馳電掣　粉身碎骨

布家成返抵家中時，他那位美麗的妻子鄧玉珍正在焦灼地等待着他！

如果有人問布家成自從揚威於賽車壇上之後，有些什麼收穫，他會告訴對方：這位如花似玉的嬌妻，就是其中收穫之一！

當然，這不是一件獎品，但是他們的姻緣卻因爲賽車而撮合的。

布家成爲了避免妻子担心，不打算把不久之前在停車場遇襲的事告訴她，但是，一入門口之後，他竟然感到有些不對！

玉珍在抖聲問道：「你怎麼樣了？」

「我？」布家成首先是呆了一呆。然後苦笑道，「我好端端的，沒有什麼啊，爲什麼你會這樣問我？」

玉珍打量着他：「你沒有受傷？」

「沒有。」他已經意味到，他的妻子原來已經知道了。但是，她怎麼會知？

布家成道：「玉珍，是不是有人打過電話來？」

「是的。」玉珍說，「有人告訴我，你在美國酒店的停車場被襲擊！我担心死了，正想趕去看看，想不到你就在這時候回來了。」

原來是朋友無意中遇見的！——布家成這麼想。

但是，玉珍卻又說道：「那個打電話來的人，我並不認識他！」

布家成忽然又想到呂偉良等三俠方面去！他心裏想：他們不該令他的妻子担心！雖然三俠救過他，他還在內心責備他們！

不過，事實亦並非有如他想像中的一般。那個陌生人在三分鐘之前致電他家中。

當時布太太鄧玉珍接聽之後就問：「請問先生貴姓？」

「不用知道我姓什麼了。」對方說，「你的丈夫剛剛在美國酒店停車場被數名大漢圍毆，但這只是開端！」

「你說什麼？」

「我說這只是一個開端，以後可能還有更嚴重的事情發生！」

「你……你到底是什麼人？」

「布太太，你冷靜點聽我說，你丈夫太頑固了，你須要勸服他！否則，像你這麼年靑漂亮的女子，這麼年靑便守寡，豈不可惜！」

「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是聰明，總會想到是什麼意思！」

「喂……喂喂喂……」

電話掛斷了！

當時布太太焦灼萬分，她知道這不會是愚人節開玩笑！她正不知道應該怎樣做，布家成就在這時候回來！

她把情形告訴了她丈夫，哀哀地說：「你到底在外面開罪了什麼人？」

布家成呆了一陣之後，說道：「我沒有開罪任何人，你放心吧，沒有事的！」

「沒有事？」布太太說，「你以爲這是開玩笑嗎？我聽得出，那陌生人的聲音中，充滿了惡意！」

「我知道他們是誰！」

「那麼，快去報警吧！」

「不！」布家成道：「別大驚小怪，我曾懂得怎麼樣去應付的！」

「家成，聽我說，這種事可不是講玩的，趁他們未做第二次，快些報警！」

「沒有用的，警察不會一日二十四小時派人來保護我！」

「但是，報了警，備了案，萬一有什麼意外，總有得根據！」

「別那麼頭腦簡單，我會知道應該怎樣做的，一切也將成爲過去！」

布家成說着，走過去輕輕吻了他的妻子一下！

她焦灼，流淚，楚楚可人的！

儘管布家成說盡千言萬語去安慰她，她還是放心不下！

她意味到一些陰謀正在進行，但是看看布家成的態度却是萬二分的冷靜！

她記得第一次認識她丈夫，給予她的印象也是：這個男人有英雄氣概，頭腦冷靜，反應敏捷，而且外表英俊！

他們是在賽車塲中結識的，不久就墮入愛河，結爲夫婦。

現在她已有了數個月的身孕！布家成不想她担心，因而影响胎兒，編造了不少謊言去安慰她，然而她却始終感到忐忑不安！

他們結識的日子不深，由相識以至結爲夫婦，前後也不足一年。但是，玉珍却知道她丈夫這種職業具有極大的危險性。

眞想不到，除了來自賽車意外的危險之外，還有這種隱憂，試問叫她如何放得心下？

她沉吟了半响之後又問她丈夫：「他們到底要你怎樣？」

「你不會了解的，玉珍。」布家成說：「這種事，常常在賽車塲中發生，根本就見怪不怪啊！」

布太太似乎想到了一些什麼，又問道：「他們是不是外圍集團的人？」

「是的！」布家成也知道騙不過他妻子，倒不如乾脆認了！

布太太又問道：「他們要你怎樣？」

「有一塲賽事，關係到榮譽，但他們要我輸掉，因爲在那塲賽事中，我是大熱門！」

「你一定是拒絕了他，是不？」

「是的，其他賽事我可以不計較，但那一塲賽事我一定要奪標！」

「本來你的進取心我萬二分欣賞，但是，現在這情形，却不能不令我担心。」布太太說，「爲了我，爲了我肚裏的孩子，家成，你好好的想想吧！」

「你是要我順從了他們？」

「不！我不是這意思，只是你可不能置諸不理的。」布太太說：「起碼你總得去報警，讓警方派人調查和保護你！」

「好吧！」布家成說，「這些事讓我自己担心好了，我會應付過去的，你好好在家休息吧！」

布家成又出去了。

她不知道她丈夫會怎樣做，他可能去報警，也可能去找外圍公司的人再談判。

無論那一種做法，但求她丈夫能平安無事，她就樂意接受！

她知道布家成是個好勝心很强烈的人，他有年青人的幹勁，所以他才有今天這地位，目前他是賽車圈子裏頂尖兒的人物！

在許多賽事中，他有十拿九穩的把握，不少車迷奉他爲偶像。

但是，自從當局宣佈了賭博合法化之後，外圍賭博更形猖獗。想不到布家成便鬧至今天，這種局面，眞是始料所不及！

爲了避免妻子担心，布家成連電話也不在家中打，而跑到街上一個電話亭去！

電話是撥給一個朋友的。

嚴格來說。那不能稱爲朋友，因爲他就是麻煩的來源！

那是賽車圈子裏的人，他叫曾通，三十餘歲的年紀，一副鬼鬼祟祟的樣兒。

這次就是透過曾通的關係，把外圍公司的人介紹給布家成認識。

布家成在電話中終於找到了曾通！

「是你打電話給我妻子？」布家成在電話中質問道。

「不！但我知道是他們打的。」曾通說：「我早已經告訴過你，他們不是好惹，除非他們不看中你，否則他們一定要得之而後快！」

「好了，別嚕囌了，我投降了。」布家成說，「替我約他們再談吧！」

「好極了，俗語說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你總算聽我勸了！」曾通又說：「你今晚有空麼？不如就約今晚！」

「好吧！你說時間。」

「八點正。」

「在什麼地方？」

「我開車來接你，你準時在府上門外等我。」曾通說。

「爲什麼不約好一個地方？」

「你也知道，談這種事不同其他，他們做事向來小心！」

「你担心我報警？」布家成說。

「你是聰明人，大概不會幹出這種傻事來吧！」曾通在電話中冷然一笑！

布家成眞想伸手過去，重重地，摑他一巴掌！

雖然曾通力言此事與他無關，但是布家成絕對相信他本人根本也是外圍集團的一份子。

甚至認識他也是一項計劃。

布家成開着車子到一些地方去，最後才返家與妻子共進晚餐！

布太太非常担心，頻頻向布家成問怎麼樣了。

但是，布太太得到的回答却又令她難以相信，因爲布家成只說一切妥當，不會再有事發生的了。

她知道他不會輕易讓步的。他是個好勝心十分强的人，又怎肯平白放過一塲，關係到榮譽和前途的賽事？

她比今天更爲担心，却又沒有什麼辦法可想！

等到晚上，布家成依時八點正離家！

他希望曾通早到一兩分鐘，寧願他等自己，也不想自己呆立街中，等他開車來！

他是賽車名將，許多車迷都認識他，因此每當他出現在公衆塲所的時候，就吸引來不少羨慕的目光；有時在街上走過，也引得人們手指口講的。因此，他不想在街上站得太久！

當他落到街上的時候，還不見曾通和他的車子。他心裏又在詛咒！

他看看腕錶，一時零三分了。

賽車手最講究時間，三分鐘，三分鐘可以走完多少個圈？

正當他焦急之際，突然在黑暗處有個人影閃到了他的身旁來！

他下意識地吃了一驚！以爲今天停車塲內發生的意外又再度重演，因此在驚惶中急忙忙的倒退了幾步！

但是，一陣奸險的笑聲，一個熟悉的輪廓，令他很快就認出那是曾通！

「他媽的！爲什麼鬼鬼祟祟的？」布家成不由得生氣地滿口三字經！

「別那麼生人不生胆，來吧！我的車子在這邊！」曾通指指橫街那邊！「剛才我早就到了，剛好這兒沒有車位。」

這不過是託詞，其實曾通之外，附近還有人一直在監視着一切！

他們担心的事就是布家成會不會悄悄報了警？

只因爲他的態度改變得太快了！令到對方生疑！

現在他隨着曾通登上一部大型房車，那當然不是曾通的汽車。

大房車有司機，司機身旁坐着一名彪形大漢，那是一名打手！

車子後面坐着一個中年人，他叫郝雄，今天在咖啡座見過的人。

郝雄身旁沒有人，但當曾通示意叫布家成坐了上去後，立即有名大漢也隨後坐了進去。

於是布家成便變了三文治——被人夾在中央！

曾通沒有坐上這車子。他坐在另一部汽車裏，那一部是曾通自己的汽車，就在後面停放着！

這顯然是一項預謀，布家成現在什麼也明白了。

二輛汽車先後開出！

「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布家成問他身旁的郝雄！

郝雄笑笑說：「你想到什麼地方去？」

「是你約我來的！」

「不！第一次是我約你，但今晚是第二次，是你約我！」

布家成感到有點不妙了：「什麼意思？」

郝雄又笑了笑：「其實你早該跟我合作，何必轉彎抹角？」

布家成心裏非常生氣，他從來未被人如此對待過。無奈格於形勢，他也只好啞忍！

郝雄又說：「曾通告訴我，你改變了主意，是不？」

「是的。」布家成道：「你們不該令我妻子替我担心！」

「只令她担心是你的福氣，假如直接侵犯她，你後悔已經遲了！」

布家成聽得出，這是恫嚇！

他忍不住說：「你們這算是什麼？」

郝雄冷冷地說：「你以爲是什麼？」

「我已經退讓了！」布家成道：「你們不該欺人太甚！」

「是你敬酒不喝喝罰酒！」郝雄板着面孔說！

車前車後二名彪形大漢也在戒備，車子正在四處開動！

車窗外一片黑暗，看來這兒可能已是郊外地區了！

布家成也曉得，郝雄是黑道中人，曾通曾經向他暗示過了。

這種人什麼事情都敢做的，萬一他反臉無情，推他落山坑，毆打一頓，甚至毀屍滅跡，每種都有可能。

因此，布家成唯有忍氣吞聲！

他垂頭說道：「好吧，郝大哥，算我當初不識時務，請原諒！」

「哈哈……」郝雄一陣格格大笑！

就在這一刹那間，布家成的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損害！

他眞想拚了這條命，但是，他的妻子呢？還有她肚中的孩子！

想到這裏，又只有一忍再忍！

郝雄得意洋洋地笑了一陣，說道：「算了算了，前事不計，我們還是談談以後的合作問題吧！」

「……」布家成不作聲。

事實上，這時候他也不知道應該說一些什麼好。

郝雄又說：「今天我們談過的事，你沒有意見吧？」

「沒有。」布家成說，「就依你的意思好了！」

「好極了！」郝雄道：「希望你衷心與我們合作，切勿報警！」

「放心好了，我不是那種人！」

「你太太呢？」

「她也不會。」布家成道：「但是，你們不該驚動她！」

「是你先做錯了。」郝雄說：「如果你老早答允與我們合作，一切事情都省下了不少麻煩，但你太固執！」

「嗯……」布家成處處被動，他像個戰敗了的公鷄。

試想想，一個像他這麼有着强烈好勝心的人，處此環境，會有些什麼感覺？

反感——這是必然的反應！

但是，形勢比人强，即使內心在火山爆發，表面也得千依百順！

郝雄又說：「其實這個花花世界，只要有錢就行，什麼體育精神，那只不過是騙人的技倆！」

他想了想，又「嗯」的一聲說：「怎麼你不作聲？」

布家成道：「我一直在聽你的。」

「好極了。」郝雄說：「我們今天談些什麼，你還記得麼？」

「市長杯大賽，一百個圈那一場賽事！」布家成說。

「對了，那是最多人下注的一場賽事，你是衆望所歸的大熱門！」

「未必！」

「你不會比我們更淸楚，我是大莊家，有人現在已經下注，而且是數以萬計的注碼，賭你在那場賽事中必勝！」

「其實，你心裏一定也明白，宗壽山的機會也不錯啊！」

郝雄笑道：「我們問過電腦了，宗壽山開一架飛機跟你鬥，也未必鬥得過你！」

說了大半晚，就只有這一句令布家成聽得比較舒服一些。

好像布家成這種人，就是這種英雄主義十分厲害的人！

他聽慣了人家讚許他，聽不慣別人的批評和冷落！

這幾乎也是每個賽車手的特有個性之一。只是身爲名將的布家成比任何人來得更爲嚴重了一些罷了！

郝雄又說：「今天我們只談市長杯大賽的一場賽事，但是現在，我想順便跟你談談其他各場的比賽！」

「你想我每一場都輸掉麼？」

「不！有些場次你可以得亞軍！」

「代價呢？」

「我們不會難爲你的，你也知道，我們不止與你一個合作。你看看你的行家們，有不少已經上了岸，他們都家肥屋潤！」

「是的，都是你們供給他們的，對嗎？」

布家成帶着譏諷的語氣！

但郝雄聽不出，却又說道：「是啊，都是我們令他們致富的。其實生活在今天這世界，正是把戲人人有，變法各不同！滿街滿巷都是鈔票，你不去執，便只有被人笑作傻瓜！」

「好吧！郝大哥，我決定跟你隨街去執銀紙！」布家成啼笑皆非地說。

「好極了！現在讓我們談談其他細節，以後希望你與我們經常取得連絡！同時，一切詳

情切勿讓女人知道。」

郝雄所指的女人，當然是指布太太，他顯然是担心女人口疏！

布家成什麼都答允了他！

布家成今天在咖啡座的態度，和現在的比較一下，簡直有如兩個人！

因此，當一切談妥了之後郝雄令人開車返回市區！

郝雄的車子停在一條橫街，他對布家成說：「你自己召街車回去，我不想送你了，希望沒有人知道我們有來往！」

布家成無可奈何，只好下了車，轉到大街去召街車！

像他這麼有名氣的賽車手，當然不可能搭公共車輛！

他看見曾通的汽車一直跟在後面，如影隨形的，只是他佯作不見。

曾通的汽車裏也有另外一個人，他們一直追隨在郝雄的座駕車後面，現在又顯得十分有默契地，跟踪着布家成！

布家成轉出大街，截了一輛街車，匆匆離去；曾通的車子也在後面步步跟踪！

但是，曾通本人却在開始跟踪布家成時，首先下了車！現在開着曾通那車子，另有其人，他是郝雄的手下！

郝雄的車子，開了過來，把曾通接上車子去了！

郝雄對曾通說：「他的態度令我有些懷疑，再告訴我，他怎樣找你的？」

「他打電話找我，詳細情形我已告訴過你了。」曾通說：「他說他投降了！」

「說得動聽！」郝雄道：「他轉變得太過突然，不合邏輯。」

曾通吃驚地問：「郝大哥，你以為他另有陰謀麼？」

「嗯——大有可能！」郝雄沉思着說。

「如果他報警……」

「如果他報警，一定瞞不過我的，我在警局裏有朋友。」

「其實我們有許多辦法可以令他失敗的，如果他不合作的話。」

郝雄道：「當然，辦法我是有的，但是，如果他切實合作，我們便可以省下許多工夫，既不必動腦筋，亦不必動手脚！」

曾通問道：「下一步，我們應該要怎樣做麼？」

「一日二十四小時，派人不斷的監視他；如果他合作的話，我們可以殺進過百萬元的外圍投注。」

「是的，萬一他耍花招，我們這一回便有可能賠大本，起碼賠掉數百萬元以上。」

「因此，你們必須小心應付，這可不是講玩的。明白嗎？」

站在一旁的曾通和其他大漢都點點頭。

× × ×

布家成返抵家中，他的妻子，正候在客廳裏。

布太太已有數月身孕，此刻她無法掩飾臉上的愁容。因此布家成儘管滿懷心事，仍得擠出笑容問道：「親愛的，為什麼你還不去睡？醫生也吩咐過，你要多休息的。這對你和孩子都好。」

布太太苦笑道：「你只懂得關心我，為什麼不關心一下自己？」

布家成怔了怔：「我怎會不關心自己？」

布太太這才正式問道：「剛才你去過什麼地方？」

「嗯！……約朋友！」

「什麼朋友！」

布家成過去輕輕吻了她一下：「你似乎在懷疑我對你不忠！」

「不！我實在為你担心。」

「担心？担心什麼？」

「今天那個電話，以及你今晚的約會，顯然都有極大關連！」

「……」布家成呆了一陣！

他知他的妻子是個十分細心的女人，正因如此，許多事情他都不敢存心隱瞞，以免引起她的疑心！

但是，眼前她已懷孕數月，如果讓她担心，那是不大好的。

布家成安慰她說：「幹我這一行業，彷彿跑馬圈中的騎師一樣，麻煩是常有的，有些人很無聊，這一類事情，正是見怪不怪，你何必緊張？」

布太太道：「你騙不了我的，我知道你有麻煩。」

布家成明知騙不了她，只是又不能直說。他支吾着，布太太目光如電地瞪住他！

布家成只好說道：「親愛的，好好休息吧，其他事情讓我管！」

「你不該隱瞞住我，其實這些事情很容易想像得到。」布太太說：「如果我是你，我一定去報警！」

「沒有用的。」布家成輕輕嘆了一口氣，「那只有使到事情更加複雜而已！」

「但是你不能不顧全到自己生命的安全，為了我，還有我們未來的孩子……」

「放心吧！一切就快要成為過去。」布家成扶住她，「上床休息去吧！我會有辦法應付的，絕不會再有麻煩事情發生。」

布太太嘆着氣！

布家成扶着她進入睡房裏去。其實他的內心也非常煩悶，今天所發生的事，可能是他一生的轉捩點！

那一晚，布家成沒有睡着，雖然他閉上了眼睛。他在盤算着他應該怎樣做。

自從他成為著名的賽車手以來，名利雙收，一帆風順；而最大的收穫他認為是娶到了一位美貌而賢淑的妻子。

他了解到「自古美人如名將」的意思，歲月不留人，任何一名賽車手都不可能是長勝將軍。所以他非常珍惜眼前的光景。

賽車是富於刺激的運動，也是相當全面性的，頭腦要冷靜，身手要靈活，人體五官四肢幾乎都要適當運用，缺一固然不可，就是稍為退化，也可能產生危險！

但是，人是會跟隨時間老退的，身體各部份的機能也必然會逐漸退化。因此賽車跑馬這一類劇烈運動，都只是年青人的世界，當年紀稍長時，就會被迫引退！

布家成也明白到此中道理，只是想不到事情會來得如此突然，令到他原來的計劃可能受到影響！

布太太也有無限的心事。她以為若干年後，她的丈夫就會自動退休，想不到不幸的事情會來得這麼早。

她明知賽車這玩意十分危險，但她希望當她產下孩子之後，逐漸改變她丈夫的主意，令他轉行改營別業。但是想不到一切危險均非來自賽車場，而是來自惡勢力！

她無法可以睡得入眼，瞪住天花板，呆呆地想！

她不知道她身邊的丈夫也只是假寢，當然更不會知道住宅外有人一直在監視着他們，否則，她可能更為之忐忑不安！

翌日，由於夫婦二人宵來失眠，他們一直睡到下人跑來敲門才醒來！

原來是經理人秦祥。

秦祥年過五十，是一間車行的營業代表，

行內人都尊稱他為祥伯。

秦祥較早時來過電話了，只是聽說布家成還未起床，不想他精神受到影响，所以拖到現在才上門來找他！

其實他們約好試車的時間已經過了三小時，秦祥故意把時間延遲，無非讓布家成多睡一刻。他對布家成充滿信心；試車只是循例性質而已。

試車場雖然一再更換，但耳目伶俐的記者仍然聞風而至！

秦祥極力避免外來的干擾，希望布家成精神上獲得安靜，所以記者們的問題，也十之八九由他來回答！

有人問道：「布家成先生有把握勇奪本屆市長杯嗎？」

秦祥充滿信心微笑地回答：「絕對有把握的！」

「請問布先生屆時駕駛何種類型汽車？」

「箭牌六三三型跑車！」

「是上屆那一輛麼？」

「不！款式牌子相同，但這是另一輛，性能可能更佳！」

「經過改裝嗎？」

秦祥故作神秘地說：「這是秘密，恕難答覆！」

那一邊，計時員已經準備好了！

布家成全副「武裝」的，坐在一輛簇新的「箭牌六三三型」跑車之內，聽着技師的最後交待。

最後，布家成把鋼盔上的眼罩放下，整理一下便扭開油門！

有如獅吼一般，跑車屁股後面冒出一口白烟，跑道上就好像出現了一支箭一樣，「呼」的一聲，射了出去！

場邊除了計時員，技師和技工之外，就是到來採訪的記者。

但是如果細心再看清楚，除了上述人員之外，還有一些來歷不明的可疑人物，只是除了布家成之外，似乎沒有人注意他們而已。

布家成一直留意着那二名似曾相識的男子，他當然明白他們的身份，只是佯作不見而已。尤其是當他試車的時候，他不能分心去想其他事情！否則可能疏忽車子上發生的毛病！那就直接影响到他日後出賽時可能發生的危險！

秦祥很注意他的神色，覺得這年青人似乎有點心事，過去他試車時總是意氣風發的，這次為什麼會默默無言呢？

因此，當布家成把車子停下來時，秦祥便走過去問他是否不適？

但是，布家成非常技巧地答了他；事實上他可以託詞的藉口太多了，例如妻子懷孕，睡眠不足等等，都是最佳的藉口！

布家成所以不把眞相對他的經理人說出，是明知道有人在旁監視，同時也明知與事無補，又何必張揚出去？

他有他自已的想法，甚至連他的妻子也不知道，經理人當然更疏遠了！

試完車之後，一切似乎相當滿意，技師把車子作了另一次檢驗！

布家成與秦祥一邊走向更衣室，一邊說道：「祥伯，你以為我沒有辦法擊敗宗壽山？」

秦祥笑了笑道：「只要有信心，照計不成問題的！」

但是他想了想之後，又問道：「你近來似乎有點心事，為什麼你會這樣問我？」

「不！我絕對沒有心事！」布家成說，「我剛才已向你解釋過了，我昨晚睡得不好。」

「是不是因為快要做父親？所以心情有點緊張？」秦祥道。

「也許是的。」布家成順水推舟地笑了笑，「我曾經這樣想：如果生個男孩，將來會不會成為一個賽車手？」

「如果相信遺傳學，那是必然的事。起碼孩子會對賽車發生興趣！」

「那就糟了！」

「為什麼你會這麼說？」

布家成聳肩苦笑：「我妻子一直為我的安全而担心，如果有個開快車的兒子，將來她便是雙重担心，豈不糟糕？」

秦祥只笑了笑。其實他內心却在担心，為什麼布家成忽然之間會說出這番喪氣的說話？這是過去從未試過的。

布家成忽然又問道：「我投保的期限到了嗎？」

「還沒有！」秦祥心裏一震，隨口答道：「還有三個星期左右。」

「記得繼續！」

「當然，到時那些經紀會提醒我們！」

布家成又說：「必要時，不妨加重一點注碼！」

「你說什麼？」

布家成很快就發覺秦祥的驚奇神情，笑了笑道：「物價上漲，鈔票不值錢，只要我們負担得起保費，多買一些又何妨？」

「買保險無非為保平安……」

「但是誰也不能否認，那是預防萬一的措施。」布家成說道：「當然誰也不想自己死掉，但萬一出了事，妻兒的生活也有着落才是，對嗎？」

秦祥點點頭！

到了更衣室，布家成不再說話。但儘管如此，已够秦祥懷疑了！

他從未聽過布家成說出這些悲觀的言論，他一向只充滿活力和信心！

那邊有兩個人徘徊，布家成沒理睬他們。

× × ×

春季大賽車開幕了！

這是一個盛會，每年此時，世界各地好手雲集於此，爭奪各項錦標！

但在當地人仕心目中，這却不是什麼體育節目，只不過是多一處博彩的地方而已！

俗語說得好：生意淡薄，不離賭博！際此百業不景之時，市民都紛紛抱着「博一博」的心情，把血本孤注一擲！

這種思想當然要不得，但是，政府却有鼓勵市民賭博的企圖，否則就不會批准賭博合法化了。

因此之故，不但賽車有得賭，踢足球也賭之哉！

任何一種體育運動只要給外圍賭博公司的惡勢力滲入，就會變得複雜化！

賽馬有毒馬案的醜聞，賽狗也有殺狗的事實；踢足球有球員打假波，以至球會把球員雪藏起來的鬧劇。賽車本來是關係到榮譽的，但現在也逐漸變了質！

賽會方面有見及此，便紛紛聘請專家臨場檢驗車輛，以及監視賽員的一舉一動是否失常。許多世界有名的賽車好手，均不辭勞苦的跑到這兒來，希望奪得錦標歸，但由於規則的限制，他們只能參加一些特備場次。加上場地不習慣，環境不熟悉，往往都是空手而回！

有人在懷疑，賽會既擺出「維護市民利益」的姿態，為什麼又諸多限制，不准外來好手加入戰團？

其實頭腦冷靜的人都可以看得出，賽會是說一套做又另一套的。

他們的委員會是有名望的人，如果不列出一些規例，又怕人家取笑他們「同流合污」。但是，既然一切已投入合法賭博之中，明眼人一看就心裏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賽車季節只是一個開始，以後陸續而來的，還有許許多多不同名目的賽事。長途，短途以外，又分大車，小車以及改裝車等等。當然跑車是主題節目之一。

另外一種更爲刺激的賽車，則爲機動脚踏車比賽，也就是當地人稱爲「電單車」的。幾乎每天賽事都加插一兩場，因此吸引了不少入場觀衆！

有些人是眞眞正正爲了看賽車而來的，但無可否認，大部份人爲了賭博。

市長杯大賽車是衆所觸目的賽事，獲得冠軍的除了可得大筆獎金之外，還獲得市長親自頒發「市長杯」。由於榮譽所關，許多賭徒都認爲這是賽事最爲正常的一場比賽。因此，單是這一場賽事的投注額，就十分可觀！

今年的「市長杯」最熱門的人物，就是布家成和宗壽山。

他們都是非常年青的選手，尤其是布家成，一致被認爲他的身手可以跟世界上一流賽車好手比較，而毫不遜色！

市長杯大賽車規定一百個圈，相當於五百英里的路程！

單是講氣力，就够瞧了！

在一百個圈的比賽過程中，往往會出意外，亦難免會有人撞車喪生。例如體力不支，機件損毁而不自覺，因而引致爆炸等等！

有時有些賽車手會有自知之明，中途棄權，於是引致觀衆大喝倒采！

總之，這是劇烈運動之中，最富挑戰性的。在正常的情形下，很難有幸運的成份在內！少一分氣力，少一分技術，也不可能奪標！甚至車毁人亡！

賽車手固然要憑身手技術取勝，同時亦要汽車代理商的切實合作，眞的是缺一不可！

這是一個商業社會，因此每年賽車季節，場內場外五彩繽紛，廣告招貼令人目迷。貴賓席上，紳士淑女盛裝赴會，像是什麼大節日一樣；其實這只不過是勾心鬥角的場合！

政府當局一方面鼓吹節省燃油，一方面又大力推行賽車運動；最令人莫測高深的，就是電力公司因爲市民用電減少而加價。

既然當局要求市民盡量節省電力，又要市民多付出電費，這是什麼道理？

這裏似乎沒有什麼道理可講，難怪有不少惡人動輒講打講殺。社會風氣如此惡劣，當局難辭其咎！

市民們由於百業蕭條，紛紛抱着僥倖心理去找尋刺激，因此賽車場內人頭湧湧，彷彿裏面是個金鑛，各人爭着去開採一樣！

其實眞眞正正穩賺的，是政府的稅收，以及賽會的抽佣。

此外便是那些外圍的賭博公司，以及知道博彩內幕貼士的人。一般普羅大衆永遠只能做個忠實的進貢者，能贏錢的少如鳳毛麟角。

儘管許多人都十分了解「十賭九騙」的道理，每次賽車依舊有那麼多人爭先恐後的擠進場去投注，外圍賭博公司也生意滔滔！

整個上午的賽事，就只有一項錦標賽，那就是「市長杯大賽車」！

這是最令人觸目的賽事，名目上是叫「市長杯」，實際上捐出此杯的當然不會是市長大人，而是紳士名流們組成的賽會！

賽車手們也十分明白，這項錦標賽可以令他們名震寰宇，但是最大收益者應該是汽車公司。如果某種牌子的跑車獲得冠軍，他們就可以大賣廣告，四下裏宣傳一番，使到其他牌子的汽車都爲之失色！

正因如此，賭徒們往往以爲這種錦標賽事最爲正常，故此投注額十分大！

整條賽車跑道長達五英里，比起美國著名的佛羅列達海灘的呂多娜賽車場還要大一倍，規模委實可觀。

決勝點附近的看台大得很，最貴的座位自然是最看得清楚，但却不能看見較遠對面的山頭；觀衆只可以從電視傳眞機中看看某一段的過程！

許多職業女性穿紅着綠，她們在場內各處走動，彷彿穿花蝴蝶一樣，令人目不暇給。漆上不同顏色的汽車，與五顏六色的廣告互相輝映，簡直有如嘉年華會一般，好不熱鬧！

呂偉良和林愛莉老早便入場，那是由於阿生參加了該次的賽事！

電視台和電台的外景隊，在場內各處訪問被認爲希望最大的熱門賽車手。

即如布家成和宗壽山之類，便是外勤人員的訪問對象！

他們忙得不可開交，但是却無法擺脫記者的「車輪式訪問」！

這幾位大熱門賽車好手一方面要應酬記者們的訪問，另一方面又要替車迷們簽名！

有些車迷甚至穿着白色的「T恤」，要賽車手們在胸前或背後簽上大名。也有一些二三流明星，借故跟他們親近，乘機搶搶鏡頭。

總之種種式式，五花八門，這就是場內風光之一斑！

有人問宗壽山：「你有信心擊敗勁敵布家成麼？宗先生。」

宗壽山却笑道：「賽後應該有答案，現在多說也是吹牛而已！」

也有人問布家成：「請問今年閣下的機會如何？有信心麼？」

布家成幾乎以機械式的同一語氣答道：「絕對有信心！」

他的經理人秦祥會對記者說道：「這隻市長杯布家成已拿着一邊，另一邊等他完成第一百個圈時，便整個兒拿去！」

這似乎太誇大了！但是，場內場外却一致對布家成看好，這却是事實！

正因爲各方面的渲染，令到其他賽車手憤憤不平，他們都磨拳擦掌，希望撼倒二名大熱門選手而後快！

當然，希望儘管是希望，賽車這種挑戰性的運動，不但要講體力，也要講車子本身的結構以及現場的環境等等。

例如自己條件足够，汽車本身結構也好，但是，在開足馬力的情況底下，難保沒有意外發生，縱然你不撞別人，別人可能撞你！

所以，除了技術優越之外，還要講講機智和運氣！

許多賽車手都在應酬着記者羣的輪迴訪問，就只有阿生這個「寂寂無名」的小卒沒有人理會，被冷落一旁！

儘管許多人都曉得他的來頭不小，尤其是「鐵拐俠盜」威名遠播，他唯一的愛徒阿生應該很受人注意才對！

但是，這是賽車場，寂寂無名的新秀絕難引起人們的注意！

有些電影女明星扮得花枝招展的，走到布家成等人的面前，藉故親近，亦無非志在自我宣傳一番。

因爲電視外勤隊的即場轉播鏡頭，正對準這些熱門人物！

林愛莉開玩笑地對阿生說：「如果這是跑馬，馬評家一定評你爲：陪跑份子！」

阿生苦笑道：「其實我也沒有把握，能贏出來必然是大冷門！」

呂偉良說：「輸贏是另一回事，總要有體育精神。」

阿生明白他師父的意思，說道：「師父，放心吧！我會賽畢全程的。」

那一邊，阮大平匆匆忙忙地跑過來。他的手裏持着一大疊彩票。

阮大平對阿生說：「直至目前爲止，沒有人看好你，你的賠率是一賠五十。這裏我替你下注五千元，你拿去吧！」

阿生不敢接過那些票子。

林愛莉道：「這是什麼意思？」

阮大平說：「我看好我選擇的人，除了他應得的榮譽之外，這是一種鼓勵！」

林愛莉接過彩票，再看看電算機，果然是「一賠五十」。

林愛莉道：「換句話說，阿生如果奪得冠軍，便可以得到……」

林愛莉還沒有把數目算好，阮大平已答道：「他這五千元投注，可以獲彩金二十五萬元以上！如果這賠率不降低的話。」

「眞吸引人！」阿生說：「但是，你投注越大，我越心驚胆戰！」

「別傻氣！」阮大平說，「五千元在這裏，算不得什麼。這裏的豪賭客動輒下注數以萬計。」

跑道上，吼聲四起！

跑車的聲浪本來就够刺耳，何況這裏還集中了超過三十輛跑車，其熱鬧可想而知！

汽車公司，汽油公司以及各種牌子的汽水等等，在場內大事宣傳！

賽車手紛紛穿上防火的賽衣，那種威風凛凛的扮相，就够令人神往！難怪每一輛車子經過看台時，都引起一陣熱烈掌聲！

電算機上的投注數字，數以萬計，大熱門是聞名一時的賽車好手布家成，他所駕駛的牌子是「箭牌六三三型」跑車。賠率只是一賠三左右。

不少賭徒都在外圍公司下注，認爲布家成有必勝的把握！

當他那輛橙紅色的跑車由看台經過時，引起一陣如雷的掌聲！

宗壽山所駕駛的，是一輛新款的「斑豹牌一二〇型」跑車。

電算機上所顯示的賠率是一賠五，屬於「次熱門」地位！

以三十多輛出賽車輛計算，大熱門和次熱門的賠率已經偏低！

正因爲如此，亦可以看得出，人們對這二位選手的信心如何了！

最後召集的號令已經發出，賽員紛紛把車子開到指定的位置去！

計時員開始作最後準備！

驗車技師，紛紛離開跑車，回到跑道旁邊去了！

加油員和技工們在油站上嚴陣以待，他們等會兒必須以第一時間替賽車加油和換輪胎，動作必須配合得天衣無縫。因爲一分一秒也可能影響到全部賽程的成績！

氣氛越緊張，投注的人越狂熱！

鈔票在這種地方變成廢紙一樣，紛紛被送到彩池裏去！

心理學家也承認人類的賭性是與生俱來的。喜歡賭博的人未必志在金錢上的收穫，而是好勝心和自我的滿足。這也難怪賭博在許多地方都合法化了。

人有時很奇怪，努力工作明明是「賺穩」的，何必花時間去賭？

何況賭博有輸的可能，不一定贏的，如果輸了豈非勞神傷財？

撇開凡有賭博的地方必有騙子存在不談，就是以數學比例而言，賭博輸的機會必然大過贏的。儘管如此，人們還是喜歡賭！

例如這一場即將舉行的「市長杯大賽車」，出車超過三十輛，機會率便是三十幾份之一；縱然明知有一半車輛毫無機會吧，也只不過十五份之一的機會。要一擊而中，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雖然人們一致認爲布家成贏面極大，但是除了幕後因素外，誰曉得途中是否會出意外？

遙遙長途，根本沒有人敢保證沒有意外事情發生的。例如機件故障。別輛車子的干擾——並非存心的，只是別人發生意外而撞了過來……等等，每一個可能性都非常之高！

也許因爲這種種可能性存在，所以除了大熱門勝出的人之外，有更多人博其他冷門。

賭博之吸引力，往往也在於此。

且說場內的人正沉迷於狂熱的投注中，跑道上的車輛已準備妥當！

貴賓席上，有人在談論着必勝貼士，就是投注編號二十二的「箭牌六三三型」跑車的身上。

那是由名手布家成駕駛的。

人叢中，有個中年人正在接受一些大戶的「口頭投注」。

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賭博方式，投注者只用耳語方式向那中年人說出投注的車號以及銀碼，雙方便算是「完成了投注的程序」，既無收據，亦無彩票。

但是，上述投注方式却往往是注碼最大的，動輒便是十萬八萬元。

也許有人懷疑，萬一中了，是否有錢收？

放心吧！外圍撈家對這類「大戶」很講信義的，今天他們贏了十萬，明天他們可能反輸三二十萬，絕對不足爲奇！

如此這般的投注，試問警探又如何可以「撲滅外圍賭博」？

那個接受巨額投注的中年人並非別人，正是外圍集團的大老板郝雄。

郝雄今天所受落的賭注，大部份是投在布家成身上的；這原是意料中的事。

至於他的手下們，也雜在人叢中，接受其他小客戶的投注。

小客戶的投注因爲太多戶口，銀碼又不很大，反而要發回單據。

戶內這一類小客戶，主要是怕麻煩，因爲向賽會投注要排隊，贏了也要排一輪！

但現在他們向場內的外圍集團光顧，既方便，又有折扣。這就是爲什麼外圍賭博公司可以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

郝雄充滿信心可以「大殺三方」一天了！只要布家成輸掉這一場比賽，最好是三名以內也不入圍，那他的公司今天單是這一場賽事，也可殺進過百萬元。其中包括外面的電話投注在內。

至於宗壽山自然也有不少人投注，但注碼無法可以比擬布家成。

宗壽山今天一定不會列入四名之內，這是郝雄心裏明白的事。而且，過去郝雄也跟宗壽山合作過了，只有布家成是第一次。

布家成是在郝雄威迫利誘之下答允的，這也就是足以令郝雄還不大放心的原因之一。

萬一布家成陽奉陰違，贏了這一場賽事的話，那麼，郝雄的外圍公司便得賠上三四百萬元以上給那些投注人。

但是，諒布家成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做出這種事情來。——郝雄心裏想。

無論他怎麼樣想，仍然有不少注碼投入彩池中去，賭徒似乎認爲布家成有必勝的把握，決不可能會輸掉這項錦標賽的！

至於坐在跑車內，束裝待發的布家成，他又怎麼想呢？根本沒有人知道。

但是，其他車輛上面的賽員們，却希望奇蹟會出現在他們的身上。雖然明知對手很强，他們却希望榮譽會落在他們手中。

旗號在揮舞，一切都準備就緒了！

強力的馬達聲紛紛響起來，令人有震耳欲聾的感覺。車子屁股紛紛噴出白烟，三十幾輛各式跑車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號令槍聲響起，一股白烟衝上天空！跑道上的車子立刻開動！

看台上的觀衆開始緊張地喝彩，尤其是已經投注的人，更加叫囂不已！

電算機上的數目字已經隨着號令槍聲一响而停止跳動！

根據電算機上的最後數字表示，阿生所駕駛的三十一號跑車，賠率又升高，是「一賠六十」。也就是說，他是大冷門，越來越被人看淡了！

相反，看看布家成所駕駛的「二十二號」跑車，賠率只有兩倍半。

甚至次熱門宗壽山，賠率也升高爲六倍。人們的注意力一致集中在布家成的身上！

跑車風馳電掣地越開越快，轉眼之間已消失在視綫範圍內！

當車子拐了彎之後，看台上的觀衆只能看電視機上的畫面！

較高層的觀衆，還可以用望遠鏡跟踪一段路程，但是，當汽車開到對面山坡時，就被樹林遮掩了視綫。大約有半里路完全無法見到車子踪影的，一切只能依靠電視的傳眞！

絕大部份的人把視綫集中在螢幕之上，此起彼落，追追逐逐，不少人緊張得頓足鼓掌大叫起來！

有人說：要看人性表現最好跑進賭場中去。其實這裏比起賭場更易看出個人的性格！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投注的車子領先，但當他們看見那車子領先時，卻又担心它後勁不繼而落敗，於是握住手心在喃喃自語，沒有人知道他是詛咒，還是求菩薩庇祐！

呂偉良沒有下注，他是眞正爲了看賽車而來的觀衆之一。

林愛莉也跟他一樣，抱着欣賞的心情，阿生贏了固好，輸了也不見怎樣，反正他不是靠賽車爲生的人，這項榮譽對車行老板似乎比阿生更加來得重要。

因此，呂林二人心情雖然也相當爲阿生緊張，但卻沒有賭徒們那種患得患失之心情！

有些車子的時速高達一百八十哩以上，有些只能維持在時速百哩左右，因此瞬息之內，距離已經越來越大了。電視傳眞的鏡頭只能跟踪最先的幾輛跑車。而布家成的「二十二號」車，赫然遙遙領先！

跟在第二位的，是阿生的「三十一號」飛龍牌S二二〇型跑車。

但是，彼此的距離也在半條街位以上！

郝雄在低聲對他身旁的助手們說：「這傢伙作反了，快派人到加油站去！」

一名助手領命而去！

樓下接近跑道處，有幾名大漢，他們全是郝雄集團中的人。

那助手過去跟他們耳語一番，就有三個人匆匆跟郝雄走向加油站！

但是，加油站是被賽會列爲禁區的，等閒人不易入內。

原來賽會爲了防止有人破壞，所有工作人員都由他們派到加油站去，穿上特殊顏色的制服，以資識別！

但是，這只是表面的做法，無非爲了向投注人交代而已。

郝雄的一名助手只進入洗手間片刻，出來時已經穿上了一套橙色的制服，他的打扮完全與加油站的工作人員一模一樣。

一張工作證上，同樣有他的照片，掛在胸前，大搖大擺的進入加油站去！

其餘的人在外面小心監視，大概是担心一旦身份被識穿，便立刻採取行動。

但是，由於一切僞裝得天衣無縫，人們又紛紛把注意力集中在跑道和電視螢光幕之上，所以他們進行得非常順利。

加油站之內，也有着他們的人，助手只是進去向他們傳遞郝雄的命令而已！

郝雄在這圈子裏混了不少日子，他熟悉這兒每一部門的人員，也暗中跟他們有來往，所以只要一聲號令，便可以爲所欲爲！

助手們獲得指示後，現在就只等待着「二十二號」賽車停下來加油。

布家成所駕駛的箭牌六三三型跑車，每加侖汽油只可走四哩，車箱僅可儲油二十二加侖多一點，因此估計他大約只走十七八個圈左右，便要停下來加油一次。

以目前的時速推算，大概只要半個小時左右；萬一機件有障碍，就得提前停下來！

由於參加賽事的車子太多，加油站上只見人頭湧湧工作人員分成許多個小組，每組有五個人，他們都是熟練的技工！

這五個技工將替每一輛賽車進行換車胎，加油，揩擦擋風玻璃，檢查引擎以及給賽車手一些飲料等等。

全部時間約莫只花二十秒鐘左右！

二十秒鐘時間，由五個人十隻手做這許多事情，在一般人眼中彷彿默片時代的電影快鏡頭一樣。但是事實上他們有時無需二十秒！

賽車手唯一喘息的時間，也就在這一段時間之內。他們爲了避免內急，甚至連飲料也不敢喝得太多，然後又匆匆奔向前程！

監察委員們往往會用「秒錶」核算時間，以防止賽車手從中作弊！

其實如果他們眞要作弊，實在有太多的方法，想快過別人也許難一些，想慢過別人就易如反掌了！

如果想快過別人，除了他們的車子要爭氣之外，本身就必須夠機警，有胆色之外還要估計正確，否則即使有胆爬頭，也可能造成撞車意外！

但是，如果想慢過別人，那只須跟在別人的車子後面就行。

甚至可以故意造成意外，把車子撞向跑道外面。但是，很少有人肯這樣冒險的。萬一弄假成眞，性命便完結了！

其實一名出色的賽車手不但要有勇，同時亦要有「謀」；有勇無謀之輩，往往就會喪生在跑道之上！

想勇奪冠軍當然要開得快，這是人盡皆知的事，但是，如果反應不夠敏捷，對自己的車子性能不了解透澈的話，在時速快達一百八十哩之下，極有可能在彎角出事！

因此，速度固然要快，但什麼時候應該加快，什麼時候應該慢？這就是技術了！

總而言之，胆色加上冷靜的頭腦之外，還得講經驗和個人的身手反應。否則，即使你小心翼翼也同樣可能會出事的！

尤其是一百個圈這一類長途賽事，體力稍差，也會吃不消！

布家成的跑車已先後經過看台好幾次，他的車子看來十分完美！

看台上的人每次爲他鼓掌打氣，唯一最洩氣的人只有郝雄！

他目睹布家成的車子一直維持在時速一百八十哩以上，其他車子簡直無法可以威脅他；甚至有許多車子起碼也落後一個圈以上！

唯一能威脅一下布家成的，似乎就只有阿生那一輛「三十一號」車。

但是，阿生仍然落後半哩左右，暫時還無法可以追上布家成！

觀衆爲布家成熱烈地鼓掌，尤其是那些投注在他身上的車迷，更是尖聲高叫着他的名字！一些美女紛紛凌空送出飛吻！

車子開得越快，引擎的耗油量越大，這是很易理解的。

布家成的跑車在完成第十六個圈時，便在加油站上停了下來！加油員迅速爲他的車子加油。五個技工跑到車旁，其中二人推動着二條新的輪胎，二人用士巴拿扭開二個跑車的右輪上面的螺絲！一人奔向駕駛座，把一瓶飲品遞給布家成，同時趁機對他說了一些話！

這個穿上制服的人，就是郝雄集團混入的技工內奸之一。

他對布家成說道：「郝大哥叫你最好開慢一些，你應該心裏明白的，直至現在，你還是第一！」

布家成這時已推開鋼盔，脫下手套，一邊喝着飲料，一邊說道：「告訴他吧！我懂得怎麼樣輸掉這場賽事的。還有八十多個圈，何必焦急？我可不能引起監察員的疑心啊！」

那個技工一邊用布抹着擋風玻璃，一邊聽他的解釋！

其他人包括布家成的經理人在內，都不許接近他；尤其是這一位衆所觸目的賽員，更加引起場內監察委員的注意！

計時員計算過了，技工只花去了廿一秒左右的時間，布家成又繼續把車子開入跑道去！

其他車子也先後有不少開入加油站，大部份只須更換右邊的車胎，那是由於右邊的車胎在跑道彎角上磨損得最厲害之故！

阿生的車子還沒有停下來，因此這時他已越過了布家成的車子而領先！

但是，他和內行人都心中明白，這只是暫時性的，只要他停下來加油時，這優越地位就會立即被布家成取回！

也就是說，由於每一輛車子必須加油和更換車胎，同樣須要阻延一些時間。所以，機會也是均等的！問題只在乎技工們花去的時間多與少。不過，如果技工們故作阻延，在場虎視眈眈的監察委員，會看得透切，這些技工可能被請去問話，像罪犯一樣！

另一方面，賽車手們的隨員們，雖然不能接近賽員和跑進加油站去，但是，他們卻可以用秒錶在旁自行計時！

假如他們發覺技工們存心阻延，他們是有權向賽會方面提出抗議的！

表面上看來，似乎不可能有人從中作弊。除非各方面配合得恰到好處，否則，必然會給監察委員窺出破綻。

過去的紀錄也試過，有人因此而被判終身停賽的！

根據國際條例規定，如果一名賽車手被判停賽，他在別處地方也不能出賽；因爲當地的賽車會是國際會員之一。

因此，許多好手都在賽事中傾力以赴，不敢以身試法！

話雖如此，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時也防不勝防的！

這既然關係到數目龐大的賭注，作弊的事情總難免時有發生；何況外圍公司的勢力有如水銀瀉地一般，正是無孔不入！

加油站逐漸忙碌起來！

許多賽車先後進入加油站，有些更須要進入修理站！

跑道之上逐漸只有二十輛車子在疾馳，有不少中途損毀！

布家成還是居於次位，但當阿生進入加油站之後，他便是領先的一輛！

至於另一名好手宗壽山，他所駕駛的「斑豹牌一二〇型」跑車始終是第三！

阿生開始引起場內人仕的注意！

呂林二人也替阿生高興。當然最高興的，還是阮大平！

他在欄杆外面高聲爲阿生打氣！

一百個圈的賽事不是每一個賽車手都可以順利完成的，更別奢望擠在前列了！

一輛不知什麼牌子的跑車突然在跑道上着火焚燒起來！消防車，救傷車由輔助跑道迅速趕到現場施救。

一個火人由車內滾出，跑車「轟隆」一聲，一團火球冲天！

電視機上固然可以看得清楚，站在看台高處的人也都看得見！

這一類意外常常在長途賽事中發生。因此有人把這種賽車稱爲向死神挑戰！

一個人的體力和精神是有限的，要在一輛高速前進中的車子坐上一小時已經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何況賽畢全程起碼要二小時四十分以上！這更不是普通一個人的體力所能支持。

儘管賽會聘有醫生，替每一個賽員檢查過體格才批准出賽。

但是，誰也沒有把握在高速行車中自己能平安無事。

阿生的車子經過若干改良後，性能非常的好。因此，在逐步加速的情形底下，他已追上了布家成的二十二號車！

呂偉良和林愛莉固然高興，阮大平更加高興，其實最高興的人應該是郝雄！

他以爲這不是阿生技術超羣，胆色過人，只是布家成開始節節後退的結果而已！

但是，布家成是否眞的在節節後退？只有他自己才明白！

與數以萬計的車迷同一心理，布太太也希望自己的丈夫奪得錦標歸！

她幾次把電視機關掉，但每次都經不起考驗，又要重新扭開它！

電視是直接轉播賽車場實況的，市民們在場外不論是否投注，也可以目睹場內的比賽情形，但沒有一個人比布太太更緊張了！

別人的緊張可能爲了他們投注在布家成的身上，但布太太卻担心丈夫的安全問題！

她本來有了身孕，不適宜看這麼刺激的比賽，甚至醫生也警告過她！

但是，她終於還是要看電視的轉播！

電視轉播不一定是針對有機會奪標的車輛，例如一旦有什麼意外發生，他們便把鏡頭移到現場上去，讓電視觀衆知道現場發生了什麼事。

就當布太太看見那失事車輛的火人時，她自然而然的想到丈夫的處境！

她心裏難免會想：萬一那是她丈夫布家成的話，怎麼辦？

旁述員交代了幾句之後，鏡頭很快又移到另一角度去，那是一處彎角上的位置，那兒也擺放了一部電視播映機。

車子紛紛在跑道彎角上疾馳而過，有些車子因爲開得太快，拐彎時車胎與路面的劇烈磨擦發出了陣陣怪聲！

有些差點兒滑轉翻倒！鏡頭是那麼驚險百出，令到坐在電視機前的布太太爲之忐忑不安；過去她也不止一次參觀這一類賽車場即場轉播節目，有時她還到現場去參觀。但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樣坐立不安。

也許是由於她心裏有事；她知道她丈夫正備受惡勢力的威脅！

很快她又可以看見她丈夫的車子飛馳而過，他還是開得那麼快！只是第二輛車子似乎越迫越接近，看來他有可能會輸掉這場比賽！

步步緊迫的車輛是編號「三十一」的飛龍跑車，駕駛員正是阿生！

阿生當時也很緊張，他已經三次進入加油站，還有最後一次，賽事已接近尾聲！

看台上的車迷跟電視機前的觀衆同樣感到喘不過氣來！評述員用緊張生動的語氣，形容這是龍爭虎鬥的賽事！

阿生的跑車一直未爲人注意，但現在一經品題便聲價百倍！

落後了的車輛是沒有人去提及的，電視台的外勤人員只講述名列前茅的好手們和他們所駕駛的汽車而已！

汽缸裏的汽油就快用罄，布家成最後一次進入加油站去！

賽程還有十餘哩而已！

照計這一次可以不加足汽油，只加一半或者一小半便足够，這樣可以節省數秒鐘時間；在這種場合裏，十分之一秒也很珍貴的！

加足一次油可以走上十七八個圈，現在只餘下兩三個圈而已。

加油站上的人員也明白這情勢，所以布家成亦無須交代！

當他的車子停下來之後，五名技工又一湧而上，正想靠近「二十二號」跑車。

但是，二名手纏臂章的監察員立即制止他們走過去！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二十二號」跑車上面，甚至電視轉播的鏡頭也停留在這裏，暫時不去理會跑道上的情形。

監察員只容許加油員接近跑車，而布家成這一次也沒有走下車來，更加沒有脫下鋼盔呼吸一下。氣氛非常之緊張！

五名技工呆在一旁，他們其中一人原是有任務在身的。因爲他是郝雄集團混入來的人，剛才郝雄已發出最後通令！

但是，現在他們無法接近布家成的跑車，自然也無法通傳！

阿生的車子也停了下來，監察員作出同樣的措施，只許加油，不許技工接近！

布家成的車子又在怒吼聲中開走了！

阿生因爲是直追大熱門的黑馬人物，自然也引起人們的注意！

電視鏡頭因爲太過注意他，不能兼顧布家成在跑道上的情形！

轉眼之間，布家成和他的「二十二號」跑車已經拐了彎！

跑車的速度一直沒有減低，時速維持在一百八十哩以上！

看台上和電視機前的觀衆同樣感到緊張，他們急於要知道布家成是否順利完成一百個圈的全部賽程，因爲不少人投注在他的身上！

電視鏡頭又回到跑道上去！

布家成還是節節領前！

許多投注在「二十二號」車身上的觀衆爲之雀躍不已！他們看來贏定了！

但是身爲外圍莊家的郝雄，這時卻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還有兩個圈，阿生正在奮力狂追！

許多沒有下注，志在觀看賽車找刺激的觀衆，紛紛爲阿生打氣！

阿生所駕的「飛龍牌」跑車寂寂無名，如果這次奪得錦標歸，勢必聲名大震。否則，即使得個亞軍回來，也令人刮目相看！

郝雄迅速召集他的手下們，在賽車場一角開「緊急會議」！

「他媽的！他出賣我們了！」郝雄氣得面紅耳熱，手也在發抖！

他的助手說道：「我們已經口頭警告過了他！」

「還有一個多圈，想辦法制止他！」郝雄咆哮着說：「如果讓他勝出……」

豈料郝雄話猶未完，那邊有人走了過來！

跟隨着那位中年人的，是數名大漢，每個都虎臂熊腰，有些還是郝雄這班人認識的；但郝雄未有注意他們，直至助手們用手肘碰了他一下！郝雄循勢望過去，登時呆了一陣，不敢把未完的說話再說下去！

原來，那班人正是夏維探長和他的探員！

郝雄等人再向另一邊出口處張望過去，只見數名武裝警員在那邊嚴陣以待！

郝雄的手下們正待有所行動之際，夏維的助手們已拔槍在手，同時揚聲警告他們切勿輕舉妄動！郝雄對他的手下們說：「別亂來！我們又不是犯法，怕什麼？」

夏維探長這時已走近他們，數名警探嚴密在旁監視各人！

夏維笑了笑道：「郝雄，你一定想不到，我在這個時候拘捕你吧！」

郝雄十分冷靜，苦笑道：「探長，我犯了什麼事？」

他心裏明白，要是警方指他「收外圍」，那是毫無根據的，只有他的手下們有證據可能給探員抓住；他和大戶的鉅額交易，只用「君子協定」方式的口頭交易，根本就無賍證！

但是，探長卻說道：「今回我不會告你開外圍賭博公司，而是有人密告你恫嚇賽車手，企圖控制大賽車的賽果！」

郝雄又是一懍！

他發夢也想不到對方有此一着！

他瞪住身旁一名助手，似乎在質問他：爲什麼會給布氏夫婦有可乘之機？

郝雄原是吩咐下去，要他們一直嚴密監視着布家成夫婦，以防他們報警的。助手們回報也稱布氏夫婦並未與警方連絡！

郝雄到底是個老江湖，笑了笑，說道：「你是探長，相信必然事出有因，否則也不會亂來的。不過我想知道我到底恫嚇過誰？」

「布家成！」夏維說，「你現在正式被拘捕了，你可以不說出任何口供，或者通知你的律師，但現在你所講的每一句話，將可能成爲呈堂證供之一！」

探員們於是把各人扣上手銬，然後帶離賽車場！

跑道上一輛跑車正作最後衝刺，另一輛也在不及十個車位之後步步緊迫！

結果冠軍的是「二十二號」車，也就是布家成駕駛的箭牌跑車。

亞軍是阿生，他的「飛龍S二二〇」始終不及人家的性能好！

但是，即使如此，也博得如雷似的掌聲！

電視評述員也讚不絕口，他認爲阿生的表現甚至勝過冠軍的布家成！

無論如何，布家成已是「市長杯」得主！

看台上歡呼之聲雷動，美女紛紛手持花串衝落跑道去！

掌聲連綿不絕！許多觀衆衝破防綫，湧落跑道去，警員急忙制止！

市長由貴賓席被請到頒獎台去！

那個高達二十英寸的市長杯，銀光閃閃，記者們爭取有利位置，準備攝影！

這是無上榮耀，賽會大員們陪伴着市長，只等待布家成衝破人羣登台接受那座巨型的銀杯！

橫衝直撞　車毀人亡

在飛鏢俱樂部的餐室裏，三俠正談論着當天的市長杯大賽車！

許多賽車手經過一百個圈的奔馳，這時都感到筋疲力倦，可能還躺在家中的床上休息。

只有阿生還是那麼生龍活虎的。

三俠下午還參觀了一些賽車場面，尤其是

機動腳踏車賽，這是阿生熱愛的，他當然不會放過。可惜當天他沒有報名出賽。

事實上凡是參加「市長杯大賽」賽員，只限於該項比賽，而不准參加當日下午的其他賽事；那是賽會方面會担心賽員體力不支之故！

坐在方寸之地的跑車之內，疾馳一百個圈，不是一般人所能抵受得住的。何況還要集中精神去駕駛呢？所以當天只有十五輛車子挨至全程！

其他車輛要不是車毀人亡，便是中途退出——機件故障有之，撞毀者亦有之！

參觀完畢賽車之後，三俠便到飛鏢俱樂部來！

俱樂部內有蒸氣浴室，也有技術高超的按摩師，阿生就在浴室內泡了一會，躺了一陣，又回到餐室來與呂林二人共進晚餐！

本來阮大平在一家大酒家設下了慶功宴，力邀三俠赴會。但是他們卻婉拒了。他們不想給車行做宣傳，也怕應酬！所以最後還是躲到這兒來。

飯後他們三個人正在說說笑笑，突然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他並非別人，正是夏維探長！

夏維笑道：「想不到你們三位，會靜悄悄的躲在這裏，賽車英雄應該是上電視台的時間了！」

呂偉良一邊招呼他坐下來，一邊說道：「阿生參加大賽車只是爲了興趣，並非爲了出風頭，更不想給車行利用作宣傳！」

「他本來是冠軍的，眞抱歉！我破壞了他的好夢。」夏維忽然又說。

三俠聽得一頭霧水，注視着夏維探長！

夏維似乎也看得出他們的神情，解釋道：「相信你們也知道，布家成是最熱門的冠軍對象。」

「是的，他贏得十分合理。」阿生說：「除了經驗和技術之外，還駕着一流的好車，除非人爲因素，否則他是應該冠軍的。」

「對了，你說得對了，那所謂人爲因素是存在的。」夏維說道，「要不是我及時採取行動，阿生你應該勇奪冠軍！」

三俠還是不明白！

他們顯然想不起當日咖啡座中遇見的事，以及後來在停車場內的伏擊！

夏維又說：「有個外圍賭博集團，企圖控制今天的賽果；他們正企圖採取行動制止布家成奪標，幸好我們及時趕到。否則，阿生這個亞軍當然就是候補的冠軍了！」

這時候三俠才想起當日的情形。現在他們當然明白了！

呂偉良問道：「探長，抓到了外圍集團的人麼？」

「是的。」夏維說：「但是證據不足……不！應該說是我故意釋放他的！」

林愛莉眉毛一揚，說道：「爲什麼？又是那些律師在玩把戲麼？」

夏維笑道：「你有所不知，我要捉的人是外圍集團大老板，這次布家成獲得冠軍，他主持下的外圍集團賠了大本。如果這時候把他解上法庭，豈不是便宜了他麼？」

阿生拍腿叫好！他說：「妙極了！外圍公司往往在輸了大錢之後，自動致電報警，乘機向賭徒們賴賬。如果這時候讓他坐牢，他便可以省下許多應該賠出去的金錢。你放了他，先讓他賠了錢給那些下注的賭徒再說！」

呂偉良忽然之間又好像想起了什麼，問道：「你有什麼事要找我們麼？」

夏維笑了一笑道：「是的，你很聰明！」

林愛莉怔了一怔：「你找我們大概也不會是什麼好事吧！」

「很敏感的小姐，你們常常到警局來拜訪我又如何？」夏維笑道：「我今天放走郝雄是有許多理由的，你們也要聽聽麼？」

林愛莉道：「這與我們何關？」

夏維說：「你們向來嫉惡如仇，我還以爲你們三位很有興趣呢！」

「我想到了！」阿生說：「又是要我們跟外圍公司鬥法吧？」

「不！」夏維對阿生說：「只因爲你今天在賽車場上表現得太好。」

阿生呆了一呆：「你過獎了，難道你……你在懷疑我？」

「不！你不會與外圍公司合作，這點我絕對相信。」夏維又說，「但是，我知道他們遲早會找着你來。我向賽車會查過了，你報名明天和後天的賽事。經過今天報紙和電視台各方面渲染，你將是一個衆所矚目的賽車新秀！」

阿生扮了一個鬼臉，笑道：「鬪快車不犯法，還可以成爲英雄，妙極了！」

夏維說：「我搶先找你，是要你和我們警方合作，我下決心要把郝雄的外圍集團一網打盡！」

阿生道：「探長，放心好了，莫說他未必來找我，我也不會被他利用的。」

「那你就誤解了我的意思。」夏維說，「我要你隱瞞本身的身份，佯作一個貪婪的人，引他上鈎！」

林愛莉道：「哦！我明白了！又是想我們帮你，你去領功！」

夏維苦笑道：「小姐，不要把我看得那麼卑鄙好嗎？」

呂偉良對夏維說：「探長，放心吧！如果他們送了上門來，我們會知道應該怎樣做！」

夏維說：「根據我的估計，郝雄獲釋之後，一定不會放過控制各場賽果的機會，因爲本地人太過嗜賭如命！外圍投注的數目亦比場內大出許多倍，這是人盡皆知的事。」

林愛莉道：「既然你也知道，爲什麼警方不採取行動撲滅外圍？」

夏維笑道：「小姐，你以爲在我們這個地方，眞的是警察世界麼？這裏什麼都講法律，而法律是講證據的，沒有足够的證據，又如何可以把他們控諸於法？所以，我們必須有全盤計劃！」

「好吧！探長，我答允你！」阿生說，「即使他們不找上門來，我也有辦法令他們非找我不可！那你大可以放心了。」

夏維探長這才滿意地離去！

他不敢久留。因爲阿生經過電視台的現場訪問之後，他已是人盡皆知的賽車好手；夏維担心引起別人的注意，當然更担心郝雄的人見到。

阿生從未參加過賽車會舉辦的賽事，所以他突然之間在一項萬人觸目的錦標賽中大演身手，鋒芒也就蓋過了冠軍的布家成。

夏維走後，三俠相對無言！

阿生心裏想：還好他沒有獲得冠軍，否則的話，會不會鬧出人命也成問題！

雖然當天的大賽車一樣有人粉身碎骨，但是，這只不過是每年大賽車無法避免的意外事件。如果不是夏維及時拘捕郝雄，阿生萬一眞的得了冠軍，也會蒙在鼓裏。

林愛莉沉吟道：「夏探長可能說得對，如果我們去參加阮大平的慶功宴，這時候可能已有人跟我接頭了。但是我們躲在這裏，一定沒有人知道阿生的行踪。」

阿生笑笑說：「我眞想不到，自己居然成爲新聞人物！賽車英雄，後起之秀！哈哈……如果有人找上門來，嗯，我想，我是名利雙收了吧？」

阿生當然只不過開玩笑，呂偉良教導出來的門徒，又怎麼會把名利看得那麼重要？

侍應生由那邊走了過來，對阿生說：「生哥，你的電話！」

這裏俱樂部是三俠的第二個家，侍應生跟他們就像一家人一樣。

阿生接聽電話，他還以為是總部找他，因為今天他還沒有跟總部連絡過！

不過，任如重是知道阿生行踪的，而且批准他參加大賽車。

其實阿生這個國際特警的工作，平時非常清閒，但如果忙起來，可能一連數日數夜不眠不寢亦不足為奇！有時睡在夢中，一個電話可能把他召去！

但是，現在這個男人不似是他的上司任如重。

那人首先問道：「你可是呂阿生？」

「是的，閣下是誰？」阿生心裏已經感到奇怪。相熟的人，即如夏維等，也只稱他為阿生，很少稱呼他「呂阿生」的。

其實阿生本身姓什名誰，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姓呂只不過是跟呂偉良。

報名大賽車就是用「呂阿生」的。

對方又說：「你是今天市長杯大賽車的亞軍，是不？」

「是的。僥倖而已！」阿生心裏已猜測到對方可能正是他們等待着的人——外國賭博公司的人。

那男子又說：「我們可以見面談談嗎？」

「你是誰？我們似乎不認識。」阿生道。

「我認得你，電視介紹過你。」那男子說道。

「我們有什麼好談？」

「有你佔便宜，決不會令你吃虧的。」

阿生想了想又問：「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的電話號碼？」

「朋友叫我試試，因為你不出席阮大平的慶功宴，他猜測你可能在飛鏢俱樂部！」

「那麼，你來這裏跟我談吧！」

「不！俱樂部人太多了，談這些事不大方便！」

「那就在電話中談，也是一樣的。」

「總是不大好。」

阿生於是問：「在什麼地方？你說吧！」

「在十字大道與東方大道之間，有一間餐室，叫做和平天使的。」那人說，「一小時之後，我們就在那兒見面吧！」

「但是，我如何認得你？」

「我說過了，我到時會認得你的。」

阿生還想說一些什麼，對方已將電話掛斷了。

阿生呆在一旁！

林愛莉便走過來，問他道：「任處長找你麼？」

「不！一個陌生人！」阿生一邊回到座位去，一邊回答林愛莉。

林愛莉又問道：「那會不會是外國公司的人？」

「有可能的。」阿生沉吟道：「他說他在電視見過我一小時後約我在一家餐室見面。」

呂偉良却說道：「這種約會太突然了吧？你有沒有答應他？」

「我正想拒絕，他已經掛了電話。」阿生說。

「這麼看來，可能又是一項陰謀。」林愛莉說：「你準備赴會吧？」

「是的。」阿生說：「他可能就是我們等待的外圍撈家。」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去一定要去，否則永遠找不到答案，但必須小心行事，以免陷入重圍！」

三俠在當地做過不少行俠仗義的事，造福市民，但也同樣開罪了不少三山五嶽的人，因此，他們常常會遇到一些古古怪怪的報復！

不過，他們只抱住：憑良心做事，胆正命平！所以天不怕地不怕！

當晚這一個神秘約會，的確困擾着他們三人，但是他們却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理，決定依時赴會！

呂偉良和林愛莉較早時到達那間餐室，阿生却依時在接過電話之後剛好一小時到達！

阿生還未坐下來，就發覺有一個人跟了入來。

那是一個青年人．而且是阿生他們所熟悉的，就是他們三個人在停車場裏救過他的布家成！

阿生還想不到電約他們來此的，就是布家成，只以為偶然相遇而已！

但是，布家成却向他們招呼，而且還老實不客氣地，在他們的卡位上坐了下來！

「約三位來此的，就是我！」布家成開門見山地說，「我不是故作神秘，只是不想太過張揚而已！」

三俠交換着莫名其妙的眼色！

林愛莉忍不住首先問：「有什麼事嗎？」

布家成左右張望了一番，說道：「我的生命正受到威脅！」

三俠又是一怔！

要不是記起停車場的襲擊，他們甚至會以為面對着的可能是個神經不正常的人，而不是一名賽車好手。

布家成道：「老實說，今天的市長杯應該是你的，但我沒有勇氣作弊，否則，萬一被賽車會發覺，我會遭受處分，那時就名譽掃地。這幾年來，我總算掙到了一些名氣，怎可以白白喪失？」

阿生道：「那天襲擊你的人，就是外圍賭博公司的人麼？」

「是的。事後我才知道。」布家成說，「他們曾要求我作弊，放棄冠軍的榮銜！」

呂偉良是老江湖，自然明白個中黑幕，說道：「你為保清白，所以今天便令到外圍公司賠了大本，是不？」

「正是，因此我非常担心！」布家成說。

林愛莉道：「為什麼你不報警？」

「他們警告過我，如果我報警，便會對付我的家人。」布家成說，「那天在停車場內，得三位仗義相救，我萬分感激……」

林愛莉道：「當日你不是否認被外圍集團的人恐嚇麼？」

「我以為他們不至猖狂到這個地步的。但是，經過今天之後，我才感到我和我的家人萬二分危險；原來我今天獲得冠軍，令到他們外圍集團損失了將近四百萬元。」布家成說：「記得呂先生曾叫我有事不妨找他，所以我才找三位談談！」

阿生心裏已經有些反感，既是彼此已經認識在先，剛才電話中又何必如此神秘？

到底還是呂偉良為人比較忠厚，他說：「你想我們怎樣幫你？」

布家成說：「以後幾天的賽事，我都報名參加，因此我十分為自己的安全而担心！」

阿生道：「你可否先告訴我，那天在酒店樓下咖啡座約你談判的人，是否就是外圍公司的人？」

「是的，不瞞你說，他們是郝雄集團的人。」布家成說。

「據我所知，郝雄今天曾企圖制止你奪市長杯，幸而及時被警方獲悉。」阿生說。

「是的，警方也有找我去問話。」布家成

道。

林愛莉問道：「為什麼你不要求警方保護呢？」

「沒有用的，警方保護我，未必能保護我的家人；警方能保護我一天一個月，却不可能永遠給我保護。所以，我不敢過份依賴警方。」布家成說。

「怪不得歹徒們如此猖狂，原來他們的恫嚇可以令警方的威名也低落！」林愛莉道：「其實，今天只要你指控郝雄，你就可以令他坐牢。」

「但是，他還有手下的。」布家成說，「同時我也有家人！」

「那麼，你找我們也是沒有用。」林愛莉說：「我只有三個人，六隻手。」

布家成苦笑道：「我相信你們比警方更有辦法，所以我寧願找你們商量一下！」

呂偉良道：「你可以坦白告訴我嗎？你有沒有收過外國公司的錢？」

「沒有！雖然他們答允給回若干利益給我，但我却沒有收過一分一毫！」布家成道。

呂偉良道：「據我所知，只要你沒有收過他們的錢，同時警方又請過郝雄問話，相信暫時他們不可能有什麼行動的！」

「但是，郝雄的手下們，什麼事都敢做，內子又正在懷孕！」布家成說道：「我担心她比我自己更甚。三位可否替我想出一個完善的辦法？」

「最完善的辦法應該是報警，但是，你如果不喜歡這樣做，就只好請私家偵探……」

呂偉良還未說完，布家成就說：「對了，這倒是個好辦法！」

林愛莉道：「但是，私家偵探亦未必敢保證府上各位絕對安全的。」

「那當然，但總好過依賴警方。」布家成道：「你們可否介紹一下？」

「可以的，光顧剛強偵探社吧！」阿生笑道，「他們收費公道，服務周到！」

林愛莉道：「如果我是你，我會一邊跟外圍集團的人接觸，一邊與警方緊密連絡，把他們一網成擒！」

布家成苦笑一下：「我也想過了，沒有用的，郝雄為人狡猾，警方沒有足够證據可以將他入罪。」

「你似乎很矛盾，既害怕他，又不想警方拘捕他！」林愛莉道：「其實只要你合作，他不可能逃出法網的。」

「老實說，我也畧懂本市的法律，照目前的情形看，郝雄不可能有罪。」布家成說道，「我不想警方一再上演捉放曹，那只有增加我們之間的仇恨，那是對我和我的家人們，更加危險的！」

「你的心理可能代表了不少市民的怕事心理！」呂偉良說：「這也難怪你的，因為本市的惡勢力太過兇殘惡毒！」

「是的，三位是明白人，希望能了解我的心情。」布家成說：「明天，我又將參加一場賽事，我有十拿九穩的把握！」

「你是指那一場國際公開賽麼？」阿生知道明天的全部賽程。

「是的。」布家成說。

阿生難免覺得布家成這個人有些自大狂！如果他誇口說其他賽事有把握，還不致令人反感。

但國際賽車正是高手雲集，他有什麼把握取勝？

阿生道：「郝雄是不是又要你輸掉明天賽事？」

「不！」布家成說：「他沒有再跟我接觸了，這才叫我担心。」

「你怕他認定你無可救藥麼？」阿生問。

「是的，只要他認為我不可能接受他們控制，我就危險！」布家成說。

「照我估計，他們不與你接觸，極有可能是警方也派人在暗中監視一切。」阿生說。

林愛莉問道：「難道你還想郝雄與你接觸麼？」

「不！我無意跟他同流合汚！」布家成說：「否則，今天的事就不可能發生。我只是覺得，他的手下不來找我，有可能對我宣告失望，明天我在賽事進行中說不定就會有危險！」

呂偉良說：「你一方面自己去請私家偵探，我們明天在賽車場會你！」

呂偉良於是把一張印上剛強偵探社地址和電話的咭片交給他，叫他只要打電話去找江強談談，自然有人會為他安排妥當。

至此，布家成才滿意地走了！

三俠看見他有如驚弓之鳥，樣子實在可憐又可笑！想不到堂堂一位賽車名將，會弄到這般田地，這個地方的惡勢力也可以想見一斑！

阿生苦笑搖頭說道：「這要拜法律所賜，而不是警方未盡全力；法律對壞人，太過寬容了！」

林愛莉却說：「不！我就以為我們的市長簡直太過仁慈，你不見法官先後判決死刑的殺人犯，最近無不獲赦麼？」

呂偉良道：「那是與祖家廢除死刑有關，難怪惡人們惡得這麼交關了。開口有道，大不了就是死，既然不用死，還有什麼可怕呢？於是盜賊橫行，動輒便大開殺戒，社會秩序又焉能不亂？說句老實話我們的市長不是材料！」

林愛莉又問道：「明天，我們應該要怎樣做？」

「他太自大，我以為他未必奪得冠軍。」呂偉良說：「國際大賽，世界各地好手雲集，不會像奪取市長杯那麼容易的。」

「你的意思是說：郝雄的人暫時還不會有所行動？」林愛莉道。

呂偉良說：「是的，我以為他太過緊張了，聽夏維的口氣，他顯然派人監視郝雄等人，如果他們在這時候有所行動，也太愚蠢了！」

林愛莉道：「但是，我以為他一定有多少預感，然後才來找我們！」

「除非他花用了人家的金錢，否則郝雄不會下令勁手對付他！」呂偉良說，「黑道中人最忌背信，我担心他收了人家外圍公司的錢，但又不聽指揮，這就糟了！」

「剛才他也說沒有！」林愛莉說，「想不到賽車場會有這麼多的黑幕！」

阿生說：「照我估計，布家成的經濟環境一定不錯。他得過許多冠軍，單是那些獎金就相當可觀！」

「獎金只是表面上的收益而已！」呂偉良說：「每個賽車手主要還是有個後台老板為他下注；他逢出必拚，可能就是下了重注，所以不得不去搏命！」

林愛莉道：「我們明天不妨早一些進入賽車場去觀察一下！」

阿生道：「我還以為郝雄的人找我來了，想不到是他！」

呂偉良說：「外國集團的人不可能這麼快來找你的，除非你的名氣和技術有更進一步的成就！」

林愛莉也說：「是的，探長只是神經過敏！照計目前情形，外圍集團不會跑來找你！」

三俠離開餐室之前，又打了一個電話給江強，叫他留心一宗即將送上門的生意；這件事關係人命，必須小心處理。

×　×

春季大賽車的秩序已進入第二天！

三俠進入場內之後，到處找尋布家成的下落，但是，他似乎還未抵達。

場內人頭湧湧，人們對於這種賭博性的運動越來越狂熱了！

各國賽車好手雲集場地上，對他們的車子作最後的檢查！

阿生說道：「爲什麼不見布家成？」

林愛莉道：「我想他可能中途退出了。」

呂偉良卻說：「不會吧！這是國際性的榮譽，每名好手都希望獲得！」

三俠正在胡思亂想之際，有人在那邊跟他們招呼！

那是剛强偵探社一名探員，呂林二人是偵探社的受薪董事，自然認得他們。

探員說，他正與另一名同事，來此執行任務！

追問之下才知道他們是奉了江强之命，來此保護賽車名將布家成的。

據說，另一名探員正與布家成進入更衣室，他則留守在門外。

稍後時間他們又發現另外一些人在附近虎視眈眈。

三俠對這些似曾相識的人都很了解，他們是夏維派來的警探！

夏維也說過要把外圍集團一網打盡，看來他們對布家成的安全問題也非常之留意！

不一會兒，布家成由更衣室出來，見到三俠時，他的神色顯得不安。

他說：「昨天晚上，我又接到警告，我眞担心他們會對我不利！」

呂偉良說：「他們要你怎麼樣？」

「只指責我不該令他們損失這麼多的金錢！」布家成道。

「然則，今天的賽事呢？」呂偉良問：「他們要你怎麼樣！」

「沒有提及！」布家成嘆了一口氣！「早知如此，我不該贏市長杯！」

呂偉良道：「你沒有做錯，只是他們未免太猖狂了。尊夫人呢？」

「在家裏！」布家成說：「我非常担心，因爲她有身孕，萬一出事，便是一屍二命！」

「不要太悲觀！」呂偉良說，「事情可能很快就成爲過去！」

阿生說：「你駕那一輛車子？」

「六三三型箭牌跑車。」布家成說。

「就是昨天那一輛？」阿生問。

「是的，它已先後帶給我若干項錦標。」布家成道：「我今天希望它能壓倒來自世界各地的好手們！」

「可以帶我去看看嗎？」阿生說。

布家成道：「可以是可以的，只怕大會的人員加以阻難。」

「只要你同意，我自然有辦法！」阿生說道。

布家成呆了一陣，問道：「三位可是担心他們在我的車子裏埋下了炸彈？」

阿生道：「很難說，總之他們要暗算你，一定不惜想盡辦法！」

林愛莉也說：「是的，他們有心害你，辦法多得很。但爲安全計，先看看你駕駛的車子，倒是最直接了當的辦法。」

於是布家成帶着三俠到加油站附近去。

賽事還未開始，各國好手正雲集在跑道旁邊，有些親自動手檢查他們的車輛！有些在閒談，有些在接受訪問。

三俠正要進入一個閘口，那是到跑道上去的通道之一。立刻就被人阻止！

那人說：「對不起！除了布先生之外，你們不能進去！」

布家成解釋道：「他們是爲我的車子檢查機件的！」

那個穿上制服的保安人員說：「對不起，上面吩咐下來，沒有大會發出的證件，任何人不准入內！」

阿生說道：「包括國際特警以及本市警方人員在內嗎？」

「是的。」保安員說。

阿生只好聳聳肩說：「你只有借助場內機械員的幫助了！」

阿生的意思是叫布家成去找場內由大會聘來的機械員爲他檢驗他的車子。

布家成只好獨自進去！

這時有人在呂偉良身旁說道：「呂先生，你放心好了，他的車子機件絕對正常。」

呂偉良吃驚地回過頭來，原來是一名他所熟悉的探目。

探目是奉夏維之命而來，率領數名探員負起保護布家成之責！

阿生和林愛莉二人，也認得夏維這位下屬。阿生不禁問道：「你們派人檢查過他的跑車了？」

探目點點頭：「是的，一切正常，目前正由專人在旁監視！」

「如此大陣仗，怪不得保安員不准我們入內。」林愛莉說。

探目道：「賽會已接到我們的通知，要加緊防範有人存心破壞！這是國際性賽事，萬一鬧出亂子，人家會說我們本市警方不濟事！」

阿生恍然地點點頭：「這也是的，警方的名譽要緊，但爲什麼不見夏探長？」

探目道：「他會來的，但時候還早！」

呂偉良不禁問道：「郝雄的人有沒有出現過？」

探目道：「有的，而且郝雄本人也有來看賽車，不過他無法動彈的，因爲我們一直派人監視着他！」

呂偉良笑道：「那有什麼用？如果他要靠害布家成，根本就無須他去動手！」

探目說：「他的人我們都可以認得出，每一個都在監視之列。」

這時候有人招手把探目召去！

三俠站在場邊，仰首觀望電算機，那些跳動着的數目字顯示出：投注在布家成身上的注碼並不大，目前他的賠率是一賠十。有數名國際知名的賽車好手反而有許多人看好他們！

呂偉良笑道：「我說布家成太過自大，倒沒有說錯，電算機上的數字已顯示出，沒有太多人看好他；如果萬一他勝出，外圍公司損失也不會太大。」

林愛莉卻說：「但你不要忘記，昨天外圍公司損失不少，他們如果要對付布家成，只是因爲舊恨，而非針對今天的賽事！」

阿生也說：「是的，損失數百萬元可不是小事，而且搗亂了外圍公司的整個計劃，還要牽連首腦人物的郝雄被警方請去問話，這件事就變得絕不簡單了。」

呂偉良道：「儘管外圍公司如何憎恨他，也不會選擇這個時候動手！」

林愛莉也同意了，她說：「是的，一則警方監視如此嚴密，二則這場賽事也太過令人觸目。照計他們不該選擇這個時候動手！」

距離正式開賽的時間越來越接近了。

場內人們紛紛忙於投注！

如果心理學家說賭博是人類的天性，那麼，這裏的人可以列爲代表。

因爲這裏的人可以說無所不賭，甚至二頭野狗在街頭打架也有人下注去賭那一頭可勝。至於地下賭檔之多，更是世界之冠！

每年賽車場內的投注固然可觀，場外的外圍公司更加收穫大！

警探注意着每一個可疑人物，因此今天場內的外圍馬都不敢收受注碼。

正式開賽了！

馬達的怒吼聲此起彼伏，跑道上有將近五十輛各式各樣的跑車同時開動！

這是國際性賽事，來自世界各地的賽車好手都是專程而來的。他們差不多抱着同一希望，都希望獲得錦標和那鉅額的獎金。

由於參加車輛多達四十八輛，所以跑道上顯得有點擠迫！

電視評述員都說這是賽車圈子裏的最高榮譽。不少市民抱住同一心理，都希望當地的賽車好手能擊敗其他的！

但是，這種大場面的賽車，除了車子機件要好之外，賽員還要頭腦靈活，身手敏捷，正是缺一不可；尤其是在千軍萬馬之中，整條跑道上都擠滿了車，如何闖出重圍？這就要講技術和胆色了。

呂偉良等三俠都希望知道布家成的情況如何，但是由於車多，電視鏡頭往往也弄得眼花繚亂；評述員只能憑手上的資料，介紹來自世界各地的好手。

世界知名的名廠跑車都可以在這裏見到，只有不合規格的才不准參加。

阿生沒有參加這一場賽事，今天他參加的，只是一場機動脚踏車比賽，也就是所謂電單車。

這是更爲緊張刺激的比賽，汽車萬一撞毀，人未必有危險，但電單車萬一出了事，那就麻煩了，人可能重傷或者死亡！

呂偉良從不鼓勵阿生參加這類危險比賽，只是他喜歡也沒有辦法！

回頭再說跑道上各車奔逐，爭持得十分的劇烈，賽員們要不是駕駛技術高超，車子早已撞作一團了。即使每個人都極力避免有意外發生，但是，撞車事件還是經常發生！

車子開得那麼快，要絕對安全那是不可能的事！

這本來就明知是十分危險的比賽，但世界各地的賽車手們還是那麼醉心；甚至有人千辛萬苦的，把心愛的跑車由海空各地運來。這是爲了什麼？這是只不過，爲了滿足心理上的要求而已！

冠亞季軍只有三名，每次總難免有許多人失望的，落敗是另一回事，不少人更把性命在這裏斷送，車毀人亡，每年都有這一類的悲劇發生！

電視機上的鏡頭跟踪最前一輛跑車，那是由世界名將所駕駛的，他是美國人理查！

但是，一輛開得極快的箭牌跑車跟得他很貼，就在一個彎角處迅速爬了頭！

電視旁述員用非常興奮的語調對觀衆說：「眞是了不起的好身手，各位剛才看見的就是本市最偉大的賽車手布家成，他竟然在彎角處爬頭越前，這的確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事實上也只有在拐彎處才有最好的越前機會。因爲每一輛跑車在畢直的跑道上都開得那麼快，就只有在彎角上慢了一下……」

鏡頭又轉到另一個分段，只見布家成的跑車，快如雷電，好幾輛名廠跑車在後面緊追不捨！

阿生呆在一座電視機前，不禁也讚嘆道：「他眞爭氣！」

呂偉良道：「這是最高榮耀，相信不少市民也希望這項錦標落在本市賽員的手上！」

鏡頭又跳動了一下，最前的一輛跑車仍然是布家成那一輛白色的箭牌六三三型！

不少市民看得很興奮，情不自禁地歡呼鼓掌！

跑車轉至看台前面的跑道，觀衆更加掌聲雷動，喝彩之聲不絕於耳！

一百八十餘哩時速的速度，跑車在眼前就彷彿一支箭一樣，一掠而過！要看得比較清楚，還是看看電視的轉播吧！

電視轉播是分段的，每隔一段便有一組人員駐紮在跑道旁邊的高塔上，鏡頭利用特殊技巧的幫助，居高臨下總可以跟踪一段頗長的路程！

車子逐漸分散，優勝劣敗，不少無名小卒已經落後甚遠！

布家成的跑車仍然領先，但並非把距離拉得太遠，後面趕來向他挑戰的，都是國際知名的賽車好手，其中包括了美國的理查在內！

看看這班賽車好手在高速之下爭先恐後，你追我逐，眞的險象環生，簡直是在向死神挑戰！莫說本身一不小心會造成意外，就是別人的干擾，亦足以造成死亡！

突然間有一輛跑車在彎角附近衝破了欄杆，滑出跑道以外！

尾隨其他的車輛明知有意外發生，但卻沒有人去理會它！甚至瞧也不多瞧一眼，這是彎角地方，如果他們分了心，自己也可能出事！

於是車子一輛又一輛的一掠而過，有人甚至還會在內心裏想：對手又少了一個！跑道上的競逐，彷彿就是人類社會的縮影。

那輛撞斷路邊欄杆，衝出跑道去的，是一輛白色跑車！

電視鏡頭無法跟踪，因爲那車子滑出跑道之後，翻滾進矮林中去了。

彎角外面是一處較低的山坡，矮林密佈，電視台特別架設的轉播分站，距離那兒頗遠，即使用鏡頭的幫助，也無法看見那車子踪影。

每一輛目睹其事的車子，上面駕駛員都可能知道失事車子的編號。

布家成利用拐彎處爬頭，超越美國賽車名將理查。

但是他們在未進入加油站之前，決不可能為此而停下來報告一切的。

人類生命的價值，在此時此地似乎被貶低了！

搶救隊伍立即出動，趕到現場去！

不知是由於速度太高，還是矮林密佈的關係，搶救人員一時之間竟然無法找到失事車輛的下落！

直至到在上空盤桓的直升機，用無綫電通話機指示地面的搜索人員，他們才看見那邊遠處有一股火光冲天，濃烟密佈！

由於那一帶叢林密佈，直升機無法降落，只能透過無綫電通話機指示地面搶救隊伍進行搶救工作！

但是，由於那兒荊棘遍佈，山路崎嶇，搶救人員前進時屢受阻碍，因此當他們到達那兒的時候，那輛名貴跑車已燒成焦炭。

搶救人員再看清楚，一名駕駛員也燒得面目難辨。

一切都似乎太遲了。

跑車是名貴的箭牌六三三型。白色的車身，已燒得一片模糊！

搶救人員透過無綫電通話機，把車號報告上空的直升機！

其實看台上的賽會人員已經迅速查出失事的跑車的編號，因為經過一段時間還未見布家成的跑車經過終點，所以他們差不多可以肯定，出事車輛正是布氏所駕駛的！

現在經過搶救人員證實之後，賽會立即透過播音器，宣佈了這項不幸的消息！

三俠聽了也為之呆了一陣！

他們匆匆的離開看台，繞道趕往失事現場去！

那一帶已被警方人員封鎖，但是阿生是國際特警，呂林二人也認識警探們，因此他們仍然可以進入現場裏觀察！

大批警探開入現場，較後時間夏維探長也來了。

林愛莉一見了他就埋怨說：「你不該把罪魁禍首放走！」

夏維道：「聽你這麼說，似乎肯定了這件事是由郝雄策劃的！」

「難道你敢肯定不是他做的麼？」林愛莉說。

「根據我的助手初步報告，車子是自動撞斷欄干，衝出跑道的。」夏維說：「看情形可能是車子失去了控制。」

「為什麼會突然失去了控制？」林愛莉反問道，「是有人干擾他嗎？還是被其他車子迫出跑道以外？如果我是你，凡是參加今次比賽的車輛，都要接受警方的調查！」

阿生也說道：「警方不是已經檢驗過這跑車的機件麼？」

探長一名助手在旁說：「是的，我們看過車內的機件，一切正常。」

呂偉良說：「什麼人負責檢查的？」

助手道：「警方的驗車技師。」

「經驗當然老到吧？」阿生帶着疑問的心情問那助手。

助手點點頭說：「是的，他負責政府交通組的驗車部門！」

林愛莉却「哼」一聲說：「我以為你們不該太過相信那些技師。反貪污部最近不是追查幾名驗車技師和考牌官的財產來源麼？」

夏維苦笑道：「小姐，你別一竹竿打盡一船人好麼？政府部門只有少數害羣之馬。」

「無論如何，我以為你必須小心檢查失事汽車的殘骸。」林愛莉道：「其實這件事謀殺成份極大，而且還是在衆目睽睽之下進行。」

助手說：「我們不但要澈底再檢驗失事汽車的殘骸，還要封鎖附近一帶現場，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你放心好了。」

夏維也說：「是的，別說布家成正受我們警方保護，就是一般性的汽車失事，我們也會小心處理的，但是，聽你們剛才這麼諸多懷疑，難道你們三位也看出了一些破綻麼？」

阿生道：「我們倒沒有，但你可以問問你派來的探員們。」

助手代探長說：「我們一直在監視郝雄和他的手下們。」

林愛莉道：「他們要動手脚，一定會假手於外人，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阿生道：「其實要令布家成的跑車失去控制衝出跑道，有許多方法。」

「射爆車胎就是其中辦法之一。」呂偉良說。

夏維道：「如果有人用滅聲槍在跑道一旁窺伺，擊破跑車其中一個輪胎的話，一經檢驗便可以查出，而彈頭也一定留在輪胎之內。」

各人便一邊走一邊說，已非常接近汽車殘骸！

布家成人車俱毀，燒得一片焦黑，人固然燒至面目難辨，車也撞得變了形。陣陣熱氣還在四下裏散發着，汽油味撲鼻而來！

呂偉良說：「這種情形，彈頭就未必會留在殘骸之內！」

車子燒得像焦炭，四條膠輪胎也燒掉了。子彈頭一般是鉛製的。

那麼，一經燃燒，鉛便會被熱力熔化。所以呂偉良的說話亦無須多作解釋，大家也都十分明白。

阿生同意他師父的見解。

阿生又說道：「還有另一個可能性，就是另一輛不為人注意的跑車，可能是郝雄派來的殺手駕駛的。他的車子之內裝有特殊機關，例如一經按鈕，便會發射子彈之類。而這些子彈不一定要傷及跑車，而是傷及布氏本人。」

林愛莉道：「對了，只要布氏本人受傷，跑車自然就會失去控制。」

夏維笑了笑，說道：「你們一定是看西方的特務影片看得太多了。任何一部跑車如果裝有特殊機關，賽會的驗車人員都可能發覺。」

「可能而已，未必一定可以發覺的，探長。」阿生說：「例如特殊裝備安裝在車底，賽會的驗車技師只留意引擎和汽缸的容量，那就很易疏忽了其他方面的事情！」

「好了好了，一切可能性我們都有辦法查出的。例如子彈射中布氏，將來剖屍時自會找到彈頭。」夏維說。

林愛莉看見夏維有點不耐煩，便帶着譏諷的口吻說道：「對了，警方人才濟濟，我們何必担心，即如今天，探長就派出許多人來保護一個明知可能被人謀殺的人嘛！」

夏維有些啼笑皆非，只是他沒有去反駁林愛莉。

他明知林愛莉有時很孩子氣，她沒有呂偉良那麼懂世故。

在另一方面，夏維也自覺疏忽，他不該只顧派人監視看台那邊，早該派人到這荒山野嶺來，因為這兒與看台遙遙相對，視綫也無法觸及。

因此之故，兇手如果要殺害布氏的話，極有可能埋伏在這裏路旁！

雖然沿途有許多電視轉播分站，作分段式的轉播即場的比賽過程。但是，這兒一帶矮林密佈，電視鏡頭也不可能顧及跑道以外的情形。如此一來，兇手就算躲在跑道欄杆以外的矮林中，伺機下手，也絕對不是一件奇事！

於是夏維探長一邊叫人封鎖現場，一邊作地毯式的搜索！

× × ×

布太太在家中一再抑制自己，她明知賽車是非常危險的刺激玩意，所以她曾三番四次將電視機關掉，不看電視的即場轉播賽車節目。

但是，隣居的人却把電視機的聲浪扭得很大。她躺在床上，聲音由窗外傳入，可以聽得非常清楚。

突然有人說：「這處跑道上有一輛車子失事，只是還未知道車號……」

布太太心裏一直忐忑不安，她好像有某種預感。於是終於又忍不住把電視機扭開！

她一直在默默地祈禱，希望失事跑車不是她丈夫所駕駛的！

但是，不幸的消息終於傳來了！

四十多輛各式各樣的跑車，為什麼偏偏要是布家成那一輛？

她不敢相信！當她相信的時候，眼前一黑，人便暈倒過去！

直至女工人用藥油將她救醒，她才像從夢中驚醒一樣。

客廳中的電話响個不絕，女工人忙於接聽，都是親友們查問眞相的。

其實布太太自己也不知道，她甚至希望電視台的旁述員報導錯誤。

但是，旁述員却一再證實，失事跑車是布家成所駕駛的。

旁述員甚至強調，這消息已初步獲得警方人員的證實。

布太太瘋狂地撲出門外，要趕到現場去，幸好及時被女工人連同隣居們加以制止！

隣居們只能安慰她，女工人立即通知她的親人們前來照料。

事情似乎來得太突然了！

但是布太太却喃喃自言自語地說：「我早料到有這麼一天，想不到噩夢來得這麼早！」

布氏夫婦的親友們紛紛趕來，一些記者也聞風而至！

在警方沒有進一步宣佈之前，沒有懷疑這可能是一項陰謀，他們只以為是意外！

將軍難免沙場死，獵狗終須山上喪！

一位如此出色的賽車好手，尤其是這麼觸目的國際性大賽車中節節領先之際，突然失事死亡，不少市民也為之嘆息不已！

由於布家成不但是當地有名的偉大賽車好手，同時也由於歷屆的輝煌戰績，外國也有不少報紙報導他的成就！

因此，這一項的失事，令到舉世也為之震驚！布氏雖然暫時還沒有機會奪得國外賽事的大錦標，但本地的重要錦標幾乎為他一人獨佔！因此他的名氣極大。

當日事發後，外電已紛紛把此事拍到外國去，作為一件重要的國際新聞報導。

事情如何發生，警方正在調查。但是當地的賽車圈子裏，却傳說紛紜！

當地的報紙，也就是根據這些傳說，大加渲染。其中難免就會提及布家成可能被人謀殺，……等等忖測。

這是惡人的世界！——有些報紙不平地以大字標題刋登。

他們又讚揚布氏不屈不撓的精神，是一位前所未有的賽車高手。說他技術高超，說他如何偉大，總之一切好話都搬到他的身上來了！

在另一方面，郝雄又一次被警探帶到警局裏去問話！

這一次，郝雄似乎老早有了準備。他什麼話都沒有說，律師却在數分鐘之內趕到警局裏來，把他保釋出去了！

事實上當日事發時，他雖然也在賽車場上內，但却一直有探員從旁監視。

郝雄似乎也知道夏維派人監視他，所以他比任何時期更冷靜！

夏維的下屬們，也懂得旁敲側擊地，從郝雄的手下那裏查問，希望找到多少蛛絲馬跡。但是，到頭來他們還是失望了。

警方封鎖失事現場調查，結果也只是徒勞無功！

至於阿生的假設——可能有人在某一輛跑車中，裝置了秘密武器——結果夏維也在賽事完結後，派人查驗過所有的車輛！

但是，一切都十分正常。所有參加出賽的四十多輛跑車，根本就沒有可疑之處！

布家成那具燒得像焦炭的屍體，以及跑車的殘骸，都被警方小心運回總部化驗，甚至現場上仍有武裝警員作一日二十四小時的留守，以防有人偷入現場範圍去毀滅證據！

夏維探長把這件事暫時作為謀殺案處理，也並非完全由於三俠的慫慂，而是事前所發生的一切過程顯出這件事絕不尋常。

原來事發前，夏維曾接獲一個告密電話，那是春季大賽車首天舉行之前的事！

有人用電話向夏探長告密，說郝雄企圖控制大賽車的賽果，不讓大熱門布家成順利勝出！因此當日夏探長才親自帶人到賽車場去，把郝雄和他的手下們帶走！

想不到到頭來布家成還是大限難逃！

如果一如三俠所料，這是外圍集團的陰謀，那麼，警方就會面目無光！尤其是身為總部探長的夏維，更加忐忑不安！

夏維也覺得呂偉良他們的忖測並非全無根據的，事實上三俠也正在偵查此事眞相；那並非因為他們要助夏維一臂之力，而是布家成生前對剛強偵探社的委託！

那天布家成因為得到呂偉良的介紹，立刻與江強取得連絡。

江強一邊派人保護布家成，另一方面也派人去保護他的家人。

但是，想不到不幸的事情却發生在跑車之上，這是他們無能為力的。

事實上江強也跟賽會方面連絡過，知道警方技師也有參加驗車工作，照計布家成的跑車是不會突然出毛病的。

「假定布氏的箭牌跑車機件健全吧！」林愛莉對在座各人說，「那麼，為什麼車子會突然滑出跑道？」

當時在座的人，除了三俠之外，還有江強呢！

另一位却是夏維探長最信任的得力助手辛尼。

辛尼是奉夏維之命，跑到這兒江強的辦事處來，跟三俠取得聯絡的。

夏維認為這是當地惡勢力對他個人的挑戰；他發誓要找出眞正的答案！決不會讓眞兇逍遙法外！所以他除了分配人手到各有關方面去調查之外，還派辛尼到這兒來！

夏維事前還不知道布氏生前委託過江強，但他却曉得三俠對這一類案件極感興趣，所以才叫辛尼到這裏來跟他們連絡。

辛尼聽了林愛莉的說話之後，說道：「是的，照計布家成的駕駛技術一流，假如機件正常，又怎麼會自行把車子衝出跑道？」

「我記得當我旅居加拿大時，曾協助當地的警方破過一宗類似的案件。」林愛莉回憶着說，「當地惡勢力也是企圖控制賽果，利用機械跑道控制其中一段，讓賽車在彎角上，失去控制……」

阿生不等她說完，就插咀問道：「什麼『機械跑道』，什麼『彎角』？請你說得清楚一些好嗎？愛莉姐。」

林愛莉也知道阿生對於一切關於機械的事情最感興趣！

事實上在座的人，對這件事也同樣的聽得十分出神！

林愛莉於是解釋道：「當時賽車手駕濆跑車經過拐彎角時，往往不由自主地衝出跑道以外，以致失事撞毀！我覺得有些古怪，於是在附近一帶展開偵查！結果發覺其中一段跑道是可以移動的，而且是電動控制！」

阿生道：「是不是整段跑道突然移動？」

「是的，跑道如何可以移動？你再想深一層就明白。」

「除非整段跑道是一塊巨大鋼板，用電動控制，當車子經過上面時，一經按鈕，車子頓失重心，便不由自主地滑了出去跑道以外！」

林愛莉對阿生道：「你倒聰明，實情正是如此。當時我發覺跑道下面有這種設備，表面卻僞裝得天衣無縫！要不是大胆假設，細心偵查，根本不可能揭破此秘密！」

辛尼也聽得明白，他頓足道：「這想法可能確有其事，他們大概也用同一手法，控制跑道。」

阿生道：「但是，根據其他駕車與布氏併肩前進的賽車手說，他們眼看前面就要拐彎，布氏卻把車子往前衝！結果他就轉彎駛去，布家成自己撞斷欄杆，衝出路面！」

辛尼道：「是的，根據我們查問其他賽車手的口供，正是如此！」

林愛莉說：「我當然不敢說他們一定用同樣一種方法靠害布家成，只是說有過這種情形而已。」

呂偉良道：「愛莉說得對，可能他們用的方法更爲新奇！」

江强卻問辛尼：「賽車還有多少天？」

辛尼苦笑搖頭：「我也不大清楚，阿生可能比我了解。」

阿生道：「我也只是頭一年報名參加。但據我所知接連而來的四個周末都有賽車秩序，其中還是包括一個禮拜天的全日賽程在內。」

江强又對辛尼說：「有辦法令他們停止賽事麼？」

辛尼道：「據我所知，警方無此權力！」

呂偉良說：「其實一連串的車毀人亡，賽會早該停止一切活動才對！」

林愛莉說：「賽車手在他們眼中只是賺錢的賭具而已，主理其事的紳商名流爲了政府的稅收，他們又怎麼會爲此而停止一切活動？」

阿生道：「其他賽車手可以不理，像布家成這麼偉大的高手，照我說，賽會應該爲他下半旗才對。起碼布氏生前就爲賽車場賺了不少錢，許多車迷爲了看他而入場的。」

江强道：「即使他們不肯停止賽事，相信警方也有足够時間翻開跑道看看！」

辛尼道：「你想叫我們警方翻開整條賽車跑道查看？」

江强道：「不，不是整條，只是一段——靠近失事現場的一段！」

林愛莉也說：「是的，如果有機關，必然設在失事現場附近！」

呂偉良道：「我想這必會遭到賽車會的委員們大力反對！」

辛尼道：「是的，委員們全是有銜頭的大人先生們，只怕連我們的夏探長，也不敢觸怒他們！」

阿生卻不以爲然地說：「只要認爲有此必要，我以爲總有辦法的。」

江强道：「照計他們沒有理由反對的。一個星期有七天，他們在以後幾天的大賽車秩序裏，只在周末或周日才舉行賽車，那麼，我們大可以利用其他幾天進行翻開路面的工作！」

辛尼道：「他們這班大人先生們，都視賽車爲高尚娛樂，萬一來不及把路面弄好，我怕探長也可能丟了職位！」

呂偉良道：「照我說如果要證實愛莉所講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也不一定要翻開跑道！」

江强道：「不翻開跑道又怎麼知道下面是否藏有機關？」

「假如某一段跑道下面的確隱蔽着一些機關的話，是否須要電力供應？」呂偉良道。

林愛莉立刻答：「是的，那麼大的機械，沒有電力控制是不行的。」

「那麼，我們可以在跑道一旁偵察！」呂偉良說：「電力供應自然須要電綫，大概不會是無綫電所能控制的。」

「對了！」阿生也說：「如果那兒地下埋了機關，跑道一旁總可以看出破綻！只要找到了破綻，警方就可以名正言順地下令停止一切賽事，進行翻開路面的工程！」

「但是，萬一電綫埋得很深……」江强担心地說。

呂偉良道：「只要情形一如愛莉所講，我以爲必有破綻可以讓我們找到的。」

「嗯，對了！」林愛莉道：「機械雖然埋在地下，但總要加上滑機油之類的東西，多多少少的痕跡總會有的。」

「那麼我們先到現場去看看再說。」江强看看腕錶，是下午四點了。

特殊設備　控制賽車

賽車場原是貴族們娛樂的地方，現在卻是政府抽稅獲益最多的地方。

表面上看來，這是不牟利的，除了抽回若干佣金作爲賽會經費之外，便是政府的稅收。其他收益則撥作慈善之用云。

正因爲說得堂而皇之，所以賭徒們也就有了藉口，儘管大輸特輸，他們就當做善事。

其實，這種地方除了供給富人們娛樂之外，便是騙子們的溫床。即如郝雄之類，他們每年在這裏不知賺上多少錢。

此外還有賽車圈子裏的人，包括車行和賽車手等等，他們往往爲了操縱某一場賽果，而做出不少傷天害理的事。

總而言之，爲了金錢，人們往往便埋沒了本來的人性和良知，而不知覺地做出卑鄙無知的行爲來，這正是人性的弱點！

就像布家成，雖然直至目前爲止，警方還無法證實他是被人謀害的，但事前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已足以令人懷疑！

警方把他那具燒焦了的屍體剖驗，但是由於屍體已燒得有如焦炭，裏面內臟也燒熟了，所以根本也驗不出什麼。

至於那一輛名貴的箭牌跑車，也燒得面目全非。儘管專家和偵探們小心翼翼地，在車內車外找尋可疑綫索，始終也得不到什麼結果。

即使如此，警方還是繼續偵查，一點也沒有放鬆過，因爲事實疑點太多，現在就只差證據而已！

所以警方人員一邊繼續封鎖現場，一邊繼續派人在失事地點徹底搜查，另一方面，警方綫人亦已紛紛出動，希望有辦法知道這是誰做的。

當然，最可疑的就是郝雄，但當日他一直被探員監視。

除非有辦法證明布家成的跑車受到破壞，以及找到下手的人，由那人指證郝雄是幕後策劃者，否則，在法律觀點上，不可能將他控諸於法。

跑車殘骸雖則燒得糊塗，但是引擎還算完整，因此專家們希望由這裏找出答案。

在理論上，這是專家們絕對可以做到的事，只要跑車失事前確受到破壞！專家們一定也

可以查出。就像飛機失事一樣，儘管飛機凌空撞下，撞到粉身碎骨，專家亦一樣可以在殘骸中找答案。

但是，假定跑車事前受到某方面的破壞，那麼，爲什麼早不出事？而要遲到跑了若干圈之後才出毛病？又爲什麼在沒有觀衆的跑道上出事？

賽車場整條跑道長達五哩，看台位於南部，座南向北！

整條跑道是橢圓形，就像一條橡根圈放在桌面上一樣！

南北二面的跑道每長一英哩半，而東西二面的跑道則各長一英哩，中央部份便彷彿一張圓角的長方桌。

中央部份植了不少樹木，也有山丘，那是足以令到南面看台觀衆無法看見北面跑道那邊的情形的。

北面跑道以外是荒山野嶺，沒有任何屋宇，公路距離那兒也很遠！

賽車場位於近郊，但只有數分鐘車程便可以到達這裏。

唯一的出路是政府專爲賽車場而策劃與建的，附近還闢有若干個練車場。

觀衆看台可容十萬人以上，一切設備十分齊全。令人不禁會想到政府對市民的娛樂照顧得可謂無微不至。

由於警方調查工作尚未完成，賽車場整條跑道附近一帶均有警員看守。

當辛尼與三俠等人到達該處時，當天的賽事已經結束，因此顯得一片沉寂。

阿生本來也有報名當日的賽事，但爲了協助警方和呂偉良等調查此案，結果，卻自動棄權了！

辛尼等人到達時，留守現場的警探立刻與他們招呼。警探也知道各人來意，所以不等他們開口就說：「如果你們想從這兒找綫索，相信一定十分失望！」

辛尼是探長助手，也是現場留守警探的上司，所以他受到各人的尊重是理所當然的事。

辛尼向那探目問道：「是否有人企圖進入現場？」

「有的，只是記者們，但給我們打發走掉了。」探目說道。

辛尼又問道：「跑道旁邊，有沒有小心查看過？」

「這兒一帶幾乎連每一根草我們也都看過了。」那探目說。

呂偉良插咀道：「我們想看看最接近跑道的地方，有鋤頭等工具麼？」

探目道：「我們手上沒有，但如果需要，可以通知工務部的工人前來協助。」

辛尼因爲覺得林愛莉的假設有些道理，於是叫探目設法找來一些工人，以便將一些地方發掘，作深入調查。

林愛莉的想法是：在外國發生過的奇案，往往被人在本地搬演！

其實人類總有一個腦袋，儘管每個人的思想不同，但犯罪者的想法往往是不謀而合的。尤其是透過那些犯罪電影的傳播，本地罪犯便有樣學樣。

因此，她在加國見過的「機械跑道」，大有可能出現在這裏。

於是半小時多一點，數十名渠務部工人奉召而來，他們都帶齊工具，把路翻開，作澈底的觀察。

此舉當然獲得夏維的同意，也由警方正式通知了賽車會。

由於路的發掘並未影响跑道，不致妨碍明天的賽事，所以賽會也不加反對。

但是，興師動衆的結果，卻又是徒勞無功，一無所獲！

那兒一帶，將近半里範圍的路旁，都被掘深，作澈底的觀察。

然而一切十分正常，並沒有林愛莉所想像中的事情發生！

不但三俠感到洩氣，辛尼也十分失望！

江强是退休警探，他的偵探常識豐富，但是憑他的經驗，實在也看不出這件事有什麼值得可疑之處；起碼現在就看不出有什麼不妥。

除非當時情形一如阿生所想像的，有人伺伏道旁，開槍射爆布家成跑車的輪胎，令他的車子失去控制！

但是，當時跑車速度快達一百八十哩，槍手不輕易一擊而中。

而且警方千方百計也找不到任何彈頭，因此阿生的假定也可能被否定！

不過，如果不是跑車受到破壞，或者外來的干擾，以布家成的高超駕駛技術，又怎會把跑車駛出跑道以外？

憑這點理論，警方似乎不得不接受「外來干擾」這個可能性！

而所謂「外來干擾」，似乎包括槍手的伏擊，以及另外一輛跑車的蓄意侵犯，以至令到跑車突然失去控制！

但是，四十多輛跑車事後都接受過警方的調查，他們並未發現有可疑之處；有些車子雖然撞毀擦傷，但他們出事時，賽會工作人員都可以證明他們並未接近失事地點！

那麼，阿生假設有人伺伏在路旁伏擊，這可能性反爲較大！

如果眞的有人持槍伏擊，此人必定是用長槍，而且必然是個射擊能手。

同時由於角度問題，他也一定躲得比較遠——大概離開跑道一二丈之間，這樣才可以把槍桿靈活擺動。

因爲當時跑車速度在一百八十哩時速之下一掠而過，可以擺動的角度太小，根本不可能讓槍手命中目標；相反，有較大的角度，槍桿運用自如，就必然站得較遠！

但是，警方事後已在現場一帶數丈範圍之內找尋可疑鞋印或彈殼，結果卻一無所見！

反而在十多丈以外的汽車殘骸附近，找到了若干鞋印，但卻可能是旅行人士留下的。

不管怎樣，偵探們也將這些印在泥地上的鞋印，製成石膏模，以備參考。

整個事件似乎都在警方的嚴密監視下發生的，如果被查出證實這是一宗謀殺案，夏維就會面目無光！所以他無論如何，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郝雄是理所當然的可疑主謀人，因此警方並不因他被釋而放過他！

但是根據各方面的調查結果，卻又令夏維探長大惑不解。

原來郝雄的外國集團自警方傳訊他開始，已被迫暫停活動；而在布家成奪得「市長杯大賽車」錦標之後，他的外國集團已賠出四百多萬元給那些大小客戶。

儘管如此，他仍然是個可疑的主謀，說不定就是因爲損失太大而含恨在心，非設法幹掉布家成不可。因此，警方對郝雄的監視從未中斷過。

同時三俠也認得郝雄的確就是當日在酒店樓下咖啡座與布氏談判的人。

當時布家成拒絕與他們合作，拂袖而去，事後在外面停車場被人伏擊！要不是三俠仗義相助，那次布氏已告受傷！

現在郝雄當然不會承認與布家成談判控制賽車結果，但是，如果能找到那五名打手，只要他們指證郝雄，即使事情未必水落石出，也起碼可以知得較多。

因此，三俠決心要找尋那五名在停車場伏擊布家成的打手！

×　　×

另一個被警方偵查的對象，就是布家成生前的經理人。

經理人秦祥對警方說，他們的主要入息不是想像中那麼大宗。

每次出賽，大致上是由車行提供車輛，給予若干酬勞之外，就是代爲投注。

當然，車行老闆只投注布氏駕駛的跑車身上，藉此鼓勵他努力勝出，以收宣傳之效，正是一則爲神功，二則爲弟子！

但是，秦祥也不否認一些外圍賭博公司企圖控制他們，只不過都先後被他拒絕了。

如果秦祥所講屬實，那麼，布家成的入息是有限的。雖然每次出賽收益數目過萬，但是一季賽車的時日有限。

而布家成在當地沒有賽車節目的日子裏，也沒有像其他世界賽車好手一樣到外地去參加賽事，那麼，憑這些收入而維持經常費用，相信也所餘不多了。

世界各地都有賽車這種運動舉行，所不同的只是「賭」與「不賭」，前者可能作僞，後者則是純粹爲了榮譽和刺激！

一般職業賽車手都是喜歡到世界各地參加賽事，似乎只有布家成例外！

根據秦祥的解釋，他不喜歡坐飛機！

但是，根據當地的出口旅客記錄，他却坐過飛機到外地旅遊！

不過警方覺得這點無可疑之處，因爲不少人講究享受。賺到錢之後，花光了再說，何況外國賽車也不一定收入可觀，何必冒險？

秦祥又說出布家成生前購有保險，受益人是他妻子鄧玉珍。

這幾乎是每一名賽車手必有的心理準備，因爲出賽時誰也不知道甚麼時候會出事。

布家成的保險賠償將達一百萬元，照計鄧玉珍和她即將出世的兒女是不怕生活會成問題的。何況除此之外，布氏生前還遺下數部汽車，一批珍飾和目前居住中的樓宇。

儘管生活不成問題，布太太鄧玉珍也爲之傷心欲絕，三番四次哭得昏了過去！

她也明知賽車手隨時有生命危險，無奈她愛她丈夫，明知終有一天可能要做寡婦，也要嫁給他！

她也曾勸諫過布家成放棄賽車生涯，但是布家成强調此是他生平唯一的嗜好，又豈會放棄？

布氏生前在若干間車行掛名爲「營業代表」按月支取一筆車馬費作爲月薪津貼，其實他是無須到車行上班的。

所以有這種收入，無非是一些車行希望他們代理的汽車暢銷，以及在布家成出賽時，駕駛他們的汽車奪標，以收宣傳之效！

但是，布氏一旦死了，這些收入便立即中止。

儘管如此，布太太的生活還不致成問題，只是，丈夫的遺體燒成焦炭，她實在不忍卒睹的！

由於三俠受過布家成所託，也目擊他被人伏擊，所以他們在毫無頭緒的情形底下，便唯有去找另一個他們在咖啡座見過的——曾通。

三俠本來想用他們的方法去對付郝雄，但是，夏維却要求他們切莫輕舉妄動，一則夏維担心對方誤會三俠是警方派去的，因而引起法律上的追究，二則也不想打草驚蛇！

郝雄表面上是個正當商人，他做外圍賭博是無贓無證的，想將他入罪是不容易的事。

三俠退而思其次，惟有去找另一個他們見過的「談判者」曾通。

三俠雖然不是警方人員，但是憑着剛强私家偵探社的設備和人才，他們在工作上總比以前方便得多，消息也靈通得多！

他們要查的，要做的，偵探社裏有的是資料和人手。

就像目前曾通的行踪，他們很容易已經查到他的所在。

這當然是私家探員的耳目伶俐所致！

三俠來到一家餐室裏，曾通果然獨自在一旁喝咖啡。

看他的樣子似乎在等人！

他看看腕錶之後，又去打電話。

餐室的電話在靠近洗手間的走廊上，那是專供人客用的。

一般懂得做生意的餐室，最少也有二個電話，一是專供人家借用的，另一個是做外賣生意的。目前這家餐室正是這樣。

阿生看見曾通離開座位打電話，立即向林愛莉打了一個眼色！

他們非常有默契，只見林愛莉首先站了起來，也跑去打電話。

不知怎的，林愛莉叫了起來！

照計像林愛莉這種女人，莫說不輕易被人侮辱，即使萬一有人不知死活，也會給她摔個半死！

但是，林愛莉現在竟然叫非禮！

表面上沒有人看得出林愛莉是個懂武功的女郎，自然相信她受到侵犯！

首先有反應的餐室侍應生，他們衝過去，抓住了曾通！

曾通驚呆不已，因爲他自問並非侵犯過林愛莉。但不管怎樣，他現在却被阿生揪住，以拳頭相向。反而餐室一名領班過來制止！

他們不想在這裏鬧出血案，極力主張去報警！

一提到報警，曾通似乎立即脚軟！

他低聲向阿生求饒：「兄弟，看你也不過想找多少外快，讓我們坐下來談談好嗎？」

阿生狠狠地一推，道：「好吧！但不是在這裏談，出去談！」

但是曾通道：「我約好了朋友，怎可以離去？」

「我的車子停在門口，在汽車裏談，你朋友來了你也可以看見。」阿生說。

曾通明知鬧上警局十分不利，雖然他是清白的，無奈沒有第三者作證，反而侍應生們也相信他意圖不軌！

林愛莉會意地向侍應生交代，叫他們無須報警。由他們自行解決！

呂偉良一直等候在汽車裏，直至到阿生把曾通押上汽車之後，他就問道：「你是曾老兄麼？」

剛才的情形已令他心裏生疑，想不到車子裏有人等着，而且還知他姓曾。

這件事，看來並不簡單。——曾通心裏在想。

他吶吶地說道：「你們是……那方面的朋友？」

呂偉良笑道：「你猜猜吧！」

「警探？」曾通說。

「不！警探大可以光明正大的抓你回去。」呂偉良說，「我們只是私家偵探。」

「私家偵探？」曾通又是一怔！

「是的，只想向你查問幾句！」阿生這時也說，「我們知道你叫曾通，對了吧？」

「是的，我早想到你們一定大有來頭的。」曾通似乎安定下來！

呂偉良又問：「布家成你認識吧？」

「認識，當然認識，他是本市一位賽車名將。」曾通說。

「他最近死了，你當然也知道。」呂偉良盯實他，要看他的反應！

曾通恍然大悟，說道：「原來你們要查布家成的死因！」

「是的，你明白就最好，」阿生說：「因爲我們不是警方人員，所以我們不會依法行事了，而是用我們自己的方法。」

曾通雖然沒有跟阿生交過手，但剛才他一把將他抽起的勁力，他是感覺得到的。

因此，曾通自然而然地領悟到阿生說話中的含意，但他仍然力持鎮靜道：「這件事我只知道其中一部份。」

「把你所知道的，說出來聽聽吧！」呂偉良說。

曾通道：「你們既然知道我叫曾通，也許已知道我認識郝大哥！」

「何止認識，我們知道你是郝雄的主要助手之一。」呂偉良說。

阿生道：「同時我們目擊你與布家成在大酒店下面的咖啡座展開談判！」

這時林愛莉亦已結賬離開餐室，回到汽車中來了。她也插咀道：「還有我們看見你去打電話，召打手等候在停車場之內，伺機向布家成襲擊！」

「不！你們完全誤會了。」曾通叫寃似的說，「我們並未叫人襲擊布家成，至於咖啡座的談判，却是事實！」

「停車場那五個打手，不是你們派去的嗎？」呂偉良問。

「不！絕對與我們無關。」曾通道，「但事後我們由咖啡座出來目睹其事，所以郝大哥叫我乘機向布家成恐嚇一番。」

「郝雄有許多打手，他派人對付布家成，迫他合作，這是布氏生前親自對我說的。」呂偉良說，「現在布氏死了，雖無生口對證，但我們不會停止對此事的調查。」

「老實說，郝大哥也要知道眞相。」曾通道。「如果你們眞有方法查明此事眞相的話，我包保你們有一萬元獎金！」

「甚麼獎金？」阿生問。

「郝大哥爲了查出布氏死因，願發花紅一萬元。」曾通道。

「他倒闊綽。」林愛莉哼一聲說，「其實最清楚還是他自己。」

「這也難怪的，警方甚至也以爲是他的集團幹掉了布家成。」曾通說，「其實，郝大哥不但不知此事，還要追查眞相。」

「眞動聽！」林愛莉道，「你一定說：郝大哥的外圍集團這次也損失不少，數達數百萬元之鉅，是不？」

「對了！他的外圍集團損失四百多萬元，這差不多是集團的全季收入。」曾通道，「而最可疑之處，就是布家成派人悄悄向我們集團下注，賭他勝出市長杯那場賽事。」

林愛莉道：「布家成派人向你們的外圍公司下注？嘿！他不怕你們沒有得賠麼？爲甚麼他不投注於彩池上？」

「小姐，你眞外行。」曾通道，「投入彩池的注碼會影響賠率的，但投注我們却對彩池沒有影响，除非我們大注補票！但是當時的情形是：郝大哥與布氏談妥了，他會輸掉那一塲比賽，所以我們一張票也沒有買，只看他輸，想不到他却故意勝出！」

「郝雄給布家成甚麼好處？」阿生問。

曾通道：「他與郝大哥談好利益問題，詳情我也不大清楚。但有十萬元現欵可能是他提出的要求，則由我親手交給布家成收妥的。」

「十萬元不是個小數目。」呂偉良說，「這是代價嗎？」

「可能是的，但事後我們發覺他派人悄悄向我們下注，總數也達三十萬，這令我們外圍公司輸了將近一百萬給他！」曾通說。

呂偉良道：「你怎麼知道是他叫人向你們下注呢？」

曾通道：「我們每次有大損失，一定要查查投注人的來龍去脈，尤其是落了大注的人。那不過是爲了向股東交代！」

「你的意思是說：布家成生前在你們的外圍公司贏了一百萬元，是不？」呂偉良沉思着問。

「是的，差不多是這個數目，當日的賠率最後是一賠三，三十萬投注便是贏了九十萬！」曾通說，「我們發覺是布家成的注碼時，郝大哥曾想找他談判，可惜警方却在這時候麻煩他！爲了避免節外生枝，我們想容忍一下，慢下再找他吐回那些錢，想不到他却死了去。」

「是你們郝大哥心有不忿，叫人去弄死他的！」林愛莉說。

曾通苦笑道：「你們相信我吧，郝大哥不會做出這種愚蠢的事，他是個有頭腦的人，不可能因小失大。」

阿生道：「你知道秦祥這個人嗎？」

「他是布家成的經理人。」曾通說，「但，郝大哥不會通過他的，所以才直接與布家成談判。」

「會不會是他……」阿生沉思着說，「他從中得益？」

「不！這個人很守舊，我們派人查過了，不會是他做的。」曾通道。

呂偉良道：「會不會有另外一個集團——也是外圍集團與你們鬥法？」

「不，不可能的！」曾通道，「郝大哥爲人最講道義，江湖上的人也曉得，况且本市的外圍公司差不多是變相的聯營，任何動靜也不能隱蔽起來！」

這時候有個人由行人道那邊過來！

曾通道：「我的朋友來了，你們可以讓我先下車麼？」

呂偉良回頭一看，覺得這個人，似曾相識的。

他問道：「你就是約了他麼？」

曾通點點頭：「是的。」

呂偉良看見那人進了餐室，因爲曾通不敢聲張，所以沒有招呼他，他也沒有留意到這兒汽車之內坐了曾通。

呂偉良待那人進了餐室之後說：「好吧，我們讓你入去！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更多，你可以告訴我，你這朋友的姓名麼？」

曾通呆了一呆，但他回頭看見阿生盯實着他，他也只好說了：「我那位朋友姓何！」

「幹甚麼的？」阿生問。

「嗯！」曾通吶吶地說不下去！

阿生覺得可疑，又問道：「是不是郝雄的人？」

「不！他是我朋友，我有事拜託他。」曾通嘆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說，「本來我不想說的，但又怕三位誤會！」

「爲表清白，你最好說得淸楚點！」阿生道。

「他也是一名私家偵探，郝大哥叫我找一個偵探查查布家成的撞車死亡事件。」曾通又說，「郝大哥叫我小心點，別讓太多人知道，但你們一定要查根問底！我也只好說了！」

呂偉良終於想起了，怪不得剛才他對那人覺得有點面善，原來是江强的行家。

有一次呂偉良與江强喝下午茶，江强曾與此人打招呼。也就是憑了這一點點印象，所以他才覺得面善！

呂偉良終於讓曾通下車進入餐室中去！

林愛莉道：「你豈可太過相信他？」

「欲擒先縱，放了他再說吧！」呂偉良說道。

阿生不作聲，這時他却伸手至錶板上扭開了一個按掣！

這車子是阿生的，但呂林二人也不是第一次坐阿生的座駕車，所以知道他那個按掣是竊聽儀器之一！

果然，這時候傳來一陣互相招呼的聲音！一個是曾通，另一個當然就是那個私家偵探，——江强那個姓何的行家。

原來阿生揀着曾通不留心時，偷偷把一枚電子竊聽儀器扣到他的衣角上，因此現在透過無綫電接收儀器，可以聽到他們在餐室中的每一句談話。

曾通這傢伙果然沒有說謊，他和那個姓何的私家偵探所談的，就是拜託他代查著名賽車手布家成的失事死亡眞相。

姓何的跟他談論着價錢問題！他又强調這件事不容易查，所以價錢一定要高一點！

曾通坦白說出，眞正要知此事眞相的，並非本人，只是他沒有提及郝雄的名字。至於價錢高些不成問題。

他們終於談妥了。

最後，曾通把一些電話號碼寫給姓何的，同時支付了一些上期費用。

姓何的走了！

不久，曾通也由裏面出來。

他看三俠還未走，又走來招呼他們，他顯然不知道車子裏有偷聽裝備，因爲這時阿生已把那機製關掉！

呂偉良道：「我相信你剛才那一番說話，但是有一點我不明白，爲甚麼車塲的伏擊與郝雄無關？」

曾通苦笑道：「你稍爲想想就知道我不會說謊，這邊才談判失敗，那邊布家成立即被人伏擊，他萬一報警，我們怎辦？那時水洗不清。像郝大哥那麼聰明，他一定會忍到無可再忍時，然後才發作的。」

呂偉良道：「那麼，你可知道他們是誰派來對付布家成的？」

「我不知道，可能是仇家吧！」曾通說，「像小布那麼沒有信義的人，一定會有不少仇家。」

阿生問：「爲甚麼郝雄要查他的失事死亡眞相？」

曾通道：「他的公司損失太大，不能不向股東們作出交代！」

「布家成已經死了，難道股東會懷疑郝雄？」林愛莉說。

「儘管全體股東百份之一百信任他，他也要查清楚。」曾通道，「例如……布家成是否眞的已經死了？」

阿生怔了一怔，說道：「難道郝雄以爲布家成假死？」

「嗯！有可能的。」曾通道，「如果你是郝大哥，你也會這樣想！」

林愛莉喃喃自語道：「是的，難怪郝雄懷疑，他下注賭自己贏，結果眞的順利勝出，那麼，到頭來他明知收了郝雄十萬大元，郝雄一定不會放過他，於是他又叫人密告夏維，讓警方抓走郝雄。豈料夏維因爲罪無佐證，却又把他放了出來！……」

曾通接着說：「對了，布家成明知郝大哥遲早會找他，所以安排一次『撞車死亡』事件。在衆目睽睽之下死去！」

阿生也說：「然則，這是最好的辦法，一則郝雄不會再找他！二則，他的妻子可以獲得一百萬元的保險費！」

呂偉良道：「但是，警方已證實他撞車死亡了。」

「是的。」曾通也說，「但是屍體却燒焦了，警方的烏龍是不足爲奇的。」

林愛莉束着雙眉，沉思道：「甚至我們也親眼見他坐上跑車出賽的。」

「會不會中途換人？」曾通道，「有些事情是我們無法想像得到的，如果他存心佈局欺騙我們的話。」

阿生道：「時速達一百八十哩，如何可以在急馳中換人？」

「是的，這是絕不可能的事。」呂偉良說，「而且，電視鏡頭一直在跟踪轉播，他是本市賽車好手，十分令人注目，萬一電視轉播人員發覺他失踪，一定會提及！」

曾通道：「照常理，這當然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但是，正如郝大哥說，像小布的駕駛技術，又怎麼會如此這般的出事？」

阿生道：「輪胎突然爆裂，令到車子失却了重心！這是可能的事。」

「但是，賽前已檢查過一切機件和輪胎，尤其是小布那一輛，連警方也注意到。」曾通說，「輪胎是最新最好的，怎麼會爆裂？」

呂偉良道：「如果說布家成未死，那麼，燒焦了的屍體又是誰？」

曾通苦笑道：「如果我們一切都已明白，郝大哥就不會花錢去請人偵查眞相了。」

林莉愛忽然又瞪住曾通說：「你們會不會是故意做作？」

「甚麼故意做作？」曾通反問道。

「例如你的郝大哥明知警探監視他，他爲表清白，便諸多做作！」林愛莉說。

「不！」曾通苦笑道，「警探只監視他，並未跟踪我。而且，聘請私家偵探的事，也很少人知道是他的主意。」

「那麼，你回去也不妨對郝雄說，我們也在帮他找答案。」呂偉良說，「如果你有消息，別忘記通知我，這是我的咭片！」

曾通接過呂偉良的名咭瞧了一眼，立即呆在一旁！

他怔怔地說：「我眞的是有眼不識泰山，原來是……大名鼎鼎的鐵拐俠盜呂偉良先生。然則……你們就是都市三俠了？」

呂偉良一直坐在那兒，所以曾通沒有留心到他是個跛足的人，直至看見名咭，才感到「呂偉良」三個字似曾相識。

後來他很快想到「鐵拐俠盜」這稱號往往是跟「呂偉良」這名字連在一起的，因此他才爲之恍然大悟，登時呆在一旁！

× ×

三俠幾乎大半天都留在偵探社裏。

江强已證實那個姓何的他的行家，但是爲了商業道德，他却不可能向人家查問顧客委託辦理的一切事務！

江强現在一邊等候夏探長的電話，一邊在辦公室與三俠商談！

較早時江强把一些圖片派專人送交夏探長，那是電子拼圖儀器印出來的認人圖片，非常立體化，就像眞人的照片一樣。

目前警方的拼圖認人方法已經落伍了。國際特警組織已利用電腦化的電子儀器，只要把那人的面型，五官和高度，特徵等等，灌入電腦系統中，螢幕就會出現一個人像！

如果認爲那處不對的，可以再按鈕修改，直至像樣爲止，非常簡單方便快捷，而且又有眞實感。

阿生就是利用這種新式電子儀器拼出三俠在停車塲見過的五個打手的形狀，然後複印成圖片，叫人送交夏維。

江强只當作一般性的調查。所以由他出面與夏維連絡，而不由三俠出面。目的不外是不想太過張揚，以免打草驚蛇！

阿生所以要向夏維下手，他認爲這五個打手不會是初生之犢，極有可能是職業打手之類。凡是這一類人，當然難免可能有案底。

因此，他叫江强設法與夏維連絡一下。

夏維常常與江强有這種連系，一則因爲他們之間是舊同事，二則江强也是個持牌的合法私家偵探，情理上警方有責任帮他的。

何況夏維不但知道呂林二人是該偵探社的股東之一，同時江强做了私家偵探之後，也不時帮他的忙，讓他順利破了好一些大案。

三俠與江强等四個人在分析着布家成之死，是否有內幕。

阿生說：「如果郝雄的想法是對的，那麼，布家成不但是個賽車好手，同時亦必然是個汽車特技的表演高手！」

江强道：「你是說他跳車逃生？」

「是的。」阿生道，「但是，這必然要有驚人的身手！」

林愛莉道：「那麼，燒焦了的屍體，又是誰的？」

「可能是一具無名男屍！」阿生說，「最近本市常常發生飛車決鬥事件，一些被人斬傷斬死的，亦未必有人報案。」

「太神化了！」林愛莉說，「我覺得郝雄的想法太天眞！」

阿生道：「但我們不能否認有此可能性存在，因此，我以爲這次我們不妨分頭進行偵查一下，愛莉姐，你是女人，去向布太太下手偵查，總比較我們男人方便一些。」

江强道：「根據我們派去保護布太太的人回來說，她非常傷心，三番四次昏迷不醒，幸得鄰居與親友們救援！」

林愛莉不作聲，在默默沉思。

以往她對阿生的提議，如有異議，會立刻提出反駁，但這一次却沒有表示意見！

呂偉良這時却說道：「愛莉，阿生可能說得對，你不妨借個名堂，去訪問一下布太太，說不定會有意外收穫！」

就在這時候，江强桌面上的電話响了！

是夏維探長來的電話，他說：「你要找的五個人，有四個有案底！」

「謝謝你！探長。」江强又問：「可以告訴我他們的姓名住址嗎？」

夏維在電話中笑道：「他們四個人的姓名可謂多姿多采，聽着吧！圖片中編號第一的，姓鍾，名石，又名大舊石，又叫大隻鍾。編號第二的沒有案底，所以不知道他是誰。第三個叫李勝，又名大蝦，又叫大頭蝦。第四個叫喪炳，又叫大鼻炳，姓任。第五個叫王牛，又叫大水牛，又叫灌水牛肉。」

當夏維一邊說時，江强在一張紙上寫，同時也按動錄音機，把剛才的話錄了下來。

圖片是印了幾份的，阿生有存底，除交一份給夏維外，其餘的交給江强，讓偵探社裏的人也設法查查他們的下落！

因此江强對夏維說：「你那些圖片可以留下來，無須交還我。但是，你可以告訴我，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們麼？」

「他們居無定所，但是，叫王牛的，經常在西區出現，是個白粉道友。」

「好極了，謝謝你，探長。」

夏維以爲是私人委託的一般案件，所以沒有追問下去就掛上了電話。

江强把電話錄音播放一次，讓三俠聽了一次，同時也核對下他用筆記錄的是否有錯。

然後四個人一齊出動，開車直駛入西區！

西區是龍蛇混集的地方，呂偉良很熟悉這裏的環境！

他叫林愛莉和江强二人候在車中，只由他和阿生落車去。

阿生打扮得十分隨便，牛仔褲，T恤，牛仔外套，像個地道阿飛！他把雙手揷在後袋裏，一個人走在呂偉良前面，吊兒郎當的！

呂偉良師徒二人很有默契，那是由於過去合作慣了。

突然之間，橫街裏有人閃出，先後撲出四名阿飛攔住阿生的去路！

阿生明知這是怎麼一回事，但他却故意吃驚地問：「兄弟，甚麼事？」

一個阿飛吐了一口涎沫，用衣袖一抹，冷冷地問：「小子是那兒來的？」

阿生苦笑道：「這是什麼意思？我並不認識你們啊！」

四個阿飛打了一個眼色，隨即包圍過來！

呂偉良像途人一樣冷眼旁觀，沒有揷手！

阿生看準他們的來勢，揮拳踢腿之間，已有一人倒地！

三個阿飛之中突然有人拔刀！

阿生順着轉身之際，順手把牛仔外套剝下，迎風一揚，「錚」的一聲，衣袖上的金屬鈕碰上了利刀，發出了清脆聲响！

阿生趁勢把外套一扔，剛好罩向持刀阿飛的頭部！那傢伙正在掙扎，他的手腕已被人扣住，痛得殺豬般叫！

阿生奪得利刀在手，回身一揚，二名阿飛正待捨命撲來，一看見阿生手中有刀，急忙又退後幾步。但是，其中一人已被阿生及時追上，迅即將他絆倒地上！

其餘三人抱頭竄遁，呂偉良却沒有去追趕他們，目送他們逃去！

阿生制服那傢伙之後，刀子在他眼前揚了幾揚：「要錢還是要命？小子！」

阿飛青年抖聲道：「請你手下留情，如果我有錢，又怎麼會截刧你？唉！想不到這一回却遇上了賊阿爸！」

阿生笑道：「不！我不是甚麼賊阿爸，剛才我問你要錢還是要命，不過想送些錢給你花用。」

阿飛青年半信半疑地瞪住阿生：「送錢給我花用？」

「是的！錢是我的錢，命却是你的命！」阿生從口袋中摸出了一張百元大鈔！塞入對方的口袋中去。又說：「帶我去找一個叫王牛，又名大牛的人，他是吸毒的。你們在這個地頭撈，一定認識他的！」

阿飛呆了一陣：「你是甚麼人？」

「別理會我是甚麼人，總之不是警探！」阿生又說：「如果你不合作，鈔票我不會取回的，但我會一刀宰了你！」

「不！不！」阿飛抖聲說，「殺人是犯法的，要塡命啊！」

「原來你也知道殺人要塡命這回事。」阿生冷冷地一笑，「但是，我殺了你就有藉口了，你向我行刧，我可以說出你口袋中那百元大鈔的號碼，這刀子也有你的指紋，而且，我還有一個證人！」

阿生說時指指在旁觀看的呂偉良！

阿飛還不知道他們是師徒，而且大有來頭。只好屈服下來，說道：「好好好，我帶你去找大水牛就是了！」

阿生把刀子放在外套下面，押住阿飛走進了一條橫巷！

呂偉良不言不笑，一直只跟在後面監視。

巷內人頭湧湧，但奇怪的却是這裏並無任何攤賣！

這些人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有站在一角的，也有蹲在地上的。

再細看清楚，他們正在用各種方式吸毒。這些方式包括了：把海洛英放在香烟上吸食，把毒品放在錫紙之上，用吸管抽食，更有

人在一旁進行注射！

眞的是人間地獄！

阿生低聲對那名阿飛說：「不要大驚小怪，否則你會先吃一刀！」

阿飛明白他意思！

他指指那一名三十歲左右的青年，道：「就是他！他就是大水牛了。」

阿生也認得出他，果然是那天停車場內見過的五名打手之一！

他心裏想：如果在這種地方動手抓人，不知是禍還是福！因爲這班吸毒者之中，有不少可能是亡命之徒，萬一有所誤會，他們便可能寡不敵衆！

於是阿生把那名阿飛拉住，制止他繼續走過去：「你想辦法把他騙到巷口來吧！做得好另外還有打賞！」

阿飛擺出非常合作的態度！阿生於是放開手，讓他獨自走了過去！

阿生回頭不見了呂偉良，他以爲他回到車子裏去了。

阿生候在巷口裏，只見那名阿飛過去跟大水牛不知說了一些甚麽，只看見大水牛神色張惶，與阿飛由另一邊巷口拔足飛奔而去！

阿生大嘆上當！

在這一刹那，他也理不了一切可能發生的危險，飛撲過去！

巷子裏的數十名吸毒者有如驚弓之鳥，看見有人在追逐，以爲是警察來了，急忙奪路而逃，一時之間弄得秩序大亂！

阿生這一次自認估計錯誤，如果知道這班道友胆小如鼠，他就不會獨自讓那名阿飛離開他！他會押住他一齊入來！

但是，現在那傢伙已和王牛一齊由另一個巷口逃了！

阿生啣尾追來，只見王牛和那個阿飛分頭逃去！一個逃向東，一個逃向西！

阿生的目的是找王牛，所以他不再去理會那個阿飛，只管專心去追王牛！

王牛眼看就要拐彎，呂偉良不知怎的，竟然會出現在那兒路口，只見他伸出鐵杖一攔，王牛整個兒呆住了！

原來呂偉良看見阿生的做法，知道阿飛靠不住，玄機妙算，立即繞道而來，滿以爲可能來不及兜截，所以他已用萬能拐杖的無綫電通話機通知了江强，叫他開車趕來協助。

那個曾經出現停車場中的打手大水牛，自然也認得出呂偉良！

他想走，但呂偉良手中的鐵拐杖却壓住了他的肩膊，令到他差點栽倒地上！

呂偉良的腕力十分驚人，大水牛只是虛有其表的道友，自然吃不消！

阿生這時也及時趕來，一手抓住他！

那邊江强接到呂偉良的通知之後，也開着車子急急趕來！

呂偉良向阿生打了個眼色，阿生明白街上的過路人可能越聚越多，於是把他推上車去！

大水牛喘着氣！

他那發抖的手中，還捧着一包粉末，那是混雜了的海洛英！

阿生一手搶了過來！

大水牛又跪又拜在哀求道：「請你不要這樣，你扔了它我會死的！」

阿生看見他口水鼻涕齊來，不知好氣還是好笑。阿生乘機說道：「我問你一些話，答得清楚眞切，我就還給你，否則，我不但不會還給你，還會把你交給警方！」

「不！千萬不要那樣，我求求你……，」

大水牛飲泣地說。

「那麽，你小心聽清楚！」阿生道，「那天在停車場的事，還記得嗎？」

「是不是遇見三位那天？」大水牛說，「你大概要知道誰要我們伏擊布家成吧？」

「正是這樣。」阿生說，「誰要你們對付布家成？」

「一個姓牟的。」

「姓牟的？幹甚麽的？」

「我不知道，但他花了二千元，僱用我們四個人，有個初出道的學生，我們帶了他一齊去，希望多一個人幫幫手，想不到會遇上你們三位！」

「在甚麽地方可以找到他？」阿生又再問道。

大水牛道：「我只有他的電話，沒有他的住址！」

「寫給我！」

大水牛於是說出一個電話號碼。

呂偉良的汽車裏有無綫電話，於是阿生撥了那個號碼後對大水牛說：「他叫牟甚麽？」

「我每次只知找牟先生。」大水牛道。

電話接通了！

「大海洋公司，請問找誰？」一個女子的聲音問。

阿生說：「牟先生在嗎？」

「牟先生告假，誰找他，可留話的嗎？」

「我是他朋友，許久不見了，我剛從外地回來，朋友託我帶些土產送給他。」阿生扯謊道，「可告訴我他的住址或者電話號碼麽？」

阿生以爲對方一定不會告訴他，但是，那女子竟然也一一說了。

阿生記下之後，又打電話到「牟先生」的家中。

但是，電話响了很久也沒有人接聽！

江强按照那個地址，開車到東區去！

大水牛一直被押着！

各人按址找到那裏去，發覺那是一幢住宅大廈。「牟先生」住宅七樓B座！

阿生押住大水牛，要他出面按門鈴，如果「牟先生」在門眼中見到他，一定會開門的。

但是，門鈴响了一次又一次，却沒有人開門！

呂偉良道：「裏面可能沒有人。」

林愛莉不耐煩，彎腰施展了開鎖絕技，把大門開了！屋內果然空無一人！但是傢俬雜物俱在，只是好像主人去了。

大水牛指指客廳牆上的結婚照片，說道：「那男的就是牟先生。」

各人都可以看見，那男子約莫三十歲，女的却美得動人。

不用說，女的一定是牟太太了。

林愛莉入到睡房，發覺有點凌亂，一些衣物散在床上，地上和衣櫃之間。

衣櫃裏空空如也，抽屜也是空的。

打刼嗎？還是主人走了？

呂偉良覺得事有蹺蹊，立即通知夏探長！

夏維帶人匆匆趕來，從大廈管理處查出這兒是租給一個叫「牟三保」夫婦住的，據說他們只比結婚照片稍爲大三兩年而已。

也就是說，他們只結婚二至三年左右。

牟三保任職於大海洋公司，職位是主任級。據公司裏的人說，牟太太致電告假的，她說她丈夫有病不能上班！

一切跡象顯示出：牟三保夫婦已經逃之夭夭！

爲甚麽他們要走？

爲甚麽牟三保要買兇伏擊布家成？

凡是遇上了這種情形，人們總難免會想到男女間的桃色糾紛去！

探員的逐戶訪問，終於有些綫索了。有人曾在日間，當牟三保上班之時，看見一個男人悄悄來訪牟太太。

探員讓她們看照片，那些鄰居主婦證實那個男人正是賽車手布家成！

事情似乎明朗了！布家成生前勾引了人家的妻子，給牟三保買兇報復，但他可能不理會警告，以致招來殺身之禍！但是，爲甚麽他們要走？大概是担心警方遲早會查出他是主謀！

現在越來越有理由相信布家成的跑車不是意外失事，而是一種預謀。至於牟三保用何種方法令跑車失事？無論如何，警方立即通知所有機場海關，翻查所有出口旅客的名單。

結果很容易就查到了，因爲姓牟的很少。牟三保夫婦二人果然在三天以前，雙雙乘飛機到東京去！於是阿生加緊透過國際特警組織的通訊網，通知了巴黎總部！

這是國際性事件，所以夏維也無能爲力。但他却相信阿生的國際特警有辦法把這對夫婦找到，然後設法引渡回來！

同時三俠連同警方人員，也在牟氏夫婦的住宅中大事搜索。

他們發覺一些很奇怪的圖則，那是一些馬蹄形狀的圖表！

各人左看右看也看不明白。

阿生是個鬼靈精，他讀書雖少，但爲人精明，又肯動腦筋！

只見他把那幾張圖表左拚右湊，恍然大悟地說：「賽車場的跑道果然有問題！」

各人都不明白。但是，辛尼剛剛去查過「大海洋公司」回到這裏來，他對各人說：「那是一間建築公司，牟三保是一名工程師。據說賽車場跑道是他設計的！」

在場各人難免又感到有點洩氣！

牟三保既然是賽車場跑道的設計人，那麽，這些圖表根本沒有甚麽值得驚奇的。

但是，阿生却感到迷惑：「爲甚麽要畫成這古怪形狀？」

林愛莉往往跟阿生持相反意見，因此二個孩子性格的人，也就經常吵到面紅耳赤的。但是這一次他們却有同感。

林愛莉接過那些「U」字形圖表，那形狀很似馬蹄！

「U」字兩個彎角特別塗得深色！

圖表有數張之多，但只有兩個形狀，一個是「U」字，另一個是把「U」字反過來，阿生剛才就是把二者合拼，變成了一個完完整整的橢圓形。

他說這就是賽車場的全條跑道的形狀。

呂偉良很多時知得比阿生多，他是阿生的師父，自然了解他的個性。不過有時他故意不作聲，讓阿生多點想想。

現在他終於開口了。

呂偉良說：「我以爲申請翻開跑道看看，現在可能是時候了！」

他解釋說：「這是牟三保督工建造的賽車跑道，下面可能有古怪。這些圖表有許多符號，却不是我們外行人所能了解的。」

夏維也聽辛尼說過，三俠一度想翻開跑道看看。於是他立刻下令進行這件事！

另一方面，國際特警已查出牟氏夫婦，經東京，飛到紐約去了！巴黎總部正通令美國支部緝拿他們！但是，夏維等人却担心他們一旦逃到一些沒有引度條例的國家，那就麻煩了。

無論如何，一項翻開賽車跑道的工程，已在進行。

儘管賽車會的紳士委員們大力反對，但夏維却不管這麽多，實行先斬後奏，先動工然後再向當局申請！

夏維不像其他警務人員，甚至局長有時也要忌他三分。但是，萬一跑道底下一無所有，而只是一些泥土，那就糟了！因此，他只是深信三俠的判斷力高人一等！

果然，跑道的四個彎角底下，竟然有着四個强力的磁場，那是透進了電力之後，一經通電立即產生磁性的設計。

至於電源，却是利用賽車會的。電綫經由地底深藏，絕對不易發覺！

四個彎角的路面有一排一排的小孔，表面看來這是爲了去水——不致令跑道積水的設計之一。但是，由於跑道下面的磁場的影响，賽車手把車子由上面開過時，必然多多少少也受到影响而把速度降低！

只不過由於那是彎角，賽車手照例必然減低速度，因而不覺受到下面磁場的影響而已！

爲甚麽要有這種奇怪的設計？

很容易想像得到，就是爲了控制賽車！

但是問題又來了，如果每一輛賽車經過跑道彎角時，都因此受影响而慢了下來，布家成自不例外！

會不會是開始時，牟三保與布家成是同黨？看來一切要待引渡牟氏夫婦回來，才可揭曉了！

× ×

牟三保夫婦，終於被國際特警在美國截住，押返本市受審！

消息傳開，機場裏除了記者之外，還有大批警方人員。

三俠也不會例外地，出現在機場裏。

但是，當美籍的國際特警押住一男一女下機時，所有在場的人都呆住了！

那個女的不錯是牟三保的妻子！她十分美麗，這時却垂低了頭！

但是那個男的，竟然是賽車名將布家成！

這是怎麽一回事？

夏維，阿生等人都是經驗老到的僞證鑑辨專家，一經檢查二人的護照，立即發覺「牟三保」的已換上了布家成的照片。但護照却不是假的，只是換得十分技巧！

布家成對三俠表示歉意地說：「我作弄了你們……。」

原來他和牟三保是同學，二人爲了控制賽車，就因利乘便的，由牟三保設計了「磁性跑道」，令到所有賽車在彎角經過時，都被磁場牽制。

牟三保又設計了一副「避磁器」，安裝在布氏的跑車底下，所以只有他的車子可以不受磁場的牽制，因而次次冠軍。他們也因此而贏了不少錢，包括場外場內的投注！

但是，不幸布家成却不自覺地跟牟太太愛上了，二人不時幽會，給老牟知道，也警告過他們。

最近一次因布氏在停車場被襲，牟太太便動殺機，二人把牟三保殺了，把屍體移到賽車場北面郊外的樹林中。

布家成當時故意失事，他本來是個身手不凡的特技家，因此只受了輕傷！

車子衝出跑道之後，便開至藏屍處，迅速把牟三保的屍體移入車中一起焚燒，然後他本人就乘牟太太駕來的車子逃入市區。

由於牟太太事前爲亡夫穿上賽車衣服屍體又燒焦了，警方因此以爲他是布家成。

要不是國際特警把二人抓回來，牟三保就只有永遠沉冤於九泉之下！但是現在，這對奸夫淫婦，終於法網難逃，只是苦了布太太和她即將出世的兒子而已！

（全文完）

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洪門豪傑」 馬雲著

不日刊出 敬請留意

前文提要：上文書至宋仰止往花府弔唁，發覺花天雨屍身失踪，宋仰止思疑已被人打死的花天雨三徒石磊勾引外人，毒殺恩師，盜走翡翠玉盒，花天雨之大徒馬樂仁和花天雨愛女花飛燕沒有表示意見，而二徒康壯却極力爲石磊置辯。那晚宋仰止宿於花家，午夜康壯突叩門求見，驚惶地說在後園枯井中發現馬樂仁腐屍，日間出現的馬樂仁定是他人假冒，談說間，宋仰止發覺有人潛伏窗外偷聽，立即亂以他語，勸康莊別胡思亂想，康莊走後，宋仰止心中判斷，康莊的話或是眞的，他此刻已轉而對馬樂仁起疑了——

兩期完俠情故事

劍魔（下）

東方雄風·文
盧令·圖

劍魔遭劍刺

宋仰止對馬樂仁的沉着，鎭定，陰險，大大驚駭，想來此人絕非易與之輩。

頓時，他對四周起了恐怖，花府已是危機四伏，隨時會有喪命的可能，這太可怕，他又想到花飛燕，這位善良而美麗的姑娘，必須去通知她一下，否則墮入假的馬樂仁彀中，就不堪設想了。

宋仰止悄悄的推窗而出，翻身上了屋頂，却不知道花飛燕住在那一間閨房。

剛剛他只見花飛燕從西邊走去，宋仰止提起眞氣，低俯着身，向西行去。

濃厚的烏雲，遮蓋着月亮，灰黯的蒼穹，整片花府，籠罩在愁雲下。

忽見不遠處，從一間屋舍裏，竄出一條人影，手中猶抱着一人。

宋仰止已看清那人正是假的馬樂仁，手抱之人必是花飛燕無疑。

假的馬樂仁身形起落，已瀉至數十丈遠，翻越高牆如履平地，直望東面奔去。

那份輕功直如天馬行空，身似飄絮，落地全無半點聲息，設非眼見，實不敢相信。

宋仰止不敢怠慢，挪身追去。

對方輕功實在太高，宋仰止追了不久突見那人閃入一座高牆，就不見人影了。

宋仰止也縱過高牆，但見裏面，小橋流水，亭台樓閣，假山水池，還遍植梅，竹，松，柏，林木扶疏間，奇花異卉，處處皆是，花吐芬芳，蕾蕊含香，眞是一個美麗的花園。

血債終血還

可是那人已經不見，宋仰止無心欣賞庭園之美，信步行至一座六角亭內的石櫈坐下，亭的四周栽有艷麗的花卉，吐出馥郁芳香。

宋仰止一聞花香，陡地栽身倒地，不省人事。

他一倒身，曲徑中傳來一陣嬌笑。

笑聲未落，已見兩名綠衣少女，輕欵蓮步，走了過來。

兩名少女，姿色不凡，踏上六角亭，一看宋仰止，左邊那名綠衣少女笑道：「啊，原來是宋仰止。」

右邊那名綠衣少女轉臉問道：「余梅，妳認識他呀？」

余梅道：「宮蘭，他就是血手掌宋鐵山的兒子！」

宮蘭輕哦了一聲，正待說話，猝不防宋仰止挺身而起，右掌疾出，扣住余梅的左手腕脈。

余梅道：「你不是昏迷倒地了嗎？」臉色倏變，聲音畧帶顫抖，一份意外的吃驚。

宋仰止冷冷的道：「余梅，人只會上一次當，再上第二次當就太傻了，妳以爲花香藏毒，能永遠騙得了人嗎？」

宮蘭怒形於色，道：「快放了余梅。」右掌揚起，蓄勢待發，就待出手。

宋仰止警告的道：「妳一出手，在下就先斷了余梅的手腕脈穴。」

宮蘭聽了他的話，心存顧忌，不敢出

手。

余梅仰首問道：「宋仰止，你要對我怎麼樣？」

宋仰止道：「妳在花中下毒，害了家父，這筆債我們該算一算罷！」

余梅道：「你想怎樣？」

宋仰止道：「在下看來，妳不過是名受人指使的婢女，殺了妳也沒有多大的用處，快說出妳背後的主使人。」

余梅道：「不錯，我們兩人不過是百花宮裏的花奴而已，所做所爲，都是奉命行事，却做不了主。」

宋仰止問道：「百花宮？百花宮的主人是誰？」

余梅道：「不知道。」

宋仰止道：「妳眞的不說！」

余梅柳眉含煞，閉口不言。

宋仰止右掌微一運力，一股掌勁透入余梅的手腕，一陣錐心刺骨巨痛，使她額前沁出豆大的汗珠，一臉痛苦之色。

宋仰止淡淡的道：「妳說不說！」

余梅咬一咬銀牙，切齒的道：「你就是殺了我，也絕對不會說的。」

宋仰止知道百花宮必定是一處秘密帮派，訂有嚴厲帮規，只要稍有洩密，一定會遭到殘酷的刑罰。

他正猶豫間，忽聞亭外有人說道：「好呀！余梅，宮蘭，妳們兩人竟是到這兒臥底的。」

說話那人正是花飛燕，臉色怡然，可是余梅，宮蘭早已嚇了半死。

宋仰止心中大駭，想不到花飛燕的輕功如此了得，不知她爲甚麼出現在亭外。

怔忡間，花飛燕櫻唇含春，走進亭內，揮起衣袖輕輕向宮蘭，余梅胸前拍去。

陡地，兩聲慘呼，宮蘭，余梅登時吐出一道血箭，倒地而死。

宋仰止見花飛燕手段如此殘酷，大感不悅的道：「姑娘，怎麼一出手，就將她們殺了？」

花飛燕展顏一笑，道：「她不就是傷害令尊的仇人嗎？不早將她殺了，反來害我們！」

宋仰止道：「可是她不過是一名聽人指使的奴婢……」

花飛燕打岔道：「宋兄，你太慈悲，將會招受殺身之禍的。」

宋仰止問道：「姑娘，何以至此？」

花飛燕一怔，突然咯咯的大笑，道：「宋兄，可知此地何處？」

宋仰止搖一搖頭道：「不知何處。」

花飛燕柳眉含春，笑道：「這地方是我們花家的別墅花園呀！」

宋仰止大感意外，不覺楞了一楞，呆立當塲。

花飛燕負手，跳往亭外，反問道：「宋兄，又怎會來到此地？」

宋仰止走到她的身旁，低聲道：「在下發現姑娘被人擄來此地，所以追踪前來搭救。」

花飛燕一轉身，表情驚訝的道：「擄來，搭救，我不懂。」

宋仰止也覺意外，說道：「姑娘不是被馬樂仁俘擄前來此地的嗎？」

花飛燕道：「大師兄帶我來此，是不錯……」

宋仰止道：「在下看他抱着姑娘……」他不好意再說下去。

花飛燕柳眉微揚，道：「抱我來也沒錯呀，那是因爲我身體微感不適，事出倉猝，大師兄才抱我前來。」

宋仰止詫異的道：「令師兄早就被殺了，那個馬樂仁是個西貝貨呀！」

花飛燕輕搖螓首，道：「西貝貨，這怎麼可能，宋兄是聽誰說的呢？」

宋仰止道：「令二師兄康壯，他昨夜悄悄的來告訴在下，令師兄馬樂仁早被殺害，屍體還留在後院枯井，已經腐爛。」

花飛燕痛恨的道：「這個魔頭，好狡猾的手段！」

宋仰止雙目圓睜問道：「姑娘……」

花飛燕已說明道：「宋兄，被害死而棄屍在枯井內的人，不是我大師兄，而是二師兄康壯，昨夜大師兄才發覺眞象，恐怕那假冒康壯的人，前來害我，才急忙抱我離家，至此避禍。」

宋仰止道：「眞是如此？」

花飛燕輕偎在他的身旁，飄起一縷暗香，道：「難道我還騙宋兄不成！」

宋仰止被騙得胸中怒火倏升，暗道：「幸虧我沒衝動，去攔殺馬樂仁，否則禍就闖大了。」口上也罵道：「那假冒康壯的人，實在可惡，不知那人是誰？」

花飛燕道：「事起倉促，尚未察明，但現在我不得不佩服宋兄的判斷正確，機智過人。」

宋仰止道：「此話怎麼講？」

花飛燕一笑道：「宋兄觀察入微，斷事明確，我三師弟石磊看來必爲假的康壯所脅迫，害了家父，又盜走雙絕翡翠無疑。由此看來，宋兄實能洞人先機。」

宋仰止被她讚得心中有愧，久久答不出話，祗得苦笑一下。

花飛燕又道：「不僅花府有人臥底陷害，看來這座別墅花園，也是危機四伏，像余梅、宮蘭兩名心腹婢女，也是危險人物。」

宋仰止安慰道：「姑娘多加留意就是了。」

花飛燕道：「但我不放心，那個假康壯，會不會尋來此地。」

一提起康壯，宋仰止就按捺不住，心頭怒火，說道：「那個西貝貨，在下去把他殺了！」

花飛燕餘悸猶存，道：「那人身份不明，既敢殺人假冒，武功恐怕不弱，宋兄還是不去的好！」

宋仰止豪情干雲的道：「不妨，此人留他不得！」說着，擰腰幌着，人已出了丈外，剎時躍出高牆。

背後花飛燕的臉上，却浮現一絲陰冷的笑意。

宋仰止一路上胸火直冒，氣得臉色鐵青，疾逾星火的奔向花府。

東邊一道殷紅的旭光瀉了過來，逐漸的太陽探出了頭，普照大地。

經過巨變的花府，死氣沉沉，罩着雲愁霧。

宋仰止提着劍，奔進大門，突見康壯負手立在花廳，不由大叫一聲，道：「好傢伙，納命來！」怒目暴射，長劍一抬，疾射而至。

康壯乍見他進門，正待招呼，却見他兇神一般，揚劍刺來，又快又疾，招式奇詭，想要躲避都來不及，左臂被刺一劍，痛得他連連倒退。

宋仰止長劍一震，又使出奇異三招，攻取康壯的上盤。

康壯右臂一挫，斜斜地遞出。

但宋仰止劍術高明，康壯豈是他的對手，剎時間，渾身衣裳，已被砍得片片破碎，傷痕累累，染成一個血人。

康壯受傷慘重，扶住花廳石柱，道：「想不到你這樣歹毒……」

宋仰止不等他說下去，眉尖一聳，道：「你才是陰險狡詐，在下不會上你的當！」長劍電出，康壯已無法再躲開，左胸被刺了一劍，鮮血汩汩而流。

康壯乏力的道：「哼，我看錯人了，不該把大師兄受害的情形告訴你……」

宋仰止怒喝一聲，道：「你這個西貝貨，快說，受了何人指使到花府臥底。」說話間，他的劍並沒有停，已刺中康壯三處要害。

康壯受傷不支倒地，鮮紅染了一地，宋仰止的長劍已指向他的咽喉。

其實不必再殺，康壯也沒命了。

宋仰止厲喝道：「說，你是何人？」

康壯道：「我，我……就是……是康……康壯……」

宋仰止吼聲，道：「呸！你這個西貝貨，還想瞞住在下……」

康壯怔住道：「姓宋的……你……你瘋……瘋……了！」

宋仰止道：「瘋了，你才瘋了，你把康壯殺了，屍體投在枯井內，却來騙我是馬樂仁被殺，哼！在下差點兒上了你的離間計！」

康壯氣息微弱，神色整個大變，低低的道：「姓宋的，你……你上了……了，他們的……的當……」

宋仰止長劍已劃破他的皮，怒道：「你到底還不醒悟過來，猶想來騙我，可惡之至！」長劍又入三分，血湧了出來。

康壯雙目暴射，低沉的道：「你如不信，可……可去……去枯……枯……井內……看看……看屍體……」脫氣一般地，雙腿一蹬，一命歸陰！

宋仰止冷笑着，拭乾劍身的血，還劍入鞘。

他走過來冷冷的道：「我撕開你的面目！」右手照準康壯臉上一揚。

怔住了，宋仰止的右手久久的縮不回來。

因爲康壯臉上根本就沒有戴假面目，這一下，他心涼了，一縷不祥的預兆，滑過心頭，不由自主的顫抖一下，背脊嚇出一身冷汗。

宋仰止仔細察過，康壯確實沒有經過易容術，心底一驚，暗道：「難道我殺錯人了嗎？」

這個念頭，很快就被打消：「不，花飛燕的話，絕不可是假的……」

可是，目前的康壯却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眞實貨，那麼枯井裏死的到底是什麼人呢？

宋仰止轉念道：「我何不去察看一下，眞相豈不大白！」懷着忐忑的心情，奔向後院。

花府一場巨變，後院已呈現一片荒涼，落英繽紛，滿目凄冷。

在後院左側有一口廢棄的枯井，苔蘚斑斑，宋仰止躍到井側，已聞到一股腐屍的臭味。

他提氣躍身入井，果見有一具屍體，連忙將他抱了上來。

朗朗陽光，一照面之下，宋仰止不禁驚叫出聲。

那屍體已開始腐爛，但面目依稀可辨，國字臉，濃眉大目，正是馬樂仁。

宋仰止如遭巨雷，身子幌了一下，差點兒昏倒，星目中滿佈可怕的血絲，喃喃的道：「太可惡了！太可惡了！」

眞象已白，康壯的話不錯，被殺的是馬樂仁，昨夜所見馬樂仁顯然是假冒的，依此推理，剛才那位花飛燕也必是僞裝的了！

眞的花飛燕一定是被假的馬樂仁擄去，而他們又假冒花飛燕來騙他。

這手段好毒辣呀！借刀殺人，使他誤殺了康壯。

宋仰止心底充滿愧疚，極力壓抑激動的心情，必須冷靜了，否則一誤再誤，將爲對方所利用。

他冷靜的判斷，昨夜假的馬樂仁偷聽康壯對講的秘密，心生恐懼，假馬樂仁才臨時起意，擄走花飛燕。

而他們沒想到宋仰止，會追到百花宮，想以花上的沾毒迷倒他，幸虧他機警，一聞毒氣立刻閉住眞氣，才未中毒，出其不意的控制余梅。

他們恐怕內幕被揭穿，又假冒花飛燕，再用苦肉計殺死余梅，宮蘭兩婢，取得宋仰止的信任。

假的花飛燕又反指康壯假冒，用話激他，一時不辨，使他誤殺了康壯。

宋仰止這時眞是悔恨叢生，對這班人的巧施詭計，惡毒手段，感到深痛惡絕，誓必報此大仇。

依照目前情況看來，血手掌宋鐵山的中毒昏迷，玉環老人花天雨的失踪，大還丹和雙絕翡翠被偷，都與這班人有關。

但他們到底是誰？百花宮的主持人是何人？假冒花飛燕和馬樂仁的是什麼人？而他們加害宋鐵山和花天雨的目的又是何在？這一切的謎，深深困擾了宋仰止。

宋仰止決定先去找那假花飛燕，殺了她，以洩被騙的仇恨。

心意既定，走出花府，又尋原路奔去了。

眨眼，宋仰止又到了那座深庭廣院的牆外，四下無人，他一展身又飄進庭內。

第一次來時，天色未亮，看不眞確，此時一看，更覺庭院之美，氣派豪華。

那假山的佈置如眞，小橋流水更擅勝場，最難得的是奇花異卉栽植之多之美，實屬罕見。

這時宋仰止那有心情去欣賞眼前的美景，他循着小溪行去，穿過一條小徑，兩邊綠竹夾道，設計頗賦詩意，盡處一座小亭，上書「聽泉亭」。

小亭構築精巧美麗，背倚陡削假山，有一股泉水從石罅中傾瀉而下，形成匹鍊似的瀑布，壯麗美觀，而瀑布瀉落一泓潭

水，水中有奇石，泉水激射，淙淙泉聲，彷彿萬馬奔騰，站在小亭聽泉，已達「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境界。

四下寂靜，宋仰止提劍立在聽泉亭上，星目四眺，滿懷憤怒，恨不得找到一個人，殺個痛快。

忽地在對面，一排疏影處，緩步走出一位青衣少女，她全副精神，好像都貫注在點點梅花上，是以並沒發現聽泉亭的宋仰止。

可是宋仰止一見到她，已是怒火倏漲，雙目射出光芒。

他已看清那青衣少女就是假花飛燕，宋仰止暴喝一聲，身如紙鳶瀉過來，長劍已如奔雷走電向她刺去。

青衣少女聽得一聲叱喝，嬌軀微向後閃，可是宋仰止的劍太快了，左臂已被劃了一道長長的劍痕。

宋仰止右腿一抬，疾快地將青衣少女，踢出七、八丈外，身軀跌落在梅樹下。

鮮血染紅了青衣少女的青衣，她臉色蒼白如紙，神智遲滯地望着宋仰止，目光驟現駭異之色，道：「你……」

宋仰止沉聲道：「好賤人，騙得我好慘呀！」劍光一閃，又在她的左肩上，刺了一劍。

青衣少女受傷頗重，完全沒有反搏之力。

宋仰止長劍還鞘，道：「我要慢慢的折磨妳，才能洩我心頭巨恨！」雙掌一抬，緩緩遞出。

他出手雖慢，掌勁却極强猛，一道狂飈般的捲去。

青衣少女身受兩劍創傷，雖非致命之處，但已使她無力立起，斜臥地面。

眼見强勁的掌風襲來，她已無法挺身閃避。

宋仰止雙掌一出，估計可以把青衣少女拋出丈外，可是事情大出他意料之外。

陡覺一股深厚的柔勁，從對方撞來，不僅把宋仰止掌力，化解於無形，反而使他感到雙臂酸痛，馬步不穩，蹬退兩步。

宋仰止張目向青衣少女身背茂密的叢木一看，瞧不見有何人影，他認定必是假花飛燕詐敗，故意戲弄他，心中更氣，右臂一抬，又拍出一掌。

這一次，掌風如電，疾捲過去。

可是掌力將觸及青衣少女的身上，又被化解掉再度反彈純厚的柔勁當胸撞到。

宋仰止已有防備，撤身躍開，才免得再次遭受反擊。

他已看清那股柔勁，並非青衣少女所發，而是有人藏身密林，暗中出手。

宋仰止心駭暗中之人，武功高强，從掌勁看來，那份修爲實已在一甲子以上。

可是他並不畏懼，正待出口喝罵，引他出來。

適時在修竹夾道的小徑，又閃出一名青衣少女。

他乍見之下，一陣驚愕，反望一下梅花樹下的青衣少女，兩人裝束容貌，竟無一不像，實在難辨眞僞。

後出的青衣少女突然懾人魂魄的淫笑道：「宋仰止多謝你殺了康壯，又傷了花飛燕！」

此語一出，宋仰止知道自己又受騙。

原來先前被他刺傷的青衣少女，才是眞正的花飛燕，而後出的青衣少女，乃是騙他殺掉康壯的假花飛燕。

宋仰止出道不久，缺乏江湖閱歷，連番受到這批老奸巨滑的魔頭的騙。

他已抑不住怒火，長劍出鞘，躍身到假花飛燕的身前，指着她道：「妳是什麼人？連連假冒騙我！」

假花飛燕大笑道：「兵不厭詐，能够借閣下的劍，殺掉與我作對的人，豈不更妙！」

言下滿含輕蔑嘲弄的語氣。

宋仰止劍光一閃，刺向她的胸前。

假花飛燕輕視的道：「幾手三脚貓的劍法，竟敢在老娘眼前獻醜。」談笑間，身形如風一旋，雙掌幻出無數掌影，竟很輕巧的化開宋仰止神奇一劍。

宋仰止大感驚駭，心頭狂震，長劍一沉，陡揚上風，一招「鷹揚天下」，斜肩刺去。

但見假花飛燕朗笑一聲，縱跳翻飛，如猴似鳥，不僅宋仰止的長劍沾不了她的寒毛，她一雙手，彷彿疾游在劍柄下，隨時有撤劍受傷的可能。

驀地，假花飛燕橫拍一掌，宋仰止嚇得冒出一身冷汗，疾速的收劍倒退。

幸虧他退得快，才未傷在假花飛燕的掌下。

雖是如此，宋仰止右腕也被震得痲痺，手中長劍差點而脫失而出。

假花飛燕陰沉沉的笑道：「我這一套掌法叫做殺鷹手，專門用來對付空中飛鷹的，你覺得如何？」

此語一下，宋仰止狂震的心頭，不禁又是一沉，心灰意冷之極。

原來，宋仰止追隨邊先生學劍兩年，習得一套詭異神奇的劍法，叫做「飛鷹劍法」，現在碰到假花飛燕的「殺鷹手」，怎能不又驚又奇？

也不知道她是無心，或是有意，說出此話，激得宋仰止臉現怒容，大喝一聲，手中青虹暴出，「飛鷹揚威」這一招乃是飛鷹劍法中，最厲害的招式，一招中包含了三個變化，一個比一個詭異，能够連連閃開三個變化，可說難如登天。

假花飛燕道：「我要殺鷹了！」身法靈捷無比的封住宋仰止的三個變化招式。一招「飛鷹揚威」的變化路數，好像完全在假花飛燕的預料中。

宋仰止心知要糟，沉腕收劍，可是已經遲了，假花飛燕右掌長遞，已重重的落在他的胸前。

一股開碑摧山的重擊，宋仰止身子暴飛十餘丈高，宛如彈丸一般，落在一座假山之前。

但他覺腑肺如碎，口中吐出一道血劍，臉色變得比白紙還要蒼白。

可是假花飛燕仍不放過，冷笑道：「今天是你的死期！」

宋仰止躺在地面上，忍住一口眞氣，道：「在我死之前，妳可以把眞實身份顯露出來嗎！」

假花飛燕冷冷的道：「你到了閻王面前，自然知道。」一招怪異的掌法，已如狂飈捲到。

眼看，宋仰止就要喪命在她的掌下——

陡地，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股陰柔的暗勁，從宋仲止的身旁竄出。

剎時間，一剛一柔的掌力雙雙接實。

但見假花飛燕雙肩幌動，被那股柔勁，反彈出七，八步遠，才拿樁站住。

適時，人影疾閃，在假花飛燕面前，已多了一位衣衫襤褸的瞎眼糟老頭。

他手持拐杖，另一手卻托着一具葫蘆，兀自仰首喝酒，一副玩世不恭的樣子。

宋仲止已看出救他的人，正是那位神秘的瞎老頭。

假花飛燕厲喝道：「何方狂人，敢來此猖獗放肆！」說時，一掌疾出。

她身形暴射，瞎老頭好像沒有提防一般，還在那兒喝酒。

但是倏她身形欺近，驀地瞎老頭張口一吐，滿腹的酒化成無數酒花，點點滴滴的噴向假花飛燕的臉上。

那酒滴力透鋼刀，射在她的臉上，痛得呼叫不已，不得不將出手一招，生生收回，又退回數步。

假花飛燕沉聲道：「你是何人？老娘與你往日無怨今日無仇爲何橫手作梗？」

瞎老頭哈哈大笑，道：「我糟老頭眼睛已瞎，卻還認得妳是百花宮的宮主百花娘子巴大姑，想不到妳當了宮主，就認不得十年前的故人了！」

他撕下假花飛燕的面目，原來她就是百花娘子巴大姑。

可是巴大姑仍然看不出瞎老頭的身份，追問道：「恕老娘眼拙，你何不爽快的說出來！」

瞎老頭道：「妳縱然不認得我瞎老頭道一身寒酸相，也該想起我這雙眼睛爲甚麼瞎了！」

這句話，已把巴大姑驚醒，她想到十年前，曾與「魔劍」宓不達，在花朵中下毒，誘使一人觀花，使他雙眼成瞎，然後出其不意的將他推落萬丈絕谷之下，難道會眞是他？

巴大姑嚇得倒退兩步，顫聲道：「你眞是聖劍莫羽？」

瞎老頭不置可否的道：「是不是妳心裏自然明白，瞎老頭沒時間跟妳閒磕牙，不過有一件事必須告訴妳。」

巴大姑道：「甚麼事？」

瞎老頭道：「我瞎老頭明人不做暗事，剛才趁妳不在的時候，拿去了兩件小東西。」

明明是偷，他卻要說是拿，眞絕。

巴大姑一時尙不明白，問道：「你偷了老娘甚麼東西？」

瞎老頭道：「別說得那麼難聽，十年一別，我瞎老頭拿點東西，只算是取回一點利息罷了。」說着，走向宋仲止身旁，反手一抄，將他挾在腋下，又道：「我瞎老頭要走，妳也不必送了！」

言落，人已脫弓怒矢，翻過高牆一閃而沒。

憑那份輕功，就把巴大姑駭住了，更使她肯定心中的疑念，忖道：「一定是他，莫羽沒死，這該怎麼辦呢？」心頭急如熱鍋上的螞蟻。

× ×

辰州鎭外的一座破廟——天王寺。

斷樑碎瓦，蛛網滿結，神龕上的神祗，早已失踪，一座香火已斷的破廟。

這時在神案前，卻坐着兩個人。一位是身受重傷的宋仲止，一位是神秘的瞎老頭，前者閉目盤坐，調氣運氣，後者卻手舉葫蘆喝個痛快。

瞎老頭子喝得痛快，突然問道：「怎麼？還感到痛嗎？」

宋仲止睜開雙眼站起來，抱拳施禮，道：「多謝老前輩靈藥，果然效力神速，不片刻已治癒在下內傷。」

瞎老頭一揮手，示意他坐下，道：「好說！好說！」

宋仲止坐在他的左側，問道：「老前輩，眞是姓莫，莫老前輩嗎？」

瞎老頭道：「我瞎老頭自己也忘了姓甚麼！」右手握住手杖，又道：「來，我讓你看兩件東西，這是我瞎老頭從百花宮順手牽羊偷來的。」

說時，左手已掏出一個白色玉瓷，宋仲止一看之下，驚咦出聲。

瞎老頭耳朶頂尖的，問道：「怎麼啦？這玉瓷你認得嗎？」

宋仲止道：「不瞞老前輩，玉瓷正是在下失落之物。」

瞎老頭道：「怎麼會到百花宮去？」

宋仲止當下把大還丹被偸的事，詳細說了一遍，道：「可能是百花宮的人偷走的！」

瞎老頭哼了一下，道：「她們偷它幹啥，我瞎老頭猜想一定是石磊偷錯了，才賠上一條命！」倒出一粒豆大的白色藥丸，放在左掌心上。

宋仲止一怔，道：「偷錯了？大還丹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

他話猶未了，突然見廟外閃進一條野狗，渾身黑漆，髒兮兮的樣子，瞎老頭驀地將藥丸拋了過去。

那條野狗也許是餓急，馬上張口噬下，宋仲止想出手攔阻也來不及了。

不到盞茶時刻，那條野狗突然倒地，掙扎兩下，口角流出一縷黑色的毒液，悄然斷氣而死。

宋仲止見此情形，大爲驚訝！

顯然，那藥丸含有巨毒，是以野狗服下，馬上斃命。

瞎老頭問道：「看到了沒有，那是毒藥，不是大還丹，你是從那兒得來的？」

宋仲止道：「因家父身中奇毒，昏迷不醒，在下去向家師求得的解藥。」

瞎老頭又問道：「你師父，叫甚麼名字？」

宋仲止道：「在下只知道姓邊。」

瞎老頭雙眉一鎖，想了想，才道：「沒聽說這號人物，他教你甚麼功夫？」

宋仲止道：「在下跟他兩年，學了一套飛鷹劍法。」

瞎老頭沉吟一下，道：「你把飛鷹劍法，演練一趟給我瞎老頭看看。」

他說看看，宋仲止感到奇怪，不是嘛！一個瞎子還能看得見嗎？

瞎老頭笑道：「你別奇怪，我瞎老頭只要聽聽你的劍聲，比看的還要靈。」

宋仲止立起，道：「好！」雙手抱劍，展開飛鷹劍法，招式不凡，劍芒四射，那些劍法乃係摹仿飛鷹在天空飛翔，撲，騰，躍，抓等形勢，創造而成一套劍法。

宋仲止演練一遍，收劍又坐回原處，他想瞎老頭一定會對這套劍法讚譽不絕。

豈料瞎老頭搖頭，道：「這算甚麼劍法，處處落虛，而且還有三處很嚴重的破綻，若遇稍強的劍手，一定會落個慘敗，唉，眞是誤人。」

宋仲止被他說得張口結舌，半晌答不上話。

瞎老頭道：「不過這套劍法，構想很好，只要稍加修改，就可以變成一套很好的劍術，我瞎老頭給你改正破綻地方。」

宋仲止重新站起，拉開劍法，展出一招「鷹揚天下」。

瞎老頭道：「這一招劍鋒太揚，出手時腕力要强，劍尖略低，對方就沒辦法閃躲了。」

宋仲止按照他的話，演練了三遍，果覺劍芒，凌厲多了。

瞎老頭一一指正他的缺點。

最後，宋仲止又展開「飛鷹揚威」一招。

瞎老頭道：「這一招構想很絕，可惜三個變化，不能一氣呵成，這樣怎能出奇制勝，所以出劍一定要快，精氣神一定要貫注在劍身上，人與劍相結合，意動劍隨，絕不能有絲毫停頓。」

名家一點，訣竅頓開，宋仲止按照他的話出劍，「飛鷹揚威」果如天上飛鷹拚搏巨招，神速的幻起三個變化。

宋仲止心想：「假如在百花宮我能如此出劍，必定不會露出破綻，爲巴大姑所敗。」當下收劍，抱拳向瞎老頭致謝。

瞎老頭表情肅穆，低頭沉思不語。

宋仲止道：「老前輩在想甚麼？」

瞎老頭道：「我在想你那個師父邊先生，有點兒可疑。」

經他提醒，宋仲止始覺邊先生，是有可疑之處，大還丹居然是一粒毒藥，幸虧沒讓父親服下，否則豈不造成恨事。

還有「飛鷹劍法」看來神奇，不料竟是破綻百出，和巴大姑交手之下，是那樣不堪一擊，如非瞎老頭指點，自己恐怕還懵懂無知，他想不透，到底邊先生是深藏不露，另有居心，故意留幾手，還是本來的劍法就是如此不濟。

宋仲止道：「老前輩可想到武林中人，有這個人物嗎？」

瞎老頭沉吟道：「我現在想不起，他可能是改了姓，也說不定，但從他手創飛鷹劍法的超人智慧，似乎不可能留下這許多敗招……」

突然，一陣破空之聲，由廟外傳來。一蓬飛針，宛如針雨一般，迅速已極的飛射進來。

宋仲止雙肩一幌，閃至瞎老頭的身前，長劍疾出，幻起一片劍芒，那片飛針，悉數被他擊落。

瞎老頭喝采道：「好，去試你的劍法罷！」

宋仲止一躬身，杖劍躍出廟外，已見矮胖法師當先而立，身後是八名白色長衫，臉罩黑巾的行屍。

剛才那蓬飛針，正是出自矮胖法師之手。

宋仲止喝聲道：「法師，出手未免太歹毒了！」

矮胖法師冷冷的道：「我還要你頸上六陽魁首呢！」低嘯一聲。

他身後八名行屍，突然蜂湧上來，圍住宋仲止。

矮胖法師口中唸唸有詞，八名行屍隊形一變，排開一個奇異的陣法，雙掌翻揚，攻向宋仲止。

宋仲止心頭狂震，心道：「這些行屍竟然能聽他指揮，展開詭異的陣法……」甫念間，八名行屍朝八方面攻來，掌法奇詭，勁道雄渾，凌厲異常。

他急忙掄起長劍，反手一招，快如電光石火，八名行屍被那劍芒所震，疾然倒退。退勢甚快，陣形又是一變，封住了休生開三個生門。

宋仲止往右挑起一名行屍的寬邊草帽，始破了一度生門。

但八位行屍身手堪稱絕頂，聯手出招，更非同凡響。

宋仲止被纏身難脫，遂展開經過瞎老頭指正後的飛鷹劍法，劍身一抖，紅光乍吐，快捷如電。

旁邊矮胖法師突然閃身進入破廟，對着坐在神案前的瞎老頭喝道：「老頭子，識相的，快將雙絕翡翠交出來！」

瞎老頭淡然的道：「假如我瞎老頭記得不錯，你大概就是自命八荒梟雄的刁南吧？」

八荒梟雄刁南是十年前，名動黑白兩道的一個魔頭，人人畏懼如虎。

矮胖法師一聞之下，大爲驚駭，厲聲喝問道：「你是甚麼人？」

瞎老頭道：「你不必管我這個瞎老頭是誰……」手握枴杖，又道：「你不是爲了雙絕翡翠嗎？」

矮胖法師刁南道：「不錯，還不快拿來！」

瞎老頭道：「雙絕翡翠是在我身上，不過我倒想不通，堂堂的八荒梟雄怎受命於巴大姑？」

刁南叱喝道：「你管不着！」

瞎老頭調侃的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巴大姑的媚術有幾個人能逃得了？你想要雙絕翡翠，自己來取吧！」

刁南當眞走上，抬手疾出，抓向瞎老頭的胸前。他出手奇快，根本就不把一個瞎老頭放在眼中。

但見劍光一閃，刁南的右手，生生被砍斷。

原來瞎老頭的手杖，乃是一柄寶劍，也不知道他如何出手，快逾電光石火，刁南快，他的劍更快，待發覺時想收手已來不及了，右手腕生生被砍落下來。

刁南再看時，瞎老頭依然怡然坐在案前，身子連動也沒有動，劍亦早已收入木杖內，那種劍法使他心頭震駭，嚇得面無人色，倒退兩步，駭異的道：「你，你……你是聖劍莫羽？」反身往廟外跑去。

瞎老頭含笑道：「別怕，雙絕翡翠在這兒呢。」左手揚起，赫然是一塊晶瑩翠綠的翡翠。

刁南身子正要躍出廟門高檻，陡覺身後被一股陰柔勁力吸住，不由自主的倒退七、八步，又回到瞎老頭的跟前。

刁南顫聲地哀求道：「莫老！你饒了我罷！」雙膝跪地，右手斷腕血簌簌，左

手却揣在懷裏。
　瞎老頭徐徐問道：「你喬裝趕屍法師是何居心？」
　刁南道：「我已改邪歸正，以替人趕屍餬口，莫老，請饒過我這一次……」
　瞎老頭重重一哼，道：「你不說實話，我能放過你嗎？快說你受何人差遣敢來殺我！」言下威稜，令人不寒而慄！
　刁南低垂着頭，說道：「莫老息怒，我……」
　驀地，左手一抬，一蓬細如綉花毒針，已經射向瞎老頭的門面，他却借機，往後疾躍。
　兩人距離很近，刁南猝然出手，眼看瞎老頭必要傷在毒針下。
　可是，事實又不然！
　瞎老頭褸衣長袖，倏然飛揚，那蓬飛針已被盡數掃落，同時間木杖寶劍疾然出鞘，一道青虹暴射，數丈外的刁南堪堪要躍出門檻，背後已中一劍，慘嗥一聲，人已倒地而死。
　此時，廟外的宋仰止和八具行屍的惡搏，已漸漸分出勝負。
　宋仰止一身劍法，奇奥無比，勢如秋風掃落葉一般，挑開八名行屍的罩臉黑紗和寬邊草帽。
　那八名行屍個個臉色蒼白如紙，表情冷漠，一時間也辨不清是人是鬼，一味纏着宋仰止而戰，似已將生死置於度外。
　宋仰止急欲速戰速決，長劍一掄刺向一名虯髯老者。
　突聞瞎老頭傳來話聲：「不可傷人，點住他的穴道。」那是傳音入密的功夫，句句響在他的耳際。
　宋仰止一聞之下，劍鋒一偏，斜斜地改刺爲點，封住虯髯老者的下腰志堂穴。
　適時，二名行屍從身後攻來，宋仰止弓起雙肘，往後一撞，適巧點住兩人的巨闕穴。
　其餘五名行屍在宋仰止的搶攻下，也被點住穴道，紛紛倒下。
　瞎老頭又以傳音入密說道：「把他們抱進廟內。」
　宋仰止依言，將八名行屍抱入破廟，放在神案的左邊，整齊的排列着。
　他放完最後一人，行至瞎老頭的身旁，問道：「老前輩，這些人眞的已經死去了嗎？」
　瞎老頭淡淡一笑，道：「死屍能再行路，且能出手攻擊，天下豈有這怪事？」
　宋仰止訝異道：「但他確已斷氣！」
　瞎老頭搖頭道：「說穿了其實不值一文錢，你聽說過一種龜息大法的閉氣功夫嗎？」
　宋仰止大悟道：「原來他們是以龜息大法，閉住眞氣裝鬼嚇人，如此卑鄙還留他們幹什麼？」
　瞎老頭道：「你錯了，這原非他們本意。」
　宋仰止神色一怔，道：「老前輩是說他們也是被害者嗎？」
　瞎老頭道：「他們是中了一種毒藥，以致喪失本性，而聽擺佈，其實這八人，還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一流高手咧！」
　宋仰止少在江湖行走，是以不識八人的身份，但念及能制倒八人的人，那一定是武功高强，達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他沒有把心中所想說出來，一意念及八人的安危，道：「老前輩，他們還有救嗎？」
　瞎老頭笑道：「當然有救，不過施救起來非常棘手，目前情勢緊急，先撇開救人的事……」
　宋仰止一怔，已見瞎老頭手中一塊晶瑩翡翠，問道：「老前輩手中翡翠……」
　瞎老頭不待他問，已道：「這是雙絕翡翠。」
　宋仰止眼中異采一閃，大喜過望。
　瞎老頭又道：「山雨欲來風滿樓，情況已非常緊迫，你要在一個時辰以內，學會雙絕翡翠的兩招劍法。」
　宋仰止面呈難色，百年以來，武林中人皆想從雙絕翡翠上學習得啞郞和瞽娘手創的兩招劍法，可是從無一人，能够體會翡翠上的奇異畫像，現在瞎老頭，却要他在一個時辰內學會，豈不難上登天嗎？
　瞎老頭聽他不語，又道：「如不能在一個時辰內，學會這兩招劍法，今天我們恐怕難以生出天王寺。」
　宋仰止問道：「眞有强敵來犯嗎？」
　瞎老頭道：「假如我估計不錯，來人的劍法，是百年以來第一人。」
　宋仰止一陣震驚問道：「難道超過飛劍摘花的手法？」他暗中與邊先生相比。
　瞎老頭道：「飛劍摘花並不難……」陡地，他抽劍而起，很快的在半空中一揮，又收劍入鞘。
　宋仰止被他神妙一劍，驚得呆了一呆，才從地上檢起兩隻小小的蚊子，此時放在手中，蚊子尚在振翅欲飛，可惜牠們的翅膀，已被寶劍砍落，蚊子本身却絲毫未傷。
　這一手劍法，比起飛劍摘花，又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瞎老頭又說道：「我瞎老頭的這一手劍法，恐怕要比來敵畧遜半籌，所以必須要學會雙絕翡翠的兩招劍法，才能應付强敵！」
　宋仰止實在不敢相信，江湖上還有他人的劍法，能超過瞎老頭的劍砍蚊翅，相傳莫羽劍法稱絕天下，也只能把蚊子劈成兩半而已。
　設若來敵劍法，已超過瞎老頭，那麼雙絕翡翠上的兩招劍法，有希望勝得了他嗎？
　宋仰止心存疑問，却沒有說出口。
　瞎老頭似已知他的懷疑，說道：「來人的劍術眞和啞郞瞽娘的劍法一比，那是寒星與皓月比光。」
　宋仰止實在不敢相信瞎老頭的話，可是後者已將雙絕翡翠塞到他的手中。
　瞎老頭道：「時刻不多，今日一場浩刼，端視你能够學習這兩招劍法否！」
　宋仰止感到一股重大的責任在身，不暇細思，接過雙絕翡翠，移目而望，但見左方是一名清麗瞽目的少女，氣質高雅，右手長劍，斜斜向左上方揚起……這一招看似平凡無奇，却令人感到威厲無比。
　一時間，宋仰止也看不出劍法的奧秘地方，不由焦急在廟內踱起方步。
　過了半個時辰，他依然半籌莫展，絞盡腦汁，仍無法體會其中奧妙，額前沁出

黃豆大的汗珠兒，滾滿一臉，時間却無情的悄悄溜走。
　突然，宋仰止星目轉到瞎老頭身上，見他眼眶深陷，目前的情景自是一無所見，可是靈敏的耳朶，却又使他瞭若指掌。
　宋仰止心竅一開，陡地明白過來。雙絕翡翠上的瞽娘，不也像瞎老頭一般，利用靈敏的聽覺來用劍嗎？
　他目光落在翡翠上，隱然覺得瞽娘出劍時，幻起一道銀虹，劍光暴射，正好射向對方的雙目，在劍光照耀之下，眼睛受到刺激，必然眨了一眨，瞽娘的劍就在此時疾快出手，刺向對方咽喉。
　這一招快極妙極，看似平凡，運用起來如有石破天驚，不失爲神化一招。
　宋仰止心智慧黠，舉起長劍，演練了十來次，已能得心應手，喜道：「太好了，這一招就稱瞽娘暴虹吧！」
　緊接着，他又看一看雙絕翡翠右面的啞郞，但見他長得劍眉星目，英挺拔脫，雙手抱劍凝立，一雙劍眉下，兩顆亮若晨星的眸子，有無限的威稜，彷彿可以震懾對方的魂魄。
　宋仰止不由皺起雙眉，思不透他的劍法。
　這一招更難理解，因爲啞郞抱劍而立，根本就沒有出劍，又怎麼能傷得了對方呢？
　宋仰止沉靜思索，猶不得其解，可是時間不待人，一個時辰已悄然而逝。
　驀地，廟外响起了一陣急促的驚魂鈴聲，一名削瘦老人已然如電閃躍入，右掌一吐，遞向宋仰止的肩頭拍到。
　宋仰止沉思入神，根本心無旁騖，連頭也沒有抬一下。
　眼看一掌遞到，刹時就要受傷，突地一道劍光射至，瞎老頭閃身過來，一招救了宋仰止。
　削瘦老人心駭那劍的寒芒，急忙撤手，才免於斷腕之難，倏地滿面狂慄，一變爲畏懼之色，凛駭的道：「你是莫……莫……」
　他「莫」了半天，仍心悸不已的說不出下面的話。
　瞎老頭冷漠的道：「井三軒，想不到十年一別，你仍然脫不了一身鬼氣！」
　原來眼前這削瘦老人，乃是鬼叟井三軒，最善裝神弄鬼，一身武功不俗，在十年前，早已鬼名四播。
　可是他一碰到瞎老頭，却怕得面無人色，那些鬼伎倆再也使不出來了。
　井三軒駭然的道：「我井某人怕你，但我手下八名行屍，却要抓你到陰曹地獄去見閻王！」
　說時，手中驚魂鈴，急急搖動，「叮噹」地漫天價响，有八名行屍閃進破廟，連手攻至。
　瞎老頭一柄寶劍，反應敏捷，忽化成重數劍影，封住八名行屍的掌力。
　井三軒看得心頭駭然，身軀疾退，出了破廟。八名行屍似爲劍影所震，亦是節節後退，被瞎老頭的寶劍逼出廟外。
　這時宋仰止已聽到鈴聲，忽然恍然大悟，啞郞手抱長劍，似乎亦有一陣龍吟之聲，他劍雖未出手，但那股龍吟劍聲，已震懾敵人的心弦。
　他心道：「不戰而屈人之心，啞郞這一招正是劍法的絕招，龍吟劍聲敲碎敵人心志，使對方心神渙散而死，這一招就命名爲天啞雷音！」
　宋仰止理會了兩招絕頂劍法，把雙絕翡翠揣入懷中，移目過去，已見瞎老頭獨自仗劍，封住八名行屍的圍攻，似有不敵的迹象。情況危在髮間，宋仰止輕喝一聲，長劍斜斜出手。
　但見銀虹暴射，八名行屍突地一怔，此刻宋仰止的劍又快逾閃電的刺至。
　八名行屍左肩悉被他的長劍劃了一道劍得痕，若非他心存善念，八名行屍的咽喉已被刺中。
　在這驚人一劍之後，八名行屍已然暴退數丈，落身在廟外廣場。
　井三軒在旁看得更是又驚又怕，拔腿而起，就想離去。
　宋仰止暴喝一聲，道：「看劍！」
　井三軒急搖驚魂鈴，聲如魔鐘，扣人心弦。
　陡地鈴聲一止，慘叫聲起，宋仰止的劍已貫穿井三軒的咽喉，洩出一道鮮血，濺一地鮮紅。
　這時八名行屍却欺身攻到，十六隻手已遞到宋仰止的身後。
　宋仰止抽劍而起，旋身凝立，雙手抱劍一招「天啞雷音」，一陣龍吟之聲，震動八名行屍，伸出的手停在半途，人如泥塑木雕的呆立。
　突然，宋仰止出手點住四名行屍的穴道，身如旱地拔葱，倒飛數丈。
　另外四名未被點倒的行屍，又搶身攻來。宋仰止在半空中翻一個觔斗，已到了四名行屍背後，出手駢指如戟，封住兩名行屍的氣海穴。
　剩餘兩名行屍却五指箕張向他抓到，宋仰止無奈只好又把長劍一斜刺出。
　這一招砍落左邊一名行屍的草帽和面罩，落出臉形。
　宋仰止乍見之下，不禁臉色一變，大大驚異地顫聲叫道：「花老前輩！」
　原來此名行屍生得慈眉善目，年在六十開外，相貌威嚴，正是失踪多日的玉環老人花天雨。
　花天雨表情木然，似乎未聞他的呼喚，拳掌雙手一合，斜肩劈下。
　宋仰止心知花天雨亦必中人之毒，現在神智不清，當然不辨敵友。
　想念間，挪身橫退！
　這時右邊那名行屍，却身形一躍，翻掌遞到。
　宋仰止看出那掌，不由冒出一身冷汗，因爲這一掌對他太熟悉了，急切間，不暇多思，只好斜身滑步，避了開去。
　他存心退讓，深恐傷了兩名行屍，可是兩人却凝足畢生功力，揮掌搶身急攻。
　宋仰止連退數步，驀地展開「飛鷹揚威」，兩名行屍出手攻到，他已飛快的施出三個變化。
　快得無以倫比，花天雨和另外一名行屍，都被他封住麻穴，雙雙倒下。
　宋仰止正待走上前去挑開另一名行屍面罩，看看是不是自己心中所想的一人。
　突然聞到背後一人，森冷的道：「好劍法！」

宋仰止悚然驚駭，暗念這人怎麼來得全無音息，轉身一望，原來是馬樂仁。

當然，這名馬樂仁是假冒的，眞的馬樂仁已被害慘死枯井，此時假馬樂仁，腰間懸掛一柄寶劍，負手冷笑而立，問道：「你的劍路，好像變多了？」

宋仰止看到他，胸中怒火倏升，喝道：「你到底是誰？爲何假冒馬樂仁？」

假馬樂仁淡淡一笑道：「老夫是誰，你不必多管，快點讓開，老夫卽不追究你殺我手下之罪！」

宋仰止反將長劍一橫，攔阻去路，道：「今天不把話說清楚，休想離開！」

假馬樂仁道：「小娃兒，老夫先宰了你，再找莫老頭算賬！你出手吧！」

宋仰止道：「出劍！」

假馬樂仁不屑的道：「對付你還要老夫用劍，笑話！」

他話說得猖狂，把宋仰止惹火了，長劍一掄，展開飛鷹劍法，刺向他的上盤。

假馬樂仁冷笑一聲，反手一搏，很寫意美妙的避開，左手翻腕，反向宋仰止左肩拍到。

宋仰止心駭而退，長劍一式「鷹揚天下」斜刺而出。

可是他劍未出，已在假馬樂仁算計之中，低竄數丈，旋軀來到宋仰止的背後。

宋仰止一聞衣袂飄然之聲，回顧一覷，不由亡魂出竅，急切間，劍法一變，幻起「飛鷹揚威」一招，連續三個變化，又快又奇。

這一招，來得奇詭快速，實出假馬樂仁意表，等他驚覺時已遲了一步。

兩人身形一分，假馬樂仁衣袂，已被劃破一道劍痕。

假馬樂仁倏然變色，目射兇芒，寶劍出鞘，幻起一片白光，一劍直向宋仰止心窩刺去。他這一劍，刺得奇快無比，招式詭異巧妙。

宋仰止橫劍來擋，生生被震退七八步遠。他腳步尚未站穩，突見背後一位身穿銀紅衣裙的徐娘少婦，手掣短刄，向他背心揚來。

急切間，宋仰止不假思索，長劍斜刺，一式「瞽日暴虹」，石破天驚而出。

假馬樂仁見狀，想要搶身來救，已經遲了，只好出聲示警道：「巴大姑……」

話聲甫落一聲嬌厲慘叫，隨之而起。徐娘少婦巴大姑想要暗算人家，却反而遭到殺身之禍。

宋仰止一柄長劍，直刺入她的咽喉，又貫穿頸後，雙眼暴出，慘死當場。

假馬樂仁看得驚愕，兩顆鷹眼睜大如星，駭異的問道：「小娃兒，你那兒學來的劍法？」

宋仰止道：「不必多問！」身軀倒飛而起，靈捷無比的飛出一劍。

假馬樂仁殺機已現，暗忖：「看他劍法詭奇，莫非已學得雙絶翡翠的兩招劍，……」一念及此，殺機更濃，身形暴漲，幻起一片劍幕，擋住宋仰止的攻勢。

兩柄劍「噹」地一觸，宋仰止立刻感到對方，勁道兇猛，手臂被震得酸痛，立身不住，倒退三四步，長劍差點兒脫手而出。假馬樂仁毫不放鬆，蕩開來劍時，劍風疾掠，電光石火的震出萬點劍花，對準宋仰止身上罩落！

劍出半途，假馬樂仁驚悸地一怔，心旌搖曳，像洩了氣的皮球，呆立當場。

原來宋仰止凝視當前，抱劍而立，雙目暴射精芒，展出「天啞雷音」的一招。

假馬樂仁已被宋仰止手中銀虹所懾，一片龍吟巨响，敲碎了他的心靈，陡地寶劍落下，人也軟身倒地。

宋仰止含憤出劍，向他胸前刺到。

假馬樂仁顫聲叫道：「止兒，劍下留情！」

這熟悉的呼聲，使得宋仰止楞了一下，劍鋒一偏，道：「你是師父？」

假馬樂仁取下面具，露出一位相貌清癯的老人，竟是宋仰止在冷山遇到的邊先生。

邊先生道：「止兒，你能原諒爲師一時糊塗，受人脅迫，才做出這種事……」言下頗有懺悔之意。

宋仰止道：「師父請起，到底是誰敢來威脅你老人家呢？」

邊先生拾起寶劍，挺身躍起，嘆聲道：「魔劍宓不達……」

宋仰止問道：「是他？現在人呢？」

邊先生指着宋仰止的背後，道：「他來了，止兒，那不就是宓不達嗎？」

宋仰止本能的轉頭去看，可是那裏有什麼人影，突覺上當——

但是邊先生的劍，已奇快無比地的刺向他的腰身。適時，另外一柄劍，電射而至，蕩開邊先生的劍，解了宋仰止的圍。

宋仰止同時間，斜身滑步飄開數丈。

邊先生暗算不着，揚目看時，已見一位衣衫襤褸的瞎老頭，不禁心悸道：「你是莫羽？」

瞎老頭寶劍還鞘，道：「不錯，我就是莫羽，雖然眼睛瞎了，可是還認得出你是宓不達！」

宋仰止心頭一震，暗道：「原來他就是魔劍宓不達，可見他收我爲徒，傳授飛鷹劍法故留破綻，以毒藥假冒大還丹，這些都是他積心處慮要假借我的手去殺害爹，好殘忍的心，好惡毒的手段！」想及此處不由自主地機伶伶的打了個寒顫。

邊先生，也就是魔劍宓不達一看陰謀敗露，森冷的道：「想不到你的命倒很長呀！」

瞎老頭莫羽冷聲道：「十年前，你和巴大姑在花中沾毒，弄瞎了我的眼睛，又把我推落萬丈懸崖，沒想到我沒死吧！」

宓不達怒哼道：「確實沒有想到你的命眞韌，今天我魔劍要跟你聖劍，決一生死！」

莫羽大笑一聲，道：「我風聞你在冷山有奇遇，不僅獲得一本天魔劍法，還學了一套趕屍的法術……」

宓不達得意的道：「莫羽，你倒把我的底細摸得一清二楚，既然自知不敵，還不快納命來！」

莫羽道：「且慢得意，我瞎老頭是不行了，又糟又老，怎能跟你比劍，不過我倒要問你八荒梟雄刁南和鬼叟井三軒，搖身一變爲趕屍的法師，大概都是你的主意吧？」

宓不達手中寶劍一抖，道：「瞎老頭，你心裏倒明白得很！」

莫羽又問道：「那麼他們倆所趕的行屍，都是被你俘擄而來的嗎？」

宓不達道：「這些自命爲清高的人，處處與我作對，我就利用他們爲我爭霸江湖了。」

莫羽道：「俠義中人，當然不齒你所作所爲，自是不甘心爲虎作倀，我看他們是中了一種心志昏迷的毒藥。」

宓不達坦然的道：「你知道我不慣用毒，那是巴大姑調配的一種毒藥，服下以後，心神喪失，完全聽命於我。」

莫羽道：「花天雨和宋鐵山中的毒，也是你和巴大姑所害的了？」

宓不達沉聲道：「不錯，我爲了稱霸武林，君臨天下，多年謀策，早在各處佈下了耳目和臥底之人。」

莫羽追問道：「花天雨被你們混在行屍中，看來宋鐵山也是難免了！」

宓不達陰森一笑，道：「瞎老頭，你問得太多了！」手腕一掄，劍光閃至。

宋仰止橫躍過來，擋了他一劍，怒聲道：「宓不達我殺了你這個武林敗類！」

宓不達道：「止兒，你敢做出叛師的行爲？」

宋仰止怒目環視，道：「你不配當我的師父！」

宓不達冷冷的道：「你的劍法，是我所傳授，焉能勝過了我？」

宋仰止長劍一抖道：「不妨試試！」

其實宓不達已試過他劍法的厲害，心有餘悸，拿話試探他，道：「你眞的已學會了啞郞和瞽娘的兩招劍法？」

宋仰止怒道：「你不必多問！看劍！」長劍斜斜刺出，居然第一招，用的就是瞽日暴虹。他知道宓不達的劍法厲害，如不用這兩招絶劍，必然不能取勝。

宓不達見他一出手，銀虹暴射，閃光耀目，看不清劍射何處。

可是他不愧爲魔劍之名，橫劍去擋，身子却微微偏向左方。

多虧他斜身一偏，宋仰止的劍才沒有刺進他的咽喉上，但右肩已被刺了一劍。

宓不達忍住錐心刺骨的巨痛，再度睜目看時，宋仰止直如泥塑木雕抱劍凝立。

一陣龍吟之聲，發自劍身。宓不達悚然一驚，想要拔身逃去，但是心頭如受地折[illegible]崩錐[illegible]，[illegible]，身子幌了幌！

宋仰止一招「天啞雷音」，突然一變「瞽日暴虹」刺出。

這一次，宓不達連揮劍的力量都沒有，慘叫一聲，咽喉被宋仰止長劍一刺，激射出一道血劍，倒地身死。

莫羽道：「果然是好劍法！」

宋仰止收劍還鞘，道：「老前輩，我爹會在行屍之中嗎？」

莫羽道：「試着找找看！」

宋仰止移目落在最後被他制倒的一名行屍身上，跑了過去，掀開面罩，赫然是一位面如重棗，銀髯垂胸的老者，他不禁抱軀叫道：「爹！」

果然這老者就是「血手掌」宋鐵山！

莫羽道：「這些人都中了巴大姑的秘煉毒物，我們必須找到解藥，才能救醒他們！」

宋仰止道：「巴大姑已被我殺了！」

莫羽道：「那好，你在她身上找找看有沒有解藥！」

宋仰止站起，走到巴大姑屍旁仔細搜了一遍，失望道：「她身上未帶解藥！」

兩人一籌莫展，眼看一十六人，昏迷不醒，却不知如何是好。

驀地，一縷青影疾閃而至。

那人高呼着：「宋公子！」

宋仰止揚目望時，已見花飛燕，疾奔前來，不由大喜的道：「花姑娘！」

花飛燕一看遍地屍體，突見花天雨不禁嚎啕大哭。

宋仰止上前道：「花姑娘，花老前輩只是中了巴大姑的毒藥……」

花飛燕聞言而起，含淚的眼角掀起一絲得意道：「我這兒有巴大姑的解藥！」隨手取出一玉瓷，倒出許多銀色藥丸。

宋仰止喜道：「妳怎麼知道這些是解藥？」

花飛燕道：「我中了巴大姑的毒，後來無意服了這瓶子裏的銀色藥丸，毒就解開了，一看百花園裏的人，走得一乾二淨，就携了這瓶藥出來，不想在這兒遇到你們，哦，這位是……」

宋仰止道：「他是莫老前輩。」

花飛燕上前檢衽道：「莫老前輩。」

莫羽哈哈一笑，道：「我瞎老頭受妳這禮，恐怕非當個月下老人不可了！」

笑聲中，花飛燕羞得低垂螓首，雙頰泛出一層緋紅。

當下三人，拿了解藥，急忙施救。

解藥是眞靈，不到片刻時間，廟裏廟外，一十六人皆都清醒過來。

宋仰止把事情經過說了一遍，衆人皆有恍如隔世的感覺。

宋鐵山突然走到宓不達的屍旁，凝視良久，幽長的嘆了一口氣。宋仰止奇異的問道：「爹，此等魔頭，死不足惜！」

宋鐵山道：「他本是你的師叔……」

宋仰止吃了一驚，以查詢的眼光，注視宋鐵山。

宋鐵山嘆聲道：「他本是一名孤兒，聰明過人，與爲父同拜一師，可惜生性孤僻自卑，以至產生一種懷疑偏激的個性，同門十載，他早把血手掌的功夫，練到七成火候，可是他却懷疑你師祖秘技珍藏，不傳授給他，遂不告而別，不幸墮入魔道，才有今日浩刼。」

這時宋仰止才明白，爲什麼石磊會死在血手掌下，那無疑的又是宓不達殺人滅口，移禍江東的絶策。

莫羽揚聲道：「浩刼已過，江湖從此平靜，我瞎老頭却還有一樁心事未完。」

宋鐵山，花天雨，宋仰止，花飛燕以及一班俠義之士，紛紛走上探問何事。

莫羽煞而有事的道：「我瞎老頭，想牽一牽紅線，當一個月下老人，也順便喝幾杯喜酒。」大家一時間，不明白他的意思，忽見花飛燕含羞答答，宋仰止也不好意思的別過臉，頓時大家明白過來，响起一陣雷般的笑聲與掌聲。

宋鐵山和花天雨也頻頻點頭，相視而笑。於是，大家簇擁着宋仰止和花飛燕，欣欣然的離去。

一場血腥浩刼，被一樁喜事沖淡了！

從此江湖上，暫時獲得一段平靜無波的安寧。

（全文完）

俠義奇情短篇

江一明・文
盧令・圖

屠虎劍

神龍從天降　飛虎摔地亡

清晨，太白酒樓還沒有開門，但廚房的人已在工作，燒水燒飯，劏鷄殺鴨，樓面的人也在抹椅抹桌，揩窗掃地等忙着。

大熱天，睡得夜，起得早，氣溫正凉，就要起來，誰也覺得未曾睡足，一邊工作，一邊仍然在矇矓惺忪中，這個打呵欠，那個伸懶腰，還有人在彎腰搥背，搥腿，全都工作得並不起勁。

突然，遠處傳來一聲馬嘶，嘶聲洪亮異常。太白樓的員工都給這一聲馬嘶所驚動，停了一刹那，其中有人伸直了腰說：「這樣洪亮的馬嘶，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第一次不第一次我記不得了，不過，甚少聽到是事實！這不會是附近的馬叫的，這麼早，誰上路了！」

「管他呢。天快亮了，快工作吧！」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工人提醒大家。

各人正在工作着，驀然有人叩門，老工人六叔走過去開門，看到門外有個年青人，長得甚爲俊秀，他背後站着一匹馬，馬身很高，却很瘦。

「請問，現在做賣買不？」

「客官想要甚麼？」

「我想買兩罈酒！可以嗎？」

「酒？有！有！客官想要甚麼酒？你說好！」

「我想要兩罈最好的老酒！」

「百日紅？女兒香？玉冰燒？還是……」

「我不管這許多，只要你這裏最好的！」

青年說：「不過，你不要騙我，如果不好，我不給錢的！」

「當然！當然！」

「那就請你老人家給我先拿一罈吧！」

老工人把一罈酒拿出來，他不知道這麼年青人要這罈酒有甚麼用，如何拿走。所以怔怔的看着。

年青人接過酒，揭了蓋，給馬一嗅，馬搖頭，不看不舐，年青人不悅道：「你怎麼攪的？我要最好的酒，你却把這種酒給我？」

「這是好酒！頂好的！」

「別說了，快給我換好的！」

老人只好去換了一罈，馬仍然不喝，年青人忿然不悅了。他說：「你再不老實點，別怪我無禮了！我有話在先，你別迫我做出無禮舉動！」

老人沒法，只好把最好的拿出來。

「多少銀子？」青年讓馬喝光了一罈酒之後才問老人，眞是打死狗才講價了。

這一回，老人倒是老實許多了，因爲他看到年青人那一柄劍，老人別的本領沒有，看人與看劍，倒是頗有經驗，他發覺這個年青人雖生得俊秀，却是一臉正氣迫人，開不得玩笑的，激惱了他，後果難料，加以他看出年青人這一柄的劍鞘斑爛，不是凡品，能保有這樣的劍，又有一匹這樣的馬，都不是尋常的，爲此，他便老實得多，不敢索取高價了。

年青人多付了一罈酒錢，帶着一罈酒上路，自己也買了一些現成可吃的東西，還打賞了老店伴幾分銀子才走。

「眞是怪事，馬也會喝酒，還要喝好酒，這眞是天下奇聞！」

「甚麼天下奇聞，我就親眼見過這樣一匹馬！」一個新來未久的店伴說。

「你見過？甚麼顏色的？是肥是瘦？是高

是矮？馬的主人是怎樣一個人？」老店伴不服地反問。

新來的店伴說：「那匹馬長的很怪，高高瘦瘦的，毛長長，是深黑色，白蹄白額的，馬主人是一個年青人，長得丰神俊逸，俏極了。那一次，他在杭州，憑一根長繩，打倒了范家十幾個武師，連劍也沒有拔出，就已經把范家的人嚇得不敢追趕了！

「這已經是半年前的事了，我還記得清清楚楚，就像剛才見過的一樣，眞叫人想起來就開心！」

這一位新來未久的店伴，說得口沫橫飛，悠然神往，可見他對於這件事，實在是印象甚深。

老店伴看着他，她爲之神往，自語喃喃地說：「不錯，就是他！年青，俊逸，高瘦黑馬！就是他！」

老店伴口中的他，便是早先那個買酒的年青人了。

那個年青人是誰。他就是近幾年來方活躍江湖道上的上官洛。他在江湖上已經出現兩年多了，却仍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只知道凡是有人見到他出現不久，必有一些聲名狼藉的黑道魔君遭殃，兩年多來，歷試不爽，別人不知道，這個太白酒樓的新伙伴却是十分清楚的，他聽得老店伴說剛才這個年青人買酒餵馬，嚇得心頭狂跳，臉色大變了。

「六叔，你替我告一天假好不好，我不知怎的忽然肚痛得厲害，只怕支持不來，會摔壞東西，又得罪客人！」新伙伴在談論了喝酒的馬不久之後，便撫着肚子向老伙伴央求。老伙伴見他額角流汗，不疑有詐，便一口答允了，還介紹他吃幾種止痛藥，他說等一會稍好一點便去找大夫診治，免得自己亂撞，吃錯了藥，不得了，老伙伴也覺得有理，介紹附近的大夫給他。

這個太白樓的新伙伴的名字叫做楊森，他是飛虎黨派到太白酒樓去臥底的人。他不是要查太白酒樓的底細，那是不用查的，很容易知道。他要踹查的是經過太白酒樓的人，正如有一匹喝酒馬的年青人一樣。

楊森確在杭州見過上官洛，至於上官洛大敗范家人，他只是聽說，並非目擊，後來，因爲他被官府起疑，加以注意，便自行引退，離開杭州，來到蘇浙交界的宜興縣涌頭太白酒樓工作。

飛虎黨的總舵設在太湖的洞庭西山，飛虎黨在太湖附近一帶甚爲活躍，勢力强大，連官府中人，也有他們耳目，因此，官府的行動，經常瞞不過飛虎黨。楊森知道上官洛在太湖附近出現決無好事，所以他便不能不急，回去報告，使飛虎黨早有準備，以防萬一。

楊森的輕功很好，天又未亮，他說返家，出了門口便展輕功，風馳電掣的趕去太湖湖畔的一間房子，輕輕地叩門，先三下，後兩下，再又三下，先後叩了八下，而且叩了兩遍，屋內才有人應門，問是甚麼人。

「偉哥，是我，楊森，賣米碎的！」

「米碎？這麼早！」

「不早了，陽光快照遍太湖啦！」

「對！陽光快照遍太湖了！」話聲一落，門開了，楊森一閃身入了屋內，對屋內的人細說此行目的，然後又怱怱離去，眞正回家，並且跟着就看大夫，午後才回太白酒樓，表面工夫做到十足，誰也不容易猜出他是飛虎黨派到太白酒樓的奸細。

飛虎黨接獲楊森的通知，立即就轉知各分站小心防備，但是，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五天都過去了，楊森所說的上官洛連影子也沒人見過，他是眞到過太白酒樓？還是楊森誤傳消息？飛虎黨的人到太白酒樓去踹查的結果，是確有那樣一人一馬到過太白酒樓，但楊森並未親眼見到那人那馬，因此，那個人是否上官洛，無法證實。

飛虎黨得到這個話，固認爲楊森機警，但也太大意，未能及時查個詳細，功過相抵，也不再追究了。不過，經過這踹查之後，却認爲已過了幾天仍未有事故發生，可能是另有其人，並非上官洛，所以，防備是鬆懈許多了。

這一晚是下弦，沒有月色，有風，有雲，似將下雨，星星也被掩藏了，天空一片漆黑，地面同樣是一片漆黑，別說五尺一丈以外看不見東西，伸手也難見手掌。

就是這一晚，有兩個人悄悄的來到太湖湖畔一間屋子外面，其中一個輕輕地叩門，先三下，跟着兩下，再後又是三下，先後叩了兩遍，有人在內應門，問是甚麼人，叩門的說：「偉哥，是我，唐歡，賣米碎的！」

「米碎？這麼早？」

「不早了，陽光快要照遍太湖啦！」

「對，陽光快要照遍太湖了！」話聲一落，門開了，叩門人閃身入了屋內。

「有甚麼事嗎？」這麼夜來？偉哥輕聲地問。

「那個有匹喝酒馬的人又出現了，快通知大家小心！」

「唐歡，這可是眞的，前一次鬧了一次空的，累得大家緊張了好幾天，你別再報假，那是不得了的。」

「你眞是，難道我說的還會有假！」

「那麼你說，你怎樣見到他？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見到……」

「別動！你到底是甚麼人？竟敢冒充唐歡？快說！別自討苦吃！」一個中年人突然由暗處竄出來，一劍指住唐歡的後心。

「嗯，是那一位，快把劍拿開，別開這樣的玩笑，偶一閃手，不死也會受傷，痛得很呢！」唐歡十分鎭定，一點也不緊張。

「偉哥，他眞不是唐歡，我見過唐歡，我認識唐歡，他不是！」

「這是說，你說我是冒充唐歡了？」

「正是！你的胆子倒不小！」

「這就奇了，諒我唐歡是個甚麼人，居然也會有人冒充？眞是光榮！」

「少廢話，快把身份說明白！」

「我說是唐歡，你說不是，你叫我怎麼說呢？要我說謊，是不是？」

「這麼說，你是眞不肯承認了？」

「我是來向偉哥報告消息的，你就誤了時間，一切後果由你負責！」

「唐歡，你說上官洛又出現，可有事實？」偉哥說。

「當然有！」唐歡說。

「陳華，他說有事實，讓他說！」

「這就是事實！」他伸手到胸前把外衣一撕，身子同時閃側，手中外衣已經向背後的陳華掃去，陳華一劍疾刺，只覺虎口一震，痛極而麻，劍已脫手，還未來及再發暗器，腰間又是一麻，心知無法反抗，暗說一聲：「今生完了！」

變生不測，起自肘腋，阿偉給這變化嚇得呆了一刹，及至清醒起來，陳華已被制服，再也無法援手了，但他也料到陳華所言無誤，眼前這個唐歡，可能眞是個冒充貨，心頭一寒，手中暗器已飛出，同時低喝：「你到底是誰？說！」

「上官洛！」

「啊，你是上官洛！」他立即打出暗器，可是暗器全落了空，人也更加驚駭了。他自料無法敵得過這個江湖上互相傳說的奇人，只好

行最後一着棋了。他一轉身，突然撲向墻壁，伸手去按墻上的暗鈕，只要按動這暗鈕，整間房子，就會倒坍，大家同歸於盡了！

但是，他撲向前去，却被人抓着衣領向後一扯，把他扯得倒退了幾步，「蓬」一聲撞倒門邊，暈了一會兒。醒過來的時候，眼前是兩個人，一個是未見過的少女，看來只有十七八歲，很美，美極了，另一個男的是上官洛。

「你已沒有反抗的餘地了，只有死路一條！不過，你別想得太美，我不會馬上殺你！我會把你藏到一個地方去，待我從洞庭山上回來，證實你所說是眞是假之後，再決定是放你，還是慢慢消遣你！你先考慮一下，再回答我的問話吧！」

上官洛這話有極大恫嚇意味，而且，起到很有效的作用，偉哥說已把他所知盡說了，還把一張草圖找出來給了上官洛，以示忠誠。上官洛雖然不信他眞把所知盡說了，却也知道他確實說了不少，因爲他所說的和上官洛從其他地方探到的一樣。

偉哥的武功被制住，人却是依然可以活動的，當他把一切交代清楚了之後，已經是二更時份了。上官洛看看天色，還是和來時一樣，沒甚麼改變，當下便說道：「怎樣？現在就去吧？」

「當然現在就去，遲則有變！」女的回答得非常肯定，聽她的口氣，似乎比男子更有決斷力。

「他呢，怎辦？」

「他，哎呀，他已經自殺了！」女的到底細心些，一眼就看出不對頭了。

「這也好，少了我一番安排！」

「但是，我倒担心他所說的和這草圖並不可靠！」

「你改變主意，打算不去了？」

「不，正好相反，我們要馬上去，越快越好！」

「對！這兒隨時會有人來，很易便發現出了問題！」

兩個匆匆走向湖畔，找出那一艘細巧的小艇，一人在前，一人在後，前面的站着，身形微後傾，似仰望天際，後者却坐着，雙槳並發，快如輪轉，艇去如飛，快得難以形容。

小艇無人把舵，却忽左忽右，忽直忽斜，轉折自如，有時候，男的輕叫停槳，有時又叫加快，女的不用回答，只用事實作答覆，浩瀚的太湖，不用多久，居然被小艇扒過了半湖，靠近了洞庭山。那是西洞庭山。

太湖有兩座洞庭山，靠東的一座叫洞庭東山，靠西的一座叫洞庭西山。洞庭山不在湖南的洞庭湖而在江蘇的太湖，常使人混淆與想不通，但却又是事實。

飛虎黨是一個極有財勢的黑道組織，兼及水陸兩路賊匪，年來發展極速，勢力大大增長，蘇浙固是他們勢力範圍，即以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及山東等省，也有他們的分舵，黨羽甚衆。他們組織嚴密，手段殘忍，擁有許多知名高手，所以許多小黨小帮的都對他們畏怯七分，不敢與他們對抗，處處聽命於他們，官府根本就與他們有勾結，俠義道的人門戶之見甚深，各自爲政，獨善其身，不事團結，以致不少被飛虎黨人所害，亦無法報仇。他們以各門各派之任何一個門派，都不易對付財雄勢大的飛虎黨，因此，亦只有在飛虎黨的壓力下退縮，以致被吞食，被消滅。

兩年多前，飛虎黨需在湖南衡陽做案，派出三名高手，潛入穆家謀殺穆志豪全家，嫁禍湘西大俠柳子元。使俠義道人士自相殘殺，飛虎黨則坐收漁人之利。不料事洩，這三個飛虎黨高手都命喪穆家，死了三個人對飛虎黨影响甚微，但是，被揭穿了嫁禍陰謀，使俠義道有所防範，這一條毒計此後也難再用了。

飛虎黨的消息也是靈通，事敗之後不到旬日，他們已經查出這件事是壞在一個名叫上官洛的年青人之手。是由他先通知穆、柳兩家，並安排殺死飛虎黨三個人的。但飛虎帮所知也僅限於此，再無法深入了解上官洛的底蘊了。比如上官洛的師門，身世都無法查得出來！

此後，兩年多來，飛虎黨的高手死在上官洛劍中的，少說也有二十多人，其中還包括了分舵的舵主與副總舵主范大鵬。據曾見過上官洛的人說出面貌，各人所見都盡相同，可見他的爲人十分大胆，絕不倚賴喬裝打扮，但雖然如此，飛虎黨的人還是無法找到他，無法知道他屬何門何派與出身！

幾個月前范大鵬路過杭州，返老家一行，原極秘密，不知何故竟爲上官洛所知，把他殺了，還把他的屍體懸在范家門前的一株古樹上，懸屍距離地面，少說也五丈，光禿禿的一枝斜伸的橫樹枝，吊着一個脚板朝天，頭頂向地的屍體，雙手展開一幅白布，上寫十六個大字，寫的是：「我是飛虎黨副總舵，罪有應得，死有餘辜。」白布隨風幌動，但不掩字體，各人都可以看到，知道死者的身份。

這件事被發現於早晨，范家的人却鬧了半天才把屍體解下來，范家在杭州有極大勢力，養有許多打手，因此，圍觀熱鬧的人不少挨了揍，遭了打，但是，當他們打到一位青年人的時候，青年人以一段長繩子把他們一個又一個的勒死當場，范家的十三個武師，死了七個，重傷三個，輕傷三個，無一倖免，後來，據說重傷的三個也都死了。這一仗，范家聲名掃地，慘極了。

這是幾個月前轟動江湖的一件大事，楊森聽到的就是這一件事，但他不在現場，沒有親眼看到。

在這件事之前，飛虎黨在江西景德鎮的三個分舵，一夜之間全給挑了，總共死了二十多人，雖然無人知道是什麼人所爲，但包括飛虎黨在內，大家都入了上官洛的賬，認爲是上官洛所爲，因爲只有他才有此胆量，有此能力在一夜之間連挑飛虎黨的三處分舵！但也有奇怪地方，在景德鎮事發的翌日，遠離景德鎮的河南南陽也發生了事情，有人親眼看到一個青年人以酒飲馬，力挫飛虎黨五大高手，殺其三，傷其二，再殺了黑道著名悍匪血掌朱六，然後騎馬而去。

南陽與景德鎮相去甚遠，不同省，中間還隔了湖北省，照道理在一夜時間是不可能跑得這段距離的，但除了他之外，還有誰有此胆量，敢於向飛虎黨挑起戰端？這是一個未爲人拆穿的謎。

但是，這都是往事了。這些往事觸起了飛虎黨對上官洛的仇恨，也增强了對上官洛的防備。因此，這一晚上官洛棄艇登山，雖然比早幾晚的防守已鬆懈許多，還是滿佈崗哨的，上官洛練就一雙夜明眼，在此黑夜，仍能看出十丈左右的大件景物，所以他們一路來盡量迴避，還算走得很是順利。及至距離阿偉口中的總舵五十丈左右，上官洛伏下來了。他解開圍在腰間的布包，取出三枚五寸多長，一寸多寬，半寸厚的東西塞到女的手中道：「這是三枚轟天雷，你記住，碰上敵人太多，或被困於室內，你只消將這凸出東西向外一扯，再按回去，一兩次吸氣時光，它就會爆炸了，威力極大，可以碎石毀墻，非必要，勿輕用，製造不易，你帶着防身吧！」

「你呢，你不要？」

「我還有！我這次帶了六枚出來，只用了一枚，還有五枚，給了你，我還有兩枚！」

「眞的？你不會騙我？」

「我幾時騙過你了？」

「還說呢，你騙得我還少！」

「那是鬧着玩的，怎能作數！」

「這一次不是鬧着玩了？」

「鬧着玩？這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你嫌命長了！快藏起來，到時記住把凸出處扯出來，再按下去，馬上擲出，還要伏倒廻避！」

「得了，得了！長氣！」她把三枚轟天雷藏起來，然後跟他一起走！

他們由側面上房，忽然都停住了，一齊望向一個地方。

「哥哥，他們怎麼了，還沒睡？」

「不知道，我們去看看！」上官洛說。「小心，別弄出聲响，他們都是高手！」

「你又沒見到是誰，怎知準是高手？」

「這麼夜還在商量大事，沒睡，當然是高手！」

「我說他們在賭錢！」

他沒有回話，先掠出去，眞是又快又定，衣角微揚，落足無聲。女的亦步亦趨，一點也不遜色，姿勢還更顯得美妙呢！

距離對方只有十丈左右了，上官洛不敢再迫近，怕打草驚蛇，驚動了對方，兩個就伏在簷槽外望。女的說：「五個人！哥哥，你認得他們？」

「不認識！你呢？」

「我只識得靠燈那一個，右臉朝向我們的那一個！」

「他是誰？」

「我在江西見過他，他叫張杰！」

「嗯，原來是他！他來幹什麼呢？這可奇了！」

「你知道他？他是幹……」

「噓！噤聲，有人來了！」語聲剛落，便看到一道人影在幾尺以外閃過，屋內的人立即起立，恭謹地說：「總舵主來了！」

「不！舵主另外有事，叫我來和大家見面，你們商量得怎樣了？」

「我們商量過了，只要舵主有命，立即就出動，先把花家寨拔掉，再去青石坳……」

「慢着，我是問你怎樣對付上官洛！他已屢次在這太湖附近出現，必有所圖，你們知道他在那裏了？」

「我們已經派人去追查了！」

「結果呢？」

「都查不到！我們以爲他未必在這裏！」

「你們以爲他不敢到這裏是不是？哼，早間還有人看到他，說不定這一兩天他就要動手了！」

女的輕輕捏了一下上官洛的手臂，朝他笑笑。正在此時，一個人自屋內出來，走出門外，站在空地小解，雖然這一晚無星無月，女的還是知道他在幹什麼，頓時感到臉熱，急急把臉別向一邊。恨恨地說：「哥哥，我給他一個轟天雷好不好？」

「好！不過，不用急，先聽他們說什麼，聽夠了再動手也不遲！」

「何必呢？轟天雷一响，他們定死光了，他們的計劃也無法實現了！」

「對！還是你細心！你試試手勢也好！」

「好，我要把他們炸得粉身……」

「住手，他們都逃出來了！」上官洛立即把她的手按住，不讓她把凸出點扯起，她向有火光的房中望去，果然各人都出了房外，分向四方散開。上官洛對女的說：「阿鳳，你等我一會，我去去就來！」

「快點呀，遲了我不等你的！」

「一定快！我去了！」上官洛一躍而起，在阿鳳身邊消失了。阿鳳並沒有守在那裏呆等，她在上官洛離去之後，也飄然離開，她不是追隨上官洛，她是向相反的地方去了。原來她留意着張杰的去向，追着他，查看他們爲什麼忽然都散去。

上官洛入了早先張杰他們在一起商量大計的地方，運用他的夜明眼搜索對自己有用的物品，剛拾起一封信和一包暗器已聽到脚步聲，他不便硬衝出去，只好向後一縮，躲到一個木櫃後面。

飛虎黨的人陸續回來了，只聽一個說：「副總舵主，你認爲這是上官洛幹的？」

「張杰，你如何看法？」

張杰沉思片刻，道：「不是我自滿，以目前形勢來說，少林、武當、太極、峨嵋、青城、龍門、形意等等，雖然都是大門派，有不少人，特別是少林武當太極三派人數更多，但是，他們都怕事，不願招惹事非，而且，他們是面和心不和的，決不敢向我們挑戰，除了他們三派之外，其他門派更不敢招惹我們，那麼，剩下來的就只有這個不怕死，不知來歷的上官洛了，除了他，還能有什麼人？」

「對！張杰說得對！而且，退一步說，上官洛殺害了我們許多人，就是寃枉了他，也不太過！」

「你們說得都對，只是，抓他不住，知道是他也沒用，你們天亮之後，馬上派人去查，只要找到他的父母兄弟，就不怕他不聽我們的話！」

「對！我們去把他的爹娘抓回來，不怕他不聽話！」

「副總舵主，你查的船已經查過了，多了一艘小艇！是由湖畔商店扒過來的！」

「這就是說，上官洛已經來到這裏了！看樣子他正在伺機動手呢，今晚我們是難得安枕了！」

「副總舵主，你看我們應該怎樣？」

「馬上通知哨崗，不許任何人通過；更不准任何人駕船離去！將所有的船集中一起，多派人手看守！這樣，就不怕他飛上天去！」

「副總舵主，我看……喲……」這個人話未說完，已經倒地不起，死在當場了！

「大家小心，他已隱伏在附近了！」張杰查看死者傷處，心窩中了一枚暗器，是由正面打中的，肯定兇手在門口這一邊，及至取出暗器看，張杰啞口無言了。

「張杰，什麼事？」副總舵主問。

「這暗器，」張杰把自死者身上取出暗器拿出來，放到桌上，各人注目之下，目光都射向韓達身上，韓達當堂冷汗暗流，本能地伸手一摸鏢囊，不禁脫聲驚叫：「哎喲我的鏢！」

韓達的鏢囊不見了。是怎麼不見的？韓達自己也不知道，一時說不出話來。想了一會，他記起來了，他說是在屋裏丟失了的，雖然沒有人表示反對，却可以看出，有人並不相信。

韓達與死者有心病，相互之間不往來，不說話，更不會帮助，在兩日前，韓達與死者，還發生過劇烈爭吵幾至動武，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這和死者這次意外死亡有無牽連？大家都想着這個問題，却沒有人敢於肯定！

各人的目光使得韓達又驚又恨，不自覺的露出憤然之色。似自語又似語人地說：「我的鏢丟了，他死在我的鏢下，關我什麼事！」

張杰忽然說：「我記起來了，剛才韓達出過外邊一次，曾把鏢囊放在桌上，回來之後就發生湖畔暗哨被害的事，我們都出了去，韓達也是！回來之後，馬上就給暗算了，大家再想想，這其中可有可疑之處！」

「這麼說，暗算的似乎另有其人，他趁我們外出，先偷了韓達的鏢，再用來傷人，嫁禍韓達！」

「我也這麼想，大家以爲有此可能不？」張杰說。

「如此看來，害死阿偉的，和殺死陳華的，可能同是一個人，而這個人……」

「是上官洛！」

「對！是上官洛！」副總舵主肯定地說。「他故意弄得事情複雜，叫我們陷入迷窩，各位，照剛才的情形看，我以爲……搜！馬上展開搜查！」

「搜查？怎麼搜法？」

「他一定未會離開洞庭山，只要封鎖通道，他就插翼也難飛上天去！」副總舵主說完話，馬上通知全山的人留意陌生人行動。並且，馬上展開搜查。

上官洛可急壞了，他屏住氣息，握緊暗器，假如敵人迫近，他就被迫要出手了。因此，他的心情是非常緊張的。

張杰已經走近上官洛藏身之處了，但他並沒有立即找到上官洛，上官洛仍然屏息靜氣站着。

突然，一聲慘叫響自外邊，這一聲慘叫，把屋內所有的飛虎黨人都引出去了。上官洛長長透了口氣，走出來，再次搜索，自然又找到一些東西。但是，他發現聲響時，敵人已經出現門口，他無法廻避了！

「你大約就是上官洛吧？嗯！」來人瞪着上官洛。

「韓達，你想怎樣？」上官洛一口道破對方的身份，把對方嚇了一跳，但爲時極短，他很快就明白了，笑說：「上官洛，你很聰明，可是我們也不笨，不會上你的當！」

「可是，你不够聰明，別人都逃生去了，你却回來送死！」

韓達心頭一凛，不自禁的抓緊武器，還回頭看了一眼門口。

「韓達，你還有什麼心事未了的？快說出來吧，再遲，就說不出了！」

「你倒狂得可以，上官洛，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什麼能耐，敢跟我們飛虎黨鬥！」

「那你就看吧！」上官洛一閃身，便向韓達左側疾撲過去，他不向正面攻擊，却繞攻左側，頗出韓達意料之外。他本能地向右退開，同時迎擊。但是，上官洛沒有向他進攻，只是繞過他的身邊，溜到他背後去，他背後就是門口，韓達明白了，上官洛是要逃出這間屋子。

韓達如此一想，又是慚愧又是焦急，一招未會用實便變迎爲送，化被動爲主動，啣尾追擊，疾刺上官洛。

但是，韓達上當了，他一招用盡，陡然失了敵踪，也不知上官洛用的是什麼身法，如此之快，才一眨眼便看不見了他，反之，一股冷銳的勁風射在自己的「風府穴」。這是人身大穴之一，稍有受損，性命難保，既然受制於人，只好乖乖的放下武器，回答對方的話。

上官洛道：「你們飛虎黨的舵主是誰？總舵設在那裏？」

韓達道：「總舵就是這裏，總舵主是誰，我未見過，眞不知道，剛才你也看到了，連副總舵主也長期罩上面紗，總舵主更不輕易以眞面目示人！」

「你是什麼職位？」

「香主！」

「你們一共有多少香主？」

「不知道！我想，除了總舵主和副總舵主之外，再無人會知道！」

「你們的宗旨是什麼，總知道吧？」

「獨霸天下，獨霸武林！」

「你的香堂設在那裏？你們之間憑什麼記號，可以知道是自己人？」

「這個……」

「韓達，韓達！」

遠處的叫聲打斷了韓達的話頭，他想回答，却給人家喝住，料難灑脫，身形向前傾斜，似要衝前，實則向後反躍，頭一昂，向後一挺，身子才躍起，又掉下來。原來他的「風府穴」已經被毀，人也隨之死去，大解脫，可免被迫供之苦了。

上官洛扶起韓達走出屋外，來到簷溝處，却不見了妹妹，不由得大急。他雖然深知妹妹的機智膽識比他尤勝，到底由於年輕，缺乏經驗，判斷力較弱，且亦較爲衝動，假如她隨意亂撞，有可能會碰上危險。可是妹妹去了那裏，他無法知道，亦不能叫喚，唯一辦法只有守株待兔一法，靜待她自己回來。

過了一會，上官鳳果然回來了，上官洛抱怨地說：「你去那裏了？快走吧，他們就要發現我們了！」

上官鳳道：「哥哥，你回去，我在這裏替你做內應！」

「什麼？你不走？」

「我不走了！」

「爲什麼？」

「我發現了一個大秘密，也是一個極大的陰謀，你快去快來，最好在十天之內，能趕回來！」

「是什麼秘密？」

「我也說不清楚，我只看到許多人在一個地方幹着什麼，至於眞個幹着什麼，我還沒弄清楚！」

「既然你不清楚，怎知準是秘密？」

「他們都是在地道下面幹的，當然不會是普通事情了，你說是不是？」

「這麼說，你是眞不走了！」

「我是眞不走了，你快來呀！若果等不及你們來，又非阻止他們行動不可，我會單獨跟他們幹一番的，我不能讓他們亂來一通的！」

「好吧，我走了，你自己小心！」

上官鳳道：「放心，我會的！你走吧，我不送你了！」

「好，幾天後再見！」上官洛一躍而起，閃身上了屋頂，恰巧遇到一個飛虎黨的人，他沉聲喝問：「誰？」

「你看什麼的？連我韓爺也認不出來！」

「韓香主，我眞該……哎！」話聲未完，一聲慘叫先傳出來了。上官洛殺了對方，向前再走，但因死者的慘叫，驚動了其他人，於是，一呼百應，大叫兇藏兇手。因此，上官洛立即便被發現，被困在包圍圈中，而且，這個包圍圈在縮小中。不過，這情形却對上官鳳有利。因爲飛虎黨只知有上官洛，不知有上官鳳，而上官洛神出鬼沒，獨往獨來，却是他們所熟知的。因此，他們發現了上官洛，便以爲是進犯洞庭西山的全部敵人了。他們祗顧得圍捕上官洛，根本不曾想到除他之外還有別的敵人，所以免了搜查這一重手續，這自是對上官鳳有利了。

上官洛似乎是有心助妹妹一臂之力，也並不急於逃走，故意在敵人面前，露出眞面目來，張杰距離他最近了，喝問他道：「你是上官洛？」

「是又怎麼樣，張杰？」

張杰一怔，奇怪他怎會認識自己，但心念電轉之下，立即就想到了。厲聲再問：「剛才殺死馬元，嫁禍韓達的可是你？」

「不是我難道是你？」

「你倒坦白，可惜韓達不在這裏，否則，他會剝你的皮！」

「哼！你吹什麼牛？韓達早就死了！」

張杰心頭一凛，吃驚地道：「你又殺了韓達？」

「有什麼出奇？我還要殺你呢！好呀，沒臉見人的傢伙也來了，有種你就自己除下黑布，不要怕人看到，你敢不敢？」上官洛目注張杰後面，朗朗而言，張杰以爲是副總舵主來了，本能地回頭望去，却因天黑，什麼也看不到，正自一愕，怎知就在這一刹那時間，三聲慘叫幾乎在同一時間發出，三處叫聲方位不同，上官洛又同時失踪，他是從那一方逃走了呢？張杰無法得知，查問得清楚已經過了不少時間，再要追上上官洛，只怕爲事不易了。

上官洛並沒有向山下跑，更出乎對方意外的，所以上官洛向山上跑，更引起飛虎黨人的緊張。

上官洛的嘯聲起自半山以上，拖着一條長長的尾聲，直向山上斜斜衝上去，他的目的何在，無人猜測得出，但山上有許多秘密地方，是不容外人走來，可以肯定上官洛已經碰上了人，開殺戒了，飛虎黨的人都湧到山上去了。

但是，各人感到奇怪，何以不見副總舵主現身？他去了那裏？沒有人知道。

他去了那裏呢？他在山下，他肯定上官洛會到山下找船逃出去，因此，他分派幾個得力人手守着船艇，不讓他離開。只要不讓他離開洞庭西山，就不怕他逃上天去，遲早總會抓住他。

上官洛悄然的來到山下了，天黑，人看不見，風大，人也聽不出聲音。但是，守在山下的，除了人之外，還有狗。狗的目光與聽覺都比人銳利，除了耳目之外，狗還會利用嗅覺。因此，上官洛瞞得了人，却瞞不了狗。他到得山下時，一陣狗吠聲便瘋狂地叫起來，而且朝向一個方向，使上官洛無法藏身。

「上官洛，你怎麼現在才來？我們已等你多時了！」一個陰沉的聲音帶着勝利的嘲笑意味傳到上官洛的耳朵，他暗吃一驚了。他知道，狗叫已暴露了他的身份，即使他不出聲，人家還是知道他在那裏，但他還是不出聲，轉過方向，飄然遠去。他走得太快了，狗也追不上他，很快又失去了他的踪影，狗吠也停止了。

不過，飛虎黨的副總舵主料得不錯，飛得最高的鳶總不能永遠飛翔在天空，擲得最高的石塊總會擲下來，躲得最密的上官洛，一樣要逃到山下找船逃走的，只要守得住船艇，就不怕上官洛不出現眼前！所以，他對於上官洛逃去，一點也不緊張。

大約過有頓飯時光，狗吠聲又起了，但十分奇怪，這一次，狂烈的狗吠聲只叫了一會兒，便都靜了下來，副總舵主向身邊的彭蛟問道：「這是怎麼回事？你快派人去看個明白！」

「是！副總舵主！我自己去看看！」彭蛟親自去查看狗隻何以忽然均不發聲。他很快就看到了，那些狗隻都在吃東西，顧不了去吠上官洛。

「副總舵主，上官洛那小子，不知從那裏偷來許多豬骨，鷄骨，飯團……」

「好狡猾的小子！彭蛟，我們快找他！」

副總舵不待彭蛟把話說完，急忙注視湖邊。

上官洛好不容易才逃過一羣餓狗的追截，來到了湖邊，一看之下，不由的暗叫一聲「苦也！」

上官洛何以叫苦呢？原來本來泊在湖邊的船艇，此時都遠離岸邊數十丈，停在湖中，若果不駛回來，岸上的人休想上船！上官洛見此情形，如何不急？他知道時間無多，無暇逗留，馬上回頭走，却遇上了副總舵主，兩人對面一站，都感覺到對方氣勢不弱，殺氣迫人，自然誰也不敢輕敵。雙方注視着，走着緩步，左轉右轉，伺隙尋縫，找尋進攻的機會，可是雙方都守得甚穩，誰也不易找到進攻的隙縫！

雙方在僵持中，但這樣僵持對上官洛十分不利，不管是對方有人來援，或就到天亮，都只會對上官洛不利。因此，他感到焦急，但對方是強敵，不容他有僥倖的希望。他想着脫身方法，陡然刮來一陣疾風，帶來大股沙塵。他靈機一觸，足尖暗運勁道，微向下沉，然後一挑，一大片沙泥猛然激射對方，對方不由的側臉急閃，再注視時，上官洛已經不知去向了。

大約過了盞茶時光，有個人在湖邊的一隅放下一隻小艇，艇小而長，極其細巧，那人把艇放到水中，向前一推，然後飛身躍登艇上，身形一沉，左足向前一推，身子向後微仰，小艇去的更快，轉眼之間便遠去數十丈，給湖中小艇小船上的人發現了，有人叫起來，便有人兜截，但是，他們雖會武功，却如何能與上官洛相比？給他打得艇碎船裂，根本無法截攔得住。

副總舵主與彭蛟站在湖邊，徒呼奈何，正在惱恨之際，湖心外邊驀然响起一聲勁嘯，十分霸道，震得各人耳朵發痛。上官洛吃了一大驚，暗道：「這是什麼人？怎麼功力如此深厚霸道？該不是飛虎黨的人吧？」

彭蛟與副總舵主兩個則聽得甚爲興奮，不約而同的說：「好了，總舵主回來了！」

副總舵主更用眞氣叫出：「總舵主，請留意上官洛這小子，別給他逃了！」

「什麼？上官洛來過了？」

「來過了，剛逃，大約還在湖中！」

「好呀！我找他！」

「他駕着一隻小艇，一個人！」

「我試找找看！」總舵主說，「相信會找得到他的！」

夜風大湖面闊，一陣陣的浪頭湧起老高，一陣陣的浪花被刮成雨點，潑向小船。上官洛此刻已經知道對方是總舵主，對他便有戒心，不擬和他碰頭了。他用足尖一點艇舷，斜向外避，去得更快。可是，世事偏就如此湊巧，要找人並不易找到，要避人偏又會碰上舵主，方向一改，就正好碰上了。當雙方相距在二十丈外的時候，已可聽到水聲有異了。總舵主發聲斷喝道：「誰，給我停下來！」

「就憑你這一句話？」

「嗯，這麼說你是上官洛了？」

「至少，我不是你飛虎黨人，不必受你統制！」

「好胆量，只可惜你身處太湖，仍在我控制之中！」

「那又未必，太湖屬蘇州，我只是置身蘇州，你奈何我不得！」

「答得好！說得好！可惜你的氣概仍然不够，假如你說：太湖屬於中國，不更好？」

「不錯，這會更好！但我的目光在蘇州，已經比你只限於太湖勝得多了！」

「哈哈！眞有意思！我過去只知道你武藝高强，想不到你更會說話！我很賞識你，我們飛虎黨也很需你這種人才，你參加我們飛虎黨好不好？可以做我的副總舵主！」

「將來會不會我不敢說，目前我就無此興趣！」

「那是說，你仍然要跟我作對？」

「你可以這麼說！」

「你不承認？」

「事實是你跟我作對！你們飛虎黨人四出橫行霸道，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一不作，我是看不過眼，才和他們作對！假如他們安份守己，我怎會出手對付他們？」

「不錯！你說得有道理，只可惜你人孤勢單，難如心願，上官洛，我再問你一句，你肯不肯參加我們飛虎黨？」

「我沒有興趣！」

「你不需要考慮？」

「我不打算考慮！」

「那麼你就願意考慮的時候才告訴我吧！現在，你得留在這裏，把艇划回去吧！」

「你以爲我會聽你的話？」

「我不信你會愚笨到要我動手！」

「不！我正是要你動手！」

「哦，你以爲你可以過得了我這一關？」

總舵主冷靜地說：「你就接我幾招試試看！」招隨聲發，陡然一掌劈出。這時雙方還相距有好幾丈，各自站在自己的艇上，上官洛只覺一股勁風直壓過來，勢勁無比，急忙運掌相抵，被震得向後退，總舵主讚了一句「好功夫」，第二掌，第三掌又到了，而且，一招比一招勁道雄猛，上官洛心下駭然，艇也給雙足使勁影響，震裂了。湖水開始滲湧入艇，脚面也浸濕了。

總舵主這幾掌之力雄勁無比，是上官洛出道以來未遇到的。他一連接了三掌，安然並未跌倒，也大出總舵主意外。他掌力一招比一招强，滿以爲三招發出之後，上官洛就必然會倒下的，怎知他竟然支持得住，所以三掌一過，他就衷心說道：「你能接下我三掌，難怪你能殺死范大鵬了！不過，范大鵬是你殺的，他的空位至今懸虛，你若不塡補這空位，就要賠償他的性命！你好好考慮之後再回答我吧！」

「你要我聽你的話，最少還得拿出點眞功來，僅憑剛才那三招，還不够呢！」

「好倔强的小伙子，這對你沒有好處！」

「對你更沒有好處，是不是？」

總舵主沉着臉，似乎在思索上官洛這句話的涵義。稍過了一剎才說：「你太年輕了，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練得一點功夫，就以爲無敵於天下，不可一世了！不給點厲害你看看，諒你不會心服！看招！」雙掌一錯，以陰陽掌發招，但並非攻擊上官洛，是攻擊他足下的小艇，他正一愕間，「蓬」然一聲，全艇大震，碎成幾截，上官洛飛身一躍數丈，飄然落在另一隻小艇上。艇上的人揮刀舞槳還擊，給他一閃一繞繞到他們背後，老鷹抓鷄般抓起來，擲出去，拋在另一隻小船上。但他用勁甚巧，對方雖然跌倒在船，卻沒有受傷，實是不幸中之大幸！

上官洛佔奪了一隻小艇，站穩之後，道：「你還是奈何不了我，休想恫嚇得了我！」

「你等着瞧吧，如果讓你逃出了太湖，我這個總舵主還當得下去？」他一灑手道：「所有船艇都遠遠離開，馬上開動！」

「是！」四面的人回答，並立即把小船艇移開。周遭的小船小艇離開去之後，更顯得湖面寬闊了。

上官洛一見大小艇船遠避，心中就暗叫不好了。但他仍然支持着，並不逃跑，更不哀求，那氣概，倒是豪邁得很。

雙方再次面對面了。總舵主目注對方，無法嚇退對方，只好再一次動手，這一次，已經是第三次了。他雙掌攻人，迫使上官洛躍離小艇，然後再沉手震開小艇。上官洛不虞有此，失驚之下，已不及轉身，被迫踏足落水，借力斜竄，再回到小艇。

「哼，你以爲這樣就能迫我落水了？眞是笑話！來，你也應該接我一招了！」他拔劍在手，實行以武器進攻，因爲雙方隔得遠，劍亦無用，所以他不能不飛身撲擊，離開自己的小艇，疾撲總舵主進攻。森冷劍氣，凌厲劍風，實在非同小可，饒是總舵主身懷絕技，也不敢輕敵。抽出三稜鞭，使了一招雪花蓋頂，硬把上官洛的攻勢擋了回去，鞭劍相交，「噹」然一聲，上官洛受到反震之力，再借力飛墜，躍高丈外，雙足一挺，再向下撲，勁道更足！總舵主也爲之心頭一凜，幾乎失聲稱讚。

上官洛再次下撲，洒開劍花，恍如千萬點雪片，一齊洒向總舵主的身上。總舵主挽起三稜鞭，再使出「雪花蓋頂」這一招，迎擊來劍，劍鞭相交，再一次把上官洛震的在空中翻着跟斗，飛高了近丈。仍然是身子懸空，伺機俯撲敵人！

不過，身子懸虛，消耗精力甚大，難以持久，若不及早落實地，等到氣力不繼，不待敵人攻擊，自己也會支持不住，要掉下來了。上官洛也知道這個危險，所以一連幾次俯擊，一點也不放鬆！祗可惜碰上的敵人實在太强，無法得手。要是換上稍弱一點的敵人，不用眞正擊傷，僅是那氣勢也已經足以嚇退對方了。

上官洛再次下撲了，總舵主突然把船移開了幾尺，不予迎擊，讓上官洛撲空，他這一着眞毒，上官洛撲空就要掉到湖裏，他在距離水面還有三四尺高，陡然疊腰一扭，硬將方向扭轉，再斜斜而下，劍尖挺出，堪堪沾到總舵主的船艇，借力一按，彈劍再起，飄然落在船尾，總舵主奮力發招，上官洛向左急避，飄然遠去，落在自己的小艇上，長長透一口氣，暗叫僥倖！

但是，他高興得太快了，他站足剛穩，小艇猛的大震，竟然翻了，艇底朝天，還算上官洛機警，急忙拔身而起，落足艇底。但饒是如此，亦已嚇出一身冷汗，心頭狂跳了。他注視翻轉了的小艇，心中湧起無限疑雲！

「怎麼樣，你服不服？」

「你眞問得好笑，我爲什麼要服？我又未敗，你也未勝，你問這句話，不嫌太早嗎？」

「我是顧全你顏面，不叫你當場出醜，你卻以爲自己眞未落敗，上官洛，你也太狂傲了，看來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了，我就讓你見識見識飛虎黨的厲厲害吧！上官洛，如果你站得穩，接得下我三招，我就讓你離去！」

「你吹什麼大氣，發招好了！」

「好呀，你接着了！」左手作弧形打出，掌勢將盡時沉掌一按一翻，十分古怪。上官洛正覺得好笑，不知他弄什麼鬼，他左掌飛快又打出去。上官洛這時已發覺有勁風侵襲了，立即使出千斤墜，兩足一沉，力墜千斤，不料對方掌力深雄而古怪，忽似左來忽似右來，又像旋風，使他把持難定，這一剎間，總舵主雙掌陡發，上官洛再也無法支持，被震離小艇，「乒」一聲掉到水中了。他的水功也不壞。但卻無法比得上太湖水寇飛虎黨人水功的精湛，在水中打了一會，終於被擒了。

「上官洛，你還有什麼說？你好好考慮吧，到了考慮清楚，願意參加我們飛虎黨時，再告訴我好了。現在，你可以不必急作決定！」總舵主走了，由副總舵主把上官洛押走！原來副總舵主與彭蛟都已經來了。

「這傢伙眞幸運，一下子就給總舵主看上，要讓他做副舵主，眞不知幾生修到！」

「幾生修到？哼，人家還不願意呢！」副總舵主妒忌地說，「他以爲自己武功天下第一，瞧不起我們飛虎黨，我眞恨不得打這小子幾記耳光，消消這口烏氣！」

「我也是！看不慣他這種態度！」

「只有總舵主才有這種量度！」

「大人有大量，總舵主是大人，我不是。我只想打他媽的耳光，還要打屁股呢！」彭蛟恨恨地說，卻不敢眞動手！

上官洛被副總舵主與彭蛟兩個押着走，全身功夫被封，無法運勁，別說反抗無力，連走路也覺吃力呢！但他忍受着，咬着牙，拚命向上走，儘管走得頭昏眼花，大腿痠軟，依然支持着，不出聲求饒。副總舵主自然知道他的艱苦，祗是存心報復，故意叫他吃苦頭，所以絕不憐惜，不過，在內心上卻對他充滿了欽佩，欽佩他這份倔强。

上官洛被囚在一間秘密石室中的消息只有幾個人知道，但卻被上官鳳知道了，她見哥哥下山之後，狗吠聲大作，又碰上總舵主回來，芳心就有了戒備，替哥哥担心了，沒料到眞成了事實，她的心急是可以想見的。

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這一天是第三天了，上官鳳探得消息，總舵主要親自訊問上官洛，她眞想親眼看到，親耳聽到，可惜沒法可以辦到，結果，她只好僞裝，預先伏匿在石室附近。初更過後未久，上官鳳看到三個人進了石室，她緊緊記着，等着，大約過有半個時辰左右，才見那三個人走出石室，其中一個說：「不要刻薄他，等我回來再說！」

「是！總舵主什麼時候回來？」

「後天！」

他們邊說邊走，漸漸遠去了。

上官洛被囚石室已經幾天，飲食一切無缺，就是無法恢復氣力，他又急又恨，卻又無法可施，心情之壞無以復加，想着未來的日子，不覺浮起自殺的念頭。突然，石室的門又開了，他驚覺地問：「你們又來幹什麼，閉上你的臭咀，我不會投降你們的！」

「哥哥，是我，阿鳳！」上官鳳低聲說。

「阿鳳，你怎麼入來了？你不是……」

「哥哥，你放心，我是自己入來的！你怎麼啦？」

「我，給他封了穴道，無法使出氣力！」

「我來試試替你解穴，你先說說，你有什麼感覺？」

上官洛說了，她便試行替他解穴，玉指到處，居然靈驗，一下子就把他的穴道都解開了。他高興得跳起來，就要衝出去找敵人報仇！

「哥哥，敵衆我寡，只可智取，難以力敵，你千萬不可魯莽，若再失手，只怕就沒這麼好待遇了！」

「你想怎樣？」

「我們正好將計就計，後天他又會來訊問你了，你可以佯裝未恢復體力，這樣，讓他們安心，然後出其不意的予以襲擊，我再在旁協助，只要收拾了敵魁，就能令他們瓦解了！」

「好吧，我依你就是！」

「給你留下兩隻轟天雷，你可以把它們藏好，必要時借故取得，就可用來對付他們！」

上官鳳悄然退了出去，上官洛把轟天雷藏了起來，然後練了一趟功，只覺功力比平時似乎增强許多，大爲奇怪，後來靜下來調養內力，才發覺任督二脉全都給妹妹打通了，他不但感謝妹妹，也奇怪妹妹怎會有這樣深厚功力！

過去，他一直看不起妹妹，也不放心妹妹單獨行動，所以對於妹妹的話總是不大留心去聽，想不到妹妹竟然有此功力，居然能够打通自己的任督二脉，這就實在太出他意料了。

他想，妹妹怎會有這些功力？他怎也想不明白，決定見面時，問個清楚。

上官洛靜靜地在石室中度過一夜，由於功力已復，復仇有望，心境澄明，和早先幾日不同，所以達到忘我境界，不知不覺已經漏盡，天快亮了。他站起來，吐出一掌，掌風撞到石壁，石壁碎裂，片片下墜，這個結果，使上官洛自己吃了一驚，呆了一剎。

他打了一掌之後，再不敢打第二掌，退了幾步，背貼另一邊墻，相距另一邊墻壁大約有七丈之譜，再發一掌，掌風撞到墻壁，突然出現一道暗門，原來他的掌力震動了暗門，而這暗門是建在飛虎黨之前，連飛虎黨的人也並不知情，上官洛走近去，看到裏面有一柄古色斑斕的長劍斜斜掛在壁上，他取下來，拔出來一看，一股冷氣直冲面頰，冷得他打了一個寒噤。這是他意想不到的，但他再拔出來之後，便不同了，雖然冷氣森森卻已對他全無影響了。

上官洛詳細的檢視了裏面的東西，把長劍取了出來，藏在一邊，然後把門關上，加以僞裝，自己看過認爲滿意了才笑意盎然的再練功夫。他希望飛虎黨的總舵主快點回來，這樣，他就可以早點了結這一場鬥爭，可以早一點剷除飛虎黨，了卻他的心願了。

他正這麼想，耳朵突然傳來一陣異响。他精神一振，凝神再聽，果然不錯，有人開了石門入來。他問：「誰？又來作甚麼！」

「哥哥，是我！」

「阿鳳，你怎又來了？有甚麼變故？」

「他們很快就要來了，我不放心！我怕你一個人孤掌難鳴，應付不來！」

「你來得好極了！來，我帶你看一個地方，你可以躲起來，認爲有必要時，再出來帮我！」他把妹妹帶進暗門中的密室，上官鳳看到墻上的圖像，頓有所悟，大喜道：「這便是易筋洗髓圖譜了，哥哥，我不出去了，我要盡這一兩天時光好好練幾遍！這一次，我們因禍得福，飛虎黨決定要倒霉了！」她本來帶了不少食物進來，正好躲起來受用！

她躲在內室，不見天日，哥哥也不來打擾她，她也不知是甚麼時候，當她正做完吐納功夫時，他聽到外邊有說話聲了。她聽得哥哥說：「你們有話就說吧，但我提醒你，若想叫我投降，還是少開口吧，我還是那一句：我不會投降你們飛虎黨的！」

「上官洛，你別敬酒不喝喝罰酒！我今天來是最後一次問你，你肯，就馬上插血睹誓參加，你不肯，我們便不客氣了！」

「廢話！誰叫你們客氣？我上官洛對你們飛虎黨人說來就不會客氣過，幹嗎，你們要對我客氣？」

上官洛侃侃而談，極盡挖苦譏諷之能事，任是對方如何有涵養也受不了，終於爆火了。總舵主大馬金刀的坐着，向張杰一揮手說：「先把他的武功廢了，看他還能逞甚麼威風！」

「是，總舵主！」張杰說。他走向上官洛，一把抓住上官洛的臂膀向外一擲，「蓬」一聲，重重摔了上官洛大罵，坐起來，手足都損傷了，鮮血直流。張杰冷哼了一聲，朝他肩膊一脚就蹴過去，蹴得他一連翻了幾個跟斗，滾到了總舵主身邊。總舵主朝他冷冷一笑，一伸手就向他抓去，但他卻側身廻避，引使總舵主身前傾身，並且一把抓着上官洛的手臂，向身邊扯近，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上官洛趁勢一撲，右掌已然發出的勁風似斧如錐，疾抵總舵主心窩。他吃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立即手向外甩，身向後退，變勢極速，但是，還是廻避不及，肩窩仍然中了一掌，身形也被震斜，退了好幾步才站立得穩，肩窩受了一招，當堂腫起來，痛極了。還好上官洛忍不住氣，要是他剛才那一掌發勁稍遲，待打實之後才吐勁，只怕總舵主的五臟也給震碎了。

總舵主是受了傷，卻是皮外之傷，不及內腑，他運氣一轉就知道了，他心安了，因此，他「嘿嘿」冷笑道：「好傢伙，果然有兩下，可惜還欠火候！副總舵主，你守住門口，別讓他逃了出去！」

「總舵主，你歇歇吧，這小子你交給我好了，」副總舵主恨極了上官洛，不待總舵主同意便搶着出手了。

副總舵主是用刀的，他的刀法倒眞不錯，狠辣無比，上官洛兩手空空，極爲吃虧，他一邊打一邊退，退到藏劍之處就身形一側，似將跌倒，實則是借此機會抽出劍來，拔劍，躍起，揮劍，追擊，一口氣做出四個動作，當堂把副舵主的刀削斷了，還削去一撮頭髮，嚇得他

心胆俱寒豪氣全消，連抵擋的勇氣也沒有了。

總舵主是個識貨的人，他一見上官洛那柄劍就脫口詫叫：「這不是寒光寶劍！」

「你知道就好！」上官洛一劍在手，勇氣百倍，話也响亮了。他持劍凝立，神色凜然，總舵主拔出三稜鞭，向上官洛一指道：「小伙子，你以為有了寒光劍就可以稱霸武林了？你可知道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象以齒焚身。你有把握能保得了它嗎？」

「保得了保不了，我不敢說，不過，你要奪這柄劍還是不行！」

總舵主忍不住了，他挺鞭直撲上官洛，交上手了，雙方都用眞勁硬拚硬碰，大家都感到吃力，都暗暗心慌，張杰手中扣着一把暗器，只等機會便要發射了，只因上官洛與總舵主身形都快，倏左倏右，閃爍不定，張杰投鼠忌器，生怕誤傷總舵主，所以遲遲不敢動手發射，只是耐心地等待機會。

經過頗長時間的等待，機會終於來了，上官洛背向張杰，張杰把握機會，馬上放出暗器偷襲，上官洛不虞有此，聽風辨位，明知有人偷襲，也無法廻避。因為他正全神對付總舵主，如何還能分神應付其他？所以張杰打出暗器，已十拿九穩，篤定了。

但是，他打出去的暗器不知怎的轉彎了，繞過上官洛身邊，射向總舵主。這是極大的意外，總舵主的三稜鞭不再攻敵，沉下來，使出一招「鞭橫淸野」擋開了張杰的暗器，隨聽得有個少女的聲音冷冷地說：「好威風啊，一個總舵主，一個副總舵主，還有一個香主，聯合起來對付一個年青人，還是陰施暗襲，這算是甚麼家數？不怕傳出去，令天下人冷笑？」

這個少女長得極美，也極年輕，看來只有十六七歲光景，她盈盈玉立，陡然出現人前。她是甚麼人？怎麼進來的？各人均不知情，所以特別感到詫異。上官洛趁勢反擊，避過總舵主，疾撲張杰，張杰的功力遠遜總舵主，拚命擋得一招，武器斷，只一招就慘死了。

「總舵主，現在輪到你了！」上官洛的目標轉向總舵主，少女則站到副總舵主面前，道：「你發招吧！」

副總舵主幾為她美色所迷，聞言一怔，旋即發掌進攻，少女根本不擋，不接，不退，不避，只是輕輕地用長袖向對方手腕拂去。副總舵主心中凜然，忙不迭收手，但手腕已經輕拂了一下，痛辣如受火烙，十分難受。一躍向後，立足未穩，敵招又到，少女已如影隨形追上他了。他想拚命，却力不從心，幾招不到，已被少女所制，癱瘓在地，陷入痛苦深淵了。

「哥哥，你看着這廝，待我來收拾他！」少女擊倒了副總舵主之後，便要鬥總舵主，上官洛這時正感吃力，也想看看妹妹的武功，便應聲退下，讓妹妹對付總舵主。

總舵主看來已在四十過外，生得身體壯健，又高又大，和嬌小玲瓏的上官鳳相對站着，形成極有趣的對比，上官洛曾與總舵主有過交手經驗，知道總舵主的功力深厚異常，眞怕妹妹應付不來，所以雖然自己退了開去，也不敢離得太遠，以備隨時援助！

上官鳳却以輕蔑的目光望向對方，冷峭地說：「你作惡多年，害盡蒼生，早就應該死了，留到今天，已經是十分客氣，丁兆華，你自裁了吧！」

丁兆華三字一出，總舵主當堂變色。上官洛也愕然，上官洛多方打探，始終無法探出總舵主的姓名，怎麼妹妹會知道？深感有異，但念頭一轉，有了自己的解釋，那就是妹妹在這兩三天之內留在洞庭西山，一定是在山上探聽到的。但總舵主却不為此想，他丁兆華這個姓名，是他投師學藝時的姓名，及至藝滿下山，已經改用周明光，所以早期相識他的人都叫他周明光。再後又改為余自強，之後，參加飛虎黨，便是林克定，再後他逐個淸除了最初合作的幾個黨魁，自任舵主，再為總舵主，便不以眞面目示人，連知道他是林克定的也沒有幾個人了。因此，他一聽上官鳳稱他為丁兆華便想到她是師門中人，這就有點不易對付了！

丁兆華在師門學藝七年，然後下山，別人學三年，他要七年，早就處心積慮要在江湖上做一番事業了，但雖然學了七年，亦只是學了其中部份，還有許多方面的絕學他是未有機會見過，更未學過的，有一晚，他強姦了一個師妹，後來，這個師妹自殺了，但有人說是死了，有人說給救活了，他當時已經畏罪逃離師門，改名換姓了，所以那師妹到底是死了還是活了，他却不甚了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根本忘記了。

這二十年來，他殘殺了不少同門，同門也恨他刺骨，上官鳳這時突然出現在他面前，叫出丁兆華這個原始姓名，使他一下子就想到她是為師門報仇而來的，對她便大有戒心，惴惴不安，神色也變了。

不過，二十年來的江湖風浪已把他鍛鍊得堅強與殘酷了。他一怔之後，隨即縱聲大笑，道：「你既知道我叫丁兆華，就該知道我的性子，不該再來送死！」

「哼！我何止知你豺狼成性，還知你禽獸不如的醜行呢！姓丁的，我是受人之托，替人報仇的！你該記得在逃出師門前，曾經汚辱過一位少女吧？現在，我就是替她報仇的！」

「還有，她曾經有了你的兒子，但你却狼心狗肺，連自己的七歲兒子也親手殺害了！你想想，你在洞庭湖的君山，可曾殺過一個用石子打中你的孩子？他就是你親生兒子了！」

丁兆華記起了，當年確有此事，那一次，他到君山去，剛從一間尼庵門口經過，突然給庵內一塊石子飛出來，打在身上，他甚為惱恨，衝入去，不管對方如何哭叫，女尼如何求情，他却不肯放過，把孩子殺了，把女尼也殺了，這事此刻想來還歷歷在目，却想不到就是自己的兒子，他一氣急之下，突然大笑狂叫不止，他發神經病了。

「妹妹，這怎麼辦？」上官洛忽然感到畏怯，他對正常人一點不怕，對癲狂者却胆怯。

「這是報應，由他去好了！」

「我的兒子！誰殺了我的兒子？你還我的兒子！」他大叫大嚷，指着上官洛，撲向他，要他交還孩子。

「你的孩子，我知道在那裏！」上官鳳說。「他死了！死得很慘！給人揑着頸子，挖了眼珠，擠爆肚皮死去的！你是他爹，你又有武功，你要替他報仇！你要替兒子報仇！」

「他在那裏？誰殺了他？誰殺了他！」

「飛虎黨的人殺了他，你聽過飛虎黨嗎？知道飛虎黨嗎？你要找飛虎黨報仇！記住了，飛虎黨的人殺了你的兒子！他是帮你替兒子報仇的，你要好好聽他的話！知道嗎？」她指着哥哥對丁兆華說，丁兆華兩眼發直，連連點頭。她叫哥哥看着他，當他淸醒時，就提起他兒子慘死的事，他便又會神智不淸了，要是仍不行，就把他殺掉算了。

丁兆華雖然神智不淸，却還記得飛虎黨，還記得一些大據點所在，帶同上官洛去一個又一個的挑了。

上官鳳在放走丁兆華之後，再審問副總舵主，他受不了苦，也怕與總舵主對質會弄出馬脚，把自己所知的也全告訴了她。她處理了洞庭西山之後，再到其他地方去按照副總舵主的話逐個挑了飛虎黨的巢穴，一時之間，使得飛虎黨人消聲匿迹，絕跡江湖。（完）

新派武俠長篇

飛雲戰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井雁行趁天下驟雨，急雷驚電的無星月夜，偷襲周百燦家，企圖奪取周家祖傳珍珠寶衫，不料為周百燦發覺，經過一場激烈的拚搏後，兩敗俱傷，井雁行終於放棄奪寶計劃，倉惶逃去，周百燦裹扎包傷之後，命周友梅隨他至書房，由暗壁間取出一漆盒，正欲把盛載盒中的珍珠衫交予周友梅之際，小婢素喜突大呼走火，周友梅不及顧及其他，急與素喜赶往火場，書房中僅留下受傷的周百燦，此際突來一個幪面人，用匕首抵住周百燦背後，奪去漆盒，詎幪面人得手離去的一瞬，周百燦已發出小天星掌——

決心逃魔掌 拚死雪深仇

這種掌力要在昔日來說，有一掌斷生死之感，只是今天周百燦在重傷之下，自是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

儘管如此，亦不可輕視！

方天星身子正要騰縱而起的一刹，只覺得背後一股生平從來未曾體驗過的勁力陡然襲到！如果這股勁力，能夠保持着一貫的速度擊出，方天星只怕難逃活命！

然而，並沒有！

那是一股後繼乏力的掌力！

雖然如此，給與方天星的感覺，仍然有如背後着了一鎚般的滋味！

他只覺得雙眼一陣昏眩，彷彿五腹六臟俱都要從嘴裏吐了出來的那般痛苦！

足下一蹌，一頭扎到了牆角裏！

人到了拚死活的時候，身手有出乎意外的妙處，常有適應環境的怪招！

方天星在對方掌力方一觸及背部的刹時，已經感覺出這種功力的有異一般！

事實上，他的身手已經相當不錯了，當然知道這一掌的厲害，眼前計，如不能在發掌後的一刹，把中在身上的力道化解開來，可就免不了要受內傷！

是以，他忍住了碎心般的痛苦，就在身子方一栽下的同時，陡地把身子向左側方一個疾滾！

眼看着他身子疾速的如同驢也似的在地上滾着，如此十數轉後，已把加諸在身上的掌力，化解了一個乾乾淨淨！

一聲怒吼，帶着周百燦踉蹌的軀體趕到了面前！這個老頭兒雖是重傷下，却不甘心喪失重寶，怒火中他急急的揮動着手中杖，直向方天星身側四週猛力擊下！

「叭—叭—叭—叭—」

木杖頭加諸了他本身內力，不啻是鋼棍鐵杵，一陣狠敲力打之下，把地面方磚，一連擊碎了七八塊！

周百燦畢竟是傷勢過重，有些力不從心了。

十數杖後，他已大感不支，只累得頻頻喘息不已，人也搖搖幌幌，即將要倒下去的樣子。

那個幪紮着面巾的人——方天星，身法是何等的快，以至於周百燦一連十數杖，杖杖落空！

現在正當周百燦賈起餘力，再待揮下杖頭時，方天星已狼也似的由地面上竄了起來。

——他的身手畢竟不凡！

就在他身上挺躍而起的一刹間，右手突出，「噗！」的一聲，已抓住了周百燦手中木杖！

「小輩——」周百燦怪嘯了一聲，霍地一把抓向方天星面門——

事出突然，方天星竟是閃躲不及！

老人如果居心想掌傷對方，方天星不死必傷，然而他只是存心想抓下對方的面巾。

「噗——」一聲，面巾被周百燦五指抓下來，連帶着也使得方天星額頭上，留下了三道指痕！

這一突然的事件，使得敵我雙方彼此俱都大吃了一驚！

周百燦足下一蹌道：「是你——方……順？」

方天星呆得一呆，回身就跑。

周百燦怒叱一聲道：「站住！」

方天星倏地回過頭來！

到底是邪不勝正！

一刹時，他面色大變——

「老爺爺……」

他只說了這麼一句，已雙腿打顫，霍地回身，再次向窗前縱去——

「方順——」周百燦怒聲叱道：「你……站住！」

說時，他身子用力向前撲出，却是力道不繼，沉重的摔倒在地上！

「方順——方……」他用力的呼叫着，卻由嘴裏嗆出了一口鮮血！

方天星已跑向窗前，卻由不住回過身來。

當他發覺到這情形時，驀地一呆，忽然於心不忍，霍地直向周百燦身前撲去！

「老爺爺……」

說着他用力把周百燦由地上扶起來——

「老爺爺……我……我眞該死——我……」

他忽然把箱子推到了周百燦手上，用力的咬了一下牙齒——

「箱子還給你——我走了——」

才跑了一步卽爲周百燦用力的抓住！

「你不能走！」

周百燦緊緊的抓着他。

「我……」方天星急促的道：「爲什麼……我已把箱子還給你了……快讓我走……快——」

周百燦的手，就像一把鋼鈎似的抓着他。「果然我沒有猜錯——你原來是派來臥底的。」說着他瞪大了眼睛道：「說——是誰派你來的？說——」

方天星愧恨兼具的道：「我……我不能說！老爺爺，我對不起你，我錯了，你讓我走吧！」

「我不……你讓我走！」

「不——你非說出來不可——」

方天星猝施大力，硬生生的把抓在肩上的一隻手拉了下來，連帶着一隻衣服的袖子也被撕破了。

周百燦怪嘯着，另一隻手直向着他臉上抓過來。

方天星身子一閃讓開。

周百燦由於用力過猛，重心猝失，再次的跌倒在地！

方天星身子一掠，已來到了他面前。

就在周百燦身子方自轉過的一刹，方天星的刀尖，已經抵在了他的咽喉上。

周百燦倒是沒想到對方的身手竟是這般靈活，一時大吃一驚！

「小子——原來……你……你瞞得我好苦——」

「老爺爺……你不要逼我太甚……我已把箱子還給你了，你爲什麼還不叫我走？……你要是再攔阻我，我……我可就對你不客氣了！」

「我諒你也不敢……嘿嘿……」

「我——我怎麼不敢？」

他嘶叫着，一口刀的刀尖，幾乎已刺進了他的喉嚨！

「你不要逼我……」他激動的道：「逼急了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他的話方出口，一口利刃，已加諸在他的頸項之上。

方天星大吃一驚，剛要轉過身子。

「不許回頭！」背後那個人說：「方順——你好大的胆子！」

不用看也能聽出來——是周友梅的聲音！

方天星倏地一呆，突然垂下了頭！

周友梅冷笑着道：「原來都是你搗的鬼，哼，我爺爺果然沒有看錯你，你是一個賊——一個下流的强盜，你……你太可耻了！」

一面說着，那口拿在她手裏的劍抖成一片，顯示出她內心恨惡激動的程度。

鋒利的劍双刹時間，已割破他頸項間的皮膚，殷紅的血立刻順着他的頸項，直淌下來！

周百燦見狀大聲喝止道：「友梅——不要下手！」

說着他抖顫顫的站了起來！

方天星無力的垂下了手中刀。他長嘆一聲道：「姑娘罵得不錯……我來你們家的確是沒有安着好心……現在旣然事敗落在妳的手裏，姑娘妳就下手吧！」

周友梅眼睛裏湧着淚！

「說——」她大聲的叫着：「是誰要你來的？」

方天星苦笑道：「姑娘何必多問？下手吧，殺了我吧！」

周友梅呆了呆，冷冷的笑着！

那口持在她手裏的劍用力的按在他頸項上，只要隨時動念，向下面用力一推，方天星的一顆人頭，卽會滾落在地！

方天星自問必死，倒也泰然，倒是周百燦目睹及此，卻大爲緊急——

「友梅……不要殺他！」

周友梅鼻子裏哼了一聲，倏地玉手一翻，只聽得「嗆！」的一聲，掌上的那口三尺青鋒，已插落劍鞘之內！

她後退了幾步，坐下來！道：「好吧——看在爺爺面子上，我饒你不死，你走吧！」

方天星抖顫顫的回過身子來。

面前的兩張臉，是那麼驚措，失望的打量着他！

他幾乎不敢和他們的目光交接。

這眞是極其尷尬羞辱的一刻，在對方四隻眼睛的注視之下，方天星眞恨不能有個地洞給自己鑽下去。

然而他並沒有立刻就走！

這些日子來的相處，對方祖孫所加諸在他身上的恩惠情誼，在在的激動着他。

他忽然覺得在道義上來說，自己不能够抖手一走就算完事，必須對自己行爲要進一步的負責任。

周百燦感慨萬千的嘆了一聲道：「方順——你去吧！你總算還有一點人心，大丈夫罪不憚改，希望你好自爲之——」

說到這裏，他發出了一連串的咳嗽，頻頻搖頭嘆息不已。

周友梅怒視着他，厲聲道：「姓方的，叫你走你聽見沒有？眞的想死麼？」說時，她的一隻手忍不住又抓住了劍把子。

方天星苦笑道：「我走——」

他足下移動了兩步，又回過身來。

四隻眼睛仍然盯着他，其中的兩隻眼睛——周友梅的眼睛，忽然滾出了眼淚！

嚶然一聲，她痛泣着低下頭來。

「爺爺……」

她撲抱爺爺肩頭，大聲的哭泣着——「爲什麼？」她抽搐着道：「爲什麼人的心有這麼壞？爲……什麼，爺爺？」

周百燦一隻手拍着她，感慨的道：「這就所謂人心難測啊！孩子……火可救滅了？」

周友梅一面低聲泣着，一面點頭說道：「救滅了，爺爺……我們進去吧！我不要再看見他，他不走，就讓他永遠在這裏好了！」

方天星實在忍不住，忽然上前一步，道：「老前輩——請留步！」

「方順——你有什麼話說？」

友梅冷笑着，叫道：「爺爺，我們進去——」

方天星倏地撲身攔住了她，大聲道：「姑娘請等一等！」

友梅看着他冷冷一笑，卻把臉轉到了一邊！

方天星喟然嘆道：「我知道姑娘對我齒冷……只是有幾句話我卻不得不說！」

「我不聽——」

周友梅忽然兩隻手按住了耳朵。

方天星心裏一酸，嗒然垂首。

當他緩緩抬起頭來時，卻發覺到周友梅已把捂在耳朵上的一雙手放了下來！

出乎方天星意外的，他發覺到友梅那雙眸子裏，竟充滿了關懷的情意——

其實他應該早就體會出來的——

在過去的這些日子以來，這位大小姐一直在暗中關懷着他，噓寒問暖，不時的打發那個小丫環素喜送些東西給他——

現在他忽然覺出來，這份情意，決非是出於偶然。

見及此，他也就立刻明白了爲什麼她會這麼傷心，爲什麼她會對自己有這番態度？

方天星頓時呆立在當場，一刹間，他彷彿心上插了一口鋼刀！

「姑——娘……這一切……我都有說不出的苦衷……希望妳能够相信我！」

友梅一言不發。

周百燦長嘆了一聲！

方天星終於鼓起了最大勇氣，道：「老前輩——姑娘……如果你們還信得過我，我有幾句話要告訴你們！」

周百燦點點頭：「說下去！」

方天星長嘆一聲道：「老前輩所說不錯，我是被派在你們家裏來臥底來的！」

「是誰派你來的？」周百燦問！

「是——」方天星慨然的道：「桑——桐！」

「桑桐——？」

周老爺子霍地站起來，睜大了眼睛道：「六合門的那個桑桐？」

「不錯——就是他！」

周百燦大聲問道：「你是他什麼人？」

方天星怔了一下，垂頭道：「桑桐，……他是我的養父！也是傳授我武功的師父！」

「你是誰？」

「方——天——星！」

「方天星，方……天星……」

周百燦嘴裏唸着這個名字，一張臉氣得鐵青，恨恨的坐下來：「我好像聽過這個名字！」

方天星道：「後輩原無意要幹這些無義勾當，只是，師命難違……後輩雖再三苦苦哀求，請求他老人家打消此意，但是，他老人家無動於衷，幾個師兄，更是盛氣凌人，後輩被迫，不得不……否則性命難保！」

周百燦冷笑道：「生死事小，失義爲大，你旣然身爲武林人，應當知道這個道理！」

方天星嘆息了一聲，目含痛淚的道：「老前輩教誨得極是！只是我那養父也曾對後輩苦苦哀求，後輩承其教養大恩，至今未報……是以狠不下心！」

「我明白了……人皆有不忍之心——」周百燦長長嘆息了一聲，道：「這也難怪你了——只是，旣然這樣，你又爲什麼把到手的東西還給了我？你又是怎麼一個打算？」

方天星苦笑道：「往後的事，後輩還未曾想過……只是也顧不得了！」

周友梅道：「顧不了什麼？」

方天星看了她一眼，苦笑道：「在下也只好脫離師門，不再回去了！」

友梅冷笑一聲，說道：「他們會饒得了你？」

方天星搖搖頭，嘆息道：「那是在下的事情了——」

他目注着友梅道：「方天星來府上以來，承姑娘以兄長對待……如今又劍下留情，姑娘與老前輩大恩，在下沒齒難忘。」說完抱拳深深一揖，向門外步出！

友梅出聲喚住他，道：「方大哥，你回來！」

方天星聽見他忽然對自己改了稱呼，不由一驚，站住！

友梅已走過來，她臉上顯著的流露出深湛的情意。

看着他，她臉色微紅道：「剛才是我錯怪了你……方大哥，你等一下！」

說完她轉向周百燦道：「爺爺……方大哥他……」

「我知道妳的意思——妳是担心他身上沒有錢是不是？我也想到了！」

說着，他就吩咐道：「妳去房裏拿二百兩銀子來！」

周友梅答應了一聲，剛要轉身。

方天星大聲嚷着：「不——我絕不能再要你們的錢……我不要——」

說完他深深一拜，熱淚迸流的道：「老前輩與姑娘大恩永不能忘，只請千萬注意，我師父桑桐……對於府上的傳家至寶珍珠衫，垂涎已久，絕不會就此甘心，多者半月，少者數日，必會前來，老前輩與姑娘請千萬留意，我……這就去了！」

他一口氣說完，霍地，爬起來奪門而出。

周友梅怔呆了一下，大叫道：「方大哥？」

她想追出去——

周百燦卻喚住她道：「友梅，任他去吧！」

眼看着方天星奔出院外，她一時忍不住內心的傷感，倏地以手掩面，低聲泣了起來。

周百燦看見這番情景，禁不住輕輕嘆了一聲，他忽然覺得，自己犯了極大的錯誤——

不該把方天星這個人留在家裏！

他更難脫卸疏忽的責任——

疏忽的，是他居然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起，自己的孫女兒竟然偸偸的愛上方天星！

周百燦一刹時彷彿感覺到自己像是失落了什麼，一種說不出的遺憾與惆悵！

他不忍心再去責備孫女兒，反倒輕輕

的安慰着她道：「孩子，別難過了，妳應該爲他感到高興才是！一個迷途知悔的年輕人，是値得爲他高興的……」

周友梅擦着臉上的淚，仰臉看着爺爺道：「爺爺……您看他會不會有危險？」

「這個就很難說了！」

周百燦微微一笑，又道：「孩子，妳難道只會想到別入，就不會爲我們自己想一想？」

周友梅一驚，道：「爺爺你老人家是說……？」

周百燦冷笑道：「剛才那個方天星也曾說過，他是桑桐派來臥底的人，桑桐這個人，妳也許還不十分淸楚，我却是知之甚詳——」

友梅道：「他是怎麼一個人？」

「是個很難惹的人！」

周百燦頓了一下才接道：「我記得以前曾經對妳說過，妳大槪是忘了，哼——這個人是六合門中殺師滅祖的敗類，我那拜兄尙進，也就是死在這個人手裏！」

友梅怔了一下，頓時岔口道：「我記起來了，他可是人稱『九翅飛鷹』的那個人……？」

「就是他！」周百燦恨惡的道：「他自從殺師叛離本門以後，在外自組『飛鷹幫』，燒殺姦擄，無惡不爲，爺爺我爲了找他，曾經踏遍了南北各省，想不到他居然也在找我，更想不到他竟然還起我的念頭來了！」

友梅恨恨的道：「既然這樣，爺爺，我們就等着他，倒要看看他敢不敢來！」

「他當然敢！」

周百燦把手裏的珠寶箱子交給友梅道：「快收起來！再說話！」

友梅接過來匆匆放回原處，然後把壁上的畫重新掛好！

周百燦才又接着以上的話題，冷冷的道：「我倒有一個奇妙的構想，如果一旦實現，那是最好不過——」

「爺爺，什麼構想？」

「我是在想，如果讓飛鷹幫的人和井雁行那一幫子人不期而遇，互相火併，豈非是一件很理想的事情！」

「對！」周友梅眼睛裏充滿了喜悅道：「這可眞是個好主意，可是我們該怎麼做呢！」

「首先，要飛鷹幫的人或者是胡家塘井雁行那邊的人先來一次，然後我們就可以放出口風，說是寶物被刼，這麼一來，另外的那一方面，就不會再找我們的麻煩了！」

友梅點頭道：「對——可是我們該怎麼做呢！」

周百燦冷笑一聲，道：「總會有辦法的——」

他作勢要站起來，友梅忙過去摻扶他站起！

周百燦道：「你就去準備一下，囑咐王媽他們，要他們儘快的搬出去一個時候，免得賠上了性命！」

友梅怔了一下道：「我們呢？」

周百燦哼了一聲，道：「等王媽他們撤離以後，我自有辦法！」

友梅聽爺爺這麼說，心知他必有道理，也就不再多問，當下把爺爺摻扶回房休息，遂即遵囑辦理！

× ×

對於潛伏盜寶的這件事，「九翅飛鷹」桑桐顯然早已經沉不住氣了。

倒是他手下的那個狗頭軍師「袖裏乾坤」黃楚彪却很鎭定，他認爲方天星爲人沉着，愼於行事，有智巧，這件事一定能順利成功。

堂屋坐滿了人——

上首坐的是「九翅飛鷹」桑桐，黃楚彪坐在他身邊！

其他如「鐵手」伍昭「飛天鵬」刁萬，「黃臉狼」謝登虎，這些人散坐各處，倒是沒有看見「俏紅綫」許冰荷這個人！

堂屋裏散着一片濃烟——

幾乎是人手一枝烟槍，一口口的濃烟，就是由那一張張的嘴裏噴出來的。

老四「飛天鵬」刁萬最是毛燥，在這個場合裏他顯得最不安寧——

「師父——」他擰着眉毛道：「我總覺得老七這傢伙有點不對勁兒——」

桑老頭子鼻子裏「哼」了一聲，一張嘴狠狠的啣咬着旱烟嘴子，大股的濃烟，由那個黝黑的牙口裏噴出來——

「說說看，他是怎麼個不對勁兒？」

「這個——」刁萬的眼睛向着下首的黃楚彪瞟了一眼，冷冷一笑接着道：「你老請想想——老七去的日子，可不少了，到如今，別說是盜寶了，連寶在那裏他都不知道！」

桑桐連連點着頭，又哼了一聲。

「飛天鵬」刁萬又接道：「我偷偷去過幾回，發現到老七好像有點……」

「袖裏乾坤」黃楚彪冷冷一笑，道：「刁老四，莫他媽的疑神疑鬼了，方老七不是這種人，再說，他的心，早就叫我們給抓住了——」

說到這裏嘻嘻一笑，看向桑桐道：「當家的，你說是不是？」

桑桐由鼻孔裏哼出兩股烟來，冷冷的道：「你指的是老么——？」

「哼——」黃楚彪縮了一下頸子道：「那還錯的了？哈哈……」

「老么」就是「俏紅綫」許冰荷！

許冰荷與方天星私下裏要好的事，對他們來說，已經不是秘密了，誰都知道！

老當家的抓住許冰荷，而操縱方天星，這一招不謂不狠，可惜的是實施得還不够澈底！

「鐵手」伍昭却岔口道：「五叔——不知道你發現沒有，這兩天小師妹的神態不大對勁兒！」

桑老爺子頓時一怔道：「爲什麼？」

伍昭道：「也許是我多疑，我總發覺她不太對，常常一個人掉眼淚！」

黃楚彪道：「那是她想老七——還用得着問嗎！」

刁萬道：「上一次小師妹回來說，老七少者三天，多則十日一定能把事情辦妥當，今天都第七天了——別說是寶貝了，連消息也沒帶回一個來！」

「哼！」老當家的說：「我也正在爲這件事發愁——」

他轉過臉看向黃楚彪道：「這件事我看恐怕沒這麼簡單，只怕老七他一個人拾掇不下來！」

刁萬大聲道：「對！我看我們最好能給他來上一個裏應外合，他奶奶的，動手給他幹！」

黃楚彪頓時攔阻道：「不行，不行，那麼一來，豈不是功虧一簣了嗎？再說，這麼一來，打草驚蛇，弄得外面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這傢伙不愧是老狐狸，見解的確要高人一等！

他冷冷笑着，瞇細着他那一對老鼠眼睛，又說道：「不要說，老頭子不好對付，要是如此驚動了胡家塘的人，那是划不來，是不是！當家的？姓井的可不是好惹的呀！」

桑桐哼了一聲，徐徐的道：「這件事，昨天晚上我苦想了半夜，一直也得不到一個結果，眞不知該怎麼做才好，楚彪，你說說看！」

黃楚彪道：「我看，老七變心還不至於，大槪這小子一心想着洗手，對這件事不大起勁兒，倒是眞的！」

桑桐冷笑一聲，道：「那可不行——刁老四……」

刁萬應道：「是，當家的！」

「你今天去一趟，想辦法見着方老七——就說我的話，他要是在三之內，辦不成這件事，嘿嘿！我可就饒不了他，知道嗎！」

刁萬答應了一聲——

黃楚彪立刻阻止道：「哎，——」當家的，這件事不能叫老四去——」

「叫誰去？」

「嘻——」黃楚彪縮着頸子道：「要去也得叫老么去！」

「不行——」桑桐搖頭道：「這個時候，我不打算叫他們見面，萬一兩個人串通好了，一塊走了，那不是，飛鷄蛋打，啥都完了！」

「當家的說的不無道理，只是這一點我何嘗沒想過！我的意思是……」

說着嘻嘻一笑，把嘴湊到了老當家耳朶旁，低聲說了半天——

在座各人都沒淸楚他在說些什麼，只看見他鼠眉時揚，鼠鬚時張！

這個人是慣出餿主意的，當然不會有什麼好話說。

桑桐倒是聽進去了。

他連連點着頭，道：「好，好——」

皺了一下眉，又道：「只是，未免太委屈了老么了！」

黃楚彪道：「這只是一個策謀，對老么不會有什麼傷害的，你放心吧！」

桑桐點了一下頭道：「好吧，老么人呢？」

「飛天鵬」刁萬道：「大槪在房裏睡覺呢！我去叫她去！」

說完步出堂屋！

「俏紅綫」許冰荷是住在裏院的一個單間，那個院子裏除了她以外，還住着一個人——

「一掌紅」石子奇！

這個人前文亦曾談過，他是這夥子人當中，最最不幸的一個人了，自從刼鏢失手，爲救「飛天鵬」刁萬失手被擒之後，即爲井雁行下毒手挑斷了頸後大筋，落成了一副怪模怪樣，變得終身低首，見不得人！

他心裏充滿了難以壓制的怒火——

尤其對於刁萬這個人，他感覺到極度的不滿，認爲自己落得如此下場，全係刁萬的自私，恩將仇報，事實上對於這件事，刁萬的確應該要負完全責任！

是以「一掌紅」石子奇，心裏恨惡刁萬的程度，遠超過井雁行之上，他曾經背人發過誓，今生今世，果眞要是再能動刀殺人的話，第一個要殺的人就是刁萬！

這個願望，他不知道一天要唸上幾百回！

反過來「飛天鵬」刁萬對於這個師弟，也是深具戒心，除非有什麼特殊的事情，他絕不會輕易來到這個院子裏——

歲當深秋——

院子裏積滿了落葉！

秋風吹舞着黃葉，一圈圈的打着螺絲旋兒，向天空裏旋着高飛！

空曠的院子裏，沒有一些花草，只有一口枯井，井裏早就沒有水了，上面壓着一塊大青石板，石板上生着石苔！

「飛天鵬」刁萬來到這裏，只覺得院子裏靜靜的沒有一點聲音！

不知道是一種什麼感覺，他忽然覺出來，像是有什麼事發生了！

小師妹許冰荷的房子，就在那邊角落裏。

要在平日，他當然應該直接走正當門去。

可是今天却不然，他寧可多費事拐上一個圈兒——

他繞了半個圈子，悄悄的走到了許冰荷所居住的那間房子的屋簷角下。

窗戶是關着的——

可是却由房子裏傳出了人聲！像是有人在說話！

這一突然的發現，禁不住使得他心中一驚！

——小師妹一個人是不應該說話的！除非她在自言自語，或是在與六師弟「一掌紅」石子奇在說話！

然而，當他再向前走近幾步時，立刻就斷定出那個說話的聲音，不是石子奇，而是……

刁萬還有點不清楚，那個聲音是不是七師弟方天星的聲音，但是無論如何，他却是吃驚不小！

輕輕的在紙窗上戳了一個小小的月牙孔，刁萬把眼睛湊近過去，向着裏面窺看着——

只看了一眼，已不禁使得他大大的爲之驚心！

房子裏一共是三個人！

方天星，許冰荷，石子奇！

方天星是什麼時候來的？爲什麼來的？他可是一點也弄不清楚，可是眼前這三個人的會合，絕對不是在談說什麼好事，這一點足堪認定！

三個人鬼鬼祟祟的在低聲說着什麼！

桌子上放着幾件包袱！

許冰荷正在忙的整理着，方天星站在一邊，神態沉着——那個低着頭的殘廢石子奇，坐在椅子上。

一看到這裏，刁萬立刻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好小子——」他心裏狠狠的咒罵着：「原來這兩個傢伙會合在一塊想跑！好大的胆子！」

石子奇催促道：「快吧，再晚可來不及了！」

許冰荷噙着淚，把兩個包袱揹在背上，十分驚張的說道：「星哥——我……我害怕……」

方天星凌然道：「命是要靠自己闖出來的，離不開這裏，一輩子也別想有什麼發展！」

「可是！」許冰荷道：「要是老當家的他們知道了，可怎麼辦？」

方天星怔了一下，苦笑道：「那只有皇天保佑了，說不定那個時候，我們早已經離開了這個縣城，走吧！」

石子奇附意道：「老七說的對——車子經已給你們套好了，就在小岔道邊，快走吧！」

「好！」方天星回過身子緊緊的握着石子奇的手，道：「六哥——我還是要勸你，跟着我們一塊兒走吧！在這裏你能有什麼……」

石子奇啞着嗓子道：「我——？我還能有什麼好想的？不過是過一天算一天，在那裏都一樣——」

石子奇方自說到這裏，忽見方天星神情一懍——他心中一動的當兒，方天星已倏地閃身而出！

窗外的「飛天鵬」刁萬，心中也自一動——

他剛剛覺出不妙，急欲抽身時，方天星已經站立在他身前——

「四師哥是你——？」

刁萬乍驚之下，一連退後了三步——「老七！」他冷笑着說：「你是什麼時候來的？」

說話時，許冰荷與石子奇已先後從房子裏奔出來，見狀俱都大吃了一驚！

石子奇是一驚，立刻回身急奔過去，把通向前院的一扇門關上！

「飛天鵬」刁萬陰險的笑道：「老六，你這是幹什麼？莫非還想不利於我？」

石子奇背倚着門，聆聽之下，發出了一陣子狂笑——

「姓方的——這可是你自己送上門來的！」

說着凌聲向方天星道：「七師弟，小師妹，還不走，等待何時？」

話聲一落，他已奮不顧身的直向着刁萬身上撲了過去！

石子奇平素慣用的兵刃是一對牛耳短刀，這時身子向前一襲，兩口短刀左右同時遞出，直向着刁萬兩肋之上刺扎下來！

「飛天鵬」刁萬倒是沒想到這位六師弟，竟會向自己使殺手！

所謂「一夫拚命，萬夫難當」！石子奇固然是殘廢，身手大欠靈活，可是一旦拚起命來，仍然不可輕視！

刁萬冷叱一聲道：「好！」

雙掌同時向外一翻，「雙擂手」的手法，直向着石子奇兩肩上扎了下來！

然而，就在這一刹間，一股勁風直向着他背後襲到！

刁萬的兩隻手方自遞出，頓時受到了威脅，疾忙回外一翻——

可是來人的這一式手法，端是高明之至！

刁萬身子才翻出一半，已爲這一股驟然加諸的力道，擊中在左側背後——

「碰！」一聲！

刁萬只覺得雙眼一陣發黑，身子已不由自主的被擊得斜幌了出去！

由於這股子力道，來得突然，刁萬防不勝防，隨着對方的掌力一撤，他身子已滾倒在地。

緊接着在地上一連打了幾個滾兒，臉上的皮全都擦破了。

他身子還來不及站起，已爲石子奇撲過來的身子壓在了身上！

同時間，石子奇手中的一對短刀，已左右交叉的叉在了他喉頭兩側——

刁萬大駭道：「老六——不要……下手……」

石子奇發出了一陣子凌厲的笑聲——

「姓刁的，你也想不到會有這麼一天吧——」

他恨惡刁萬的程度，簡直難以想像，根本不容妥協，左手刀起，「克察——」一聲，已深深的扎進刁萬的肩窩，一股子鮮血立刻噴了出來。

刁萬負痛啊唷了一聲，身子痛得一陣子發抖。

這眞是最痛苦最尷尬的一刻——

石子奇偌大的身子，全都壓在他身上，亂髮蓬鬆狀如巴斗般大小的一顆頭，幾乎跟他的臉抵在了一起！

自從石子奇負傷自囚以來，他恣意的自己摧殘自己，頭不梳，臉不洗，狀如死囚的——

那副樣子，平常刁萬連看一眼都嫌討厭，再加上他內心對於石子奇的內疚，是以更加處處的都在逃避着他，而此刻，這張臉居然和自己臉對臉的貼着。

尤有甚者，石子奇自從被挑斷頸頭後的大筋，那顆頭就再也抬不起來，連帶着使得他五官的官能也失常態，最顯著的一樣，就是口涎的不能自已！

這時透過石子奇咧開的嘴角，口涎就像是蛇一般的順口滴下來，統通滴在刁萬的臉上。

這種刑罰，簡直比殺他還痛苦！

然而，對方手上的兩口刀，却使得他更感覺到一種死亡的威脅！

在這種威脅之下，刁萬變得像貓一般的蜷伏了！

「老六……你手下留情……這件事我不說就是！」

「哈哈……」

面對着他的那張極醜怪的臉，咧着大嘴道：「刁老四，你還想活麼？哈——我看你是『紅脚盤裏翻身』，只好等下一輩子了！」

他一面說，那隻緊握在右手上的刀，不停的轉動着。

刁萬痛得整個臉部扭曲了。

一旁的方天星和許冰荷看到這裏，俱都有些不忍。

方天星道：「六哥——手下留情！」

石子奇發出嘿嘿怪笑，道：「老七——你們還不快走，眞想落在老當家的手裏，是不是？」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金縷衣

東方英·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婆婆和石懷冰畏罪潛逃後，葉慈輝返回止水山莊，驚聞慈母被擄，對方留下一信，限令他一月之內取龍婆婆及石懷冰首級和說服百草婆婆歸附他們，葉慈輝束手無策之下，立刻趕往九嶺南坪橋杜家莊，謁見天香玉鳳邵文瑛，說出當年聽從李大叔的說話，欺瞞了邵文瑛，而將她托交的天元刀掉換了，邵文瑛也說出莊中各人已發現李大叔不是好人，而他們師兄弟九人已有五人患上血癆，師父又把掌門之位傳了給他的事告訴葉慈輝，同時並要葉慈輝改口叫她姊姊，因葉慈輝叫周宗良也是叫大哥——

＊＊＊＊＊＊＊＊＊＊＊＊＊＊＊＊＊＊＊＊＊＊＊＊＊＊＊＊＊＊

探莊查詭秘　閉關練奇功

葉慈輝一笑道：「他和你不同。」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有什麼不同，你可知道，我和他原也兄妹相稱。」

葉慈輝「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那麼小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天香玉鳳邵文瑛點頭說：「這就好，我問你，你和周大哥常常見面麼？」

葉慈輝道：「不常見面，不過我很容易找到他，你有什麼事？」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他有件東西留在我這裏，我想托你還給他，不知你方不方便？」

葉慈輝道：「方便！方便！你有什麼事？」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你稍等片刻，我就去把東西取來。」

天香玉鳳邵文瑛轉身走出去了，葉慈輝等了將近一盞熱茶之久，才見她走了出來，只見她這時，兩眼已是變得紅紅的，好像曾經哭泣過似的。

但是她却極力裝出一臉笑容，交給葉慈輝一個小小的紫色布包。

葉慈輝將小布包接到手中，暗暗捏了一下，覺得軟柔柔的，不知是什麼東西，因爲不便問，只好立時收入懷中。

天香玉鳳邵文瑛忽然面色一正，道：「虎弟，你要沒有別的事，就快快離開這裏吧。」

葉慈輝道：「我想見見杜老爺子，不知可不可以？」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他老人家不在家中，出外訪友去了。」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長嘆一聲，道：「虎弟，你的事不是我不幫忙，實在是我幫不上，你還是早早離開這裏，免得我左右爲難。」

葉慈輝很能體諒天香玉鳳邵文瑛的處境，本來想向她問一問乾娘莫大嫂的情形，這時心念一轉，也就放在心裏，沒有多問了。

他站起身來，說道：「文姊，你要多多保重啊！」

葉慈輝告辭出了杜家莊，心裏替天香玉鳳邵文瑛有着說不出的感慨，想不到古家堡一分手，不過很短的時日，她就落得成了這般光景，直叫他做夢也想不到。

他一口氣奔出十餘里外，突然停了下來，目光四射，正要找一處地方暫時存身，準備到了晚上再回轉杜家莊一探究竟。

他這次忽然前來九嶺南坪橋，其目的是想從天香玉鳳邵文瑛身上對李飛鵬作進一步的瞭解與證實。

因爲，他從多方面觀察下來，已意識到李飛鵬在他週遭是一個影响力非常重要的關係人物。

可是，當他發現天香玉鳳邵文瑛也身受了李飛鵬的傷害時，他因爲顧及天香玉鳳邵文瑛的處境，不得不捺住心頭怒火，不動聲色的退出了杜家莊。

其實，他心中別有打算，當然不會就

此罷手放棄。

就在這時候，身後杜家莊方向忽然傳來一陣快馬奔馳的聲音，來勢非常迅速。

葉慈輝暗笑了一聲，忖道：「我倒要看看是不是衝着我來的。」

一會來了，來騎已在揚塵飛舞中到了近前，一陣人喝馬嘶中，急騎頓時停了下來，從馬背上翻身飛落一人，葉慈輝凝目望去，認得那人就是最初接待他的那人。

葉慈輝嘴角噙着一絲冷笑，等着事態的變化。

那人飛身下得馬來，倒是不慌不忙，揚手拂了一拂身上飛塵，然後，向葉慈輝抱拳一禮道：「公子，我們五爺回來了，五爺聽公子來訪深以未能把晤爲憾，特命小的急騎追來了，有請公子回莊一叙。」

葉慈輝沉思了一下，點頭道：「好，管家請先行回報，在下馬上就到。」

那漢子欠身道：「請公子上馬，小的隨後步行。」說着，牽過騎來快馬，恭請葉慈輝上馬。

葉慈輝也不客氣，微微一笑道了一聲：「謝了！」身形輕輕一幌，飄身上了馬背，水勒一帶，催動坐騎，緩步而行。

葉慈輝存心從那漢子口中打聽杜家莊的情形，走了幾步之後，忽然回頭問道：「在下還沒請教管家貴姓大名。」

那漢子見葉慈輝找他講話，非常知禮的趕到葉慈輝馬旁，回道：「不敢有勞公子動問，小的姓程，名叫立中，小的只是一名接待賓客的司事，管家之稱萬萬不敢當。」

看他身子壯實，說起話來，却是彬彬有禮，倒是一位接待賓客的理想人選。

葉慈輝微微笑了一笑，叫了一聲：「程兄……。」

程立中急口道：「公子萬萬不可如此稱呼，公子如果看得起小的，但請叫小的一聲立中，小的就榮寵非常了。」

葉慈輝又叫了一聲：「程兄……。」

程立中惶急的截口道：「公子，您要再這樣稱呼，小的便有妄自尊大，欺主之罪，請公子原諒。」

葉慈輝見他如此情急，暗暗忖道：「九嶺南坪橋果然名不虛傳，連莊中下人，也能守分自律。」

當下微微一笑，道：「立中，如此說來，在下就不客氣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訕訕的道：「其實眞要說起來，在下的出身，比誰都比不過。」

程立中道：「英雄不論出身，何況，公子乃是葉大俠之後，幼年遭遇不過是明珠蒙塵，一時運蹇而已。」

葉慈輝一笑道：「你對我倒是清楚得很。」

程立中道：「公子在古家堡獨秀羣倫，江湖上已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小的身任迎賓司事，職責所在，自然不能不知道公子。」

葉慈輝道：「你對江湖上的人事，既然這樣熟悉，我倒要向你打聽一個人，不知你知不知道。」

程立中道：「像公子這般有名人物，小的不才，倒是十有九知，如果是無名之輩，小的就說不上了。」

葉慈輝道：「你對我既然知道得非常清楚，可知我當年落魄時，認過一位乾娘和四位姊妹之事？」

程立中點頭道：「小的畧知一二。」

葉慈輝臉上現出歡欣之色道：「這就好了，我要問的，就是我乾娘莫大嫂，不知你知不知道她的下落。」

程立中一笑道：「公子，你可問對了，她現在就在敝莊。」

葉慈輝只是聽說莫大娘落在杜莊，心裏並不十分相信，所以，剛才見了天香玉鳳邵文瑛，都忍住沒有打聽，這時隨便一問，程立中的回答，眞使他大感意外，當時一楞道：「她眞在貴莊？」他像不相信自己耳朶似的。

程立中正色道：「如此重大之事，小的豈敢亂說。」

葉慈輝道：「她現在莊中做什麼？」

程立中道：「她在莊中現在是待罪之身。」

葉慈輝大驚，道：「她犯了貴莊什麼罪？」

程立中道：「說來她犯的罪與公子甚是有關。」

葉慈輝一怔道：「與我有關！」

程立中道：「杜老爺子怪責她不停利用公子年幼之時，騙人財物，把公子引上岐途，因此非常憤怒，責她在莊中戴罪立功，以贖前愆。」

葉慈輝劍眉一蹙道：「她現在是受什麼罪？」

程立中道：「杜老爺子雖然對她甚是震怒，但也沒使她過份受罪，只罰她打掃庭院，做些普通粗活。」

葉慈輝暗暗吁了一口氣，道：「這樣看杜老爺子倒眞是一位仁厚長者。」

程立中胸脯一挺，道：「本來杜老爺子就是一位仁厚長者。就拿莫大嫂來說，她雖然是在敝莊被罰，做些粗活，其實，她在敝莊維護之下，不知逃過了多少江湖刼難。」

葉慈輝點頭道：「你這話說得非常有理。」

程立中一笑道：「小的胆大妄言，公子過奬了。」

一路說說談談，又已回到了南坪橋杜家莊門之前。

葉慈輝在莊前就下了馬，他人一下馬，只見莊內閃身迎出一位五十多歲的半百老者，雙拳一抱，道：「老朽湯非，見過葉公子。」

程立中隨又向葉慈輝介紹那老者道：「湯老乃是敝莊總管。」

葉慈輝面色一肅，欠身一禮，道：「老人家太多禮了，晚輩愧莫能當。」

湯非呵呵一笑道：「少俠謙謙君子，聞名不如見面，見面更甚聞名，請，我們五爺已在他書房之中有候公子了。」說着，身形微側，肅客先行。

葉慈輝見人家禮貌週到，自己更不敢失禮，微微退了半步道：「在老前輩面前，晚輩不敢有僭。」

湯非見葉慈輝守禮恭謹，心中大是高興，哈哈一笑，道：「少俠客氣，那麼老朽爲少俠領路了。」

話聲一落，舉步前行，領着葉慈輝向

莊內走去。

他們是從正門而入，穿過前面高大的正廳之後，二進之內，便是李飛鵬的書房了。

他們一到李飛鵬的書房外面，只聽李飛鵬已在書房之內大笑一聲，迎了出來，道：「慈輝，好容易盼到你來了，爲什麼一來就走？也不等我回來一唔？」

葉慈輝一見他之後心裏就冒火，尙幸他還能深藏不露，盡量壓制心中的惱怒，聲色不動的欠身一禮，道：「慈輝因見大姑病體沉重，心中至爲焦急，所以偬偬離去，意欲爲大姑覓一位名醫前來治療。」

李飛鵬「啊！」了一聲，道：「對了，聽說你和怪醫在一起，能把他請來，你大姑的病就可以放心了。」

說着，一面請葉慈輝進入書房就坐，一面也叫湯非一旁相陪，同時笑向湯非道：「湯兄，你相不相信，葉少俠還是兄弟的記名弟子哩！」

他過去一直告誡葉慈輝不要把他們這種關係，隨便向外人道及，但，現在他却主動的把他們這種關係公開出來，眞不知他居心何在。

葉慈輝暗暗皺了一下眉頭，只聽湯非呵呵一笑道：「敢情好，原來葉少俠乃是五爺的高足，今天葉少俠初次來莊，五爺可要叫全莊的人見見葉少俠。」

李飛鵬微微一笑，點頭道：「小弟正有此意，那就請你去準備一下吧。」

湯非笑着告退而去。

李飛鵬見湯非退出書房之後，臉上堆上一片虛情僞笑道：「令堂近來可好？」

葉慈輝猶豫了一下，道：「托福，她老人家很好。」

李飛鵬無話找話，應付着慈葉輝說道：「聽說你答應替怪醫石懷冰採藥三年，爲何現在就回來了，爲了你大姑她們的病，我也曾到他住的地方去找過他，只可惜，你們都不在，現在，他還是住在那老地方麼？」

葉慈輝因不知他心裏打的什麼主意，有意和他胡說八道一遍，又怕他發現自己對他已經起了反感，暗暗忖了一下，覺得還是實話實說的好，同時也可因此觀察一下他的反應。

此念一決，葉慈輝先發出一聲長嘆，道：「別說了，那怪醫石懷冰原來不是個好人。」

李飛鵬故作驚訝之色，道：「什麼？他不是好人！」

葉慈輝道：「可不是，他屢次想加害我，那料天不從人願，他不但加害我不成，反自吃苦果，現在，也不知逃到那裏去了。」

李飛鵬楞然道：「眞想不到他原來是一個這樣的人，人是我介紹的，你要眞出了事，我可太對不起人了。」

葉慈輝訥訥的道：「大叔……」

李飛鵬截口道：「從現在起，我已經有收徒的資格了，你也不用再叫我大叔了，就叫我師父吧。」話聲說完，張着一雙眼睛，瞬也不瞬的望着葉慈輝，等着他的一聲呼喚。

葉慈輝暗罵一聲，道：「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還要聽你的那一套麼？哼！你欺我詐，咱們就等着瞧吧！」

葉慈輝打定虛與委蛇的主意，忍辱負重的輕輕的叫了一聲：「師父！」

李飛鵬大笑道：「慚愧！以你今天的成就，只惜爲師已經沒有什麼本事可以教你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不過爲師不會白當你的師父，你等着看吧。」

葉慈輝笑了一笑，用不好意思的神態，避免了正面的答話。

李飛鵬道：「你大姑告訴了你沒有？我已被你師祖指爲繼承人，接掌了這裏的門戶。」

葉慈輝淡漠一笑，說道：「聽她說過了。」

李飛鵬說道：「今天，我繼承了南坪橋的門戶，將來，你就是下一代的繼承人了。」

葉慈輝搖頭道：「多謝師父。」

李飛鵬道：「待會等爲師將你介紹給大家之後，你就可以以南坪橋的身份，代爲師主持江湖正義了。」

葉慈輝暗笑一聲，忖道：「聽來倒是很動人的。」微笑着，一副心神嚮往的樣子。

葉慈輝的微笑，鼓勵了他的興趣，一口氣接着又道：「你爲人很聰明，更有一副很合時宜的頭腦，爲師從小就很看重你，今後我們師徒只要好好的合作，將來不難在武林之中放一異彩，成就光芒萬丈的事業。……」

葉慈輝正在聽得高興的時候，不知什麼感觸襲擊着他，忽然心不在焉的皺起了眉頭。

李飛鵬面色微微一變，歛聲道：「慈輝，你在想什麼？」

葉慈輝一嘆道：「師父，你談的似錦前途，對我來說何異是鏡花水月。」

李飛鵬雙眉一皺道：「你年輕輕的，正是前程遠大，奮發有爲的時候，爲什麼說出這種悲觀喪志的話來？」

葉慈輝面現出憤痛之色道：「師父，你有所不知，慈輝……慈輝……唉……。」欲言又止的嘆了一口氣。

李飛鵬道：「你有什麼困難？」

葉慈輝猶豫了一陣，最後鼓起勇氣，下定决心道：「不瞞師父說，慈輝現在的處境，實在非常困難。」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這次慈輝前來南坪橋，實是有求師父與大姑拔刀相助。」

李飛鵬道：「你的事，還不就是爲師的事，說什麼相助不相助的話，什麼事？快快說出來吧。」

葉慈輝道：「說來，慈輝眞是羞愧出口。」

李飛鵬一笑道：「眞是年輕面嫩，在師父面前有什麼話不能說的。」

葉慈輝道：「師父，剛才您問到我娘，不瞞師父說，我娘被人綁去了。」

李飛鵬臉色一變道：「什麼？令堂被人綁去了！」

葉慈輝道：「南坪橋交遊滿天下，慈輝原是想請師父和大姑幫忙替我暗中調查，但……。」

李飛鵬截口道：「你邵大姑沒答應是不是？」

葉慈輝道：「這倒不是，因爲慈輝見大姑病得厲害，不好意思啓齒。」

李飛鵬道：「那你該來找爲師呀！」

葉慈輝靦覥地訥訥說道：「慈輝……慈輝……。」

李飛鵬一嘆道：「你就是這樣不知輕重厲害！……你有什麼綫索沒有？」

葉慈輝說道：「他們留了一封信給慈輝。」

李飛鵬問道：「那信，你可帶在身上沒有？」

葉慈輝伸手懷中，取出那封信，雙手送給李飛鵬，說道：「帶來了，有請師父過目。」

李飛鵬接過那封信看了一眼，冷笑一聲，道：「大胆狂徒，饒他們不得。」

他罵過一聲之後，又換了一副臉色，和藹的寬慰葉慈輝道：「慈輝，你放心，這件事由爲師替你作主。」

葉慈輝說道：「這件事，最好秘密進行……。」

李飛鵬微微一笑，說道：「這個爲師知道。」

葉慈輝皺了一皺眉頭道：「師父，你看慈輝要不要眞的去找怪醫石懷冰與龍婆婆的項上人頭取來？」

李飛鵬雙目一凝道：「你知道他們的去處麼？」

葉慈輝道：「不知道。」

李飛鵬道：「你既然不知道他們的去處，如何去找他們的項上人頭？」

葉慈輝道：「我想慢慢去找，總可以找到他們。」

李飛鵬道：「時間有限，那能容你慢慢去找。」

葉慈輝憂形於色的道：「那我怎樣辦呢？」

李飛鵬伸手撫着葉慈輝的肩頭，安慰他道：「船到橋頭自然直，你住在我這裏，我們慢慢想辦法吧！」

門外湯非走了進來，打斷了他們的談話，向李飛鵬欠身一禮，道：「一切已經安排就緒，請五爺與葉公子命駕。」

李飛鵬拍了一拍葉慈輝的肩頭道：「現在我帶你去與大家相見，以後，你就是九嶺南坪橋的一員了。」

湯非一側身，李飛鵬在前，葉慈輝居中，湯非殿後，一行三人，向前面大廳走去。

剛才葉慈輝經過大廳的時候，大廳還是冷冷清清的，這時再回到大廳，只見裏面黑壓壓的坐滿了人。

大廳之中，雖然坐滿了一廳之人，但却沒有半點嘈雜之聲，由此可見九嶺南坪橋之能享譽江湖，實非偶然倖致。

大廳之中座位分爲三部份，正中上首擺着一張香案，香案前供着一幅畫像，畫像上面畫着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書生，香案上明燭高燃，香烟裊裊，顯得一片莊嚴肅穆。

香案左邊有十幾個座位，上面坐了正在杜莊作客的一些江湖耆宿。

香案右邊也有十幾個座位，那是杜莊本莊長輩的座位，天香玉鳳邵文瑛帶病的玉容，亦赫然在座。

香案下面，是一般座位，上面坐滿了杜莊上上下下的一干人衆。

李飛鵬身形一現，只見大廳之內的人衆，無分大小賓主，都恭敬的站了起來。

李飛鵬急步走向來賓座位之前，一臉惶恐不安之色，抱拳作揖道：「折殺李某了，各位快請安坐。」

賓客們坐下去了，李飛鵬然後轉身請同門師兄弟坐了下去，最後才向大家一揮手，道：「各位坐下。」

一陣輕微的波動過後，全廳立時肅靜下來。

李飛鵬轉身面向香案前畫像默默禱告了一陣，然後回轉身形，面對大家，乾咳了一聲，發話道：「本人昔日收了一位記名弟子，歷經攷查，證實其人聰明正直，才堪造就，今禱請祖師爺將他正式收爲本人座下首徒，因此有請各位觀禮爲證。」

葉慈輝以爲李飛鵬不過是帶他出來和大家見見面而已，却沒想到竟然安排得這樣正式，當下，心中就非常不願意了。

正當他感到進退維谷的時候，李飛鵬忽然呼喚一聲道：「慈輝，過來行禮。」

事到臨頭，葉慈輝已經沒有攷慮餘地，只好暗中一咬鋼牙，暗自忖道：「大義可以滅親，如果你沒有什麼，我就認了，否則，你這一套豈能拘束得住我。」

心中打定了主意，大步走到李飛鵬身前。

李飛鵬向大家介紹葉慈輝道：「小徒葉慈輝，爲葉泰大俠嗣哲，洞庭止水山莊止水夫人姨侄。」

簡簡單單的說完葉慈輝身世，接着面色一肅，輕喝一聲道：「司禮何在？」

湯非搶步而出，欠身一禮，道：「老朽在！」

李飛鵬肅然道：「司儀行禮。」

湯非應了一聲：「領命！」

於是，湯非站好位置，司禮如儀：

一、拜天地。

二、拜祖師。

三、拜師尊。

四、拜師門長輩。

五、拜武林前輩。

六、受本莊道賀。

七、禮成。

葉慈輝在湯非司儀之下，左拜右拜，拜得一肚子阿囊氣，可是，他除了忍受之外，事到如今，也別無他途了。

一陣拜罷，李飛鵬笑哈哈的大喝一聲，道：「擺酒！」

一聲百諾，人多好辦事，片刻之間，酒席擺了上來。

葉慈輝被李飛鵬青睞有加，竟被命和他坐在一席。

散席之後，李飛鵬又親自送他前去休息。

湯非替他準備好了一座專用的獨處，派了二男二女四個十八九歲的少年人侍候他。

葉慈輝送走李飛鵬之後，這才吁了一口長氣，命一個侍候他的丫頭替他泡上一杯上好奇岩異種香茗，擲身在安樂靠椅上一坐，四肢鬆弛地靜思起來。

最初他的思維很亂，等他慢慢寧靜下來時，忽然，一個侍候他的丫頭輕手輕脚的走了進來，問道：「公子睡着了麼？」

葉慈輝本待不理她，又怕她有什麼要事，微微張開眼皮，道：「有什麼事？」

那丫頭道：「有一位莊中的粗活大嫂，前來有求公子賜見。」

葉慈輝心中一動，想起乾娘莫大嫂，精神陡然振奮了起來，身子一挺，站了起來道：「你們是不是叫她莫大嫂？」

那丫頭道：「正是，大家都叫她莫大嫂，公子怎樣知道。」

葉慈輝那有時間向她解釋，一揮手道：「快請她進來。」

那丫頭倒是非常機靈懂事，一看葉慈輝這般神情，知道怠慢不得，口中應了一聲：「是！」嬌軀一轉，人已飄身而起，奔了出去。

葉慈輝整理了一下衣襟，正要親自迎出時，外面已經響起了莫大嫂的聲音，叫道：「小虎子，小虎子……」

呼聲是那樣的親切和急迫，葉慈輝已是聽得熱血沸騰，一聲：「乾娘！」走了出去。

莫大嫂不但頭上添了一些白髮，而且，面色也不再又紅又白了，人更是清瘦了不少，不過，葉慈輝一眼之下，就認出了她。

兩人面對面的站立着，葉慈輝叫了一聲：「乾娘！」

可是，莫大嫂却畏縮猶豫地不敢答話，只見她目光在葉慈輝臉上溜來溜去看了半天，才吞吞吐吐的道：「你，眞是小虎子麼？」

葉慈輝道：「乾媽，沒錯！我就是小虎子。」

莫大嫂揉了一揉眼睛，又打量了葉慈輝半天，哈哈一笑，道：「不錯，你果眞是小虎子！」

她本來是一個開朗爽快的人，不禁本性流露的笑了起來，顯見她是眞的高興開心極了。

葉慈輝伸手扶着莫大嫂，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道：「乾娘，我本來想明天就去看你，想不到，你先來找我，眞是太好了。」

莫大嫂道：「我一聽你來了，可高興死了，那還等得到明天，所以，不顧一切的來看你了。」

葉慈輝忍不住問道：「您在這裏還好吧？」

莫大嫂道：「很好，你別以爲我是在這裏做粗活，其實，李五爺是在保全我，離開了這裏，我只怕過不了一天，就沒命了。」

葉慈輝「啊！」了一聲，道：「原來還有這個道理。我倒……」

莫大嫂截口道：「你以爲怎樣？」

葉慈輝一笑道：「我以爲你老人家在這裏吃苦受罪哩！」

莫大嫂道：「當然，這種粗活也是不好幹，不過，這裏上上下下的人，對人都很厚道，乾娘精神上却是過得非常愉快安寧。」

葉慈輝點頭吁了一口氣。

莫大嫂接着又道：「說來，爲娘的能有今天，可說都是由於五爺的愛護與周全，要不是五爺暗中保全，爲娘眞不知還能活到今天。」

不錯，葉慈輝對莫大嫂有着出自內心的情誼，可是，他對李飛鵬也同樣有着一種深植內心之中的厭惡，這時一聽莫大嫂提起李飛鵬，便不由得暗暗一皺眉頭，臉上立時失去了那種自然的神色。

莫大嫂可是眼明心細的人，見狀之下，微微一怔，輕輕的叫了一聲，道：「小虎子……。」

葉慈輝心頭一震，曉得自己的表情出了問題，當下心神一歛，應聲道：「乾娘，我正在想一個問題。」無中生有的把自己的失態，掩飾的恰到好處。

莫大嫂微微一笑道：「你在想什麼問題？」

葉慈輝道：「我想馬上去見五爺，把你老人家搬來孩子這裏……。」

莫大嫂搖手道：「這可使不得，你不要給五爺找麻煩。」

他可正要找李飛鵬的麻煩，聞言之下，一笑道：「乾娘，你別忘了，我現在已經是南坪橋的傳人了。」

莫大嫂雙眉一鎖道：「就是因爲你現在已經身爲南坪橋的傳人，所以你要自尊自重，不能因爲娘的緣故，影响你的將來和前途。」

葉慈輝一笑道：「我不在乎這些……乾娘，你等一等，孩兒馬上就回來。」

話聲一落，人已飄身而起，就要出去找李飛鵬。

莫大嫂叫了一聲，道：「慈輝……」

同時，外面响起了李飛鵬的笑聲，道：「慈輝，你要去那裏？」

葉慈輝身形一歛，李飛鵬正跨步走了進來。

莫大嫂搶先向前行禮，呼了一聲：「五爺！」

李飛鵬微微一笑，說道：「你們見過面了。」

葉慈輝道：「師父，徒兒正要去求見你老人家。」

李飛鵬一指莫大嫂，說道：「是爲你乾娘……。」

葉慈輝道：「徒兒想請師父恩准，讓徒兒乾娘住到一起來。」

李飛鵬點頭道：「理當如此。」答應得乾脆俐落。

莫大嫂大喜過望，向前一步，欠身行禮道：「多謝五爺。」

李飛鵬面色忽然一正，道：「不過，你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莫大嫂一震，緊張的道：「五爺，您有什麼條件？」

李飛鵬道：「我要你好好的替我照顧他的起居飲食。」

莫大嫂「啊！」的一聲，笑了起來道：「五爺，您說笑話了，照顧慈輝……」

李飛鵬臉上不帶絲毫笑容，伸手遞給莫大嫂一張單子，道：「從明天起，你就按照這單子上的配菜，每天替慈輝準備飲食，並且不得擅自增減，切記！切記！」

一件簡單不過的事，在李飛鵬這種處理手法之下，不由得使人感覺到這不單是一件簡單的事了。

莫大嫂接過那張菜單，看了一眼，眼中現出一片迷惑錯愕之色。

葉慈輝伸手要過那張菜單，只見那菜

單上，開的是一些山珍海味，菜名雖然很名貴，但也沒什特殊的地方，他目光一轉，望着李飛鵬叫了一聲：「師父……」

李飛鵬臉色突然一臉笑容，道：「爲師最近得到一種絕世奇功，準備在最近期間成全你，這張菜單，就是配合你將來練功用的，所以分量火候絲毫差池不得。」

葉慈輝劍眉微微一蹙，道：「近日就開始麼？」

李飛鵬點了一點頭道：「爲師準備給你二十天的時間，調養身體，二十一天一過，就教你開始練功，練功時間是七七四十九，四十九一過，你將來縱然不是天下第一人，也是天下第二人了。」

葉慈輝驚訝地道：「那是什麼武功？這樣厲害。」

李飛鵬神秘的一笑道：「現在不必多問，到了時候你自會知道。」

葉慈輝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的道：「可是……家母的事又怎樣辦呢？」

李飛鵬道：「令堂的安危，你放心，不會有問題的。」

葉慈輝憂心忡忡的道：「可是……可是……他們交付的事……。」

李飛鵬一笑道：「一切的一切，爲師都替你作好了安排，包你功夫練好，讓你們母子高高興興的團圓就是。」

葉慈輝那能放得下心來，喋喋不休的問道：「師父的安排，徒兒自是相信得過，不過，徒兒總是安心不下來。」

李飛鵬一笑點頭道：「人子之心，舉世皆然，爲師完全瞭解，你說得也是，如果一無所知，爲何安得下心來，也罷，爲師先把我的計劃告訴你，也讓你好安心練功。」

話聲頓了一頓，望着葉慈輝，似是等待葉慈輝接話，可是，這時葉慈輝却沒有接話的意思，做出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

李飛鵬微微一笑，接着道：「令堂的事，當然置之不理也不是辦法，對方用心何在，我們首先要弄明白，所以，爲師準備在你練功時間，找一個人冒充你，出面去和他們週旋，等你奇功練成，那時他們的底細也摸清楚了，然後，出其不意，攻他們一個措手不及，定然大獲全勝。」

葉慈輝原本懷疑李飛鵬就是幕後主使人，這時聽他說得天花亂墜，好像他又不是刼持他母親的幕後主持人，一時之間，心中顯得甚是矛盾，一時也想不出適當的話掩飾自己思緒的混亂。

李飛鵬見葉慈輝一副方寸無主的樣子，哈哈一笑道：「令堂的安全，爲師可保你萬無一失，你好好的準備練功吧！」

笑聲裏，李飛鵬轉身走出去了。

一連二十一天，天天是山珍海味，吃得葉慈輝口都厭了。

當然，葉慈輝這二十一天來，不光止盡量吃，一有機會就找李飛鵬的毛病。

可是，任他怎樣找，李飛鵬在這九嶺南坪橋杜莊爲人實在不壞。在上上下下眼中，都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葉慈輝也去找天香玉鳳邵文瑛談過三四次話，記得第一次和天香玉鳳邵文瑛談話時，天香玉鳳邵文瑛還說過李飛鵬不好的話來。

但是，後來歷次去找她時，她雖不否認從前說過的話，但矢口不再談李飛鵬的任何事了。談與不談，從某方面說來，都是有問題。

明天半夜子時時分，就是葉慈輝進入練功房，開始練習李飛鵬要他練的一種武林奇功了。

學他這種武功會有什麼後果呢？

該不該去練他這種武功呢？

這些問題，葉慈輝都前前後後不知想了多少遍了，想的結果，自己還是拿不定主意。

這倒不是說葉慈輝對李飛鵬的想法，有了什麼轉變，而是李飛鵬所說的那種奇功，對葉慈輝產生了一種好奇的誘惑力。

就葉慈輝所知，他所練習的「神武神功」，應說是當前武林之中威力最大的神功了，照李飛鵬的說法，他將要傳給葉慈輝的那種奇功，似乎並不比「神武神功」差，因此，弄得葉慈輝三心二意，難以取決。凡是練武的人，沒有一個人對於新奇的武功不是有着一份狂熱的好奇之心，葉慈輝各方面都看得開，唯有這種誘惑力，使他看不開，想不透。

最後，他一咬鋼牙，下定決心學李飛鵬的武功了。

其實，除非他馬上和李飛鵬鬧翻，否則，他除了依從李飛鵬的意思，也別無他法。這天一早，李飛鵬親自過來，把葉慈輝送進一間地下石室，交給他一本武功秘笈，便把室門一關，留下他一個人在石室裏。這間石室裏，除了一隻草蒲團和一張矮桌子外，便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甚至，連水壺都沒有一隻。

葉慈輝坐在蒲團上，取出李飛鵬給他的那本武功秘笈，平攤在矮桌上。

那本武功秘笈也不知有多少年代，封面上是一片焦黃，字跡剝落得無以辨認。

第二頁上寫着「血光神功」四字。

接下去，就是「血光神功」的練法。

最後，還有七招血光掌法。

葉慈輝把全書細心的看了一遍，他的一顆心就被那七招掌法迷住了。

那七招掌法不但神奇無比，光只看看就使人心靈上有着一種難以言宣的快感。

葉慈輝看完全書，便忍不住馬上照書練習起來。

一經開始練習，葉慈輝心目之中便再沒有其他的念頭了。

七七四十九天，已經過去了三十六天，他的「血光神功」已經小有成就，只欠最後「血照心光」一關，便將功德完滿大功告成了。

葉慈輝懷着一份大功即將告成的喜悅，用功得更是努力和勤奮了。

他的一口「血光神功」眞元內勁，已是練得珠圓玉潤，收發由心，這時，他蓄足了勁力，猛向「血照心光」一關衝去，只要此關一旦衝破，他就可提前出關了。

詎料，他運轉的「血光神功」一接近「天池穴」時，隱隱之中，似有一股震動之力來自外界，震得他血氣一浮，眞元之力一竭，前功盡棄。

這一徒勞無功，又得等到明天的子時了。

到了第二天的子時，在同樣的情況之下，葉慈輝又失敗了。（未完）

黃埔喋血記

更番涉險中奸謀

諸葛青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天佑得到天狗幫二爺李唐的幫忙，在卓槐派出殺手往刺殺的時候，及時趕到，把玉姑拯救出險，並說服玉姑及卓槐的三名殺手，異日在法庭上指證卓槐的罪行。李唐利用美色迷惑三木少佐以便朱天佑化裝爲三木，伺機盜取日本特務機關的金魚計畫，詎知當朱天佑化成三木趕往日本特務機關時，三本突來電要眞的三木趕回特務機關，李唐以事出突然，要通知朱天佑已無可能，只好通知胡立民趕往接應。朱天佑以三木身份回到特務機關，見到特務機關長高原，日本領事正和一矮胖大佐密談——

對於日本駐上海租界的領事，和特務機關長，朱天佑是早就見過的，但對那個禿頂大佐，却是聞名而不曾見過面。

如非是片刻之前，由山本少尉口中，知道其爲板垣大佐之外，還不知其是何許人哩！

原來板垣大佐，是日本情報部派駐華南地區，不論明的，暗的日本特務人員，都由此人指揮節制。

所以，儘管他的軍階並不算高，但權威却是龐大的。

不過，朱天佑雖然不認識板垣大佐，但却是聞名已久。

在目前這場合，朱天佑是「官卑職小」，向着對方三人分別敬禮之後，就只有筆直地站在一旁的份了。

板垣向朱天佑注目問道：「你就是主管金魚計劃的三木少佐？」

「是的。」朱天佑畢恭畢敬地，以日語回答着。

「那名單，我已經看過了，人數不够，份量也太差。」

「請大佐指示！」

「咱們皇軍的侵華戰爭，隨時都可能發動，所以這一計劃，必須特別加速進行，否則，咱們三個月解決支那的預定計劃勢將延期。」

「是是……」

朱天佑口中恭應着，一雙精目却在偷偷地掃視着。

須知他此行以無比的勇氣，闖進虎穴中來，目的就在那個金魚計劃的卷宗，只要發現了，他會立即採取斷然行動刼持板垣以圖脫險。

但事實上，那個卷宗並未在對方三人手中，辦公桌上也沒看到，而不遠處，他已隱約地聽到三木少佐和別人招呼的談話聲。

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

這剎那之間，他的腦子裏已無暇計及其他，只在打算着如何找一個離開這兒的藉口。

他心念電轉間，口中話鋒一轉道：「報告大佐，卑職前天獲得南京政府一個密件……」

「那一方面的密件？」

「目前還沒研究出來，所以也還沒向機關長報告，我這就去拿，請大佐研判一下……」

邊說，人已準備轉身離去。

也就在這節骨眼兒上，門口忽然發出一聲沉叱：「不許動，舉起手來。」

朱天佑聽得很清楚，正是三木少佐的助手山本少尉的語聲。

他，儘管明知自己行藏已露，却由於對方並未提明要誰舉起手來，因而仍然裝成若無其事地，準備從容轉身。

山本的手槍，已抵着他的背心，並冷笑一聲：「朋友，乖一點。」

此情此景，朱天佑不乖還行嗎！

他，一面徐徐舉起手來，一面怒叱道：「山本，你瘋了！」

「我沒瘋，發了瘋的是你。」山本仍在冷笑着。

「是怎麼回事？」板垣大佐與高原機關長二人，幾乎是同聲發問。

不過，已毋須山本作答，因爲，眞的三木少佐已及時趕了來。滿面惶急地，向着室內的板垣大佐行着軍禮。

也由於三木的及時趕來，身爲特務頭子的板垣大佐，自然立即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因而臉色一沉，戟指朱天佑怒叱道：「巴格也魯，你是什麼人？」

這剎那間，朱天佑已採取斷然行動。

原來就在他站立處的不足半尺處，有一張

空着的木椅。

也就當板垣大佐話聲剛落的剎那之間，朱天佑突出不意地，右足一挑，那張空着的木椅，猛然飛起，一下子砸在山本少尉持槍的右臂上，而朱天佑却以快速得無以復加的動作，奪過山本手中的手槍，同時，他也掏出了自己的手槍，兩枝手槍分別比擬着板垣大佐和高原機關長二人，淡淡地一笑道：「對不起，請舉起手來！」

板垣大佐，高原中佐二人臉色大變之下，只好乖乖地舉起手來。

朱天佑目注門口的三木少佐，山本少尉沉聲說道：「你們兩個，也得安份一點，不得我的許可，不許擅自行動！」

板垣大佐，高原中佐二人，畢竟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儘管於變起倉猝之間，臉色爲之大變，但一變之後，立即鎮定下來，由板垣發話道：「告訴我，你是什麼人？」

朱天佑笑了笑道：「你認爲我是什麼人，就算什麼人吧！」

高原中佐插口道：「你是蝙蝠朱天佑？」

「不錯。」

「也是三一三工作站的站長？」

「唔……」朱天佑雖然沒有正面承認，却也等於是默認了。

板垣大佐輕輕一嘆道：「除了三一三工作站的站長，不會有這麼高明的身手，也不會有這麼高明的化裝術。……」

「更不會有這麼大的胆量。」朱天佑含笑接了下去。

「你很自負，也很狂。」

「是嗎！我自己倒不覺得。」

「說你此行目的吧？」

朱天佑臉色一整，道：「我只要那份金魚計劃的名單，然後有勞大佐親自送我一程。」

板垣大佐面有難色，欲言又止，道：「這個……」

「大佐，男子漢大丈夫，說話乾脆點。」

板垣沉思少頃，才一挫鋼牙，道：「好，我答應你！」

「這才是識時務的俊傑。」

「三木，將那份名單給他。」

「是……」三木剛剛恭應一聲，山本少尉却搶先說道：「我去拿……」

「慢着！」朱天佑沉喝一聲之後，才注目問道：「山本，方才你不是說過，那個卷宗，已被機關長取來了嗎？」

山本少尉得意地笑道：「站長先生，你那麼精明能幹的人，怎麼也會有迷糊的時候，你想想看，如果我當時不那麼說，那卷宗不是早就到了你的手中，安全離去了嗎！」

「你……早就看出了我是僞裝的三木？」

「不瞞站長說，我還沒這個本事，怪只怪你來得太快了一點，我才不得不提高警覺，臨時玩上那麼一個花招，還記得嗎？當你進入辦公室時，我是怎麼說的？」

「是的，你說過才跟我通過電話，是我自己太過大意了一點。」朱天佑苦笑着。

「所以，我一直在暗中注意你，當我聽到三木少佐在大門口的語聲時，才眞正確定你是冒牌貨了。」

朱天佑點點頭，笑道：「你，不愧是情報人員中的後起之秀。」

目光移注板垣大佐，含笑接道：「大佐，這位山本少尉，你應該好好提拔他一下，連昇三級才對。」

「我會的。」板垣不自然地笑了笑道：「眞是英雄所見畧同。」

山本少尉滿臉興奮地，連聲道謝：「多謝大佐提拔，也多謝站長先生的推薦。」

高原中佐插口喝道：「別廢話了！快去將那卷宗取來。」

「是……」

山本少尉剛剛移動脚步，朱天佑又沉聲喝道：「山本，我特別提醒你，你們大佐和機關長的生命，目前都還掌握在我手中，你可別想再玩什麼花槍！」

山本少尉邊走邊笑道：「你放心，咱們皇軍軍官的生命，重於一切……」

「你明白就好……」

朱天佑話沒完，屋頂上傳來胡立民的語聲道：「大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嗎？」

原來胡立民接到李唐的告急電話之後，心急朱天佑的安全，立即帶了兩位得力弟兄，兼程趕來。

同時，由於日租界中的日本特務機關，佔盡地利，刁斗森嚴，明裏硬闖，是絕不可能，於是，他留着兩個弟兄在外面伺機接應，他本人却利用他那特殊的輕身功夫，由旁邊民房的屋頂上，悄然闖了進來。

一聽自己的援兵已到，朱天佑更是寬心大放地，朗聲大笑道：「二弟來得正好，快請下來，暫時在門口担任警戒。」

「得令……」

朗笑聲中，人影閃處，胡立民已傲然卓立門口，向着朱天佑咧咀一笑道：「大哥，我早知你會化險爲夷。」

朱天佑苦笑了一下道：「別提了，方才，幾乎陰溝裏翻了船哩！」

那位一直默不作聲的日本領事赤誠三郎忽然以日本語向板垣說道：「大佐，支那政府中能有此種年輕幹練的工作人員，咱們計劃中的侵華戰爭，恐怕不會太理想。」

「這些，用不着你担心！」板垣冷冷地頂了一句之後，才向朱天佑注目問道：「朱站長，你們居然還保存着飛簷走壁的功夫？」

朱天佑淡淡地一笑：「這也是我國國粹之一，你懂嗎？作爲一個優秀的情報員，除了高度的機智，敏捷的反應，銳利的觀察，和神奇的槍法之外，對於我國傳統的國術，也是必修的課目之一。」

板垣冷冷地一笑道：「但願你們這些傳統的國術，能够保全你們的領土主權。」

「咱們且拭目以觀吧！」朱天佑也報以冷冷的一笑，道：「眼前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這是你們戒備最嚴密的特務機關，我還不是要來就來，要去就去。」

「報告大佐，金魚計劃的名單已取來。」山本少尉在門口朗聲報告着。

板垣大佐苦笑了一下道：「將它交給朱站長。」

「是……」

朱天佑由山本手中接過那份卷宗，口中向胡立民說道：「二弟，你多注意一點，我要檢查一下這份名單。」

胡立民笑道：「大哥儘管放心，眼前這幾個日本鬼子，絕對不敢玩什麼花槍……」

朱天佑飛快地將卷宗中的名單看了一遍，揣入懷中，然後向板垣正容說道：「大佐，你們舉國上下，都在作着侵華美夢，所以，一切良言，對你們那是對牛彈琴，但你我既然碰了頭，却不能不特別提醒你一聲：大佐，今宵便宜了你，希望你下次莫犯在我手中，懂嗎？」

板垣冷冷地一笑道：「朱站長，現在，一切言之過早，以後的事，咱們且走着瞧吧！」

「好！現在，勞駕你和機關長，送我們出門……」

在投鼠忌器的情況之下，三木少佐等人眼睜睜地，看着朱天佑，胡立民二人，挾持板垣大佐，高原中佐二人揚長而去。

對朱天佑而言，雖然因板垣大佐的臨時趕來，幾乎破壞了一切的預定計劃，而使他受了一場虛驚，但結果還是令人滿意的。因爲，他的任務總算已經達成，那份漢奸名單已到手。

當他們回到住處之後，胡立民首先忍不住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大哥，任務已經完成，明天，該辦我們的私事了。」

「私事？什麼私事？」

「共同的仇人卓老賊，難道你忘了？」

朱天佑苦笑了一下，道：「殺父奪產之仇，我怎麼會忘記，不錯，明天就可以辦我們的私事了。不過，公事是永遠不會完的……」

微微停了一下，才意味深長地一嘆道：「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多難的祖國，正有更多的更艱鉅的任務，在等待我們去完成哩！」

「我知道，」胡立民也正容道：「今後，我一定永遠追隨大哥，爲多難的祖國効力。」

「這才是我的好兄弟。」朱天佑激動地握住對方的健腕搖撼着。

胡立民笑了笑，道：「大哥，將那戰利品取出來瞧瞧，可好？」

朱天佑沒答話，只是默默地探懷取出那份得來不易的漢奸名單。

可是，不瞧倒好，這一瞧，使得朱天佑身軀一震地，脫口驚呼，說道：「不好，我上當了！」

這一嚷，使得胡立民也傻眼了，半晌接不上話來。

原來那份好不容易得來的名單，竟然是一份白紙。

當取得那份名單時，朱天佑曾經親自看過，那上面明明有着二十多個名字，怎會一下子就變成一份一無所有的白紙了哩？

還是由朱天佑自己打破沉寂，苦笑道：「那小子可眞够高明！」

「大哥說的是山本少尉？」

「唔……」

「大哥於取得這份名單時，不是已經檢查過了嗎？」

朱天佑道：「不錯，但這名單，顯然是事先準備了好幾個副本，並經過化學藥品的特別處理的。」

胡立民「啊」了一聲道：「我有點明白了，經過化學藥品特別處理過的名單，在發生像今宵這種事故時，在交出之前，再經過某種簡單的處理手法之後，到了預定的時間，名單上的字跡，就會自動消失？」

朱天佑點點頭，說道：「是的，這手法很普通，一般情報人員懂得，但我當時竟然忽畧掉了。」

接着，又苦澀地一笑道：「說來，可眞是巧合得够絕的，方才我檢查時，名列榜首的就是本市駐軍的參謀長賈涉少將，由於我早已知道賈涉的底細，因而對這份名單深信不疑，也就沒有注意以下的名字了。」

「是的，要不然，至少也可以知道一二個漢奸的名字。」

「一番心血，盡付東流，現在，只好重新部署了。」

胡立民也苦笑了一下道：「經過這一次的打草驚蛇，又知道了大哥你的眞實身份之後，進行起來，那必然是事倍而功半……」

朱天佑忽然冷笑一聲：「我不信邪！」

抬腕看了一下手錶，是凌晨一點半，他，目注胡立民，沉聲說道：「二弟，時機很緊迫，你我都還不能歇息。」

「大哥請吩咐。」胡立民正容接道：「熬個把夜，算不了什麼。」

朱天佑沉思接道：「經過方才的變故，他們必然會懷疑到李唐的立場，因此，不但李唐的處境危險，卓老賊也很可能乘機開溜……」

胡立民忍不住脫口問道：「卓老賊爲何要開溜？」

「你想想看。」朱天佑苦笑道：「以往，卓老賊認爲我也是黑社會中人，又沒什麼證據落在我手中，所以，明知他與我有殺父奪產之仇，也篤定泰山地，沒當一回事，現在情況不同了，玉姑那個鐵證已落在我手中，又知道了我是政府工作人員的身份，他還敢在這兒呆下去嗎！」

胡立民笑道：「那可不一定，也許他自信有日本人撐腰，可以有恃無恐地呆下去……」

朱天佑截口笑道：「二弟，你錯了，日本鬼子固然是氣燄萬丈，橫行無忌。但他們的侵華戰爭還沒發動，上海畢竟還是我們中國人的上海，這一點，卓老賊他不能不攷慮到的。」

胡立民點點頭，才注目問道：「那麼，大哥之意，是……」

「咱們分工合作，你去和李唐聯合對付卓老賊，記住，要活口。」

「大哥你呢？」

「我……還要去日租界的特務機關……」

「那怎可以！」胡立民幾乎要跳了起來。

朱天佑含笑而起，拍了拍胡立民的肩膀，道：「二弟，這叫作攻其無備，也是孫子兵法運用的高度發揮……」

胡立民截口接道：「話是不錯，但至少也該帶幾個弟兄去接應才行。」

「不必。」朱天佑邊走邊扭頭笑道：「此行是暗探，不會和他們正面衝突，二弟，你也該走了……」

× ×

凌晨三點。

日租界中，特務機關附近的霓虹燈都熄掉了，天空中濃雲密佈，星月無光，似乎是一場暴風雨正醞釀着。

不過，這情形對於再度潛入特務機關的朱天佑，却是有着很大帮助的。

他，捷如狸貓似地，在屋頂上穿行着，向特務機關中唯一透着燈光的房間上淌進。

儘管特務機關中刁斗森嚴，警衛密佈，但由於朱天佑的動作太矯捷，也太輕靈了，使得那些神氣活現的日本衞兵，毫無所覺。

在那透出燈光的房間屋頂上，朱天佑爬伏下來，凝神竊聽着。

下面至少有五個人在喝酒，用日語低聲談笑着。

「山本，你這下子，可眞是平步青雲呀！應該多喝幾杯……」

「說來也眞是不可思議，咱們頭兒，居然肯接受敵人的建議……」

「是啊！山本兄應該好好向那位三一三工作站的朱站長道謝才對……」

「我不同意這說法。」

「爲什麼？你要知道，山本兄的連昇三級，可眞是朱站長建議的呀……」

「話是不錯，但你要知道，咱們頭兒的破格拔擢，主要還是由於山本的特殊才能與機智，想想看，方才的情形，如果讓朱站長得手了，那對咱們即將發動的侵華戰事，會有多大的影響，所以，我認爲，山本兄的連昇三級，決非倖致，而是憑眞實本領掙來的，當然毋須向那姓朱的道什麼謝。」

「有理，有理，來，咱們共同敬山本兄一杯。」

一陣碰杯的响聲過後，才聽到山本的語聲道：「多謝各位！只是對於三木少校，我可感到非常抱歉。」

「我認爲，用不着，你又不是有意跟他過不去……」

「是啊！怪只怪他自己，嗜色如命，一見了漂亮的女人，就連生辰八字都忘了……」

「唉！這一被調返國，可就慘啦……」

「可不是！只要在這兒好好的幹下去，侵華戰爭一經發動，咱們每一個人都是前途無量的……」

竊聽到這兒，朱天佑對目前的情況，已大致明白了。

那就是：板垣大佐已接受他的建議，將山本少尉連昇三級，取代了三木少佐的職位，而三木少佐已被打入冷宮，要遣送回國了。

心念疾轉間，他忽然起身向另一個屋頂上疾射過去。

由於他突然有了新的靈感，未及多想而匆促行動，使得下面的衛兵有了警覺，其中之一「咦」了一聲，道：「屋頂上好像有什麼東西飛躍過去？」

「活見鬼，我怎麼沒看到。」

「吉川，我們不能不特別小心一點，三一三工作站中，有不少飛簷走壁的人。」

「他們剛剛鬧過事，回去不久，又快要天亮了，誰還會再來送死。」

「可是，我明明看到一個影子，一晃而過的。」

「那一定是貓，是人總會有點聲音……」

不遠處，同時傳來「咪」地一聲貓叫聲。

「怎麼樣？我沒說錯吧？……」

以一聲貓叫，將兩個日本衛兵朦混過去之後，朱天佑的行動可更小心了。

他對這兒的情形，似乎很了解，小心地躍下地面之後，立即輕車熟路地，到達一個房間，拉開紙門，敏捷地閃了進去，又將紙門拉攏，室內燈光很暗，只開了一盞五支光的枱燈。

榻榻米上，有一個穿着和服的人，背着門盤膝而坐，正在喝着悶酒。

那人明明聽到有人進了門，却是頭也不回地，冷然問道：「誰？」

「老朋友。……」

朱天佑緩步而前，在那人的對面含笑坐了下來。

那個喝悶酒的人是三木少佐。當他發現這位不速客是朱天佑時七分酒意給嚇跑了六分。

但朱天佑不容許對方有什麼動作，已揚指點了他的兩處穴道，並順手將枱燈關掉，壓低語聲說道：「少佐，冷靜一點，我是幫助你而來。」

半晌，三本少佐才苦笑道：「朱站長，方才的幫助，我已經受用不盡了，還要如何幫助我呢？」

朱天佑正容接口道：「這回，我是實實在在的幫助你，不過，基於利人利己的原理，你也必須幫我才行。」

沉思少頃之後，三木才苦笑一下，道：「好，你說來試試看？」

「我先要知道，你幾時回國？」

「日期還沒決定，總在兩三天之內。」

「只要有一天時間緩衝就够，聽着……」

接着，貼着對方的耳朵，以最低的語聲，嘰咕了好一陣子，然後才低聲笑問道：「你說，這辦法是不是利人而又利己？」

「唔……」三木點了點頭。

「可以攷慮嗎？」

「這事情不但影响我的名節，也與生命有關，能够多給我一點攷慮的時間嗎？」

「你要多少時間？」

「一刻鐘就行了。」

「可以，但我要警告你，別想在我面前玩甚麼花槍。」

「此刻，我已形同一個活死人，還能玩甚麼花槍哩！」三木苦笑着。

一刻鐘的時間不算長，但在目前這環境之下，對朱天佑而言，却也不算短。

當然，也不會呆等，當三木蹙眉沉思之間，他除了提高警覺，防備可能發生的意外之外，腦子裏也在攷慮着今後的行動問題。

事實上，還不到十分鐘，三木就已經下了決心。只見他一挫鋼牙，道：「朱站長，我答應了。」

「好，從現在起，咱們是患難與共的同志。」朱天佑握住對方的手，用力搖撼着。

「現在該可以解開我被制的穴道了吧？」

「可以……」朱天佑揚指在對方身上飛快地連點了五下之後，才歉笑道：「少佐，基于防人之心不可無的原則，請原諒我，不能不在你身上作點手脚。」

三木剛剛週身舒泰地，可以自由活動，聞言之後，不由臉色大變地，注目問道：「你在我身上作了些甚麼手脚？」

朱天佑歉笑道：「這是一種定時封穴的手法，平常毫無感覺，但一到預定時間，立即發作，那滋味是必須自己嚐過之後，才能體會得出的。」

「發作時會不會死去？」

「不會死，但却比死還要難受。經過半個鐘頭的痛苦之後，會自行停止，到第二天的同一時間，又再行發作……」

「以後就永遠這麼逐日發作下去？」

「是的。不過，經過我的解除手法之後就好了。」

三木的臉色陰晴不定，注目問道：「那你要到何時，才給我解除？」

「等我們的合作有了收效之後，大概三五天的工夫也就够了。」朱天佑含笑接道：「有一點，我要特別警告你，不可爽約，因爲，我方才所訂的約會時間，也是定時封穴手法發作的時間，你只要準時赴約，我可以免除你的痛苦。」

「目前，我還能有別的選擇嗎！」三木苦笑着。

「還有。」朱天佑聲容俱莊地，接道：「萬一你臨時有事，不能準時赴約，因而疼痛難忍時，也只好咬牙忍受，可千萬不能找你們的軍醫打針止痛。」

「否則會怎樣？」

「不會死人，但却會增加痛苦。」

「好，我記下了。」

朱天佑握住對方的手，說聲再見，又悄然離去。

× ×

當朱天佑進入日租界的特務機關的同時，胡立民與李唐二人的聯合大軍，也已悄然將卓槐的秘密巢穴包圍了起來。

說來，這也值得替外國人當走狗的人警惕的了。

儘管日本人已經明白了朱天佑的眞實身份，也早已知道卓槐與朱天佑之間有着殺父奪產的深仇大恨，但日本人知道了朱天佑的眞實身份之後，却並未立即將這重要的消息立即通知卓槐。

因此，儘管卓槐已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危殆，但當他的秘密巢穴被包圍時，却正擁着一個如花似玉的妞兒，好夢方酣哩！

那是位于法租界中，靠近法國公園的一幢花園洋房。

由于已是凌晨三點的深夜，因而不但整幢洋房中一片寂靜，連四週也是靜悄悄的。

爲免打草驚蛇，胡立民不主張叩門，相準了一個隱蔽處，當先越牆而入。

別瞧這兒外表上一片寂靜，但暗地裏却是警戒森嚴地，如臨大敵。

胡立民于越牆之前，已聲東擊西地先向十丈外投下一個石頭，然後才悄然越牆而入。

也就當他進入牆內的瞬間，「汪汪」連响，叱喝連連，兩頭狼狗，當先撲向那投石處，另外三條矯捷人影也飛快地撲了過去。

就在刹那之間，胡立民已箭疾地射落兩丈外的一座假山陰影中。

也許爲了分散裏面警衛人員的注意力，李唐和其餘的人却並未越牆，臨時改變計劃，而明張旗鼓地，正式叩起門來。

「誰？」

「我是李唐。」

「啊！是二爺……」

「快開門，大事不好。」

大門「呀」然而開，李唐率領着他的親信，和朱天佑手下的工作人員，一湧而入。

「統統舉起手來！」李唐沉聲命令着。

在槍口威脅之下，守在大門口的三個警衛，乖乖地舉起手來被繳了械。

「將他們暫時關在門房中。」李唐向自己的手下人吩咐着。

那撲向胡立民投石處的三個警衛，由于撲了一個空，也率領着兩頭狼狗折了回來，入目之下，其中一人駭然驚問道：「二爺，這是怎麼回事？」

李唐正容說道：「大爺通敵叛國，東窗事發，這些，這些都是三一三工作站的人員，你們最好是乖一點。」

這語氣，這氣勢，已收先聲奪人之效，再加上人數的衆寡懸殊，因此，儘管那些警衛，平常都是自恃身手高明，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此刻，却也一個個的傻了眼。

李唐又沉聲接道：「你們都是奉命行事，只要丟下武器，咱們還是好弟兄。」

「砰砰」連响，三枝手槍丟落地下。

「暫時委屈你們一下。」李唐扭頭吩咐着：「好好看守他們六個，不要難爲他們。兩頭狼狗也關起來。」

這算是一場不流血的「政變」。

李唐解除了六個警衛的武裝之後，除了留下四人守在大門口之外，舉手一揮，大夥兒浩浩蕩蕩地，向裏面走去。

卓槐已披着一件睡褸，出現在二樓的陽台上，左右兩邊，圍護着四個保鏢。

他，不愧是一位黑社會中的梟雄，雖然已明知變生肘腋，大勢已去，但却顯得非常沉着地，沉聲說道：「老二，我待你不薄？」

李唐卓立陽台約莫十丈處，仰首笑了笑道：「老大，這個，我承認。」

「那你爲何還要吃裏扒外？」

「這是公事，這些，都是三一三工作站的人，也就是最近才公開活動的蝙蝠。」

卓槐身軀一震，「啊」了一聲道：「朱天佑就是三一三工作站的站長？」

「不錯。」

「你爲甚麼早不告訴我？」

「現在告訴你，也不算遲呀！」

「不錯，現在告訴我也不算遲，」卓槐苦笑一下，才注目問道：「朱天佑爲何不見？」

「大哥臨時有事，不能分身。」胡立民已悄然到了他們背後二丈遠處，以手槍瞄準着他們，沉聲接道：「丟下傢伙！」

那五個人都沒動一下，只由卓槐平靜地問道：「你是胡立民？」

胡立民冷哼一聲，道：「眞難爲你，還聽得出我的嗓音。」

卓槐「嘿嘿」冷笑道：「別人的嗓音，我不一定能聽得出，你我關係不同，是俗語所說的靴友之誼………」

「閉咀！」

「我姓卓的不吃這一套，你開槍吧！」這一手可眞够絕，他居然自動要對方開槍起來。

「現在還不是要你性命的時候。」胡立民冷然道：「我再說一遍，叫他們丟下武器！」

「可以，但我有條件，不許難爲他們，而且，這條件包括我所有的手下人在內。」

「這條件，我可以答應，我所奉到的命令是，首惡必誅，脅從免究。」

「好！」卓槐扭頭向他的四個保鏢說道：「你們把武器扔下！」

那四個保鏢，雖然一臉的不願意神色，却是不能不聽他們主子的命令，一個個將手槍扔了下來。

卓槐笑了笑，抬手一拍靠近他身邊的一個保鏢，道：「別難過，作得像個男子漢一點，我們都看過一些小說，不識字的人也聽說書的人說過故事，從前的英雄好漢，到了殺頭的時候，還在談笑風生，說甚麼『再過十八年，又是一條好漢』，人家能作到的事，爲甚麼我們不能作到哩！」

緊接着，話鋒又轉向胡立民道：「胡立民，我還有一個不情之請……」

胡立民冷然截口道：「既然是不情之請，那就免開尊口！」

「很抱歉！我這個不情之請，你除了乖乖接受之外，別無選擇餘地。」他，談笑自若，可眞有點古時候那些視死如歸的英雄豪傑的氣概。

一個待決之囚，居然有此態度和語氣，這可使胡立民不由不爲之深感困惑，而一時之間，答不上話來。

卓槐一直是面向陽台下，背對着胡立民，他，沒聽到胡立民的反應之後，又含笑接道：「胡立民，別緊張，我的不情之請決不過份，只是，我要眼看我的全部手下人安全離去之後，才束手就縛，可以嗎？」

「……」胡立民仍然沒有吭氣。

「你不是才說過，脅從免究的話嗎？那麼，早點讓他們離去，又有何不可？」

胡立民冷笑一聲道：「你的要求未免太多了！」

卓槐徐徐轉過身來，淡然一笑道：「你瞧瞧，我手中拿的是甚麼？」

他的手中，居然是一顆圓形手榴彈，這一來，胡立民不由身軀一震，而爲之楞住了。

卓槐冷冷地一笑道：「你我都知道這玩藝的威力，但你可以放心，我不會利用它作爲攻擊的武器，只想于必要時，作爲自求解脫之用，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緊接着，又陰陰地一笑道：「胡立民，我知道，你、朱天佑，都必欲制我于死地才甘心，此刻，我已成了你們手中的釜底游魚，清燉紅燒，大可隨心所欲，你們之所以要暫時留下我這條命，無非是爲了朱天佑的家財問題，你說是嗎？」

胡立民苦笑了一下道：「你，不愧是一頭老狐狸！」

「多承誇獎！」卓槐笑了笑道：「現在，我只要一拉這根引信，朱天佑的億萬家財，要想物歸原主，就得另費不少工夫了。……」

胡立民一挫鋼牙，截口接道：「卓老賊，你還有多少條件，不妨一起提出來吧？」

卓槐得意地笑道：「我只有一個條件，那就是：我必須親眼看到我的全部手下人安全離去。」

「我已經說過不難爲他們，你爲甚麼一定要堅持這麼作呢？」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胡立民點首道：「好！我答應你……」

「那我代表我的手下先謝了！」卓槐笑了

，笑得好得意地，向他四個保鏢揮揮手道：「你們先走吧！希望咱們還有重逢的一天。」

「大爺，您要多保重！」說完，轉身向樓下魚貫地走去。

卓槐含笑接道：「諸位放心！看相的說過，我至少還可活三十年。」

胡立民却向樓下的李唐揚聲說道：「二爺，請派人護送那些保鏢出門。」

卓槐呵呵大笑道：「從現在起，二爺該昇為大爺了呀！」

「別廢話！」胡立民冷然接道：「現在，你還有甚麼花槍可玩的！」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還能有甚麼兜唸的。」卓槐苦笑着接道：「讓我換套衣服，立刻跟你走。」

說完大踏步走向室內，並扭頭笑道：「胡立民你最好跟到裏面來，免得我乘機開溜。」

「不勞費心，我會的。」一面說，一面已跟蹤而入。

那起居室的陳設的豪華，自是不在話下，並且，還有一位綺年玉貌，穿着一襲透明睡褸，等于是半裸的美人兒，斜倚床欄，在悠悠地抽着香烟。

不過，目前的胡立民，已無心去欣賞這些，只是虎視眈眈地，注視卓槐的行動。

卓槐顯得從容不迫地，由壁櫥中取出襯衫，領帶和西裝，一件件地穿上，最後才着上皮鞋，那情形，就像是要去參加一個極隆重的宴會似地。

一切停當之後，才向胡立民笑道：「現在，我要去洗手間，你是否要跟進去監視着？」

胡立民笑了笑道：「我不必進去監視，但必須先行瞧瞧裏面的情形，免得『借尿遁』開溜。」

卓槐點點頭道，笑道：「有道理，請！」

「請」一字聲中他自己已當先進入洗手間。

胡立民毫不客氣地跟蹤而入，游目四顧。

這洗手間相當寬敞，至少比一般的家庭的洗手間，要大上一倍。

但除此之外，也並無別的特徵，既無另外的出口，連窗子外也裝設鐵欄，一時之間，也決不可能由窗口逃出去。……」

就當胡立民舉目四顧間，卓槐却分別指了指洗臉盆和浴缸中的排水管，笑道：「胡立民，這兩根水管，都可以通到外面去的。」

胡立民冷笑道：「你最好是由抽水馬桶中溜出去……」說着，昂然退出了洗手間。

卓槐呵呵大笑道：「為了逃命，我可以邁命一試，只是，那樣一來，你如何向你的朱大哥交代呀……」

「砰」地一聲，洗手間的房門關上了，胡立民連忙沉聲喝道：「不許關門！」

裏面傳出卓槐的狂笑道：「胡立民，你未免太不上路了，咱們雖然是軏友，但像這種事，却也未便……」

下面的話，突然中斷了，其實，不說也一樣，因為，誰都可以意會到，那是些甚麼話。

胡立民有點不安，開始在室內徘徊着。但他的目光，可難得向那位仍然斜倚床欄，在悠然地吸着香烟的美人兒瞧上一眼。

倒是那位美人兒，很大方地向着他嫣然一笑道：「胡先生，坐下來歇一會兒不行嗎？」

胡立民仍然沒有瞧她，只是冷冷地說道：「謝謝，我不累。」

那美人兒忽然沒來由地，發出一聲幽幽長嘆。

「好好的嘆甚麼氣？」也許是那聲幽幽長嘆的效力，他居然向她深深地盯了一眼。

「此情此景，我除了嘆氣之外，還能作些甚麼呢？」說着，可又嘆了一聲。

李唐悄然出現門口，向胡立民問道：「老弟，人呢？」

這個「人」，當然指的是卓槐。胡立民順口答道：「在洗手間。」

話已說出，才意識到卓槐在洗手間的時間，似乎太長了一點，因而苦笑了一下道：「這老賊莫非眞的『借尿遁』了？」

「很可能。」床上的半裸美人兒在媚笑着，並向門口的李唐招招手道：「二爺，進來坐坐嘛……」

胡立民心中一動，立即在洗手間的門上推了一推，房門却是鎖着的。

一個「不好」的念頭，由腦際一閃而過，一面舉手敲門一面叫道：「卓槐，卓槐……」

裏面沒有一絲反應，倒是那位半裸美人兒嬌笑一聲道：「胡先生，你早知道卓槐先生已『借尿遁』了，又何必再枉費精神哩！」

「妳？」胡立民臉色一片鐵青，沉聲問道：「裏面另有暗門？」

「胡先生何妨自己進去瞧瞧，喲！鑰匙就在那梳粧台上的鏡框邊。」

胡立民這一驚，可眞是非同小可，這眞是應了一句俗語：「煑熟了的鴨子又飛掉了」。

因此，一時之間，怔立當場，有如泥塑木雕。李唐也是臉色大變地，進入室內，三步併作兩步的，將鑰匙抓在手中，向洗手間門口走去。是的，如果卓槐眞的「借尿遁」了，對李唐的影响，那是無法估計的。

因為，卓槐畢竟是天狗帮的老大，何況，他又早就將自己的得力手下人救走了，這一悄然開溜，即使李唐登上了老大的寶座，也勢將饋寢難安。

所以，此刻李唐心中的震驚和焦急，比起胡立民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洗手間的門打開了，裏面却是空空如也。

妙的是，連窗戶上的鐵欄也是完整無損。

這情形，使得胡立民頓足切齒道：「這忘八蛋，難道眞的由抽水馬桶中開溜了？」

李唐畢竟是多有幾年江湖閱歷，儘管他心中的震驚，更甚于胡立民，但心頭一驚之下，却立即鎮定下來，返身由床上抓起那半裸的美人兒，沉聲喝道：「胡萍，妳應該知道，卓槐是怎麼走的？」

「知道又怎樣？」胡萍還是那副烟視媚行的神態，滿不在乎地反問着。

胡立民也走了出來，插口接道：「既然知道，為甚麼不告訴我們？」

胡萍扔掉手中的烟蒂，笑問道：「這眞是笑話，我為甚麼要告訴你們？」

胡立民冷笑道：「問得好，妳知道卓槐是甚麼人，犯的是甚麼案子嗎？」

胡萍慢條斯理地又燃上一枝香烟，悠悠地噴了一口濃烟，才含笑接道：「我只知道他是我的衣食父母。」

「妳知道協助一個重要人犯逃走，妳會有甚麼後果？」

「胡先生，有一點我要提醒你，你不是法官，我也不是犯人，你根本無權過問這些。」

「但妳是卓槐的姨太太，妳有協助卓槐潛逃的嫌疑，我當然有權過問。」

「我已說過，胡先生，卓槐是我衣食父母，說得好聽一點，我是他的姘頭，說得不好聽一點，我不過是供他消遣的一個玩物而已，在法律上，我沒有地位，也沒有責任，何況，我根本不知道他犯了甚麼案子，再就情理方面來說，方才，你們的行動，形同强盜，我是一個不知內情的人，為了協助自己的姘頭逃脫盜匪的綁架，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所以，不論是站在情、理、法，任何一方面，我都自信沒有錯失。」

（未完）

俠義短篇

天羅地網

雲中龍

他們約好了在飛龍山上來一個決鬥，彼此的恩恩怨怨作一個總了結。

這是一個最直截了當的解決辦法。

這時正是十月天時，深秋了，寒冷的風，颯颯吹來，把山崗上的蒼松也吹得抖索。

飛龍山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好像誰也不知道將有一場慘烈的大戰發生。

寒風「颯颯」的在吹，把樹上的殘葉吹落來了，滿天葉雨，然後又把這些落雨席捲樹林的深處，好似預兆等會的大戰一樣。

驀地，山崗上出現好幾個人頭了，他們都是穿着一身黑衣，背後揷着刀劍。

「哼，他們還沒有來。」為首的一人向四方八面環視一眼，說道：「弟兄們趁他們還沒有來到之時，我們要好好地安排一下。」

「祁帮主，今天我們請來的，都是武林中第一高手，諒他們今次到來，一個也逃不了。」站在祁帮主側的一個黑衣人說道。

「孟虎，你的話雖然有理，可是我們不能放虎歸山的，只要走脫了一個，從今之後，留下禍根，我們也是永無寧日的！」

「這個當然囉！」一個面形瘦瘦的，兩眼閃縮不定的人。沉聲說道：「祁帮主，只管放心好了，這四週百里之內，我已經佈下了人，我們只要在這裏把他們的主力殺傷，包保他們也逃不了。」

「生孔明，我相信你的話，」孟虎拍拍他的肩頭說道：「這是生孔明佈下的天羅地網呀，祁帮主，你還信不過嗎？」

「還有……。」生孔明向樹上一指，說道：「祁帮主，你看呀，我幾許辛苦，請來一班神箭手，他們佈置在大樹之上。」

祁帮主向四週樹上環視一下，一點也沒有錯，樹上巳經埋伏了箭手，「佈置得好，祇要跟他們一動上手，神箭手向他們不時放冷箭，即使取不了他們的命，也把他們分了心。」

「祁帮主，我們請回來的高手，這才是致勝的好信心哩！」生孔明得意地笑道。

祁帮主對衆人抱拳說道：「生孔明一點也說得不錯，今次難得各武林高手助我一臂之力，事情完結之後，我會大大地多謝你們。」

寒風「嘩嘩」地吹，把滿山的松樹吹得嘯聲呼呼。

「喂，風雨帮的人為甚麼還沒有來？」孟虎似有點忍耐不住了。「時間巳經到了，莫非他們不敢到來？」

「不，會來的。」祁帮主說道：「或許他們另有陰謀？」

「陰謀，是甚麼陰謀！」孟虎說。

生孔明沉吟一陣，說道：「這裏方圓幾十里，如果有風雨帮的人出現，我們會立即得到訊號的，但是，直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接到訊號。」

「如果他們不敢來，從此風雨帮在江湖上就沒有了地位，我們不戰而勝，哈哈哈哈。」祁帮主得意之極。

正當祁帮主得意忘形之時，松林中不知如何，冒出一團團白烟，這一團團的白烟來得非常古怪，漫山遍野如像大霧。

「生孔明，你看看這些霧來得古怪？」祁帮主張大眼睛，詫異地說道：「現在正值深秋怎會有這樣的濃霧呀！」

生孔明向四週環視。「帮主，這些霧來得果然古怪，是那裏來的霧呀？」

孟虎道：「會不會是風雨帮的人到來？」

「不會的，周週四十里，我們的人都佈滿了，只要風雨帮的人一來，就立刻有訊號來了。」生孔明很有信心的說道。

「那就奇怪得很！」祁帮主的眉頭緊皺起來，「這些霧一定有古怪，快派人去查。」

生孔明立刻吩咐幾個手下，通傳各兄弟，留意這些霧是如何來的？

霧越來越濃了，只聽見有人回來大聲報告：稟帮主，我們發現這些是由地下噴出來的，我們在一些山洞裏亦發現濃霧滾滾的噴出。

「奇怪。」祁帮主望望生孔明。

生孔明亦一籌莫展，究竟這些霧是風雨帮的人佈下的，還是天然的，他一點也猜不到，至於風雨帮的人佈下的話，又有甚麼作用？霧雖然遮住了人的視綫。但直到現在為止，人吸入這些霧却沒有不良的反應！

「帮主，我們現在只有囑咐弟兄，各人小心戒備。」生孔明在祁帮主的面前道。

祁帮主只有立刻傳令，叫各人戒備。

烟霧越來越多，到處都是白茫茫一片，眼前景物完全看不見。

驀地，有人大聲慘號，這一聲慘號震動了每一個人的心弦。

由於霧實在太濃，每一個人都幾乎變成了孤軍作戰，無法與自己的人聯繫。

慘號之聲跟住又再傳來了，而且不是一處，滿山遍野都傳出慘號之聲。

「生孔明，這是怎麼攪的？」祁帮主也心寒了，想不到風雨帮會來這一套。

「帮主，事到如今，我也不知道風雨帮究竟弄些甚麼玄虛。」生孔明頓了一頓，說道：「唯今之計，我們只有走為上着，衝出去，再想辦法復仇雪恨。」

祁帮主無奈，只有縱起身形，施展輕功，希望離去，但當他把身體一拔，腳下有一樣東西把他拉住，而且一陣劇痛，痛得他以為一雙腳斷了，身體落在地上，跟住在地上把身一滾，想脫離拉住他雙腳的東西，然而，在濃霧中，不知覺的身子被一些東西所綑縛住，他越想掙脫，越是綑縛結實。

霧逐漸散，祁帮主放眼四野，只見自己帶來的人，個個都身首異處，只有他自己，和生孔明兩人被綑縛在地上。

如果不是眼見，他倆眞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他眨眨眼睛望望生孔明，生孔明也望望祁帮主，兩人均無話可說。

突然一聲朗笑，在地下鑽出一個人來，這人祁帮主一眼就認出來了，就是風祁帮主陳偉龍，他在兩人面前一站，說道：「現在你們還有甚麼話說。」

祁帮主長長地嘆一口氣：「今次我敗在你手上無話可說，不過却是敗得不明不白，我死也不瞑目。」

「好吧，就讓你看看，等你死得瞑目。」陳偉龍道。

飛龍山的地下紛紛冒出許多人頭來，不一會就有好幾百人，陳偉龍笑道：「怎麼，現在明白了吧，我們在這個山經營了很久，佈下了地網等你們上當，你們在天上佈下天羅，我們在地下佈下地網，結果你們敗了，祁帮主，現在你們還有甚麼話說……。」

新派武俠長篇

高皐·文
盧令·圖

五龍筆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狄珏被蛇王子紅玉的毒蛇所咬爲紅玉擄回山洞，攀談下，始知紅玉原是丐幫蛇婆婆的衣鉢傳人，翌日，他們返回瑤池山莊，此時，大野一條龍與杜秋娘已化敵爲友，狄珏聽知那柄短刀原是大野一條龍送給杜秋娘之母，遂對大野一條龍起了疑心，但因自身被紅玉的蛇咬了一口後，內功盡失，必須百日之後始克復原，遂勸阻杜秋娘不要輕舉妄動，一切候他功力復原之後再算，詎知當他們翌日醒來後聽知大野一條龍已前往中原，杜秋娘決追踪前往，綠鳳凰和紅玉堅請同行，杜秋娘被迫答允——

大難臨頭日　鴛鴦各自飛

狄珏與杜秋娘回到他們的住處，以最快的速度將行囊收拾起來。

杜秋娘眉峯一皺道：「相公，你說咱們能夠趕上大野一條龍麼？」

狄珏道：「咱們不必馬上趕上他，只要知道他的行踪就成。」

杜秋娘道：「爲什麼？」

狄珏道：「因爲必須等待我的功力復元，否則一旦翻臉動手，吃虧的只怕還是咱們。」

杜秋娘道：「你說的是。」

狄珏道：「秋娘，紅玉她們要求同行，妳原是拒絕的，爲什麼後來妳又答允？」

杜秋娘笑笑道：「她們都是你的心上人兒，我不答允行麼？」

狄珏神色一肅道：「秋娘，她們可是兩個天眞純潔的女孩子！」

杜秋娘說道：「放心吧，相公，我只是爲自己建立一道堤防而已，這點心機，不算過份吧？」

狄珏道：「我沒有說妳過份，只是……只是……」

杜秋娘道：「不必解釋了，我知道你心地良善，是……」

他倆說話之際，綠鳳凰及蛇王子已併肩奔了進來，杜秋娘及時噤住未竟的言語，扭頭向這雙神采飛揚的姑娘瞧去。

蛇王子沒有去過中原，自然十分高興，綠鳳凰雖是在中原出生，但舊地重遊，難免有一種落葉歸根的喜悅感覺。

她們剛剛踏進室門，蛇王子第一個揚聲大叫道：「馬匹都準備好了，走吧。」

狄珏道：「很好，秋娘，咱們去向少莊主道謝一聲。」

綠鳳凰道：「不必了，我已經跟他打過招呼，而且他有事出莊去了。」

狄珏說道：「這麼說，咱們只好不辭而別了。」

他們沿途追踪着大野一條龍，迄四川西北的理縣，忽然失去了他的消息。

四川西北是拔海三千尺以上的高原地帶，境內有綿延不斷的岷山山脈和邛崍山脈，及日夜奔騰的大小金川，終年積雪的叢山峻嶺到處可見，山川形勢雄偉至極。

理縣是一個很小的山城，居民以藏族爲多，他們在晌午時分進入縣城，但目光所及，竟使他們大吃一驚。

此地似乎遭到過兵燹，只見房屋破敗，滿目荒涼，打鬥的痕跡，也到處可見。

尤以城裏的居民，對他們極不友善，拿着白花花的銀子，居然買不到食物。

綠鳳凰，蛇王子初涉江湖，都不知道什麼叫天高地厚，一言不合，竟出手將一個賣酥茶的藏人打翻在地。

這一下可糟了，原本行人稀少的街頭，忽然出現了近百名大漢。

狄珏愕然道：「不好，衆怒難犯，咱們還是出城爲宜。」

出城沒有什麼不對，他們並未打算住在這兒，問題是此處地廣人稀，購買食物十分不易，他們已經挨了半天餓了，眼見到口的食物怎肯放棄！

綠鳳凰老實不客氣的搜走足夠他們兩天食用的乾粮，丟給店主一錠銀子，然後牽着馬匹，由南門逕趨成都。

但出城不足一里，身後已傳來呼叫之聲，前面一塊山坡之上，也聚着一羣手執兵刃的大漢。

蛇王子怒哼一聲道：「這些該死的囚徒，竟敢無故向咱們找碴！」

狄珏道：「其中必有蹺蹊，也許咱們遭到池魚之殃，小婕懂得藏語，不妨向他們問個明白。」

杜秋娘道：「這樣不行，咱們必先找一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勢，如果交涉不成，還不致立陷險境。」

蛇王子向右側一指道：「那兒有一座小山，妳看怎樣？」

杜秋娘道：「好，咱們先到那兒塡飽了肚皮再說。」

他們奔上小山，將馬匹繫在樹上，然後取出乾粮，四人席地而食。

片刻之後，這座小山已被數百人團團圍住，狄珏向四週瞧了一眼道：「秋娘，情形似乎有點不對！」

杜秋娘道：「不錯，除了當地的藏人，還有中原武林的同道，這般人全都陌生得很，爲什麼要對付咱們？」

狄珏道：「我來問問他們。」

他與杜秋娘併肩而立，綠鳳凰蛇王子分立左右，當前的處境是這般險惡，他們的面色自然是十分凝重。

狄珏雙拳一抱，向山下朗聲道：「咱們路經貴地，買東西用的是銀子，自問沒有觸犯各位，爲什麼要與這無名之師？」

一名鬢髮斑白，鷹瞬狼視的老者道：「閣下可是姓狄？」

狄珏道：「不錯。」

白髮老者道：「這就不錯了，明年今日，老夫會派人在此超渡於你。」

狄珏一呆道：「朋友上下怎樣稱呼，咱們似乎陌生得很。」

白髮老者道：「白髮鐵判荊山就是老夫，咱們確是素昧平生，不過……」

杜秋娘忽然嬌靨一變道：「楚臨眺呢？叫他來見我。」

白髮鐵判荊山，陰森森一笑，說道：「妳必然是楚夫人了，果然是一個天生尤物，人間禍水……」

杜秋娘嬌叱道：「姓荊的，你如果再敢口齒輕薄，姑奶奶決不饒你！」

白髮鐵判哈哈一笑道：「怎麼，踩着尾巴了？嘿嘿，妳不饒我，老夫也放妳不過。」

杜秋娘厲聲道：「姑奶奶並不怕你，先叫楚臨眺來我要問問他。」

白髮鐵判道：「妳不是要踏平黃山麼？他替妳復仇去了，唉，估不到南天王名滿宇內，卻偏偏討了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

杜秋娘勃然大怒，口中一聲嬌叱，就待撲下山去。

狄珏伸手一攔道：「別急，秋娘，還有一點咱們先要弄個明白。」

他阻止了杜秋娘，再回頭對白髮鐵判道：「咱們江湖中人，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閣下煽動這麼多的藏人，豈不違背了江湖道義？」

白髮鐵判道：「這可不能怪我，誰叫你們由西康來的。」

狄珏道：「這話怎麼說？」

白髮鐵判道：「有一個來自西康的姓龍的，在縣城裏汹酒鬧事，還強姦了一名藏婦，經藏人圍捕，他雖然中了一隻毒箭，終於被他逃脫。」

不用說，這名姓龍的一定是大野一條龍。

但大野一條龍雖是常住西陲，有濃厚的狂放氣質，但他處世方正，以俠肝義胆聞名西南，而且他已年逾五旬，老謀深算，汹酒强暴之事，無論怎樣他也做不出來。

因此，綠鳳凰大怒叱道：「你胡說，我不信。」

白髮鐵判嘿了一聲道：「這麼說你們當眞是姓龍的一夥了，强龍不壓地頭蛇，咱們倒不能不禮讓一番。」

此人當眞老奸巨滑，他要藏人替他們打頭陣，還美其名爲「禮讓」，不過，如此一來，狄珏等就陷身於四面楚歌之中，更是危如疊卵了。

如若狄珏的功力尚在，逃生也許還有幾分可能，現在他變爲一個常人，必須仰仗杜秋娘她們三人的保護，一旦萬弩齊發，杜秋娘等自顧不暇，怎能保得他的平安？

因此，當白髮鐵判返身向藏人耳語之際，杜秋娘主張立即向後山突圍。

狄珏長長一嘆道：「來不及了，藏人的毒箭十分厲害，咱們血肉之軀，怎能抵擋萬弩齊發！」

狄珏語聲甫落，山上喊聲暴起，數十名手執長刀的藏人，已呼叫着衝了上來。

正値千鈞一髮之際，蛇王子忽然一聲嬌叱，她那秀髮之中，同時射出一紅一白的兩條光芒。

狄珏心頭一喜，但卻囑咐蛇王子道：「只要駭退他們，不可讓蛇兒傷人。」

蛇王子道：「好的。」

她發出幾聲短嘯，那紅白二蛇立即去勢微窒，然後以疾如閃電的速度，在藏人眼前飛掠而過。

衝上山腰的藏人，不知道牠是什麼法寶，只嚇得一聲尖叫，紛紛向山下潰逃。

白髮鐵判微微一怔，伸手一摸腰際，抖手發出兩枚錢鏢。

他的錢鏢傷不到紅白二蛇，卻能阻止牠們的進襲，他的同伴也紛紛出手，暗器嘶風之聲，响得扣人心弦。

藏人見暗器有效，也以毒箭加入攻擊，立時毒箭橫飛，異嘯震耳，空際箭蛇交馳，場面壯觀已極。

蛇王子紅玉勃然大怒，她爲恐毒箭傷着她的靈蛇，因而發出一股怪異的嘯聲。

這股嘯聲狄珏頗爲熟習，它曾經喚來數不淸的蛇羣，使他與綠鳳凰幾乎難逃蛇吻。

果然，嘯聲的餘音還在空際，藏人已尖聲叫喊起來。

叫喊的原因是他們發現了蛇，而且盈千累萬，漫山遍野而來。

藏人雖多，仍無法與蛇兒相比，他們當眞潰退了，剎那之間，走得一個不剩。

白髮鐵判荊山所率領的一羣中原武林也撤

走了，他們功力雖高，也無法與萬蛇爲敵。

紅玉收回了紅白兩條靈蛇，仍藏於她秀髮之中，接着她遣走了蛇羣，使這片荒山野嶺，恢復了它原有的寧靜。

狄珏吁了一口氣道：「多虧了紅玉，否則實在不堪設想。」

狄珏說的實話，並沒有偏愛紅玉之意。綠鳳凰也有同感，嬌靨上，是一片感激之色。

唯一例外的是杜秋娘，她不僅沒有絲毫感激之意，而且秀目圓睜，其中隱藏的是一股殺機。

不過那殺機一現即隱，迅速換上一副柔和的笑容道：「紅玉妹子眞行，總算讓我開了一次眼界。」

蛇王子紅玉說道：「這沒有什麼稀罕，驅役蛇虫之術，一學就會，不像學習武功，那麼困難。」

杜秋娘道：「當眞麼，妳能不能教我？」

蛇王子紅玉道：「可以，只要大姐想學，我一定教妳。」

狄珏不知道杜秋娘爲什麼要學驅役蛇虫之術，但以心急黃山安危，不能在路上耽擱，因而微咳一聲道：「要學也不必急在一時，咱們還是馳援黃山要緊。」

杜秋娘道：「相公說的是，咱們走吧。」

於是，他們經安縣，三台，遂寧，直趨重慶。

在重慶，他們賣掉馬匹，搭上了一艘往下游的江船，沿江而下，逕奔宜昌。

這一路之上，再也沒有碰到找碴的，也許因爲敵人不敢招惹蛇王子，所以免去了不少麻煩。

他們搭的這艘江船不大，船老板是做鹽生意的，他運貨前往宜昌，因而只搭了他們四位客人。

長江沿岸風光明媚，名勝古跡十分之多，所謂讀十年書，不如行萬里路，他們沿途觀賞，倒是長了不少見識。

這天他們停泊在白帝城過夜，準備明早開船。

白帝城在奉節的下游，是當年蜀漢先主昭烈帝的托孤之處。

此地已進入瞿塘峽，再下去就是風箱峽，鐵灘，錯開峽，寶子灘，交灘，下馬灘，將軍灘等。

長江三峽，天生奇險，不僅水流急溢，勢如萬馬奔騰，而險灘之多，每使經過三峽之人驚心動魄。

因而航行三峽的船伕，必須具有久走川江的經驗，否則就寸步難行了。

縱然是極有經驗的人，夜晚也不敢行駛，爲恐碰上了一個險灘，必將落得舟毀人亡。

當二更剛盡，三更初起之時，狄珏忽然發覺情形有異，急一躍而起，匆匆奔出船艙。

及舉目一瞥，禁不住面色一變道：「不好，斷了纜了，船老大，快……」

而且他拉大了嗓門狂吼，除了杜秋娘，綠鳳凰，及蛇王子紅玉聞聲驚起，那裏還有船老大的影子。

船老大不在，這件事兒只怕要糟，那麼只好退而求其次，找船伕來幫忙了。

不幸的是船伕也不在，他往後艙查看，除了他們四個，再也找不出一個人來。

杜秋娘鐵青着面孔，纖足一跺道：「相公，揭開艙板瞧瞧。」

狄珏揭開了艙板，一瞧之後，又迅速蓋了起來。

杜秋娘道：「怎樣？」

狄珏道：「沒有貨，只是一些石塊。」

杜秋娘冷冷一哼，道：「咱們又中了敵人的計算了？」

狄珏道：「是的，船已進水，縱然不碰上險灘，也維持不了半個時辰。」

綠鳳凰道：「咱們都不會水，怎麼辦？」

狄珏道：「在如此急劇的江流之中，會水也難以派上用場，不過妳們不要怕，待船隻將要碰上險灘之前，咱們可以先躍到險灘的石塊上去。」

杜秋娘道：「可是你……」

狄珏道：「不必担憂，我的武功已經全部恢復。」

杜秋娘道：「好，咱們快帶好行囊，免得一時措手不及。」

他們帶好了行囊，四個人守在艙面之上，此時船身已大部份沉入水中，漂流的速度，較適才緩慢了一些。

船隻由風箱峽向右順流一轉，終於以疾弩脫弦之勢，對準鐵灘衝了過去。

在轟然一聲巨响之前，他們像四隻投空而起的大鳥，急如流矢，一起躍向灘岸。

看來敵人是白費心機，枉做小人了，犧牲了一條船隻，並不能將他們怎樣。

不過狄珏並沒有低估敵人，他身在空中之時，已運足目力，向準備落脚之處打量。

這一打量，他不由大吃一驚，急大喝一聲道：「地面有埋伏，快向右面偏過五尺。」

地面確有埋伏，除了佈有奇毒，還有不少伏弩。

只是身在空中，臨時轉向實在不易，好在他們內力不凡，折腰擰身，改投右側，還能勉强辦到。

正在此時，江岸之下忽然發出一聲呼嘯，接着弓弦急响，萬弩橫飛，一起向他們射來。

這一招實在太絕，無論是何等功力之人，身在空中，兩度換勁，內力已呈衰竭之勢，此時再遇上萬弩攢射，除了投身江流，可說無人可以倖免。

讓弩箭射死，倒不如投身江流，因爲前者必然會死，後者還可以碰碰運氣。

於是，他們眞氣一沉，紛紛向江流投去。

由於速度不一，着水之處也有差異，在黑夜，在萬馬奔騰似的急流之中，他們就變做勞燕分飛，而各不相顧了。

狄珏內力深厚，運氣也似乎不錯，他掙脫了不少渦流，逃避過不少險灘，當筋疲力盡之際，終於爬上了江岸。

此時，陰雲四合，江風怒吼，寒氣十分凛冽。

他顧不得查看環境，及運功袪寒，便沿着江岸奔走，希望能救援杜秋娘等人。

結果他失望了，那滾滾濁流之中，那裏有半絲人跡。

最後他找到一個岩穴，便一頭倒了下去，他太疲勞了，必須以睡眠來恢復他的體力。

當一覺醒來之後，天色已然大明，除了飢腸碌碌，精神倒是恢復了不少。

走出岩穴，再度奔向江岸，這回沒有讓他失望，他瞧到了一個伏臥於沙灘之上的人體。

那是綠鳳凰，因爲她穿着一身綠衣。

他奔向綠鳳凰臥倒之處，同時流目四望，不幸得很，除了這位龍姑娘，並沒有紅玉及他的妻子。

那麼他只得先救了綠鳳凰再說，多一個人，往後再尋找杜秋娘總會方便一點。

可是綠鳳凰嬌靨慘白，雙目緊閉，她喝了不少水，已經暈了過去。

他呆呆的瞧着綠鳳凰，面頰上現出一股尷尬之色。

因爲他想起了往事，當日在山洞中抱了一下綠鳳凰，以致惹來一項難以解決的煩惱。

而且杜秋娘態度堅決，認爲臥榻之側是不容他人酣睡的，那麼他就不得不對綠鳳凰及蛇王子紅玉採取逐漸疏遠的方式了。

誰知造物弄人，那沙灘之上，偏偏躺着那情仇難分的綠鳳凰，是的，這確是一項麻煩，但不管怎麼說，他總不能見死不救。

躊躇良久，他終於是將綠鳳凰抱進岩穴。

他先迫出綠鳳凰腹中的江水，再以內力助她提聚眞氣，經過頓飯時間之久，她總算醒了過來。

她緩緩睜開眼皮，虛弱的輕輕一嘆道：「謝謝你，狄珏，但……我冷……」

在大江中掙扎了一夜，到現在還穿着一身濕衣，冷，是理所當然。

只不過狄珏却難了，他吶吶半晌，簡直不知所云。

綠鳳凰幽幽道：「你還等什麼？狄珏，這身濕衣，我實受不了……」

受不了就得脫，但這樁風流事兒，狄珏却沒有消受的勇氣。

他甚至不敢瞧她一眼，面對穴口，吶吶道：「包裹裏面全是濕的，妳脫了換什麼？」

綠鳳凰道：「你不會拿到外面晒一下麼？我總不能就這麼凍出病來！」

綠鳳凰說的有理，他只得同意道：「那妳就脫吧。」

他說話之際，脚下已向穴外跨去，別人是一個女兒身，他總不能瞧看人家脫衣。

他還沒有跨出一步，身後忽然傳來一聲嬌叱。

「站住……」

「怎麼啦？姑娘。」

「我在水中掙扎了一夜，雙臂痛得抬不起來。」

「這個……」

「唉，狄珏，難道你還將我當做外人？」

「對不起，姑娘，我實在無能爲力，依我相勸，妳不妨先運一會功再試試……」

他終於硬着心腸，向穴外跨了出去。

約莫一個時辰之後，一件件衣衫摔了出來，他搖搖頭，苦澀的笑了一聲，就一件一件的將衣衫拾起，再一件一件的晒於陽光之下。

剛剛晒好衣衫，岩穴中，又傳出來一聲嬌喚。

「狄珏……」

「什麼事？」

「你好硬的心腸。」

「這可不能怪我。」

「那該怪誰？」

「因爲我已經有了妻子，而且她的臥榻之側不容別人酣睡。」

「你就這麼怕她？」

「這不是怕，而是彼此尊重而已。」

「好，你欺負我，待找到了我爹咱們再算這筆賬！」

「唉，姑娘，人非草木，熟能無情，只是在下已有妻室，不得不辜負姑娘妳的一番情意，何況大野一條龍名滿西南，姑娘名門淑女，豈能嫁給已有妻室之人！」

「我不管這些，誰教你抱我的？」

「好啦，姑娘，令尊中了藏人的毒箭，咱們這一路之上，竟查不出令尊的半點消息，咱們應該暫時收起兒女之情，全力追查令尊的消息才對。」

「你放心，爹有一顆毒龍珠，可以吸收任何一種奇毒，只要毒箭沒有射中要害，爹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原來如此，勿怪姑娘一點也不着急。」

他語音一頓，忽然抓起石上的衣衫抛進岩穴道：「有人來了，快穿起來。」

不錯，確是有人來了，是兩名一身勁裝的彪形大漢。

他們沿着江岸奔馳，目光不停的注視江面及沙灘，一直奔到狄珏身前八尺之處，才陡然發現一名面含冷笑的藍衫少年。

這兩人一高一矮，背上都斜揹一柄闊背長刀，當他們突然發現狄珏之時，一聲驚噫，同時停着身形。

身材較矮的那人目光流轉，向狄珏打量一眼道：「朋友姓狄？」

狄珏道：「你說對了。」

那人道：「大江淹不死你，閣下的命倒是長得很。」

狄珏道：「在下的命確是長得很，可惜朋友你的命，似乎太短了一些。」

「不見得……」

刷刷兩聲輕响，兩柄長刀分左右急攻而來，出招之快，勁力之强，在在都顯示這高矮兩名大漢，具有一身不俗的功夫。

可惜他們還是慢了一點，狄珏藍衫一盪，已由兩柄長刀之間，擦身而過，險是險到極點，就差了那麼一點點，硬是沒有碰到他的一絲衣角。

高矮兩名漢子呆了一呆，互相一使眼色，再度揮刀撲攻。

這一回他們是存心要將狄珏擺在這兒，長刀揮舞，刀影如山，一口氣連攻一十二招。

狄珏的長劍在江水中遺失，以赤手對付兩柄鋼刀，自然吃虧不少，但那狂風驟雨般的刀光，依然傷他不到。

一晃數十招，正當那高大漢子一刀砍來之際，忽然身軀一震，鋼刀還擧在半空裏，却無法砍它下來。

狄珏抓住這難得的機會，反掌奪過他的長刀，再隨手一揮，將矮漢子震退兩步。

不容矮子喘息，柔身跟進，長刀急揮，噹的一聲脆响，已震得矮漢子虎口迸裂。

砸飛對方的兵刄，他已控制了整個戰局，同時左掌出招如風，連點矮漢子兩處穴道。

然後他輕吁一口長氣，回顧俏立岩穴之前的綠鳳凰道：「多謝妳，姑娘。」

綠鳳凰噘着櫻唇道：「爲甚麼不叫我小婕了？姑娘姑娘的你不嫌刺耳？」

狄珏不理會這些，轉身一掌拍出，封閉了矮個子的武功，再輕輕彈出兩指，解開了適才制住的兩處穴道。

對高個子也如法泡製，然後輕哼一聲道：「我說兩位朋友的生命似乎短了一點，果然不幸而言中。」

高個子道：「咱們兄弟認栽，希望你給咱們一個痛快。」

狄珏道：「這可難說得很，問題在兩位肯不肯合作。」

矮個子冷冷道：「要殺要剮，悉聽尊便，想要由咱們兄弟的口中得點甚麼，閣下就不必枉費心機了。」

狄珏冷笑一聲，道：「當眞麼？狄某偏不信這個邪。」

他向矮個子連續點出五指，然後雙手一負，向江岸漫步走去。

綠鳳凰微微一怔，急忙追上前來道：「狄珏，你這是做甚麼？」

狄珏道：「變戲法，妳等着看好了。」

綠鳳凰撇撇咀道：「我看過了，你的戲法根本不靈。」

狄珏道：「哦，妳幾時看過了？」

綠鳳凰道：「你說康餘才會變作侏儒，到現在他還不是好好的。」

狄珏微微一笑道：「我跟康餘才無怨無仇，那只不過嚇唬他一下罷了。」

綠鳳凰說道：「現在，你要那人變作侏儒了？」

狄珏道：「那太浪費時間，我只是要他受一點難以忍受的痛苦。」

這回他的戲法靈驗無比，還不到一盞熱茶的時間，矮個子已痛得哼出聲來。

痛哼只是開始，片刻之後，他便殺豬一般的尖聲狂叫。

「姓狄的，你殺了我吧。」

狄珏道：「對不起，狄某不想殺人。」

矮個子痛得在地上翻滾，三萬六千根毛孔都在淌着冷汗。

狄珏說的不錯，這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只要是血肉之軀，誰能忍受筋脈收縮，逆血攻心的痛苦？

最後，矮個子終於屈服了，適才那目中無人的暴戾之氣，此時已變得蕩然不存。

「姓狄的，大爺認栽。」

「嗯，你是願意跟在下合作了？」

「殺人不過頭點地，姓狄的，你總要給咱們兄弟留下一點生機！」

這是乞求，是哀鳴，狄珏不爲已甚，遙遙向矮個子拍出兩掌。

一陣喘息之後，矮個子站了起來。

「你要知道甚麼？」

「你們是南天王楚臨眺的手下？」

「不。」

「那麼，你們是太白山主，容山樵的部屬了？」

「這個……」

「怎麼，還不願跟在下合作？」

「我說過，希望狄少俠留給咱們兄弟一綫生機。」

「此話怎講？」

「太白山規誡極嚴，咱們只見回答狄少俠一項問話，必將受到山規的嚴厲處置。」

「嗯，不過四海如此之大，那兒不可以容身？」

「這麼說少俠是小看太白山了。」

「當眞這麼嚴重？好吧，兩位如果願意，狄某可以負責你們的安全。」

「你？嘿嘿……」

狄珏道：「怎麼？難道流星門，還怕太白山不成？」

「啊，少俠是流星門下？」

「閣下是不相信了，請看這個。」

刀光一閃，勢如流星，轟一聲巨響，丈外的一塊山石已被劍炁中分爲二。

他使用的是刀，却能於剎那之間發出無堅不摧的劍炁，威力之强，竟遠達丈外。

此等震古鑠今的武功，除了流星門的血雨三式，放眼天下，誰能够使出如此驚人的劍招的？

矮個子信了，而且佩服得五體投地。

「好，咱們兄弟甘願終身追隨少俠，大哥，快來參拜主人。」

噗噗兩聲，這一高一矮兩名大漢全都矮了半截。

「墨業墨基參見主人。」

狄珏估不到他們會來這一招，一時之間倒有點慌了手脚。

綠鳳凰掩口一笑道：「你怎麼啦？還不叫他們起來。」

狄珏啊了一聲道：「起來，起來，兩位快起來。」

高個子墨業，矮個子墨基，是一變同胞的弟，在江湖道上，高矮兩無常是跺跺脚地皮都會震動的人物。

在太白山，墨氏兄弟是第一關的正副關主，很得容山樵的器重，他們居然放棄名位，願意當狄珏的僕從，這就不得不令人大感訝異的了。

現在他們起來了，但却神態恭謹的道：「多謝主人，多謝夫人。」

謝主人不要緊，謝夫人就使綠鳳凰難以消受了。

不過她是喜悅的，那嬌羞的面靨之上，含有幾分羞的成份。

狄珏沒有注意這些，他只是雙手連搖道：「不敢當，兩位，在下年歲太輕，兩位又是江湖道上的知名之人。」

墨業道：「主人說的雖是實情，但其中另有淵源，其實愚兄弟早已投歸流星門下了。」

狄珏道：「這話怎麼說？」

墨業道：「兩年前我兄弟犯在一位佛門高僧手裏，老禪師放過了咱們兄弟，以後又救了愚兄弟兩條生命，並諄諄告誡，告訴咱們兄弟很多做人的道理。」

狄珏道：「那位老禪師是誰？」

墨業說道：「他老人家的法號，是上法下本。」

狄珏道：「啊，原來是我的師伯，不過縱然如此，你們也不能算做流星門下。」

墨基道：「他老人家曾經答允過我兄弟，但因另有他事，所以沒有携帶愚兄弟同行，咱們投奔太白山，不過暫謀棲身之處罷了。」

狄珏沉思半响道：「兩位要跟隨在下可以，但咱們不能用那主僕的稱呼。」

墨基道：「公子既如此謙虛，愚兄弟恭敬不如從命。」

以公子相稱，倒是沒有甚麼，於是，狄珏替他們解開了穴道，招呼他們在自己身畔坐了下來。

不得狄珏詢問，墨基道先道：「公子一行是四人？」

狄珏道：「不錯。」

墨基道：「除了夫人杜秋娘，還有一個會玩蛇的女人。」

狄珏說道：「太白山對咱們，似乎瞭若指掌！」

墨基道：「可以這麼說。」

狄珏道：「容山樵與狄珏素昧平生，他這樣做究竟爲了甚麼？」

墨業道：「自然爲了南天王楚臨眺了，因爲他們是同門師兄弟。」

狄珏道：「楚臨眺現在太白山？」

墨業道：「原先是在太白山的，後來探得公子前往西康，他就帶着大批人馬，計劃對公子相機尋仇。」

狄珏長長一嘆道：「此人心機之深，實在令人不寒而慄，此次我又栽在他的手裏，你可知道拙荊及那位紅玉姑娘的下落？」

墨業道：「沒有發現。」

狄珏道：「聽說楚臨眺要向黃山尋仇，可是眞的？」

墨業道：「是眞的。」

狄珏道：「楚臨眺已來此地，黃山可以暫保無慮了。」

墨業道：「不，當眞要向黃山尋仇的，是容山樵，所謂一山難容二虎，黃山派領袖武林，太白山早已心有不甘，此次公子與杜氏夫人結親，容山樵爲師弟討還公道，豈不是師出有名！」

所謂師出有名，其實仍然牽强得很，因爲杜秋娘只是舒同周的外孫女兒，他怎能担負她移情別嫁的責任？

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容山樵硬要將這椿罪名安到舒同周的頭上，黃山派就不得不歷

經這項刧難了。

狄珏長長一吁道：「你說的對，咱們趕緊尋找拙荊，然後到黃山馳援。」

綠鳳凰道：「墨大俠……」

墨業恭聲說道：「不敢當，夫人有甚麼吩咐？」

綠鳳凰說道：「你可會知道，我爹的下落了？」

墨業道：「令尊是誰？」

綠鳳凰道：「我爹龍嘘雲，江湖上稱他爲大野一條龍。」

墨業道：「原來是龍前輩，聽說他已沿江而下，進入湖北省境了。」

得到大野一條龍平安的消息，綠鳳凰一顆懸起的心總算放了下來，眼前要做的就只有尋找杜秋娘及紅玉了。

他們沿着江岸向下尋找，直到日落西山，依然毫無所獲。

找不到杜秋娘，狄珏十分不安，墨基道：「不要着急，公子，吉人自天相，我想杜氏夫人會平安的。」

墨業道：「前面是老關廟，過了這兒就進入巫峽了，巫峽兩岸壁立，江流急湍，不會有甚麼在兩岸停留的。」

狄珏一嘆道：「我知道，唉，一個人如若一直漂到這兒，只怕他早已失去生命了。」

狄珏說的對，任何一個水功高强之人，也不可能由鐵灘活到這兒。

墨業正待安慰他幾句，忽然啊了一聲道：「太白山的人來了，公子暫時廻避一下。」

待狄珏與綠鳳凰藏入一塊大石之後，墨氏兄弟才向迎面而來的三個大漢招呼道：「喂，找到了沒有。」

三名大漢見是墨氏兄弟，急忙奔過來，說道：「原來是墨關主，咱們頗有收穫，兩位可有發現？」

墨基道：「是歐陽堂主，咳，別說了，咱們兄弟奔波終日，竟然一無所獲。」

歐陽堂主道：「這原本就是碰運氣的，兄弟只是運氣較好罷了，走，咱們到鎭上喝一杯去。」

墨業道：「歐陽兄這般高興，自然是找到姓狄的了。」

歐陽堂主道：「雖然不是姓狄的，比姓狄的還要重要幾分。」

墨基道：「那是杜秋娘了，恭喜歐陽兄又建了一次大功，她人呢？」

歐陽堂主道：「人被南天王帶走了，兄弟來尋找兩位看看有無發現。」

墨基說道：「被南天王帶走了？他去了那兒？」

歐陽堂主道：「這可不知道了，誰？」

他最後一聲喝問是向狄珏藏身之處而發，原來綠鳳凰聽說杜秋娘落入南天王楚臨眺的手中，竟忍不住啊了一聲。

她這聲驚呼，極爲輕微，仍未逃過歐陽堂主的聽覺，可見此人的一身修爲，必然十分之高。

行藏已被發現，狄珏與綠鳳凰乾脆走出巨石。

歐陽堂立一怔，說道：「墨關主，此人是誰？」

他詢問之際，已然後退兩步，同時手握刀把，一副戒備的神色。

墨基微微一笑道：「他姓狄，是愚兄弟找到的。」

歐陽堂主雙目一張道：「狄珏？」

墨基道：「不錯，咱們兄弟總算也建了一點小功。」

狄珏此時已停身歐陽堂主身前八尺之處，他見此人面孔削瘦，目光亂轉，就知道必然是一個十分狡滑之人。

他故意嘆息一聲道：「咱們素昧平生，閣下何必苦苦相逼，依在下之意，咱們倒不如交一個朋友。」

歐陽堂主哼了一聲，扭頭對墨氏兄弟說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兩位已被此人所制？」

墨基道：「不，咱們兄弟只是與狄公子交了一個朋友罷了。」

歐陽堂主啊的一聲，一柄晶芒四射長刀，已掣在手中，其餘兩名大漢，也同時撒出了兵双來。

墨基道：「你是怎麼啦？歐陽兄，交不交朋友在你，何必動刀動槍的！」

歐陽堂主冷冷道：「你好大的胆，姓墨的，通敵叛山，你可知道該受甚麼山規處置？」

墨基道：「別發火，歐陽兄，我知道通敵叛山應該接受甚麼處置，可惜的是在沒有處置兄弟之前，你閣下先要葬身這山峽之濱。」

歐陽堂主嘿嘿一陣冷笑，說道：「就憑你的？」

墨基道：「不，在下只是馬前小卒，不過久聞歐陽兄一手絕戶刀法爲武林絕响，兄弟見獵心喜，想向閣下討教幾招好長點見識。」

歐陽堂主道：「很好，請。」

墨基冷哼一聲，道：「在下恭敬不如從命，接招。」

語音一落，振臂急揮，刀光如幕，向歐陽堂主迎胸急斬。

墨基招沉力猛，一招出手，頗有風雲變幻之勢。

歐陽堂主不敢硬接，錯步旋身，避過這招凌厲無比的刀芒，口中一聲大喝，奮臂連劈三刀。

他們全都用刀，而且造詣極爲驚人。這一搭上手，只見晶芒四飛，勁風逼人像海水中的浪潮一般，一波波的向海岸急湧。

墨基知道此人刀法不凡，因而不敢輕敵燥進。他以一種綿密的招式，穩扎穩打，再覓取克敵致勝的機會。

一晃數十招，雙方仍是半斤八両，誰也沒有佔到便宜。

狄珏頗爲不耐，他摘下了一截樹枝，踏前兩步，伸手向刀光之中挑去。

噹的一聲脆响，歐陽堂主及墨基同時被震退三步，他們的長刀幾乎脫手，狄珏的樹枝却連樹皮也沒有擦傷一點。

歐陽堂主這一驚非同小可，他會過不少成名露臉的人物，今日才算開了一次眼界。

他知道單憑墨氏兄弟，要獲勝已屬不易，再加上一個狄珏，他注定了是一個輸字。

在如此情形之下，當然是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大丈夫能屈能伸，性命交關之際，再也顧不得甚麼是丟人現眼了。

打定了主意，立即縱身而起，以倒趕千層浪的身法，向身後倒竄而去。

他這一手來得十分突然，墨氏兄弟微微一呆，他已竄出三丈以外。

墨基氣得破口大罵道：「老小子，你他媽的要不要臉？再逃你就是姑娘養的！」

狄珏微微一笑道：「他逃不掉的，墨兄招呼一下他們兩位吧。」

狄珏要墨氏兄弟招呼與歐陽堂主同來的兩位，語音還在墨基耳畔飄盪，但見藍衫急晃，他已像閃電一般追了出去。

流星門的流星身法，可當得武林獨步，歐陽堂主的計算雖然好，可惜他的時運却非常不濟。

當今之世，只有一種人能逃出流星門的手

去，死人。

歐陽堂主在喘氣，自然不是死人，那就無法逃過狄珏的追擊了。

「姓狄的，光棍是打九九，閣下不要做的太絕。」

他被狄珏由天而降的攔住去路，不僅嚇得倒退兩步，面上也變作一片死灰之色，他要狄珏不要做的太絕，只是一種哀鳴而已。

狄珏淡淡道：「狄某也不願做得太絕，如果閣下能跟狄某合作的話。」

歐陽堂主目光一轉道：「合作，好，咱們原本無怨無仇，沒有甚麼不可以，要怎樣合作，閣下不妨說說看。」

狄珏道：「十分簡單，只要你將南天王的去處告訴在下就成。」

歐陽堂主道：「可以，你瞧瞧這個。」

這個是甚麼，原來歐陽堂主的掌心握着兩枚歹毒無比的「五毒雷火彈」，他叫狄珏瞧看，同時掌心一登，彈如箭發，五毒雷火彈帶起兩溜毒火，疾奔狄珏的前胸及小腹。

此人心計之毒，實在令人可怕，他故意說話讓狄珏分神，雷火彈卻趁機以全力發出。

他能夠當上太白山的堂主，一身功力自非等閒可比，此時全力出擊，更是彈如流星，無論狄珏功力多高，也難以逃出五毒雷火彈的威力之外。

狄珏心頭一懍，雙目中射出兩縷懾人的殺機，他身形一側，順着五雷火彈的來勢就地一轉，忽然伸手虛空一托，再旋身一帶一甩，那雙雷火彈竟拐了一個彎，倒轉頭來向歐陽堂主奔去。

狄珏應變之快，運勁之巧，是歐陽堂主作夢也想不到的，待他發覺五毒雷火彈反轉過來奔向他自己，這位一生使用心機的歐陽主已嚇得目瞪口呆。

五毒雷火彈的來勢何等快速，他只是呆了一呆，兩粒雷火彈已全部擊在他胸膛之上。

噗噗兩聲輕响，歐陽堂主的前胸已燃起一溜火光，他在慘，中仆倒下去，但他無論怎樣翻滾，那毒火卻逾燒逾烈。

歐陽堂主自食惡果，狄珏却不忍再看下去，他奔回適才藏身之處，墨氏兄弟的戰鬥也已結束。

太白山的另兩名門下，已全部橫屍江岸，墨氏兄弟沒有讓敵人逃出手去，狄珏却感到有點失策。

因爲他們沒有留下活口，就無法知道南天王的踪跡，現在究竟是去黃山還是去太白，狄珏就難免有點舉步躑躅了。

墨業知道狄珏的心意，遂建議道：「這樣吧，公子，你去黃山，愚兄弟前往太白……」

狄珏道：「你們已經離開太白了，如何還能前去？」

墨業道：「不要緊，除了已死的三個，沒有人知道咱們兄弟已背叛太白。」

狄珏道：「好吧，如果有甚麼消息，趕快派人送個信息到黃山。」

墨業道：「遵命。」

兄弟倆雙拳一抱，轉身急馳而去。

太白山，古稱太乙，道家謂之爲第十一洞天。

本山廣大高寒，登陟不易，在秦中三大名山之中，當以太白最爲險峻。

自郡縣上山，經仙桃嶺，過露風崖，至大西岔，再上至萬笏山，就是太白派的總壇所在了。

此地峭壁摩雲，幽壑處處，流泉落花，鳥聲不絕，雖然還沒有進入太白山的門戶，景物的雄偉瑰麗，已可概見一般。

× ×

是一個華燈初上的時分，太白派總壇的後院之中，靜悄悄的聽不見半點聲息。

這裏只有三間精舍，可能是一幢別院，靠左側的一間，蘭香細細，燭影搖紅，像是一間女兒家的深閨。

不錯，這確是一個婦女的閨房，那紅羅寶帳之內，正睡着一位身材窈窕，一身白衣的女郎，可惜她整個面部都纏着白色紗布，令人無法瞧到她廬山眞面目。

床前一個矮几之上，坐着一個滿臉愁容的灰衣老者，他雙目烱烱的盯着床上的白衣女郎，似乎連眼皮都不願眨動一下。

夜色已殘，燭淚成堆，他還是深深的瞧着床上的人兒。

大半個夜晚了，他像木雕泥塑一般，坐着的姿式也沒有改變一下。

看情形，他必然深愛着床上的白衣女郎，如果眨一下眼皮，她就會立刻消失似的。

良久，白衣女郎嚶嚀一聲終於醒了過來。

灰衣老者吁了一口長氣，他那飽經風霜的面頰，立即顯出一片欣喜的光輝。

「秋娘，秋娘……」

他輕輕的呼喚着，似乎害怕驚嚇了床上的人兒，且語聲顫抖，有一股無法掩飾的喜悅。

白衣女郎緩睜開了眼皮，那只是左眼，因爲她的面頰纏滿紗布，只有左眼之處留下一道縫隙。

她支撑着坐了起來，目光向灰衣老者一瞥，忍不住驚呼一聲道：「楚臨眺，是你？」

楚臨眺黯然道：「是我，秋娘，妳受了傷，快睡下好好的休息吧。」

秋娘自然是杜秋娘了，鐵灘遇險，她終於落在楚臨眺的手裏。

她並不關心自己的傷勢，卻對狄珏的安危有點放心不下。她向楚臨眺冷冷的瞧了一眼道：「這回你可稱心如意了，我的丈夫自然也逃不出你的掌握！」

楚臨眺道：「不，咱們並未找到狄珏。」

杜秋娘道：「這麼說他是葬身魚腹了。」

楚臨眺道：「狄珏一身功力，當今武林無人能出其右，江水雖急，可能淹他不死。」

杜秋娘心下稍安，她想詢問綠鳳凰及蛇王子紅玉，話到口邊又忍了下來。

半晌，她淡淡道：「你想將我怎樣？」

杜秋娘的詢問，使楚臨眺大感爲難，他面部肌肉抽搐，顯得極端痛苦，良久才長長一嘆道：「不要想這些，秋娘，妳受了傷，應該好好的休養一下。」

杜秋娘道：「不，我要你說。」

楚臨眺沉吟半晌道：「秋娘，妳忘了咱們的往事了，十年來我可曾薄待於妳？」

杜秋娘道：「這一點我沒有忘記，也對你十分感激，不過我是一個正常的女人，總不能跟你假鳳虛凰的過一輩子了！」

楚臨眺痛苦的一嘆，說道：「是我不好，所以妳跟了姓狄的，我沒有怪妳，不過今後姓狄的也許不再要妳了，但不管怎樣，我還是不改初衷。」

杜秋娘冷哼一聲道：「你怎麼知道狄珏不再要我了？」

楚臨眺道：「女人所以能够得到男人的喜愛，憑仗的就是一副姿色……」

杜秋娘神色微愕，忽然伸出玉手，三把兩把就拉下她面上的紗布，匆匆着上綉鞋，奔向梳妝台上的銅鏡。

現實是無情的，她只是瞧了一眼，便哇的一聲掩面痛哭起來。

她原本嬌容蓋代，美勝仙女，任是古井不波之人，也會在她艷光照射之下而生出愛慕之意的。

（未完）

劍的史話

神光

古代的劍，曾經石器、銅器和鐵器三個時期的演進。頗具史學上的研究價值。

在石器時期，由於地廣人稀，人與人之間多是守望相助，和平相處，過着「雞犬相聞」的純樸生活。這時人類抵禦猛獸侵噬，賴以自衞的武器，是用石頭做的「石斧、石劍與木棒」。

所以說：「神農以石爲兵。」（兵書）；「神農時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古史考），此即史家所稱的「人與獸爭」的時代。

及至黃帝採「首山」之銅而鑄劍（見考工記），於是人類的文明便進化到靑銅器時期。黃帝大敗蚩尤於涿鹿之野，所使用的新武器即是銅劍和戈矛。因此「人與人爭」的時代開始；這也就是黃帝之尊爲兵家之祖，劍被稱爲兵器之祖的由來。

我國古代的兵器，除石器時期遺留的以外，都是用靑銅鑄的；現存於世的秦初呂不韋的戈也是靑銅。鐵在周前被視爲賤金，只用來做工農的用具。到戰國末年才漸漸有鐵兵出現，且始自產鐵的楚國。荀子「議兵論」說：「楚人宛距鐵釶，慘如蜂蠆。」史記「范睢傳」載：「秦昭王曰，吾聞楚，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以上均見諸正史，足資徵信的。

古代的寶劍、名駒，較今日的轎車、洋房，尤足代表個人的社會地位，因此古代帝王有「千金市骨」徵求名駒的；也有不惜重金鑄劍的。因之鑄劍遂成爲一種熱門的行業，當時最著名的劍工叫「歐冶子」，傳其術予其婿「干將」和其女「莫邪」。據吳越春秋載：「吳王闔盧使干將鑄劍，鐵汁不下，莫邪斷髮剪爪投入爐中金鐵乃溶，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以紀念這對夫婦的功績。又據越絕書外傳記寶劍云：「楚王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作劍三枚，曰龍泉、太阿、工布。」同書又云：「歐冶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型三，小型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其中「純鈞」與「勝邪」二劍，可能是「干將」與「莫邪」的協音字。要之，歐冶子師徒共鑄了大小不同的五柄劍——這幾柄劍都是削鐵如泥，吹毛過血的神兵。所以古來的劍有上制、中制，和下制之分。上制之劍約三尺三，中制之劍二尺六，下制之劍即一尺許的「七首」。專諸刺吳王所用的魚腸劍，及荆軻刺秦王所用的劍，均屬下制的短劍，因而史記有「窮圖七見」的記事。相傳吳王闔盧死時，遺詔以魚腸劍陪葬。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東巡虎丘求劍，有虎當墳踞立，始皇以劍擊之，不及，誤中於石，劍無復獲，乃陷成池，故號「劍池」，今遺跡尚存（見吳地記）。

關於「龍泉」、「太阿」這對雌雄劍，也有一段有趣的史話：

據晉書張華傳：「晉惠帝時，廣武侯張華見斗牛之間有紫氣，聞豫章雷煥妙達緯象，乃召問之，煥曰：『豐城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因以煥爲豐城令，令尋之，煥到縣，掘獄壓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精芒炫目，乃一以送華，一自佩之；華得劍，復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之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持劍過延平津，劍忽躍出墮水，但見二龍蟠縈有文章，水浪驚沸，於是失劍。」是故延平津，又名龍津在福建省南平縣東。據說江西省豐城縣西南卅里，也有一「劍池」；池前有石函，長六尺，寬三尺，俗呼「石門」，即晉雷煥得龍泉、太阿二劍處。

史記漢高祖本記，也有一段關於劍的故事：「高祖被酒，夜行澤中……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此即世人常說的，高祖起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但高祖斬蛇的劍是得自何地？傳自何人？於此略作交代。

事實的經過是這樣的：當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宇內，其間曾經荆軻的謀刺和張良的伏擊，雖說功虧一簣，未能得逞，但是已奪暴君之魄，終日惴惴不安，心有餘悸。於是搜索天下的兵器，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各重廿四萬斤。其時高祖之父劉煓藏一柄長約三尺的佩刀，此刀據說是在秦昭襄王時代，他在陌上得自一位野人所授予，相傳是殷高宗伐鬼方時所鑄的。由於官方的搜索兵器，劉煓便帶着這柄心愛的佩刀，躲到豐沛山中，以避風頭。一次，他在窮谷裏，看見有人冶鑄，便坐在路旁邊，問鑄什麼？冶工笑着說：「爲天子鑄劍。」並且指稱：「若得你的佩刀雜而冶之，即爲神器可以克定天下。」劉煓即解刀投入爐中，寶劍鑄成後，冶工又授還他。後來這劍賜予高祖——就是高祖斬蛇的劍。

嗣後高祖果然克定天下，將這柄富於歷史性的寶劍，藏於「靈金內府」的寶庫，守藏者每見白氣如雲自戶躍出，狀如龍蛇，在庫房上空盤旋……。及至王莽篡漢，此類如雲的白氣，即不復再現，可能這柄千古神兵，業已通靈，在不利的情勢下，亦知韜光隱晦，鋒芒不露了。

我國古代由於士族列階級對「劍」的

重視，因此在「講經」之士，「論劍」也被列入「六藝」的「射」科之內——成爲文武合一教育制度的必修科。周禮並有「一年之間行鄉飲酒凡三，行鄉射凡二，行讀法凡二十有五……」的規定。所以古代的名將，大都是「上馬能殺敵，下馬能作文章」。如名將吳起，係出於聖人之門，是曾子的學生。所謂「講經」乃啓廸智慧，訓練頭腦；「論劍」則是鍛鍊肌肉，强壯體魄的；俾使人人都具有敏捷的頭腦和强壯的身體，以擔負時代的大責任，這是很合乎優生學的原則的。古埃及人面獅身「可芬克斯」（SPHINX）塑像，即是此一意義的最高象徵，現能代表古代的東方精神。祇是我國自宋以來重文輕武，讀書人整天格物致知，沉溺在「靜安慮得」的境地，致變成「四肢不勤，五穀不分」的廢物，這便是宋代，如朱熹那帮理學大師所造的孽。我國遂蒙受「東亞病夫」封號之恥。

基於論劍的因素，歷代的「扶弱鋤强，濟急救危」的俠風義行，史不絕書，最膾炙人口的人物——如春秋戰國的專諸、豫讓、聶政、荆軻；漢代的朱家；郭解；唐代的紅線、聶隱娘，崑崙奴；以及明清的甘鳳池、呂四娘、大刀王五之流，可爲典型的代表。固然「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的事，在所難免。但却爲升斗小民津津樂道，於是司馬遷在爲彼輩撰寫「游俠列傳」，梁任公也在大事提倡「中國的武士道」。

古來不僅英雄豪客們佩劍，即儒家者流的文士亦均佩劍，是故漢書雋不疑有「劍者君子之武備，所以衞身不可解」的說法。所謂「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用防君子身」。尤其歷代的名將對朝夕不離，患難相處的佩劍，更有深厚情感。如唐詩：

流落征南將，
曾驅十萬師。
罷官無舊業，
老去戀明時。
獨立三邊靜，
輕生一劍知。
茫茫江漢上，
日暮欲何之。

這是退休老將的感嘆，回想曾驅十萬雄兵，衝鋒陷陣的奮勇，於今只有柄劍知道了。「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豐功偉績，又有誰懷念呢？又如宋代辛稼軒的詞：

醉裏挑燈看劍，
夢回吹角連營；
了却君王天下事，
贏得生前身後名；
可憐白髮生。

每讀這首詞，便令人深切的體會到稼軒當年所處的時代，及那種「將軍白髮征夫淚」的心緒。

我國劍術博大精深，難窺堂奧。最著名的有：「三才劍，五行劍，六合劍，八卦劍，昆吾劍，八卦連環劍，乾坤穿林劍」等，名稱不同，術亦各異；惟各派劍法，總不外點，崩，截，挑，刺，扎六訣。慢說像武俠小說中的「以氣御劍」的上乘劍術，世所罕見；即「劍與身隨」的劍法，也百不一見。在生平的記憶中，惟有河北正定的尹達，他的劍術，堪稱此道的翹楚。我有一首「書劍引」，詠其事云：

「有人名尹達，書劍出名家。運劍如運筆，草書走龍蛇。劍術不讓公孫氏，一道寒光飛霹靂。矯如匹鍊之騰接，驅若流星之瀉地。倏進倏退，忽落忽起。舞罷色不爲之變，觀者結舌氣也不能爲之舒。余亦學書兼學劍，相形之下歎不如。此君懷才不得志，逢人不道平生事；於今誰築黃金台，如此廣延天下士。」

曩慕遊俠之遺風，對於擊劍一道，亦曾鑽研過一個時期，只是情同「五陵少年談擊劍」，沒見過陣仗。每值月明之夜，執劍在手，於曠地上舞上一趟，藉以領會「劍花寒不凋」那種古風餘韻，雖然有時確也分不清是「劍花」，抑是「眼花」？不過，我深切地體味到陶靖節的「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音」的那種情趣。因此我認爲苟能藉此寄興，藉此健身，亦不無收穫的；至於逞强鬬勝，猶擊技之末，誠爲識者不取耳！

論身劍合一

狂生

身劍合一，可以說是劍術中的最高成就，也可以說是劍術中普通的成就。此話怎講呢？先要把「劍」字弄清楚。你學的是那一種劍呢？傳奇性的劍仙、劍俠，是甚麼？也必須認識淸楚，不可和武術之劍混爲一談。

劍仙、劍俠一流人物，雖未見其有，亦不可必其無，「南宮」一派，以練劍爲入門之道，並不是神話，而是事實。且說此類練的劍，約分爲所三種：

（一）鍊炁爲劍　劍是自身先天炁所鍊成，身即是劍，劍即是身，身劍合一。（二）鍊劍合炁　將本身無形之炁，與身外有形之劍結合爲一，劍入身中，身劍合一。（三）以炁馭劍　劍是鍊成的靈物，師傳傳以吐納馭劍的方法，以炁馭劍，身劍合一。

上述的劍，終身難得一見。狂生有一廖姓師兄，祇聞其在粵北白雲山中鍊劍，却不知究竟練的甚麼劍？讀者諸君，如以我爲妄言之，即妄聽之可也。

現在要說一般人都可以練到的「身劍合一」了。淺一點說：練拳的人，常說「身、手、步一齊到」，練習劍術，手上拿着劍，即是身劍步一齊到，眼到劍到，劍及履及，果能切實做到，也就可以算是「身劍合一」了。深一點說：練習劍術，要知「以身運劍」及「以劍運身」，劍不是拿在手上的，劍是長在手上的，劍是手臂延長；劍即手，手即劍；運劍如以身使臂，如臂使指，劍及履及，手動劍到，劍身動隨，這就是「身劍合一」了。寄望練劍術的朋友們，先求淺的身劍合一，進一層求深的身劍合一。

新派武俠長篇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敉平內宮和侍衞宮的內亂，面奏皇帝，要搬出內宮，用江湖手法，使倡亂者退出朝爭，皇帝堅留不得，只好准奏，但却要岳秀每半年朝見一次，同時留下楊玉燕爲親衞，並任命楊晉爲天下總捕頭。岳秀率領譚雲等離開王宮內苑，寄居遠離皇城的聚英居客棧安頓下來，當晚岳秀命店家準備了一桌豐盛的酒菜，和羣豪歡宴，席間，岳秀徵詢羣豪，有誰願意謀得一官半職者請說出，羣豪默然無語，岳秀又說出楊晉父女深願羣豪中有人挺身相助，朱奇唐嘯首先發言，要永遠追隨岳秀，請岳秀答允——

奇功初出手　俠隱首遭殃

岳秀內心很感動，揮揮手，道：「你們坐下。」

朱奇道：「公子如不答允，老奴不敢落座。」

岳秀道：「我答應，你們坐下吧！」目光轉到譚雲身上，道：「譚兄，貴寨基業深厚，家中事務，實也用不着譚兄煩心，願不願意留下來……」

譚雲道：「要我輔助楊老英雄……」

岳秀道：「不是，譚兄大才，可爲用兵之將。」

譚雲道：「岳兄，此事暫時不作決定，容我想想再說。」

岳秀道：「好！歐陽兄，楊晉再三求我要歐陽兄，答允留下來，作他的副總捕頭……」

歐陽俊搖搖頭，道：「不行，你們幾時聽過，一個江湖浪子，能够作副總捕頭的，再說，我如若作了副總捕頭，如何再能作個浪子。」

岳秀笑一笑，道：「你這個浪子，作了這許多年，也應該有個結束了。」

歐陽俊道：「浪子就是浪子，沒有辦法能够作一個正人君子，更沒有辦法作官，要我正正經經的作一個人，對我而言，實在是一件很難的事。」

岳秀道：「這個慢慢再說吧！你如是眞的不願當官，那就幹一個客串的捕頭也好，總之，楊總捕頭如若留在北京城，當了天下總捕頭，希望你歐陽兄，留這裏帮忙。」

歐陽俊道：「如若要我留這裏過幾天官癮，這還可以商量。」

岳秀道：「留幾年，帮帮楊總捕頭的忙，不過，我不會太勉强你，你自己斟酌決定吧。」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諸位，目下情勢，已極明顯，一個江湖神秘的組合，被權臣，親王利用，顯有篡位之意，咱們揷手此事，使內宮轉危爲安，但那隱秘的江湖組合，決不會就此罷手。」

馬鵬道：「在下也覺奇怪，咱們似乎是行動太過順利了。」

岳秀苦笑一下，道：「這只是一場大

風暴的暫時平靜，如是沒有想錯，他們正集中實力，準備和咱們作一決戰。」

譚雲道：「岳兄，咱們人手太單薄了一些，是否應該約一些幫手呢？」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這些日子中，我化了不少的心血，研究那金鳳剪的施用之法，總算被我找出了一些眉目，那確實一種非比尋常的利器，只是太過惡毒一些，但如情形逼人，也只好大開一次殺戒了。」

譚雲道：「金鳳剪，眞有那樣的威力麼？」

岳秀道：「不錯，那金鳳剪確是一件很奇妙的兵刄，也是一件很凌厲的暗器，目下，我也只是想通了施用它的方法，但還有很多不解之處。」

譚雲道：「岳兄，搬來此地，可也和練習那金鳳剪有關麼？」

岳秀道：「正是此意，皇宮內苑，不宜施展……」

笑一笑，又道：「我能否施用金鳳剪，至今還沒有證明，遷來此處，要麻煩諸位一些時間了。」

譚雲道：「什麼事？」

岳秀道：「我需要三天的時間，這三天對我很重要。」

馬鵬道：「岳少俠的意思是——」

岳秀接道：「最壞的打算是，我要三四天的時間，不能受到驚擾，必需諸位給我護法了。」

馬鵬笑一笑，道：「這個，岳少俠可以放心，我們實力不算太小，就算來的是當今一流高手，我們也足可以對付了。」

一席酒罷，岳秀就開始了閉關式的生活。

第一天，第二天，平安渡過。

岳秀緊閉房門，獨處一室。

事實上，譚雲，馬鵬等，也不知他在密室中做一些什麼？

食用之物，也是由唐嘯在一個小窗口送入室中。

這一來，譚雲感覺到了事態嚴重，對岳秀的保護，也更爲嚴密。

聚英棧這一座獨立的跨院中，表面上，看不出什麼，事實上戒備的十分森嚴。

羣豪分班輪值，就算是一隻飛鳥，也無法進入這座跨院中，不爲發覺。

第三天，中午時，聚英棧突然進來了八個武林人物。

這些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大都佩帶着兵刄。

聚英棧兼營酒飯生意，進來這麼幾個人，實也算不得什麼？

奇怪的是，他們並未在廳中食用酒飯，一語未發的，直奔岳秀等包租下來的跨院。

店伙計瞧出了情形不對，急步奔了過去，高聲說道：「諸位客爺，這座跨院已經租了出去，諸位如是想住店，我帶諸位去瞧瞧另一座跨院。」

當先而行的，是一位瘦小的中年人。人雖瘦小，脾氣却很大，右手劈向正在跨院中睡覺的店小二。

輕輕那麼一掌，但那店小二却一個跟頭，摔了出去。

不知店小二，是否已被這一掌打死，一跟斗栽下去，就未再哼過一聲。

但那店小二的喝叫聲，已驚動了跨院中的譚雲和馬鵬等羣豪。

緊閉跨院大門，呀然而開。

高大的墨龍王召，最先出現跨院門口，緊接着是江湖浪子歐陽俊。

王召的高大，和對方當先而來的瘦小個子，成了顯明的對比，那人似乎是只到了王召的頦子下面。

也許是那瘦小的人自慚形穢，看到王召，特別不順眼，冷哼一聲，道：「大個兒，這座跨院可是你包租下的？」

王召冷笑一聲，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麼？」

瘦小個兒冷冷說道：「是麼？就回答在下的問話，不是，也要據實回答。」

王召哈哈一笑，道：「你小子好大的口氣，就憑你這個頭兒，全身秤不出三斤淨肉，也敢如此發橫。」

瘦小個兒冷哼一聲，道：「大個頭有什麼用，作衣服多穿二尺布，吃飯也要多吃兩碗飯，一旦死去，買棺木，也要多費了不少的木頭。」

王召笑一笑道：「瘦小子，牛皮不是吹的，要吹這樣大氣，需要點眞才實學才成，我就瞧不出，你有什麼本領？」

瘦小個兒冷哼一聲，道：「你可要試試麼？」

王召道：「不錯，在下正要試試。」

瘦小個子突然一閃身，右掌穿梭遞出，拍向王召的腰間。

他人瘦，個子小，轉動靈活，出手快速。

王召很高大，但也不笨，一邁步，人已到七尺以外，回手一招「五丁劈石」，迎面拍下。

雙方身材懸殊，王召這一擊，看上去也特別具有威勢。

事實上，王召這一掌，確也威猛絕倫，帶起了一股嘯風之聲。

瘦小個兒，身如飄風，飛身一躍，由王召的掌下穿了出去。

王召一擊未中，雙掌連環劈出。

他身高力强，掌勢如開山巨斧一般，招招力道强猛，如嘯掌風，逼的那瘦小個子，一直在五尺開外。

瘦小個子的手臂也不够長，完全無法遞送招術。

這時，雙方面的人手，都已經到了門口。

譚雲帶着歐陽俊，和白龍張越，馬鵬，並肩而立。

朱奇，唐嘯，半現身，兩人在保護着岳秀，分守前門，後窗。

來的八個人，也一字排開，除了和王召動手的瘦小人外，還有七個人。

七人之中，居中的一個，是一個六旬左右的老人，胸前飄動着一部雪白長髯。

左邊，是三個女人，全都穿着玄色勁裝。

三人的年齡不同，老者四十五六的年紀，濃眉大眼，有一股兇悍之氣，如非她穿着女裝，怎麼看，也沒有一點女人的味道。

第二個，大約有二十七八歲的年紀，臉還未開，顯然還是未嫁人的姑娘，但看

她那等風情萬種的神情，怎麼看，也不像是一個姑娘人家。

第三個人只不過十八九歲，年紀輕，人也長的最漂亮，彎彎的眉，小巧的嘴，挺直的鼻子，修長的腿。

右面三個大漢，都是壯年，四十左右的人。

這些人短裝疾服，身佩兵刄，除了那位最年輕的姑娘，臉上帶着一絲笑容之外，其餘的一個個寒着臉，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們二百錢，沒有還給他們。

譚雲揮了揮手，道：「老丈，怎麼稱呼？」

白髯老者冷然一笑，道：「老夫蘇百靈。」

譚雲道：「久仰，久仰，原來是北嶽俠隱，百靈老人。」

蘇百靈笑一笑，說道：「閣下怎麼稱呼？」

譚雲道：「在下湘西譚雲。」

蘇百靈冷哼了一聲，道：「我道是什麼人？原來，譚二公子。」

譚雲道：「不敢當，老前輩。」

蘇百靈道：「老前輩三個字，老夫倒也當之無愧，我和令尊，有過三度飲宴歡叙，不過，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時間，你還未曾出世。」

譚雲笑一笑，道：「晚進也常聽家父談起老人家……」

蘇百靈搖搖頭，道：「二公子，舊誼已叙，老夫要談入正題了。」

譚雲道：「老前輩指教！」

蘇百靈道：「這裏可住着一個叫岳秀的年輕人？」

譚雲略一沉吟，道：「不錯，他是晚進的好友。」

蘇百靈道：「不論他和你有些什麼交情，你也別替他作主，叫他出來見我。」

譚雲抱拳道：「前輩，不巧的很，今天他身子不適，還在休息……」

蘇百靈接道：「就算他快要死了，也得出來見我。」

馬鵬冷冷喝道：「好大的口氣，也不怕風閃了你的舌頭。」

蘇百靈雙目轉注到馬鵬的臉上，道：「你敢罵老夫？」

馬鵬道：「有什麼不敢？」

蘇百靈臉色一變，道：「好小子，有種，你給我出來。」

馬鵬道：「出來就出來，我不信，會有人把我吃了。」

譚雲一面攔阻馬鵬，一面說道：「老前輩，這位是……」

蘇百靈道：「不管他是誰，老夫都要教訓他一頓。」

譚雲道：「毒手郎中馬鵬，蘇老人家聽說過沒有？」

蘇百靈冷聲道：「他就是毒手郎中馬鵬？」

譚雲道：「不錯，蘇老人家是否聽人說過？」

蘇百靈道：「嗯！聽倒是聽人說過，只是沒有見過罷了。」

譚雲道：「現在見到了。」

蘇百靈道：「見到了又如何？」

馬鵬冷冷接道：「見到就見到了，閣下準備怎麼樣？」

蘇百靈道：「聽說你武功不怎麼樣，但用毒之能，却是極爲厲害。」

馬鵬道：「不錯啊！在下學的用毒，所以麼，荒廢了學武的時間。」

蘇百靈道：「嗯！你的意思，是要對老夫用毒？」

馬鵬道：「這個麼？用不着在下解說，動手相搏，各逞所能，會武的用武，會毒的用毒。」

蘇百靈道：「馬鵬，你認爲用毒就能唬住老夫了麼？」

馬鵬道：「那就不妨試試。」

譚雲淡淡一笑，道：「蘇老，別忘了還有區區在下。」

蘇百靈道：「譚賢侄也準備對老夫出手了？」

譚雲道：「前輩迫上門來，晚輩是退無可退了。」

蘇百靈道：「我找的是岳秀，和你無關，你可以退出這場是非之地，門外面備有快馬，你可以回湘西去了。」

譚雲道：「哦！」

蘇百靈道：「見到令尊之時，請代我問一聲好。」

譚雲說道：「看來，老前輩誤會了晚輩。」

蘇百靈道：「怎麼說？」

譚雲道：「我不能走！如是前輩還念及和家父交往之誼，那麼就給晚進一個面子。」

蘇百靈道：「什麼面子？」

譚雲道：「離開此地。」

蘇百靈怔了一怔，冷聲道：「你說什麼？」

譚雲笑一笑道：「我說，你可以離開此地，彼此也可不傷和氣。」

蘇百靈臉色一變，道：「譚雲，你敢對老夫如此說話。」

譚雲道：「晚輩並無錯誤。」

蘇百靈道：「你好大的胆子，當眞是已到了目無尊長之境。」

譚雲道：「前輩，你可瞭解你目下的身份麼？」

蘇百靈道：「老夫的身份，有什麼不對？」

譚雲道：「你是不是龍鳳會中人？」

蘇百靈道：「這個不關重要，老夫不願答覆。」

譚雲笑一笑，道：「不答覆，那就等於默認了。」

蘇百靈道：「不論老夫是什麼身份，就憑老夫在江湖這點聲譽，也可以找他姓岳的說幾句話了。」

馬鵬冷笑一聲，道：「這倒未必，蘇百靈三字，在江湖上，許是稍有名望，但却未必能一定得岳少俠的接待。」

蘇百靈道：「岳秀何許人，竟有如此大的架子？」

譚雲道：「老前輩，岳秀目下的身份，實有着可見人，和不見人的尊貴……」

蘇百靈冷冷接道：「這麼說來，老夫非要見他不可了。」

譚雲道：「可以，任何人都可以見到他，不過，蘇老目下來的時間不巧，岳公子……」

蘇百靈冷冷接道：「他死了！」

譚雲道：「沒有死。」

蘇百靈道：「只要沒有死，他就應該出來見見我。」

譚雲冷聲道：「老前輩，這是强人所難。」

馬鵬冷笑一聲，道：「譚二公子，用不着和這些人客氣了。」

譚雲道：「蘇前輩是武林中極有身份的人，咱們不能對他太過無理。」

蘇百靈冷笑一聲，道：「譚雲，老夫對你客氣，完全是看在令尊和老夫相交一場的份上。」

譚雲道：「老前輩，話不是這麼說，晚輩對你的尊重，也是看在你和家父的交往份上。」

蘇百靈冷冷說道：「照你這麼說來，你是替老夫担待了。」

譚雲道：「老前輩，如若你非家父故交，晚輩實也用不着對你如此敬重。」

蘇百靈臉色一變，道：「好啊！譚雲，你敢對老夫如此無禮。」

譚雲道：「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老前輩如是不能自重，晚進就是想敬重你老人家，也是敬重不來了。」

蘇百靈道：「譚雲，你也不用對我保留什麼，有本領，只管施出來就是。」

譚雲笑一笑，道：「老前輩既然如此吩咐，晚輩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蘇百靈一揮手，左側三女，突然一轉身子，向譚雲圍了過去。

歐陽俊，張越，身子一橫，攔在了譚雲前面。

蘇百靈冷笑一聲，道：「你們兩位是什麼人？」

歐陽俊冷冷道：「在下，江湖浪子歐陽俊。」

張越道：「嶺南雙龍的白龍張越。」

蘇百靈道：「兩位都是江湖上大有名望的人，想不到，竟然甘願作了岳秀的狗腿子了。」

歐陽俊道：「蘇百靈，你也是江湖上一號人物，怎的說話如此沒有氣度。」

蘇百靈冷冷道：「如是老夫沒有氣度，早就出手取你性命了。」

歐陽俊冷冷一笑，道：「蘇百靈，取人性命，要眞才實學，不是吹吹大氣，就算了事。」

蘇百靈一揮手，道：「殺！」

三女應聲出手，三把劍，一齊向歐陽俊刺了過去。

歐陽俊冷笑一聲，判官筆「野馬分鬃」，疾快迎上了三女長劍。

金鐵交鳴聲中，三位女子的長劍，全都被雙筆分開。

張越仍然保持他一方雄主的氣度不肯出手助拳。

三女的劍法，極爲辛辣，歐陽俊一對判官筆，難鬥三劍，甚感吃力。

張越皺皺眉頭，道：「浪子，能不能罩得住？」

歐陽俊道：「這三個女人，劍招很異，功力又深淺不同，招上的力道，很難把握，打起來，倒是有些吃力。」

張越接口問道：「要不要我助你一臂之力。」

歐陽俊道：「目下還不用，在下還可以撐下去。」

白龍張越笑道：「浪子，聽說，傷在女人的手中，會特別的倒霉，你可要多多的小心啊！」

歐陽俊道：「希望浪子不受傷，眞要受了傷，那就麻煩大了。」

張越道：「怎麼說了？」

歐陽俊道：「浪子有一個最大的毛病，那就是不能吃虧，吃了虧，那就非拚命不可了。」

張越道：「好男不跟女鬥，用不着和女人拚命。」

兩人口中在談笑，但張越的兩道眼光，却一直盯住在歐陽俊和三女的兵刄之上，準備隨時出手。

只聽馬鵬說道：「浪子，老馬要用毒了。」

歐陽俊道：「郞中，對女人用毒，有失男子氣概，不可隨便出手。」

馬鵬道：「我馬鵬在綠林道中行走，雖然是用毒爲主，但我偶而會做一兩件好事，還能分辨是非，但有很多人，却只空擁一個俠名，不辨是非，不明黑白，實在叫人寒心的很。」

蘇百靈道：「馬鵬，你是江湖敗類，武林宵小，老夫正要除了你。」

馬鵬道：「那就試試看吧！」

蘇百靈一轉身，微一揮手，喝道：「給我拏下。」

左首三個大漢應了一聲，疾如流星一般，飛撲過來，圍上馬鵬。

嶺南雙龍大喝一聲，雙刀並出，攔住了三個大漢。

馬鵬一揮手中串鈴，攻上了圍攻歐陽俊的三女。

歐陽俊一對判官筆正感吃力，馬鵬適時而至，又把局勢給穩了下來。

這是一場很激烈的搏鬥，凌厲的攻勢，只打的寒芒四射，金鐵交鳴。

嶺南雙龍合璧出手，攻勢猛銳至極，三個大漢，在雙龍佳妙的配合之下，被迫的連連後退。

歐陽俊得馬鵬之力，不但扳回了劣勢，而且隱隱佔得上風。

搏鬥中，突然一聲慘叫，白龍張越，一刀劈死了一個大漢。

王召奇招突出，刀光一閃，也劈倒了一個。

三個壯漢，已去其二。

蘇百靈一皺眉頭，大聲喝叫道：「住手。」

三女一男，聞聲而退。

雙龍和歐陽俊等，也未追趕。

望望地上兩具屍體，譚雲歎口氣，道：「兵凶戰險，刀劍無眼，動手相搏，實非好事。」

蘇百靈冷冷說道：「譚雲，你教訓老夫麼？」

譚雲笑一笑道：「晚進不敢，晚進不敢。」

蘇百靈冷哼一聲，冷聲說道：「譚雲，你可以閃開去，老夫要親自向他們四人領教。」

譚雲搖搖頭，道：「老前輩，岳秀現在是布衣侯的身份，你如是侵犯了他，那

是滅族之罪，這一點希望老前輩三思。」

蘇百靈道：「老夫在江湖上行動，不會對名位屈服，你別替老夫多慮了。」

譚雲道：「晚進是由衷之言，希望老前輩相信。」

蘇百靈道：「老夫念及和令尊一番交往之情，希望你置身事外。如你不聽，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譚雲道：「老前輩，我也是尊重你和家父一番交往之情，才這樣苦苦相勸。」

蘇百靈緩步向前行去，臉上一片冷厲之色，道：「譚雲，你給我閃一邊去。」

譚雲不但不退，反而快步向前行了一兩步，道：「老前輩，在下奉了岳侯之命，守護此門，未得允准，不許任何人擅越一步。」

蘇百靈哈哈一笑，道：「譚雲，你敢攔阻老夫麼？」

譚雲道：「令諭難違，在下就算想讓開，也是不敢輕易相讓了。」

蘇百靈道：「老夫話已說完，你如是還不讓路，那就莫怪不念故舊之情了。」

譚雲深知此老的武功，非同小可，一直提足了全身的功力戒備。

蘇百靈人已行到譚雲的身前，突然揮手一掌，拍了出去，道：「閃開。」

譚雲早已蓄勢戒備，右手一抬，接下一掌，道：「未必吧！」

蓬然一聲，雙掌接實了。

蘇百靈功力深厚，譚雲被震的向後退了兩步。

但蘇百靈也覺右臂微微一麻。

譚雲苦笑一下，道：「老前輩，好深厚的功力。」

蘇百靈道：「這些年來，你也進境很快……」

語聲一頓，接道：「閃開吧！」

看來，他和譚老寨主的交情，確然不錯，三番四次，要勸譚雲離開。

譚雲借機暗中運行了一口氣，壓下去翻動的氣血，緩緩說道：「老前輩，晚輩不能離開，老前輩如是一定要闖，晚進也只有得罪了。」

蘇百靈冷聲道：「放肆，不知好歹的人。」

說話聲中，連攻了八掌。

這八掌攻勢凌厲，快如閃電。

那知譚雲雙掌連環拍出，竟然把八掌封過。

雖然封開了八掌，但人却被逼的向後退了一步。

蘇百靈一皺眉頭，道：「譚雲，再不退開，休怪老夫要施下毒手了。」

譚雲道：「老前輩，岳侯武功高强，世間少有，就算晚進放你進去，你也難以討好……」

蘇百靈怒接道：「那是老夫的事，你再不讓開……」

譚雲接道：「在下守護有責，不能放你進去。」

蘇百靈冷哼一聲，左手掌拍，右手抓向右肩。

譚雲目睹他拍來的掌勢，籠罩了數處大穴，抓向右肩的右手，又封鎖了自己的退路。

看起來，他雙手各攻一招，事實上，這是極凌厲的配合手法。

譚雲大喝一聲，施出譚家絕藝排雲掌，封開蘇百靈的掌勢，展開反擊。

譚家排雲掌，具有極强大的威力，但見掌影重重，竟把蘇百靈的攻勢攔住。

這是一場激烈絕倫的惡鬥。

譚雲施出了看家絕藝，也只免强擋住蘇百靈而已。

江湖浪子歐陽俊，低聲說道：「郞中，你瞧出來沒有？」

馬鵬道：「瞧出什麼？」

歐陽俊說道：「譚二公子，打的很吃力。」

馬鵬道：「蘇百靈享譽甚久，幸好是譚二公子，換了咱們，早敗了。」

歐陽俊道：「郞中，你瞧出沒有，譚雲也支持不了多久。」

馬鵬笑一笑，道：「你可是想要我用毒。」

歐陽俊道：「如是正人君子，當然不會讚成你用毒，但我浪子同意。」

馬鵬笑一笑，道：「因爲，咱們都不是正人君子。」

歐陽俊道：「對！所以，你可以用毒了。」

馬鵬笑一笑，道：「浪子，譚雲不能敗，岳少俠沒有出關，譚雲如是敗下陣來，咱們就沒有誰能對付蘇老頭。」

歐陽俊道：「是啊！」

馬鵬欺上兩步，正想用毒，忽見唐嘯疾奔而來，道：「二公子請住手。」

譚雲疾施一招「八方風雨」迫退蘇百靈，倒躍而退。道：「唐嘯，什麼事？」

唐嘯道：「主人有命，請把想見他的人帶進去。」

譚雲道：「岳侯他……」

唐嘯低聲接道：「是！主人有命，帶他去吧！」

譚雲點點頭，道：「蘇老，你一定要見岳侯爺麼？」

蘇百靈道：「不錯，我要見的是岳秀，老夫可不認他是什麼岳侯。」

譚雲道：「不論你認爲他是什麼人？但你可以去見他了。」

蘇百靈和譚雲動手一戰之後，內心中也有了不安的警覺。

只覺譚雲的武功，高强的出於他意料之外。

心中念轉，人却回頭對隨行的三女一男說道：「走！你們跟在我身後，未得我命，不許出手。」

譚雲等，全都閃避開去，沒有一個人攔阻他們。

蘇百靈吸一口氣，走到了岳秀坐息的靜室前面，伸手叩動門環。

朱奇就站在門旁兩三尺處，但却沒有出手攔阻。

蘇百靈身軀橫移，行到了窗子前面，道：「岳秀，你可以出來麼？」

室中無人回答。

蘇百靈冷冷說道：「閣下如是不能出來，在下只好打進去了。」

室中仍然無人回答，但站在門口的朱奇，却冷冷說道：「姓蘇的，你認識老夫麼？」

蘇百靈道：「胆叟朱奇。」

朱奇道：「正是老夫……」

重重咳了一聲，接道：「你如若眞有膽子，推推那隻窗門，立刻間，就可以要你的性命。」

蘇百靈臉色一變，冷冷說道：「你準備怎麼樣？」

朱奇道：「我如若想攔阻你，那早就攔阻你了，所以不攔阻你，那是因爲用不着我們出手了。」

蘇百靈冷冷說：「岳秀出手。」

朱奇哈哈一笑，冷聲道：「不是你打不打得過他，而是你根本不值得他揮手一打。」

蘇百靈大怒道：「朱奇，你這個老奴才。」

朱奇哈哈一笑，道：「不錯啊！在下是岳侯爺的奴才，但老蘇，你連奴才的身份，也不够。」

蘇百靈心中怒極，揮手一掌，拍在了木窗之上。

他掌力雄渾，那一掌，只擊的木片橫飛。

蘇百靈冷冷說道：「岳秀，是英雄好漢，你就給我滾出來。」

語聲甫落，忽見一片寒芒，由破碎的窗口中飛了出來。

那是如翼飛轉的一片寒芒，只一轉，蘇百靈已然被腰剪兩斷。

隨來的三女一男，大吃一驚，驚喝聲中，轉身向外逃去。

但那片寒芒，有如活的飛鳥一般，折身一轉，寒芒掃過。

慘叫聲中，三女一男，全數被寒光腰斬兩斷。

是金鳳剪。

這一把曠古絕今的暗器，凌厲無比。有如靈活的飛鳥一樣，舒翼轉折，極盡變化之能事。

最可怕的是那大片寒光有如活物，忽張忽闔。

在場三人，大都是久走江湖，見多識廣的人，但卻從沒有見到這麼使人驚怖的暗器，一個個只看的呆在當地。

還有一樁可怕處，是它的無堅不摧，剪刄過處，竟然連人帶刀，斬作兩斷。

那說明了金鳳剪不但變化奇幻，而且有着削鐵如泥的鋒利。

那片寒芒，腰斷了蘇百靈，和三女一男之後，仍然在空盤旋飛舞，歷久不停。

一陣陣冷森的寒氣，直逼的在場中人，一個個向後退避。

譚雲輕輕吁一口氣，低聲說道：「好厲害的金鳳剪。」

馬鵬道：「難道，它就這樣旋轉不停的麼？」

譚雲道：「這就不知道了。」

但見人影一閃，岳秀突然穿窗而出。只見他凝神而立，右掌輕揮，拍向那盤旋不停的金鳳剪。

但見那飛轉的金鳳剪，忽的打個轉身，反向自己射了過來。

羣豪大吃一驚，一個個，冷汗淋漓而下。

但見岳秀舉手一收，輕輕巧巧的把金鳳剪接入手中。

譚雲快步行了過來，搖搖頭，道：「好厲害的金鳳剪，這已不能算暗器了。」

馬鵬道：「傳說中的飛劍取人，大約也莫過如此了。」

歐陽俊道：「這是不是人仗憑眞氣，馭剪傷人？」

岳秀搖搖頭，道：「這是一股巧力，眞正的奧妙，仍在這金鳳剪的構造之上，但這股力道很難用，所以，化了我數日時間，靜坐參悟，他們如是早來一個時辰，那時，我還沒有參悟出道理。」

歐陽俊道：「蘇百靈運氣不好，金鳳剪再一次出世，第一個就殺了他。」

岳秀望了地上的屍體一眼，緩緩說道：「這金鳳剪有一個很大的缺點，那就是放出之後，不能够輕易收回。」

歐陽俊道：「很難控制麼？」

岳秀道：「一則是不容易控制，二則我還不够熟練。」

譚雲望着金鳳剪，只見那兩翼上的金翅，構造的極爲精巧，而且，三層金翅重叠分立，想來是保持平衡和轉折之用。

緩緩把金鳳剪交回唐嘯的手中，岳秀望着三具屍體，搖搖頭，道：「朱奇，去買幾口棺木，把屍體收起，交人埋了，告訴店家一聲，要他們不用担心，也不要聲張。」

朱奇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他江湖老，經歷豐，化了二十両銀子，一下子就辦的妥妥當當。

收拾了蘇百靈等三具屍體，譚雲才笑一笑問道：「岳兄，還要幾天坐息麼？」

岳秀道：「不用了，這三日時間，只怕已變化很大，咱們也該行動了。」

馬鵬道：「岳侯爺，有道是打蛇打頭，擒賊擒王，咱們應該想法子，找到敵人的首腦，一舉擒服。」

他對岳秀一直保持了無比的敬重。

岳秀笑一笑，道：「咱們是江湖論交，兄弟相稱，用不着叫我侯爺。」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至少，咱們目下知道了一件事，龍鳳會這個組合，所以還沒有山頭，因爲，它不是江湖上的草莽組合，那是親王，重臣，暗中支持的組合。」

譚雲道：「岳兄，是否已查出那些幕後的親王，重臣。」

岳秀道：「我和七王爺，懇談了兩次，心中已然有點眉目，不過，還未証明，親王，重臣，關係重大，我們沒有確切的証據，不能輕易找上他們。」

譚雲道：「岳兄，咱們總不能就這樣的等下去。」

岳秀道：「不會等的太久，這次大內驚變，雖是出於重臣，親王的唆使，但實際行動的，却是龍鳳會中人，這些江湖高人，在初度捲入朝政漩渦中時，對那些幕後主事人，還能保持着一份敬重，但久而久之，他們對這些隱於幕後人物，不會再敬重了，他們可能有了自己的打算，但咱們突然介入，大肆破壞，對他們，影响非淺。」

譚雲道：「他們有何打算呢？」

岳秀道：「侍衞宮實是個實力很强的組合，過去內部分裂，所以無法發揮力量出來，目下內患已清，借重他們力量保衞皇宮內苑也許可以勝任。」（未完）

不歸河

朱羽

火併蔡家院 魂斷不歸河（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黑道梟雄薛五和唐貴臣因金浩之死，已至誓不兩立之境，雙方各自暗佈人手，大戰一觸即發。白碧雲佔據蔡宅，擒禁了蔡百春和蔡勝龍，滿以爲勝劵在握，蔡勝龍必會屈服，乖乖交出五十萬贖洋，詎知那晚被娃娃潛入，說服蔡勝龍答允白碧雲往籌贖欵，覃秀姑藉機把白碧雲派往釘梢的手下剪除。蔡勝龍籌欵回來，願先交十萬作會晤蔡百春一面，白碧雲帶蔡勝龍往晤蔡百春，蔡勝龍乘機殺死叛徒宋廷飛，說服白碧雲放走蔡百春後，白碧雲正脅迫蔡勝龍再交二十萬，突聽[illegible]秀姑聲音自房外傳來——

白碧雲並沒有冒失地衝出廳堂，只是提高了嗓門道：「貴客臨門，總得坐一下，喝杯茶。……」

「用不着，」覃秀姑的聲音響自屋外，但是方位却不停地變化。「我只想跟你結算一筆舊賬。」

「舊賬？」白碧雲雖然沒有和對方面對面地談話，她仍然不由自主地聳聳肩頭，作出一副莫可奈何的表情。「覃姑娘！我和你從無往來，也無恩怨啊！」

「別裝迷糊！」覃秀姑沉叱了一聲。

「我眞的有些莫名其妙。」

「好！你一個人跟我到不歸河畔無人的地方，我會給你一個交代。」

「我倒很希望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只是，我目前身邊有事不能走開。你進來坐坐，喝杯茶，歇歇，不是很好麼？」

她一面說話，一面向她的手下頻頻以目示意，那些大漢一個個都將短槍撤在手中，拉起了機頭，等待白碧雲一聲令下。

「姓白的！你少動歪腦筋，你的腦殼作了我的槍靶子，若是你胆敢輕舉妄動，你立刻就要挨槍。」說話的人是娃娃，聲音來自屋頂。

白碧雲不禁愕住了，她似乎沒有意料到這個女娃子竟是如此感到扎手。

蔡勝龍面帶不屑的微笑，一副隔岸觀火的悠然神態，冷冷地注視事態的發展。

白碧雲走到他身邊，輕輕道：「總不至於希望在你府上發生一場火爆熾烈的槍戰吧？」

蔡勝龍反問道：「你問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

白碧雲冷笑道：「在這裏發生槍戰，難免會傷及無辜，甚至縱火焚屋的事情都會發生……」

「你告訴我這些話的意義何在呢？」

「幫我對付那個女娃子。」

「怎樣對付？」

「法子由你想，只要她們在一個鐘頭之內不來纏我，我相信你定辦得到的。」

「未必。」

「要不然就由你出面邀請那兩個女娃子到屋內來坐坐。」

蔡勝龍冷笑道：「如你想利用我擺下甚麼圈套的話，我們就要談談價錢了。」

「現在輪到你來勒索我了。」

「不錯，」蔡勝龍有幾分得意地點着頭。「因爲我看得出來，你很怕她們。」

「的確，這兩個女娃子，實在太厲害了。」

「那我就要獅子大開口了，你把剛才拿去的十萬錢票退回來，我保證你安全離開興隆塲。」

「甚麼？」白碧雲兩條柳眉倏地挑了起來。「你把我當嫩貨由你直擺橫放？蔡

大少！請你先弄清楚一件事，只要一響槍，頭一個死的一定是你。」

蔡勝龍不在乎地道：「那麼，你一定是第二個。」

「你……」

「白姑娘！你聽我訬，所有到興隆場來的人，莫不是冲着姓蔡的而來，只有這兩個女娃子不是，我爲甚麼要幫你去整她們？」

白碧雲一直瞇着眼睛在聽他的話，此刻，突然一瞪眼，沉聲道：「哼！我明白了。」

「明白甚麼？」

「我明白我的手下爲何突然在你臥房的窗前挨了刀，我明白你爲甚麼突然願意外出籌欵，我明白爲甚麼在後面監視你的人全部失了踪，哼……」

「都爲甚麼呢？」

「因爲你和那兩個女娃子已經勾搭上了，想聯合起來整我。」

「隨你怎麼說。」蔡勝龍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氣。他的面色本來就很蒼白，現在看上去顯得格外冷漠。

白碧雲緊咬牙關，可以看得出她的憤怒已經到了極點，但她畢竟是一個懂得控制情緒的人，並未將火氣發作出來，以緩和的口氣道：「未到這裏之前，曾聽人說，蔡大少聰明絕頂，但是看看你的作爲，却覺得實在很笨，笨得連如何保護自己都不懂得。」

這時候，覃秀姑又在屋外說話了：「白碧雲！我等得不耐煩了，以你的名氣，應該不會怕得連頭都不敢伸出來啊！」

白碧雲打了一個手勢，一個大漢立刻吹熄了燈。

就在屋內陷入一片黑暗的一瞬間，白碧雲很快地閃到了蔡勝龍的身後，左手勾住了他的頸子，右手中的短槍，抵上他的背脊，沉聲說道：「蔡大少！我們親熱親熱，……」

蔡勝龍依然毫不在乎地說道：「親親熱熱，就該上床啊，而且拿着槍也不大對勁吧！」

「你可以閉上你那張利咀了，現在，你站到門口去說話，教那兩個女娃子離開你們家……」

「她們爲甚麼要聽我的？」

「因爲你的小命揑在我手裏。」

「辦不到。」蔡勝龍態度非常强硬。

「你不怕死？」

「丟人比死更教人受不了。」

「最好你再想想。」

「不用再想了，」蔡勝龍的口氣非常斷絕。顯示毫無轉圜的餘地。

蔡勝龍接着又道：「即使我肯丟這個人，那兩個女娃子也未必肯聽我的。我死，與她們有甚麼相干？」

「那麼，你告訴我，這座院子裏有甚麼暗道可以直通外面？」

「你怎知道這院子裏設有暗道呢？」

「一定有的，像你們這種專作虧心事的人必然會有這種打算。」

蔡勝龍冷笑道：「眞想不到白碧雲是個胆小如鼠，聞死喪胆的人。」

「你儘管笑吧！大把洋錢眼看已經到手了，而我却不能活着去享受這筆錢，那實在太不甘心了。」

「聽清楚：我可以保證你不傷一根頭髮，安安全全地離開興隆場，不過我們要談談價錢。」

「你不怕我一怒殺了你？」

「不怕。」蔡勝龍顯然已抓住了白碧雲的弱點，絲毫也不畏懼。「像你這種聰明的女人絕不會在這個時候殺我。你如果眞想逞一時之快殺了我，那無異是殺了自己……我沒有說錯吧？」

「就算你說對了，」白碧雲的語氣突然緩和下來，手裏的槍也離開了蔡勝龍的背脊。「說出你的價錢吧！」

「先將那十萬塊錢票還我。」

「拿去，」白碧雲表現得毫不拖泥帶水。「那只是一張紙，說不定連一個燒餅都買不到。」

蔡勝龍接過錢票，小心翼翼地摺起放進懷中，這才緩緩說道：「現在，我要開出價錢來了，希望不要嚇你一大跳。」

「你大概不會倒過頭來，跟我要五十萬。」

「聽清楚：立刻派人告訴薛五，教他火速放回肉票，要在天亮之前見人。」

白碧雲沉叱道：「蔡大少！你這是甚麼意思？」

「果然嚇了你一大跳。」

「你簡直是强人所難……」

「算啦！」蔡勝龍毫不費力地挪開了頸子上那隻手臂，轉過了身子，輕薄地用手在白碧雲臉頰上擰了一下。「到了這個時候你還裝迷糊？你跟薛五的交情雖然瞞過了天下人，却瞞不住我喲！」

「你胡說，剛才薛五還派他的總管龔天豹來刺殺我，他將我看成眼中釘，肉中刺……」

「眞人面前不說假，光棍眼裏不揉砂，你要這麼說，就不漂亮啦！」

「事實如此。」

蔡勝龍沉聲道：「甚麼事實？不錯，龔天豹方才是來過了，那是薛五和你連絡的一種方法，或者藉此遮掩天下人的耳目。你姓白的從來就沒有放過生，怎麼會放走龔天豹？白碧雲，現在大家都走在絕路上，誰也不要迫誰，如果你想安全離去，不妨聽我一句話，立刻派人教薛五放回肉票。」

屋頂的娃娃開腔了：「蔡大少！你在這個時候談生意，就好像是貓尾上面晒衣服，是掛不起來的。你最好是抽身往身邊站一點，免得等一下亮火遭寃枉。」

蔡勝龍輕輕將白碧雲的衣袖輕輕拉了一把，悄聲說道：「白碧雲！你難道還要半天雲裏掛口袋——裝瘋嗎？趁早點個頭吧！」

「你以爲我當眞怕那兩個女娃子？」

「那是你的事。」

「告訴你，我只是不願節外生枝吧了……你絕對不能亂開價錢。」

「我並沒有亂開……教薛五放回肉票，這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我可以幫你說一句話，薛五是否肯賞這個人情，我可管不了。」

「好！你派人去傳話吧！」

「你有法子對付那兩個女娃子嗎？」

「那是我的事。」

「蔡大少！」娃娃在屋頂上又開了腔：「不要太有把握，覃姑娘只怕不會賣賬的。」

「二位務必賞臉，」蔡勝龍提高了聲音道：「請暫時離開這座院子一炷香的時間。」

他的聲音很高，夜又很靜，老遠就聽得到，自然覃秀姑不能裝聾作啞。

她回答：「蔡大少既然這麼說，我們那敢不遵，好！我們暫別一步。」

緊接着，響起一聲口哨，房頂上又響起足踏瓦片之聲。娃娃似乎已聽命離去。

蔡勝龍道：「白碧雲！現在輪到你實踐諾言了。」

白碧雲輕輕擧掌，一個大漢走到她面前，她低語一陣，那大漢立刻啣命而去。

白碧雲喟然道：「先後只不過一刻鐘的差別，想不到情勢有了這麼大變化。」

「所謂一物必有一物尅，這都是覃拐腿的女兒太厲害啦！」

白碧雲笑道：「哼！到底誰厲害，現在說起來實在太早了。」

「你是甚麼意思？」

「等一下你就會明白。」

「哦！我現在就明白了，你剛才派去的人並不是教薛五放人，而是教薛五來解你的困，對不對？」

「你左一聲薛五，右一聲薛五，好似你十拏九穩我和薛五確有連絡。」

「江湖路並不十分寬敞，道上發生了甚麼事，我是非常清楚的。」說到這裏，蔡勝龍的嗓門突然一壓，說道：「白碧雲！我再抖點秘密給你聽聽，你一定會嚇一大跳。」

「說吧！我看我的胆子不會小。」

「薛五是眞心和你聯手，而你和他聯手却是虛情假意，你和別人暗中還在牽綫過河。」

光綫很暗，誰也看不見誰臉上的表情，只有從語氣中去揣測對方的心情變化。

白碧雲似乎被蔡勝龍擊中了要害，久久沒有說話，也許她正在沉思甚麼詭計。

蔡勝龍又道：「你明裏跟誰好，暗地又跟誰好，那與我根本毫不相干，我只想明白一件事。」

「你想明白甚麼？」

「爲甚麼每一個人都想打我蔡家的主意。」

「因爲你們有錢。」

「姓蔡的也有槍。」

「大少！我不想跟你說閒話，立刻送我從暗道中離開。」

「你當眞怕覃秀姑怕得要死？」

「我也不知道甚麼緣故，一見她，心頭就不自禁地生畏懼。」

「那一定是因爲你作了虧心事。」

「不說這些閒話，趕緊送我走。」

「你可以從大門出去。」

「不行，暗道開溜。」

「開溜？這句話太失身份了吧？」蔡勝龍有些得意忘形了。「沒有問題，只不過你還沒有答應我的條件。」

「要薛五放回肉票，對不對？」

「不錯。」

「好！我答應了。」

「好！我信任你一諾千金。」蔡勝龍招招手，道：「跟我來。」

這時，白碧雲手底下還有十來個人跟着，轉彎抹角，來到一座堆積雜物的房子。蔡勝龍指揮兩個大漢搬動了一方磨石，地道就出現了。

蔡勝龍在前領路，一行默默無聲地循着地道前進。突然，一道雪亮的光綫亮了起來。

原來白碧雲亮了電棒。

蔡勝龍疾聲吼道：「熄掉！」

白碧雲冷笑道：「爲甚麼要熄掉？是怕我發現地道中的秘密嗎？大少！太遲啦……你們看，這裏不就是蔡家的藏寶窟嗎？木箱裝的是大洋錢，鐵箱裝的是上等雲土……哈哈……大少！你太嫩了，輕而易擧就上了我的當……」

蔡勝龍臉色灰白，一句話也沒有說，他緩緩移動身子，使自己離開那道光圈，同時右手也緩緩地向上擧起。

白碧雲精得不得了，電棒的光圈投射在蔡勝龍的身上沉叱道：「洗他！」

大漢們湧去搜身，在蔡勝龍後頸窩處搜出來一支白朗寧小號手槍。

白碧雲發出一連串得意的冷笑：「嘿嘿……嘿嘿……蔡大少！你以爲我會怕覃拐腿的女兒？錯啦！若不是這樣，就算一槍斃了你，你也不會帶我到地道這裏來！」

在電棒光圈的照射下，蔡勝龍的臉色白裏透青，看神情，他顯然想狠狠咬白碧雲幾口，不幸他已成了刀上肉，俎上魚，任人宰割了。

當然，他不甘任人宰割，試圖作最後的掙扎。他力持鎭定地道：「白碧雲！你不要過份高興，看見了財寶，不一定就能帶走。」

「爲什麼？你還能攔住。」

「我當然攔不住你，但是你不知道出口。」

「大少！」白碧雲冷嘲熱諷地道：「你到底還算是個狡猾的人，不直截了當地向我求饒，却轉彎抹角地求我不要殺你。放心，我不會殺你，此時不會，等下離此之後也不會，永不會……」

「你說話算數？」蔡勝龍情急地問。

「不一定，有時算，有時不算。……大少！錢財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別看得太認眞。現在，我要搬箱大洋錢，煩你帶帶路，送我們離開興隆場，該沒有問題吧？」

蔡勝龍閉緊了咀巴，一句話也沒有說，看來他已是澈底認輸了。

白碧雲一揮手，道：「搬木箱，搬得動一箱的搬一箱，能搬兩箱就兩箱，都有重賞。」

那些大漢紛紛動手，突然，砰地一聲槍響，白碧雲手裏的電棒脫手而飛，這一槍打得眞準。砰！又是一槍，丟在地上的電棒熄滅了。

槍法奇準，若是開槍的人想要誰的命，誰就一定活不成，但是這兩槍並未傷到任何人。

蔡勝龍的行動非常快，以鐵臂勾住了白碧雲頸頦，將她拖到一個角落裏，悄聲道：「要想活命，你最好是聽我的話。」

以他的臂力，就是勒死白碧雲也是不

費吹灰之力的事，白碧雲不禁有些迷惑了，她悄聲問道：「大少！是怎麼回事？」

蔡勝龍道：「很簡單，不管來者是你的敵人，還是我的敵人，我們都要聯手將來人除去。」

「爲甚麼？」

「地道裏的秘密不能外洩。」

「大少！你跟我眞還能配成一對。好！我們就這樣一言爲定……」

黑暗中有人說了話：「白碧雲！你帶了多少人？」

這個陌生的男人，這頗使蔡勝龍和白碧雲感到意外，他們猜想極可能是覃秀姑和娃娃尾隨着摸了進來，結果却是另有其人。

在黑暗中，蔡勝龍和白碧雲緊緊地握了一下手。然後前者將她輕輕一推。她會意，立刻向話聲傳來的方向摸了過去。

那人又說話了：「不必動甚麼歪腦筋，我若是想要你的命，剛才那兩粒子彈早就穿過你的腦殼了，我有點事情想要跟你談談。」

白碧雲已經掩藏在一堆木箱的後面，她揚聲問道：「閣下是甚麼人？」

「不必問。在此時此境，我可以說是一個調人。」

「調人？誰的調人？」

那人道：「當然是作你與覃秀姑之間的調人。」

「那麼，你是覃秀姑找來的了？」

「不對。到了這個時候，她是不肯跟你和解的。」

「原來你是狗捉耗子，多管閒事。」

「也許是多管閒事，如果調停公平，對你們雙方都有好處。」頓了頓又道：「首先，我應該要了解，你們之間到底有甚麼紛爭存在。」

白碧雲冷笑道：「這可要鬧笑話了，我們之間有甚麼紛爭糾葛你都不知道，你調停甚麼？」

「我現在在問你。」

「你爲甚麼不去問覃秀姑！」

「她不肯說。」

「那麼你問我就是白問了。我並非不肯說，而是不知道。」

「一點影子都沒有嗎？」

「沒有。我根本就弄不清楚覃秀姑千里迢迢地追蹤我究竟是爲了甚麼？」頓了一下，白碧雲又接道：「看來，閣下這片好心是要白費了。」

「那麼，我再問一句：你率衆趕來與隆場的目的何在？」

「哼！」白碧雲冷笑了一聲：「你哥子露出狐狸尾巴來了，所謂調人只不過是一個幌子，你眞正的目的只是想探探我的虛實罷了。」

「白碧雲！」那人的聲音很和氣，也很斯文：「你這樣猜想那就錯了。與隆場趕來了不少三山五岳的好漢，唯有我才不爭名來不爭利……說句挖心剖肚的話，我想調停你跟覃秀姑之間的紛爭，多半爲的是她，我不希望她出任何差錯。」

「如此說來，你和覃秀姑之間有一份親蜜的關係了？」

一陣沉默，沒有否認也就等於承認。

蔡勝龍在他們一問一答之際，輕緩無聲地移動着脚步，現在他距離對方只不過三尺之遙。

地道內實在太黑，對方是站？是蹲？手中有無武器？蔡勝龍絲毫看不清楚。因此，他一時之間還不敢輕舉妄動。

白碧雲自然也看不見蔡勝龍摸到了甚麼地方，是以還要找話和對方扯下去：「哥子！憑你的槍法，在這裏也應該是個有名氣的人物，亮個萬兒如何？」

「我不是道上人物，至少我目前已不過問江湖中事。坦白說，覃老太爺在世時對我不薄，所以有關他女兒的事，我不能不管。」

「你打算怎麼管。」

「不希望你們來一場生死之鬥。」

「如果這場生死之鬥不可免呢？」

「果眞如此，我也只有搖頭三嘆。」

「哼！你哥子少來這一套羊頭狗肉，到時候你一定會拔槍相助。」

「絕不會。」

「絕不會？你現在不正是拿着槍對準我的嗎？」

「沒有。我手裏是空的。」似乎唯恐她不信，那人還雙掌用力地一擊。

就在這一瞬間，蔡勝龍已撲了過去，他似乎很有信心，若憑赤手空拳，一定可以制服對方。

白碧雲聽到一陣激烈的撲打之聲，究竟誰贏？誰輸？誰佔上風？她是一點也聽不出來。

撲打聲終於停止了，接着響起了濁重的喘聲。

只聽那人說道：「白碧雲！你是個見證。」

「見證甚麼？」

「是姓蔡的先向我偷襲的。」

「你是說，蔡大少已經死在你的手下了？」

「死活不知，但我知他傷得很重，相搏無好手，又是摸黑，這可不能怪我。」

白碧雲不禁暗暗吃了一驚，倘若蔡勝龍眞的被那人打死，可見那人拳脚上的功夫必然了得，自己那是他的對手。

想到這裏，她不禁脫口說道：「哥子！讓我摸燃電棒子，看看他的情況，你同意嗎？」

卡擦！一聲輕微的火石擦磨聲，地道中閃亮了一串微弱的火星，火星引燃了紙捻，紙捻引燃了火把，現在，再度重新光明。

但是，現場却多了兩個人。

那是覃秀姑和娃娃。

火把拿在娃娃手裏，她那張蘋果臉在火光映射下顯得格外紅，也格外嚴肅，她瞪視着白碧雲，就像瞪視着一頭兇猛的野獸。

那年輕男人生得很壯，很魁梧，神色却有些頹喪，蔡勝龍躺在他的脚邊，一動也沒有動，看上去他並沒有死，因爲他的胸腹還在輕微地起伏着。

白碧雲的手下都探手入腰，或已拔槍在手，却沒有進一步的行動，他們在等待頭兒的指示。

現場靜得出奇，除了火把的輕微爆裂聲之外，再沒有別的聲響，現場的每一個人也都沒有動，似乎，他們連呼吸都也停

止了。

「你爲甚麼要來這裏？」覃秀姑終於開了口，顯然是問那年輕男人。

「良心教我來。」他輕輕回答。「我不能置你不顧。」

「良心？」輕鄙的語氣。「是你在說夢話？還是我在作夢？」

「秀姑……」

「住口！」覃秀姑叱了一聲。

「秀姑！我知道我們之間的裂痕無法塡補，但是，我已然來了……」

「你祇有一件事情可作。」

「甚麼事？」

「買棺材爲我收屍，或者躲在一邊觀看我的勝利。別的事不容你插手。」

「不行！不行……」

覃秀姑那張面孔完全扭曲了，沉叱道：「你給我滾出去！滾得愈快愈好。」

當敵人激怒分心的時候，正是自己的好機會，白碧雲自然明白這個道理，但她並沒有輕舉妄動。

因爲她發現娃娃一直監視着她，祇要她一擺頭，她的手下就會亂槍齊發，而她的頭却永遠也擺不回來了。

那年輕男人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了，那神色不是憤怒，而是羞慚，不是沮喪，而是懊喪，過去，他一定作過甚麼傷害覃秀姑的事。

「保重！」他輕輕地說了一聲，然後回身走去。

砰！砰！砰！一連三槍都打在地道的頂壁上，打下一大遍灰塵碎石，槍聲回響震耳。

那年輕男人一個滾翻就到了一堆木箱之後，娃娃却拔槍閃到了白碧雲的身後。祇有覃秀姑仍然一動也不動的站在原地。

她不動，神色也未變，似乎已無所畏懼。

其實，覃秀姑並不是不畏槍火。她祇不過在第一聲槍響時就作了正確的判斷。偷襲者第一槍才是最好的機會，子彈不射向人身要害而射向頂壁，那麼，對方的目的一定不是殺人而是威嚇。

她的判斷不錯，三槍響過之後，對方再沒有進一步的行動，但也沒有現身。

娃娃緊貼在白碧雲的身後，手中的火把幾乎要燒到白碧雲的頭髮，而她却一動也不敢動，因爲她明白娃娃握槍的那隻手非常潑辣。

覃秀姑開口了，聲調有使人意料之外的沉穩：「用不着浪費子彈，槍火見識得太多了，嚇不了人，倒是很想見識見識閣下的廬山眞面目。」

沒有回聲，沒有反應，就好像那個開槍的人又突然離去了。

白碧雲冷冷一哼，說道：「省省你的口涎吧！你可能永遠也見不到他的廬山眞面目。」

覃秀姑連看都沒有看她一眼，也以冷峻的口氣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明白？」白碧雲連連地冷笑：「嘿嘿！你是在裝糊塗吧？這三槍是告訴你，你們已經被包圍了。」

「怎麼樣呢？」

「你祇有一條路。」

「甚麼路？」現在，覃秀姑終於轉過頭來。

「丟槍，乞饒。」

「乞饒！向誰？」

「向那個掌握你生死的人。」

「那個掌握我生死的人又是誰？」

「你不需要知道。」

「我祇知道這一件事，我掌握了你的生死。」

「我承認，但是你應該會打算盤來算一算，一命換三命，究竟誰合算。」

覃秀姑的眉梢挑動了一下，輕緩地道：「你眞有把握一命換三命？」

「我們不要去計算暗處有多少人，看着我的左右吧！我們現在很安份，是因爲我還安然無恙，如果……」

覃秀姑厲聲道：「白碧雲！你知道你爲什麼到現在還安然無恙嗎？」

「因爲你知道嚴重的後果。」

「錯了，」覃秀姑的目光突然變得非常惡毒，直直地盯在白碧雲的臉上。「而且我也錯了，我錯在將你估計太高，想不到你的頭腦竟然像一團豆腐渣。」

白碧雲顯得異常憤怒，但她却尅制自己沒有妄動。

覃秀姑又道：「還是讓我告訴你吧！你所以到現在還安然無恙，是因爲我要好生跟你算一算賬。」

「現在就算吧！」白碧雲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我自己心頭有數，並不欠你甚麼。」

「在沒有結算舊賬之前，請你的手下全部放下手裏的槍。」

「不行。」回答者不是白碧雲，而是一個粗沙的男子聲音。

覃秀姑很想分辨這個聲音，但憑她的記憶，這個聲音非常陌生。

白碧雲咀角處却流露出一絲得意的笑，顯然那聲音對她是熟悉的。

「覃家姑娘！」那個潛伏在暗中的男人又說話了：「該放下槍的是你們。」

覃秀姑伸出了雙手，高聲回道：「看仔細！我手裏根本沒有槍。」

「手中無槍，身上無槍。」

「我身上也許有。」

「那麼，拿出來丟下。」

「你是甚麼人呢？」

「不要管我是甚麼人。」

「我連你是甚麼人都不知道，爲甚麼又要聽你的話丟槍呢？」

砰地一槍，覃秀姑祇覺得有一股熱風自耳際掠過，但她却紋風未動。

她一直注視那個年輕男人，那個被良心驅策而趕來助她一臂之力的男人。他正曲着身子在緩緩移動，她幾乎一心一意地在担心他的安全，所以對她自身的危險反倒而忽畧了。

「覃家姑娘！」那個粗沙的聲音又響了起來。「這一槍是警告。」

「警告甚麼？」

「下一槍將會射穿你的腦殼。」

覃秀姑道：「那麼，也有人射穿白碧雲的腦殼。」

「那不干我的事。」

「你不關心她的生死？」

「我不關心任何人的生死。」粗沙的聲音說得冷漠無情。

覃秀姑不免轉頭看看白碧雲，她發現自己對情況估計錯誤，甚至連白碧雲對情況也估計錯了，她的臉色突然發白。

「我數三下，」粗沙的聲音又叫了：「快丟槍……一……」

覃秀姑毫不猶豫地從腰間摸出槍，丟在地上了。

粗沙聲音又道：「那個女娃娃兒手中的槍也要丟下。」

覃秀姑向娃娃揮揮手。

娃娃有些不願意，還是將手裏的槍丟下。

「白碧雲！」那個粗沙的聲音叫道：「現在該你們丟槍啦！」

白碧雲深深吸了一口氣，喝問道：「你到底是甚麼人？」

「丟槍之後，我會讓你一見。」

「如果我不聽你那一套呢？」

砰地一槍，似乎就是對方的答覆。

白碧雲還在猶豫。砰！第二槍又響了，尖銳的嘯音，灼人的熱風自她耳際擦過，她甚至聞到了頭髮燒焦的味道。

她明白，第三槍，一定會穿過她的腦殼。

「白碧雲！」粗沙的聲音此刻變得更傲，更神氣：「你難道不信下一槍一定打穿你的腦殼？」

白碧雲的信心喪失了，銳氣也全消，她揮手輕輕一擺，那些大漢手中的槍紛紛丟下了地。

粗沙的聲音又道：「現在，你們都到左手邊去靠牆站立。」

每一個人都很馴服，白碧雲如此，覃秀姑和娃娃也如此。但是那個曲着身子緩緩移動的年輕男人並沒有站出來，意外得很，那個藏身暗處發號施令的沙喉嚨似乎沒有發現。

覃秀姑有意地站在白碧雲身邊，她悄聲道：「聽口音，像是唐貴臣壓着嗓子在說話，你們是老相好啊！」

「我原來也以爲是唐貴臣，後來仔細一聽才知道不是他。」白碧雲睨了覃秀姑一眼：「怎麼樣？我們現在是仇敵？還是伙伴？」

覃秀姑自然不會回答這個問題，她祇是聳了聳肩。

一個不算太高大的人影逐漸進入了她們的眼簾，娃娃手裏還高舉着火把，所以她們看得很清楚，那個人竟然是專靠幹殺人生意混生活的吊頸子小蔡。

覃秀姑不禁氣得暗暗咬牙，在雙龍灘她曾經放這小子一馬，如今栽在他手裏，心中實在感到窩囊。

小蔡沖着覃秀姑直笑，咧開了咀，說道：「覃姑娘！冒犯之處，還請妳多多包涵。」

覃秀姑心頭窩囊，表面上却沒有發火，很平靜地問道：「小蔡！你怎麼也插上了一脚？」

「嘿嘿！」小蔡乾笑一聲：「這叫靠人發財，與人消災，我奉命保護這條地道中所有的東西，一塊石頭，一把泥巴也不能被人帶走。」

「哦！」覃秀姑恍然大悟，說道：「原來你是蔡家化錢僱的槍手。而且你們又是本家，一筆寫不出兩個蔡字，當然應該照拂。」

躺在地上的蔡勝龍突然彈身而起，看他矯健的動作，似乎毫未受傷。

「覃秀姑！」蔡勝龍似笑非笑地道：「照說我該感謝你，如果沒有你，我還不至於如此輕易控制了局面，可是……」

覃秀姑很快地接了下去：「可是我又知道了地道中的秘密。」

「嘿嘿！你眞是冰雪聰明。」

「那麼，你要怎麼處置我們呢？殺人滅口？然後焚屍滅跡？」

蔡勝龍皺皺眉頭道：「這的確是一個傷腦筋的問題，人有這麼多，處理起來眞有困難。不過，家父一定有相當高明的方法，他老人家見多識廣，閱歷豐富，我得向他老人家請示請示。」

白碧雲冷笑道：「蔡大少！你是準備葱，薑，蒜，一鍋煑嗎？」

蔡勝龍先想笑，却沒有笑出來，苦着臉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老相好唐貴臣那裏還有一帮人馬，另一隻老狐狸薛五手下也有一隊雄兵。告訴你，這個大鍋菜我是吃定了，只不過下鍋有先後……」

白碧雲接口道：「最後下鍋的一定是吊頸子小蔡。」

蔡勝龍免不了要回頭看看小蔡的反應，剛好後者也在看他，四目相接，兩人的神色都不大好看。

而覃秀姑却一直在留意别的事情，她突然發覺，那個年輕男人已在她視綫下消失了。

他逃走了嗎？不，絕不。

那麼，他又幹甚麼去了呢？

覃秀姑對他的作爲實在有些發火，憑他的槍法，這兩個姓蔡的早就成了閻王座上客。他還是那樣軟弱，那樣人道，那樣不願走極端……這也怕，那也顧忌，又何必千里迢迢地趕來這裏湊熱鬧？

想起他在船上露的那一手槍，她不禁又笑了。那似乎是他這一輩子中最值得提一提的大事。

對了！他和林慶山又是甚麼關係呢？那位號稱不歸河總舵把子的老江湖怎麼一直都沒有露面呢？

蔡勝龍突然發現覃秀姑在笑，於是問道：「你笑甚麼？」

「我笑你是條糊塗虫。」

「我？」

「你睜開你的狗眼看一看，現場少了一個人，發覺了沒有？」

蔡勝龍目光四下裏一掃，臉色不禁大變。

吊頸子小蔡那張馬臉也變得更長了。

蔡勝龍沉聲道：「還不快出去看看？上了籠的螃蟹溜進了湖，你還混嗎？」

吊頸子小蔡，立刻就向地道入口處跑去。

只不過眨眼之間，小蔡又倒退着退了回來。

看他那種歪歪斜斜的步子，實在覺得好笑。但是現場誰也沒有笑。

忽然，吊頸子小蔡向後倒下，胸膛上露出了一截黑色刀柄。

蔡勝龍不禁大驚失色！

白碧雲則喜上眉梢！

覃秀姑回頭向娃娃打了一個眼色。

娃娃手中的火把飛快地向蔡勝龍投擲過去，同時，覃秀姑撲向白碧雲。

火把是利用舊的船牽作的，擲地就散，火熄了，地道陷入一片黑暗。

喊叫聲，撲打聲，步履聲，撞擊聲，各聲相匯，情況非常混亂。

覃秀姑却非常冷靜，她靜靜地貼壁而立，白碧雲的頸項緊緊地勒在她的臂彎之中。

她冷冷道：「白碧雲！老老實實說，殺小蔡的是不是唐貴臣？」

「不是。」白碧雲倒是有問有答：「唐貴臣不會用刀。」

「那麼是誰？」

「不知道。」

「你不想活了？」覃秀姑手臂猛力一緊。

「眞不知道。」

「我看見你在笑，殺小蔡的分明是你認識的人。」

「小蔡被殺，終歸是令人高興的事，你臉上沒有笑，想必心裏也在笑。」

「白碧雲！你不要跟我要咀皮，我再用點力，你就透不出氣來了。」

「覃秀姑！我眞不知道，那點得罪了你？」

「現在不是算老賬的時候……」

突然聽得娃娃喊了一聲：「秀姊！」

覃秀姑有白碧雲作屏障，也不怕別人發現她立身之所，於是揚聲問道：「幹甚麼？」

「我被別人制住了。」

「哦……」覃秀姑不禁吃了一驚，娃娃一向很精明，怎麼會落在人家手裏呢？

「他要你過來一趟。」

「誰？」

「一個男的，聽口音像是我們從來就沒有見過的陌生人。」

覃秀姑低聲說道：「白碧雲！現在一命換一命的時候，趕快教那個傢伙放開娃娃。」

「覃姑娘！你要我說什麼你才相信我呢？我根本不知道那個男人是誰。」

「秀姊！」娃娃又在喊了。「他的刀抵在我的脊樑骨，我並不怕死，若是你有顧忌，就儘管別管我，通一刀不過兩個窟窿。」

「娃娃！」覃秀姑那裏能置娃娃不顧。「我依他，現在我就過來了。」

她推着白碧雲，一步一步的，循聲走過去。

娃娃又暗中道：「她說要你一個人過來，先將手裏的人放開。」

覃秀姑不禁暗暗思忖：如此黑，那傢伙怎知我手裏有人呢？

一念及此，她又停了下來，低聲道：「白碧雲！現在是你的生死存亡關頭。」

白碧雲很冷靜地道：「你的意思是說，寧可殺我也不會放我？」

「不錯。」

「那我也祇好認命。」

「你眞的不怕死？」

俗話說：小的狠，老的穩，白碧雲似乎算準了覃秀姑不會在此揑斷她的頸子，非但不畏懼，反而表現得十分沉穩。

若不是娃娃落在別人手裏，覃秀姑即使不殺白碧雲，也會令她吃點苦頭，但是現在她得强忍着，火氣雖未爆發，話說出來仍然具有相當的威脅性。

覃秀姑道：「白碧雲！我知道你是一個女光棍，生死兩字看得很淡，現在，你要弄清楚情況，我的伙伴落在別人手裏，逼急了，甚麼事情我都做得出來。」

白碧雲冷笑，說道：「我知道你甚麼事情都做得出來，也許忿而殺人，也許低頭屈服，你是聰明人，一定會作適當的選擇。」

那邊，娃娃又在叫了：「秀姊！如果你要過來，立刻就過來，否則……」

覃秀姑實在無可選擇了，驀地推開了白碧雲，沉叱道：「滾吧！這筆賬，慢慢算。」

她循聲撲了過去，終於接觸到娃娃的手。

「秀姊！我在這裏。」娃娃的聲音很低，也很平靜。

覃秀姑隱約地可以看到娃娃的身後有一個高大的影子，她沉聲道：「朋友！你現在可以放人了吧？」

「覃姑娘！我有要緊的話跟你說。」粗沙的聲音，不過語氣很和善，聲調也非常低，唯恐旁人聽去了似的。

「你說吧！」

「我是彭祖康的朋友。」

「你是彭祖康的朋友？」覃秀姑走近了一些，似乎想看看對方的容貌，地道內實在太黑，她甚麼也看不到。「那你爲甚麼要用利刀對付娃娃？」

「彭祖康要我帶口信給你，說此時此刻絕不能傷害白碧雲，如果我要你放開白碧雲，祇怕我說破了咀脣你也不會相信，所以才來這一招花槍。」話說到一半，他已將娃娃鬆開了。

「爲甚麼此時此刻，絕不能傷害白碧雲？」

「彭祖康沒有細說原因。」

「他的人呢？」

「進了蔡家，不過未進地道。」

「你是誰？」

「我是楊星魁。」

「哦！吊頸子小蔡是你殺的？」

「嗯！那種人早該死了。」

一聽對方是楊星魁，覃秀姑自然是相信了，不過，她却不明白彭祖康何以要如此。

反正人現在已放了，即使不想依照彭祖康的話去作也不行。

她沉吟了一陣，又問道：「那麼，我們下一步該如何行動呢？」

「待在這裏。」

「要待多久？」

「很短的一段時間，彭祖康說，一切的一切轉眼就要結束了。」

覃秀姑冷笑道：「哼！他憑什麼說這句話？一切的一切，哼！他的事情也許轉眼就結束了，別人的事祇怕完不了。」

「覃姑娘，彭祖康說，他說……」楊星魁似在回憶那一段話。「……他說，看起來，各人有各人的目的，其實就像不歸河一樣，許多溪流，許多溝圳，許多水波，由不同水道，不同的源頭，不同的方向流來，最後變成了一條大河……」

「好啦！」覃秀姑打斷了他的話。「別說了，我是愈聽愈糊塗。」

在他們談話的時候，娃娃一直在注視地道中的動靜，不管他們在爭執，或者低聲細語，她都沒有插過一句咀來打他們的岔。

此刻，她突然扯扯覃秀姑的衣袖，低聲道：「秀姊！白碧雲已經帶人走了，蔡勝龍好像也開溜了，地道中衹有我們三個人了。」

覃秀姑沒有說話，她凝神細聽，果然未聽到任何聲音，這證明娃娃所發現的事實不錯。

「我們當眞在這裏等待嗎？」娃娃又問。

「你說呢？」覃秀姑反問。

「等！」

「既然有了答案，何必又多此一問？」覃秀姑的語氣明顯地透露了不悅。

「因爲你還沒有決定。」

「難道我的決定比彭祖康的決定更有力？」

娃娃道：「秀姊！我信賴彭祖康，卻服從你。」

「有信賴就一定會服從，肯服從卻不定有信賴。娃娃你畢竟長大了，這麼巧妙地告訴了你的心意。」

「秀姊！你誤會了。」

「娃娃！是我不對。」覃秀姑的語氣突然改變，自責地說道：「我不應該用這種口氣對你說話的。」

娃娃默然，她的確是長大了，她知道此時此刻說任何話都徒亂人意。她了解覃秀姑勝過了解她自己，怕孤獨，怕寂寞，怕被人遺棄，對自己，對別人都失去了信心。

地道的入口處突然閃現一道火光。

一直沉默的楊星魁不禁低聲道：「有人來了。」

娃娃問道：「是彭祖康嗎？」

「不是。」

「你怎麼知道不是？」

彭祖康道：「彭祖康若是要來，絕不會點火把。」

來人果然不是彭祖康，是一個長工打扮的中年漢子，他拿着火把東張西望，似在搜尋甚麼。

覃秀姑打了一個手勢，三個人一齊隱身在一堆木箱之後。同時，她低聲囑咐：「別亂動，這傢伙是餌，後頭還跟着有別人。」

× ×

「唐貴臣！你最好莫亂來，有一支神槍躲在一個角落裏，他的槍口早就瞄準了你的腦殼，你若是要一動，一定是你先挨槍。」

林慶山那種鎭定的態度太令人驚奇，那不僅是沉靜，簡直就是痲木，他似乎早就料定，在這場混戰中他是一根毫毛也不會損傷的。

唐貴臣在這種冷靜如死寂般的對手之前，的確有些發火。

但他並沒有發出來。神情緊張了，聲調卻鬆弛下來。因此唐貴臣開門見山地問道：「林老！你這回到興隆場到底爲了甚麼呀？」

「爲了張網捕一撮妖魔鬼怪。」

唐貴臣臉上掠過一絲悻悻之色，冷冷道：「我是其中之一嗎？」

「你是。」林慶山的語氣極其堅定。

「好！承你老坦白告訴我，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衹有兩條路。」

「那兩條路？」林慶山很認眞地問。

唐貴臣一個字一個字地道：「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明白了嗎？」

林慶山絲毫沒有動容，冷冷道：「那麼，你爲甚麼不去死呢？」

「我還沒有活够。」

「好了！好了！」林慶山突然擺擺手。「我們兩個也不必站在這裏演雙簧，我想請你爲我做一件事。」

「甚麼事？」

「爲我奏簫一闋。」

意外！意外，唐貴臣不但會品簫，而林慶山竟也有心情欣賞。

人之患，好爲人師，唐貴臣這時眞是得意極了，自懷中取出短短的黑竹南簫，恭敬地道：「林老眞是一個雅人。」

「不！不！標準的俗人。我現在告訴你一件事：有人要我捉一些妖魔鬼怪，剛好你們這羣小鬼也在其中。你現在開始奏簫吧！愈凄凉悲慘愈好，你是在爲自己輓悼。何時你吹完，何時就殺你。」

「林老！你用說話的聲音殺人嗎？」

「不！」

「那麼，你的武器呢？」

「我不用任何武器。」

唐貴臣似乎想要狂笑一番，而他並沒有那麼做，他突然發現自己非常笨，他在林慶山的神色間看到了一絲端倪，自己恐怕已經成爲上了籠的螃蟹啦！

他一念及此，背脊上突然沁透寒意，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冷顫。

林慶山垂着頭，低低地道：「唐貴臣！吹吧，我在等着聽哩！」

卡擦一聲響，唐貴臣竟然將手中的洞簫折成了兩節。

洞簫是竹子作的，扨斷時不可能斷得很整齊，但是唐貴臣手裏的洞簫卻斷得很齊，而且折裂的聲音也不像竹子。暗中旁觀的覃秀姑已發覺其中有假，而林慶山卻似乎絲毫未覺。

動作是連續性的，唐貴臣折斷洞簫的時候，立刻又很氣憤地將斷簫扔出，那兩節竹管落地有聲，而且是轟然巨響，地道內立刻湧現一股濃濃的烟霧。

原來是土法製造的烟幕彈，看來唐貴臣是開溜了。

覃秀姑一發覺其中有詐時，立刻就有了準備行動，所以當烟幕昇起的那一瞬間，人已撲了出去。儘管烟霧很快的瀰漫開來，她還是抓住了唐貴臣的右臂。

唐貴臣的反擊卻出乎覃秀姑的意料之外，快，狠，猛之外，不但使得覃秀姑鬆了手，而且還被唐貴臣在肘間猛力地搗了一拳。

這一拳奇重，不但未使覃秀姑畏縮，反而激起了她的好勝心，前衝，以臂彎扼住了唐貴臣的頸子，唐貴臣猛力反擊，她咬牙不放。終於，唐貴臣的攻擊由軟弱而停頓，但是覃秀姑也遍體傷痕，差一點就要暈過去。

烟霧仍在瀰漫中，覃秀姑甚麼也看不見，她彷彿聽到有人在喊她，那聲音很遠，彷彿來至海角天涯。

她軟弱地伏在唐貴臣的背上，右臂被那沉重的身體壓着，她想抽回，想站起，想走出烟霧瀰漫的地道，但是她一點力量也沒有。她只是想睡，想睡一個永遠也不會醒的大頭覺。

有人將她從地上抱了起來，她感覺到臂膀上結實的肌肉，感覺到那粗壯濁重的氣息，她也知這人不是娃娃。那是誰呢？她想睜眼看看清楚，可惜她的眼皮有千斤重。

「秀姊怎麼樣了？」這聲音很熟，這才是娃娃。

「她殺了唐貴臣。」這聲音也很熟，呀！是他？爲甚麼是他？

覃秀姑似乎想掙扎脫離那雙強健有力的臂彎，在她已盡了全力，然而事實上，她的四肢只不覺畧畧抽動了一下。

「傷得很重麼？」娃娃的聲音在覃秀姑的耳中聽來更遠了。

「很重。」

「那怎……怎麼辦？」

「她的底子很好，會復元的。」

「那麼，我將秀姊交給你了。」

「放心，我會全心全力照顧她，她本來就是我的。」

「這話怎麼說？」

「我跟她有婚約……」

「那婚約不是解除了麼？」

「是，但我要挽回，這次我千里迢迢趕來就是爲件事，我一定要挽回。」

娃娃沒有再說甚麼，轉身向地道入口處走去，她此刻感到特別輕鬆。

楊星魁站在入口處，他手裏端着槍，有十幾個人雙手抱着頭，面牆而立，那似乎都是唐貴臣的手下，如今都成了楊星魁的俘虜。

娃娃有些訝異地問道：「你一個人逮住了這麼多？」

「不！有人帮忙。」

「誰？」

「林老和彭祖康。」

「哦！他呢？」

「誰？」楊星魁好像明知故問。

「彭……彭祖康。」一向爽朗的娃娃此刻竟也忸怩起來。

「哦！他在忙着對質。」

「對質？」

「嗯！白碧雲跟蔡百春在對質，就是關於他父親彭八爺被殺害的事。彭祖康需要白碧雲指出謀害他父親的兇手，所以才請求覃秀姑暫時放掉白碧雲……對了，她的人呢？」

「在裏面。」

「爲甚麼不出來？」

「她扼死了唐貴臣，不幸自己受傷很重。」

「哦——」

「她也會死，但我並不爲她担心，就是死，她也是死在愛人的懷抱裏。」

楊星魁似乎不明白她的話中的意思，娃娃不管他是否完全明白，掉頭就走。

娃娃現在只渴望見到彭祖康，那似乎是她此生中最大的心願，甚麼恩？甚麼怨？甚麼仇？都被她抛到九霄雲外去了。

她知道蔡家內眷住的地方，她向那邊走去，發現有兩個人從內院走出來，她立刻躲在一株楡樹後面。

「現在我可以走了嗎？」是白碧雲的聲音。

「當然可以。」

「那麼，再見了。」

「請！」

白碧雲走了，走得很快，轉瞬間便消逝了踪影。

娃娃從楡樹後走出，向彭祖康走去。彭祖康想擁抱她，娃娃避開了，平靜地問道：「你的事辦完了。」

「完了。」

「你殺了蔡百春？」

「沒有，我要將他交給保安隊，而且他是販毒巨寇，林老也要他。」

「那麼，我們也可走了。」

彭祖康一呆。

「你很吃驚？」

「嗯！」彭祖康輕撫她的秀髮。「是不應該吃驚，但是我們去那裏呢？」

「隨便。」

「隨便？」

「嗯！只要有你的地方。」

「娃娃！我先要問你一件事，覃秀姑千里迢迢追踪白碧雲是爲了甚麼？」

「爲我。」

「爲你？」

「嗯！白碧雲是殺害我父親兇手。」

「完全與她不相干？」

「毫無相干。她訂了婚，未來的夫婿不許她重入江湖。她不顧，甚至不惜爲了我而與夫家解除婚約。所以……所以……我不管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能够背叛她，……唉！現在總算一切都過去了。」

「覃姑娘呢？」

「躺在她夫婿的臂彎裏。」

「她受了傷？」

「嗯！很重，也許會死，那又有甚麼關係呢？她卽使死，我想她是甘心的。」

「娃娃！我們還有些事沒有作完。」

「完了。我眼巴巴地看着你放走白碧雲，我沒有說一句話。因爲我已經不再是娃娃了，報復是最愚蠢的事。」娃娃正容說道：「最有意義莫過於愛自己所愛的人，作自己所愛作的事。我不再是娃娃。」

她伸起雙臂，勾住他的頸子。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但是，我會爲你生一大堆娃娃。」

牆那邊忽然響起一聲呼哨。

彭祖康輕輕推開她，拉着她的手道：「娃娃！跟我一起來。」

牆外有一個人，他附在彭祖康耳邊說了幾句話。

彭祖康點點頭，然後拉着娃娃向郊外奔去。

娃娃一言不發，只是跟着走。她說過，只要是有彭祖康的地方她都願意去，所以她不必問。

一座破敗的土地廟，一遍草地，一叢樹林，在黑夜中只能看得清這些。

彭祖康拉着她，在樹林邊沿的草叢伏了下來。

他似乎在等待甚麼，然而看眼前甚麼

都沒有。

娃娃仍然不問，她全心全意地信賴他，所以不必問。

「對了！覃姑娘的夫婿是誰？」

「一個男的。」

「當然是一個男的……」

「一個很愛她很愛她的人。」

「她愛他嗎？」

「愛得很深，退婚之後，男方私底下送給她的訂情表記都捨不得退還，一路上她知道他在跟踪，她緊張得不得了，生怕他會暗暗偷走她心愛之物……」

「既然如此，她爲甚麼要退婚呢？」

「這是江湖義氣害了她，所以說江湖路是一條走不得的路，人到江湖，都會變質。」

× ×

薛五一擺手，立刻有兩個大漢飛身縱起，向白碧雲撲了過去。

娃娃輕聲叫道：「祖康！我們不能見死不救！」娃娃立刻要縱身而出。

彭祖康一把將她拉住，低叱道：「你要救白碧雲這種人？況且她又是你的殺父仇人。」

「我只知道她是人。」娃娃的語氣很堅定。

雖是三言兩語，那邊的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兩個大漢已經一左一右地將手掌搭上了白碧雲的肩頭，她倒很沉靜，毫無莽動的跡象。

「好！」彭祖康疾聲道：「我救白碧雲，你去救肉票。注意機會。」

話一說完，人已衝了出去。

薛五那夥人自然免不了大吃一驚，但是，彭祖康的來勢一點也不像是拚鬥搏殺，雙方並沒有甚麼舉動。

彭祖康站定之後，雙手下垂，很沉靜地道：「薛先生？久違了。」

「嗯！」薛五也表現得很沉靜：「莫拐彎，有話直說。」

「你交代的事我替你辦好了。」

「嗯！你是個很講信用的娃兒。」

「但是，我應得的酬勞却沒拿到。」

「現在就要？」

「當然，我打算連夜離開興隆場。」

薛五冷冷說道：「你是個很勇敢的娃兒。」

彭祖康也冷笑了一聲：「哼！我早聞薛五先生的大名，不過，我不喜歡別人欠我的債。」

「哈哈……」薛五仰首大笑。

他的笑，是一個暗號，笑聲剛起，他的四個手下，立刻展開了行動。

彭祖康早就在注意每一個人的動作，他身子一矮，雙手入懷，在趙駝子那裏苦練了兩年的神槍絕技出來了，只聽砰砰砰砰四響，那四個大漢先後有序地躺下了。

薛五吃驚的程度不難想像，但他竟然說了一句：「好槍法！」

在這一瞬間，娃娃縱身而出，將那三塊掉了二塊的肉票王大少保護住了。

彭祖康冷冷道：「薛五！江湖就是一個力爭智鬥的世界，現在你輸了，該知道如何收場。」

「我不知道該如何收場。」

「滾。」

「你會後悔。」

「後悔讓你活着？」

「不錯。」

「那麼，你給我滾快些。」

白碧雲這時的情緒是極端複雜，但她衷心佩服彭祖康的作爲却是不容懷疑，她疾聲道：「彭家娃兒！絕不能放他走。」

彭祖康却沒有去理會她，厲聲道：「薛五！快滾吧！趁你還能走路，趁我現在還沒有後悔，等一下，只怕你就要走不掉了。」

薛五沒有吭聲，默然掉頭而去。看他的神情，已然不是赫赫有名的五魁帮帮主，而是一頭喪家之犬。

娃娃以身子擋着肉票，目不轉睛地注視着薛五。

白碧雲却沒有去留意薛五，她一直凝視着彭祖康，良久，才吁了一口氣道：「彭家娃兒，我們服了你了。」

「去吧！」彭祖康揮了揮手。

「我還有件事情必須要弄清楚。」白碧雲轉向娃娃，很認眞地問道：「大妹子！覃姑娘到底跟我有甚麼過節？」

「沒有任何過節。」

「那麼，她爲甚麼千里迢迢地來找我呢？」

「她是爲了別人。」

「那個別人？」

娃娃深深吸一口氣，以很平靜的語氣道：「這件事已經過去，何必再提？」

「不！」白碧雲堅持地道：「我一定要弄明白。」

「你殺了那人的父親……」娃娃的聲調有輕微的顫抖：「……不過，那人已經不打算報仇了。」

這時，林慶山已來到了面前，冷冷道：「白碧雲！你自己到保安隊去吧。」

白碧雲一句話也沒有說，掉頭向鎭上走去。

彭祖康歉疚地道：「林老！眞對不住！我把薛五放走了。」

林慶山道：「他並沒有走脫，我已經將他送到保安隊去了。天地間有一層看不見的羅網，任何作過壞事的人，都逃不出這層羅網的。」

娃娃定定的凝視着彭祖康，甚麼話也沒有說。她的目光，似乎比天上的星星還要亮。

（全篇完）

娃娃仍然不問，她全心全意地信賴他，所以不必問。

是，彭祖康的來勢一點也不像是拚鬥搏殺，雙方並沒有甚麼舉動。

後悔讓你活着？」「不錯。」

「她是爲了別人。」